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善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十一月
十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一人皆慈
一統熙皞
既往未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正覺

永樂北藏第一九一冊目錄

○佛祖歷代通載 續前 (本冊卷第二十七至卷第三十六 藝七—泰六)	一
○禪林寶訓 四卷 宋妙喜等集淨善重集 (泰七—十)	三二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三十卷 唐澄觀集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十七 瓊一—稅八)	四四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藝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發仁宗禎

真宗第六子適青即位上得皇子已晚始生日夜啼不止有道人能上帝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以當初莫上帝即止蓋真宗嘗願上帝行羽問羣仙推當性者皆不答獨赤脚大仙一問羣帝降為學在官中好赤脚其驗也十三

藝

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大治四十二年壽五十四英於昭陵

改天聖元年○行崇天曆

是年汾陽善昭禪師示寂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不緣飾有大志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俱喪孤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苦厭世相雜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嘆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馳求決擇爾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七十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

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昭作五位偈示之曰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劉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銜夫却威徹拊掌稱善

第一九一册

然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架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揀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

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游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刺請昭擇之，而居昭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寓止白馬太守劉公昌言聞之，造謁以見。晚為嘆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密議歸昭。

太守請擇之，昭以手挪揄曰：我長行粥飯僧，傳佛心宗非細職也。前後八請，堅臥不起。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昭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

華

二

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首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弃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

天下道俗慕仰不敢名同日汾州并汾地苦寒昭罷夜叅有梵僧振錫而至謂昭曰會中有大士六人柰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昭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

芝號上首叅林知名龍德府尹李彥與昭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昭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饌

誤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六十五夏

晉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為報國恩悟錢唐人初慈雲式公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

整

三

將聞之朝悟曰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大悲像呪以誓曰事集焚軀報國會公覺悟誦呪益精是年得肯克遂初志

式為發
列石馬

大陽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稱警

延江夏張氏子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持崇孝延往依以爲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爲義覺以覺盡無餘爲義也延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

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公問如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具處士畫延擬進語觀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如何

是無相底於是悟肯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辯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

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洞上之宗可倚矣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籍甚觀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延受之咸平庚子歲

也示衆曰廓然去肯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

筆

四

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轤地更有何事延神觀竒偉有威重日常一食自以付受之重足不越限

脇不至席五十年年八十坐六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某縣省公之子法遠使爲求法器傳續之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侍郎王曙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

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袁四明延慶法智卒後於元豐三年冬其法孫繼忠狀其行請文於宋清獻公趙并撰行業碑其畧曰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爲明州人梵相竒偉性恬而器闊初父母

禱佛求息慮神僧携一童遺曰此佛子羅
睺羅也既生以名焉毀齒出家十五落髮
受具二十從本郡寶雲通師傳天台教觀
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奉持禮
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碍

墓

五

者是也曰既圓融無碍何得有次第耶座
屬朱無語幾一月自講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
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代通講銷義益闡
所學出住承天繼廷廼慶道法大熾學徒
如林日本國師遺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

禮答之咸臻其妙真宗久聞師名遣中使
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旱師馬遵
式等修光明為禱而兩大洽所製指要妙
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記大悲懺
儀行于世翰林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

以紫衣師號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為
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而逝實天聖六年
正月五日也享壽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
四云云

庚午長水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

嚴至動靜之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惠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克聲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豁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

以報佛恩師如教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有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帝政明道 ○遼宗真立號興宗政景福

天竺慈雲法師遵式卒字知白葉氏台州寧海人母王氏夢嚙明珠而生稍長不樂

隨兄爲賈潛往東掖山出家年二十往禪林受具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式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燼一指誓傳天台之教雍熙初來謁四明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淳化初衆

聖

六

請居寶雲講未嘗歇靈異之迹具於本傳明道元年十月十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勉徒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至夜說然坐逝生部六十九夏五十年仲春四日徒衆奉送榻葬于寺東月桂峯下

首○放度天下三帳僧尼○遼改重熙

異改景祐○六月詔毀無額寺院

季○詔選五十人童子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其辭曰唯大雄之闡教

也以清淨為宗慈悲救世解煩惱之苦縛
啓方便之化門安住雪山始階於西域飛
行漢殿遂通於東旦彼土得道何可勝言
此方承流於是乎在雖陰魔有以侮伐或
示神通而帝釋常加護持無虧實相自法

眼授記鞠多印心佛衣不傳逮六祖而頓
悟牛頭析派續千燈而罔窮絲斯慧炬益
繁法雲滋陰旁行梵學轉譯華音扣寂禪
關指迷覺路了達者至乎離念超登者于
以忘筌為無所不通之明處不可思議之

華

七

首歷代聖帝明王且有為之信向者矣我
太祖之乘錄也王法延乎住世我太宗之
握紀也妙供滿於諸天真宗皇帝密契菩
提之心深研善逝之旨能仁之化一雨普
沾外護之心二纓喜捨朕嗣景祚子毓群

黎將以驅富壽之民居常奉調御之本丕
冒基構雖祗席於蘿圖道引津糧每欽惟
於竺甦茲乃遵前王之道也其可忽諸天
聖廣燈錄者護國將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李遵勗之所編次也遵勗承榮外館受律

齋壇靡恃貴而驕矜頗澡心於夷曠竭精
順之志素越求福之本因灑六根之情塵
別三乘之歸趣蹟其祖錄廣彼宗風采開
士之迅機集叢林之雅對粗禪於理咸屬
之篇嘗貢紺編來聞宸座且有勤請求錫

叙文朕既嘉乃誠重違其意載念薄伽之
旨諒有庇於生靈近戚之家又不嬰於我
愴良可嘉尚因賜之題豈徒然哉亦王者
溥濟萬物之源也其錄三十卷時景祐王
五年四月賜序秋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派至
壁東其光燭地黑氣

長丈餘出畢宿下○冬十二月京師定
襄代并忻等州地震代并壞民廬舍而
忻尤甚壓死萬九千餘人并沙塵自
此或地震裂泉涌水出如黑沙狀連年
不止
宋史
資政寶元○元昊是年十二月禳號大夏改
年大慶

昴地八月禁以金箔飾佛像

袞康定○西夏入寇

重慶曆○春二月京師雨藥

春正月初五慈明楚圖禪師示寂出全州

清湘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

卷七

八

山隱靜寺得度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公連
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者宿
所呵以爲少藪林公紫崖而笑曰龍象蹴
踏非驢所堪嘗宣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
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

陽道望爲天下冠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公不
顧渡大河登太行易服類廝養竄名火隊
中露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
經二年未許大室公詣昭揣其志必罵詬

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
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唯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
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執視罵曰是惡知
識敢鞞販我舉杖逐之擬伸救昭公掩其

口公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
年辭去依唐明高公及往見大年楊內翰
又見李都尉問答具本傳後移住興化沐
浴辭衆跣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
十有二

藝

九

策十一月五星出東方司天監言注中國大

安

河北
雨赤雪

甲○元昊十二月詔册昊為夏國主更名囊

宵

處揚岐方會禪師順寂生冷氏袁州宜春人

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
筆硯竄名商稅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遁
玄遊筠州九峯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
去遂落髮為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
痛自折節依叅老宿慈明往南原輔之安

樂勤苦及迂道吾石霜會自請領監院事
非慈明之意衆論禱然稱善挾楮入典
金谷時時翫語摩佛慈明諸方得以為當
慈明飯罷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
闕其出未遠即搥鼓集衆明遽還數曰少

藜林莫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
 汾陽晚叅也何為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
 何今藜林三八念誦罷猶叅者此其原也
 辭之還九峯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峯
 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

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
 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
 任橫拖倒拽為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
 對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
 當衆勘驗晉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

把住曰今日且得箇同叅曰同叅底事作
 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峯拽耙曰正當與
 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無語托開曰
 將謂同叅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示衆
 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主丈云穿過釋

蘇七

十

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
 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
 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慶曆六年移住
 潭州雲蓋以臨濟正脉付守端
 李文潞公破具州王郎以不殺而增壽九十

三位極人臣之上矣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梵相奇古直視不瞬口吻袞袞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時獨無從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書空

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咸目爲狂僧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荅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行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

繫

十一

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

咸以爲言侵尋晚莫嗣息有無法華其一
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
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
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嘉祐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

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
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皇祐○九月儂智高亂於廣五年狄青平
之○李觀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嘗著
潛書力於排佛明教嵩公携所著輔教編

揭之辯明觀方留意讀佛書乃喟然曰吾
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教豈易
知耶心經乃唐太宗詔三藏玄奘所譯纔
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泰伯所言非
其自肯安能爾哉范文正公以表薦于帝

嘗就門下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
是年卒

浮山法遠禪師迂化鄭圃田人也出于王
氏年十九遊并州見三交嵩公求出世法
嵩曰汝當剃髮墮三寶數乃可授法遠曰

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爲俗曷善爲僧僧則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謁汾陽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薊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

藝七

十一

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爲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爲證偈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依泐之瑯琊覺公應舒之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爲省公之學次住姑胥天平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岩遠玉骨插額目光外射狀如玉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棊遠

坐其旁歐收局請遠因棊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棊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遠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

違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
徃徃失粘心廉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
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
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加歎久之遠偈語妙密

藝

十三

諸方服其工作三交萬公讚曰黃金打作
鑰石筋白玉碾成象牙梳千手大悲拈不
動無言童子暗嗟吁又作明安玄公贊曰
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
馬火中嘶歿時已七十餘稚自稱柴石野

人餘如
本傳如

皇祐二年正月詔大覺懷璉禪師住東都
淨因本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澄公嘗燕坐
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識者贊
為吉徵師嘗於廬山圓通掌記室初仁宗

聞圓通訥公名詔住淨因訥稱目疾不能
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師先是仁廟閱
技子語至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技子連
叱乃有省製釋典頌十四章其首篇曰若
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曠月

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
澄類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
經乙夜之覽宣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
曰吾法以壞色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
之中使回奏皇情大悅久之奏頌乞歸山

曰六載皇都唱道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
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上和曰
佛祖明明了上機上機全得始全威青山
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什處歸再進頌謝
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禪扉青

山未許歲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息
輝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
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至治平中復上疏
丐歸山猷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
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

藝

十

石樓英廟付以劄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
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奏款誠乞歸林下
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
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
之東歸鮮有知者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

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
廢學不知堪上石不見叅寥說禪師出京
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不知果
有不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
歲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曜若

此

嘉世尊示滅二千年矣

賣雪竇顯禪師字隱之太平興國五年四月
八日生于遂州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
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依益州

普安院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
渚間歷年嘗典賓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嘗邂逅覺鐵背於金陵覺
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
因緣記得不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

法華

十五

好法眼曰真獅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
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
後有規轍平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瘠
侍其旁輒匿笑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
話爾乃敢悞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

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
一兔橫身當古道蒼鷹繞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
結以爲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公香林之
嫡享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莫

能觀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
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南問
顯何之曰將造錢唐絕西興登台鷹曾曰
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
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

西訪顯于靈隱無識之者堂僧千餘人使
吏檢床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
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
世一曰然行脚人於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
之吳中翠峯虛席舉顯出世開法日顧視

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
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涘未分不
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衆曰大
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

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
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
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鑑之端言下
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為
麼但得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

卷七

六

前箇箇辟立千仞還辯明得也無未辯辯
取未明明取既辯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
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
恩以助無為之化後迂明之雪竇宗風大
^中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瓊雲門中興

嘗經行植杖眾衲遠之忽問曰有問雲門
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者
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
處即說顯執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
瞥地也於是令搥鼓眾集顯曰今日雪竇

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智見
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
宗遂陞座僧問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
射斗牛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
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

斗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眾
大驚師敷揚宗旨妙語遍叢林皇祐四年
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臥而化關世七
十二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
義懷禪師

藝

上

界改至和 ○封孔愿衍聖公

華嚴道隆禪師不知何許人至和初遊京
師容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嘗二鼓謹門
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臥于門之下
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孰睡已再甦撼之
驚瞿問名字歸奏上問名道隆乃喜曰吉
徵也明日召至徧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
上大悅有旨館于大相國燒朱院王公貴
人爭先願見隆未盥漱戶外之屨滿矣上

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
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隆少時
事石門徹公親授洞山旨訣後謁廣慧璉
公慧方欲剃髮使隆將橈子來廣慧曰道
者我有橈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後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因叙陳在石門所悟公案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却故為璉之嗣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榮和全身

建塔于寺之東

廣如本傳

○遼洪基道宗立興宗子也改年清寧

治四十六年

嘉祐元年

五年正月元日達觀雲穎禪師迁化生錢

唐丘氏年十三依龍興寺為大僧神情秀特於書無所不觀為詞章多出塵語十八九遊京師時歐陽文忠公在場屋穎識之游相樂也初謁大陽明安禪師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

慧七

六

事又問如何體會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固然棄去至石門謁聰禪師理明安之語曰師意如何聰曰大陽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則不與麼穎曰如何是父母未生事聰曰糞壘子文問如

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曰牡丹藪下
睡猶兒穎愈疑駭日扣之竟無得益自奮
曰吾要以死究之不解終不出山聰一日
見普請問曰今日運薪乎穎曰然運薪聰
曰雲門嘗問人搬柴搬人如何會穎不

能對聰因植杖於座笑曰此事如人學書
點畫可做者工不者拙何故如此未忘法
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手忘
心乃可也穎於是默契其旨良久曰如石
頭曰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既曰契理

何謂非悟聰曰女以此句爲藥語爲病語
穎曰是藥語聰呵曰女乃以病爲藥又可
哉穎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絳妙寧有
加者而猶以爲病茲實未諭聰曰借其妙
至是亦止明事理而已祖師意旨知識所

華

九

不能到矧事理乎故世尊曰理障碍正知
見事障能續生死穎恍如夢覺曰如何受
用聰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穎嘆曰
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
辭去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

日夕問道一時公卿多就見聞其議論隨
機開悟李公問曰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荅
捷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向有
中覓無手擻水月堪愛眼前見牢獄不避
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

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曰心如何
了荅曰善惡都莫思量又問不思量後心
歸何所穎曰且請太尉歸宅穎東遊初住
舒州香鑪峯移住潤州因聖太平之隱靜
明之雪竇又遷金山龍游寺嘉祐四年除

夕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
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乃驚
曰當柰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
州馳書船將及岸穎欣然遣搥鼓陞座叙
出世本末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曰吾

化當以賢監寺次補下座讀景純書畢大
衆擁步上方文穎跣趺揮令各遠立良久
乃化閱世七十有二夏五十有三

步○歐陽脩宋祁脩唐書成○脩又撰五代
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

並皆刪去惜哉

學 六月丞相魯公亮進新脩唐書二百五

十卷

天衣義懷禪師生陳氏温州樂清人世以
漁為業母夢星墮于屋除而光照戶遂娠

藝

子

及生尤多奇兒稚坐父船尾漁得魚付懷
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甘甜之
不以介意長游京師時有言法華者不測
依景德寺試經得度人也行市中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
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公又不契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東遊洞庭翠峯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
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
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
語辟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
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
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
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
必幻出樓觀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
智才住杭之佛日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
胥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眾才問

第一九一册

外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奉示之遂
倒臥推枕而化世壽七十二坐四十六夏
葬佛日山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帝三月廿八日帝崩○歐陽文忠公昔官洛
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

整

三

一山寺入門脩竹滿軒公休於殿陞旁
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願答公心
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
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
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

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
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
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
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
作文記其事林間

比京天鉢寺重元禪師出青州千乘縣孫
氏法嗣天衣文潞公彦博出相鎮魏府請
住本寺是夏別公示寂茶毘煙到成舍利
公執瓶禱之煙入舍利瓶公乃竭志內
典焉

甲辰政治平英宗署

太祖孫濮安懿王名讓之子初名宗實仁宗無子立為皇子賜名曙韓琦司馬光定策立之三十三歲即位三十七歲崩在位四年

雲峯文悅禪師南昌人生於徐氏七歲剃髮於龍興寺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破荒涼

如傳舍芝自提笠日走市井暮歸閉關高枕悅無留意焉欲裝包發去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葶藶喚作一葶藶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

法輪不轉食輪先轉後生趣有色力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為女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岩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女不念乍住屋壁踈漏又寒雪我日夜望女

敬

三

來為衆營炭我忍寒不能為女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羅以煩女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推堅請懺悅有難色琴起欲棄去業已勤勞又因中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東破桶
 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
 搭伽梨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
 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
 八年而芝歿東游三吳所至藜林改觀雪

寶顯禪師尤敬畏之每集衆茶橫設持榻
 示禮異之南昌移文請住翠峯又遷雲峯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
 世六十六年為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肯
 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

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余如

厚三月慧現西方庚申晨見于室本大如月
 長七尺許丁巳昏見于昂如太白長丈有
 五尺壬午亭于畢如月至五日
 沒次年正月上前于福寧殿矣

未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及三十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藝

三

大教東被一千年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藝八

嘉興路太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帝神宗頊

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所後為

年熙寧

是年地動非常

藝八

遼國咸雍四年

是年金主阿骨打生

知諫院錢公輔言遇歲飢河決粥祠部

以濟急從之

妻是年三月十六日圓通居訥禪師卒字中

敏出子塞氏梓州中江人少而英特詩書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過目成誦年十一依漢州什邡竹林寺元
昉十七試法華得度受具於穎真律師以
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
方還稱祖道被天下馬大師什邡人應般
若多羅識蜀之豪俊以經論聞者如亮公

而亮棄徒隱西山如鑒公而鑒焚跡鈔稱
滴水莫敵巨海訥撫然良久曰汝知之乎
曰我不能知子欲知之何惜一往訥於是
出蜀後遊廬山得法于榮禪師南康守程
師孟請住歸宗又遷圓通仁宗皇帝聞其

名皇杖初詔住京之淨因訥稱目疾不能奉詔有旨令舉自代遂舉僧懷璉禪學精深居其之右於是璉應詔引對問佛法大意稱白天下賢訥知人既老休居於寶積岩無疾而化世壽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五

夏

李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滕州鄆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載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十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助

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着為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蘇六撰正宗記定祖圖實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

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撫
憲纂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
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
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
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屢曾留心觀其筆
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
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
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
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叅
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

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
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
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
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
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屬蔡公襄
為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于靈隱永
安精舍熙寧五年示窈闇維六根不壞者
三曰眼曰舌曰童真與頂骨數珠為五舍
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于永安之左
白雲守端禪師示窈生衡之葛氏幼工翰

墨不喜處俗依茶陵郁山主剃髮年二十
餘參顯禪師顯沒楊岐會公嗣居馬一見
端奇之每與語終夕一日忽問上人受業
師端曰茶陵郁和上曰吾聞其過溪自省
作偈甚奇能記不端即誦曰我有明珠一

顆久被塵勞羈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
河萬朵會大笑起去端愕視左右通夕不
寐明日求入室咨諭其事時方歲旦會曰
汝見昨日昨夜狐者麼端曰見會曰汝一
籌不及渠端又大駭曰何謂也會曰渠愛

人笑汝怕人笑端於言下大悟辭去游廬
山圓通訥公見之自以爲不及舉住江州
承天又讓席以居之而自處東堂端時年
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善叢林責已甚重故
敬嚴臨衆以公滅私於是宗風大振未幾

訥公厭閒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
目端端笑唯唯而已明日升座曰昔法眼
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淨盡圓明一顆
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
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

一衆大驚挽之不可遂渡江夏於五祖之
閒房舒州小刹號法華住持者如籠中鳥
不忘飛去舒守聞端高風欲以觀其人移
文請居之端欣然杖策來衲子至無所容
士大夫賢之及遷白雲海會升座顧視衆

蔡

四

曰鼓聲未擊已前山僧未登座之際好箇
古佛樣子若人向此薦得可謂古釋迦不
前今彌勒不後更聽三寸舌頭帶出來庄
早已參差湏有辯參差眼方救得完全乃
曰更與汝老婆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着

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着爲甚麼鼻孔不
正爲尋常見鼻孔頑了所以不肯放心今
日勸諸人發却去良久曰一便下座其門
風悄拔類此

登詔同天節日普度僧尼

法師惠辯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
普照初遊學天竺明智一見奇之即盡心
學教觀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後八
年明智韶公俾繼主席翰林沈遵治杭任
威見者多惶懼失據辯從容如平生遵異

之任以都僧正東坡時為通守作序以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矣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

藝六

五

師總領要畧實以解行表衆而已師既莅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即消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

以為則講授二十五年學者常及千人晚年倦于勤歸隱草堂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別合掌跏趺而化初辯遺言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坡至見跏趺如生其頂尚温坡盡敬而去

臣荆國公王安石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請贖淨克文住持賜額曰保寧

咸平改元豐

帝慈聖光獻太后是歲二月崩會京城千座法師于慶壽殿齋例賜袈服師名○制革

相國寺六十四院爲二禪八律詔宗本
禪師住惠林引對於延和殿問法

辛酉吉州慶閑禪師示寂出卓氏福州人也法
嗣南禪師茶毘烟至舍利遍布四十餘里

蘇子由爲銘

癸京城剏法雲寺成

舒州投子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
齡穎異去妙相寺出家十五試法華得度
爲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曰三祇途遠
自困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
於法慧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
圓鑑遠公退席居會聖岩夢得俊鷹畜之
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爲吉徵加意延禮之

藝六

留止三年遠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
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
語遠薦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
曰汝妙悟玄微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
却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第一九一冊

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切切我即
便嘔服勤又三年浮山以大陽皮履布擬
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善
自護持毋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
廬山惠日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
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幾
十年又八年移投子山道望日遠禪者日
益增異苗蕃茂采符前識青平生不畜畏物
弊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吾塔
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飾其塔作瑪瑙

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
爲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
公名爲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
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灌沐升座
別衆罷馮偈曰兩處住山無可助道七重
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靈骨
舍利塔于寺之西北三峯庵之後閱世五
十有二坐夏三十有七無爲子楊傑爲贊
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雞飛
半夜賣油翁發笑白頭生得黑頭兒有得

法上首一名道楷禪師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帝親
製序授資政殿學士嘗作秀水真如華嚴
法堂記曰壬辰歲夏四月僧清辨踵門來
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

講堂痺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
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
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
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
諸他人曰清辨所不敢請也故維子之歸

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為
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為是堂也屬
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
佛之書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
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

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
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
則扶子師缺則補之以至于金石可弊山
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
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

之為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若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

焚

八

道皆以消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子仲焦先之徒近之矣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徧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未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

附益之以淫恠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厭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唐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原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斯堂爲益也豈其細哉

金國李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說

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爲出於吾書異則以爲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籥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

焚

九

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

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知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曰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

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
 耶度僧祇如禪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
 知光亦嘗有夢否慎於一床栩栩少時也
 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血何所不有
 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

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况以
 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
 自消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程頤明道先生
門人神宗素聞其名數召
 見一日因與安石論事不合安石曰公之

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頤曰叅政之學如捉
 風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
 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上即位召為宗
 正未行而卒頤與弟頤論學汝南周敦遂
 獻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謂孟軻沒

變

十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
 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
 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遍而其實

則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金國李屏山居士辨

曰

程顥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或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或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

藝文

十一

務名焉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惟讀莊子知異端之

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何足恠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相通楂梨橘柚之不同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悞詭譎恠道通為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師墮乃可

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形各國王長者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歷天船師醫卜與粥香者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瀆密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之恠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出於周如

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之匯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

藝

士

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齟齬此其徒之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齟齬既東則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五戒十善

開人天道於塵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剎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塵中律儀

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復十二陰補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蒼葛香灌注肝腸如甘露漿

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慧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
以他生之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
佛書何用故諍傷哉又字字以誠教人而
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自欺則狂

藝六

十三

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宵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盲者也夫吁

兩寶哲宗

神宗第六子初為延安郡王神宗
視者輕之非仁君也十歲即位太后
高氏臨朝九年後歸政二十五歲崩葬
永泰陵在位十五年改年元祐

遼咸雍二十二年

無盡張商英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
往叅廬山照覺總禪師其文曰成都道士
蹇翊之來言於予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
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流俗無異拱辰因
觀道藏神仙傳託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割
強視聽聰明啞咿哇鳴順吾耳青黃赤白
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
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忻動蕩感吾意此
六寇者乘吾瞽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

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鬼欲沉陽鬼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母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給以他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詞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綉之谷長嘯於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揖遠

溪以濯足蓋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為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棄能棄吾

莫八

十四

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將吾之說而往問焉

不詔華大洪山靈峯寺為禪院

僧統義天王氏高顯國文宗仁孝王第四

子辭榮出家封祐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
 問道義天上表乞傳賢首教勅兩街舉可
 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
 惠因淨源以自代乃勅主客楊傑送至惠
 因受法諸刹迎餞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
 畢勅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本禪師示以
 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楊傑驚問印
 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
 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
 為知體至惠因持華嚴疏鈔咨决所疑閱

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及
 見天竺慈辨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隴禮智者塔誓曰已傳慈辨教觀歸國敷
 揚願賜冥護又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
 傳所著文還國及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
 因今俗稱高禪寺建閣藏之主
 宸杭州晉水法師淨源十一月示寂晉江楊
 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嘗注金師子章
 學合論于橫海明章南還聽楞嚴圓覺起
 信於長水四方宿學推為義龍因省親于

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
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
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
杭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
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

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易禪為
教命公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
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為主上祝壽晉嚴
觀一
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
卷唐烏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師
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塔舍利
于寺西北壽七十八先世泉之晋水人故
學者以晋水稱之實元祐三年也

蔣山贊元禪師字萬宗婺州義烏人雙林
傳大士遠孫也三歲出家七歲為大僧性

重遲間靖寡言視之如鄙朴人然於傳記
無所不窺吐為詞語多絕塵之韻特罕作
耳年十五游方至石霜謁慈明昉春破薪
浪浪混十年明移南岳又與俱及沒葬骨
於石霜植種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公心

第一九一册

沒以元繼其席舒王初丁太夫人憂讀經
山中與元游如昆仲問祖師意旨元不荅
王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
質一兩生來恐純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
受氣剗大世緣深以剗大氣遭深世緣必

藝

六

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
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
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
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
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

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自熙寧之初王入
對遂大用至真髻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
未嘗發視客來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即
歛目如入定客即去嘗饌僧俄報火厨庫
且以潮音堂衆吐飯蒼黃蜂窠蟻鬧而元
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
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
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群從而歸
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聽事者側
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歛目如平日於是稍

稍隱去卒不問元祐初曰吾欲還東吳促
臣辨嚴俄化王哭之慟塔于蔣山蘇老泉嘗
作彭州圓覺院記其文曰人之居乎此也
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
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
藝文
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
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
下之譏而已年天之界我以形而使我以
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
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

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
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
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判
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又喜其來
義而接之禮靈徹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
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母復爾室家而後
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
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
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
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乎

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
 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
 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
 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
 請予為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悅予也

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
 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
 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
 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為
 記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奏浚西湖際
 山為岸杭人呼曰蘇公堤紹聖四年移謫
 儋州至元符三年六月歸自海外居常州
 軾謫黃州日築室東坡號居士靖國元年
 辛巳七月廿八日卒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蘇文

六

局觀嘗作佛印磨衲贊曰長老佛印大師
 了元游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
 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嘗有
 也嘗試與子攝其齊衽循其鈎絡舉而振
 之則東盡嶠夷西及昧谷南被交趾北屬

幽都紛在吾箴孔線蹊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一一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孔所衣之衣箴孔線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互吾佛光明之所照

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嶮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爍石流金此衲不

熱五濁流浪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唯心生下劣相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讚之曰匣而箴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蟣虱龍象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秦州隴城人也生辛氏母夢僧癯甚鬚髮盡白託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娠先是麥積山有僧亡其名日誦法華與應乾寺魯和上善嘗欲從之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

鋪坡前錢彊嶺下俄有兒生其所曾聞之
往觀馬兒爲一笑三歲頓隨魯歸遂冒魯
氏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僧
中凜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拈機鋒不可觸
京洛著聞倚圭峰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
峰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
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
意則如圭峰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
教外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游謂同學
曰吾將窮其窟穴樓取其種類抹殺之以

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
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
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秀大笑
曰豈佛性敢有無之矧又曰因以有悟哉
其氣拂鷹去至無爲鍊佛謁懷禪師懷貌
易士寒危坐涕垂沾裳秀易之懷收涕問座主
講何經秀曰華嚴又問此經以何爲宗曰
以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秀不能對懷
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秀退自失悚然乃
敬服願留日夕受法久之乃證懷移池入

吳皆從之初出世准之四面杖笠之外包
具而已以至棲賢蔣山長蘆衆千人有全
拊長老至登座衆因晒之無出問者於是
秀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拊笑曰
秀鉢面乃不識自己乎秀曰當局者迷一

藝六

子

衆服其荷法心也異國大長公主逮法雲
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日神宗
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
親見之禮皇弟荆王致敬座下士大夫日夕問
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
能爾遽忘願力乎温公意少懈元祐五年
八月卧疾詔醫官視之醫請候脉秀仰視
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
以生爲可戀也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
擇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而化閱
世六十四坐夏四十五

頌其江州東林常總禪師生劍州尤溪施氏母
夢男子頰然色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
之但一柄得餘委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

第一九一册

仲皆不育總其季也年十一依寶雲寺文
兆法師出家又八年落髮詣建州大中寺
契恩律師受具初至吉州禾山禪智材公
材有人望延之不留聞南禪師之道依歸
宗久之無所得而去歸宗火南遷石門南

藝文

主

塔又往從之及南公自石門遷黃蘗積翠
以至黃龍總皆在焉二十年之間凡七往
返南佳其勤勞稱於衆總自負密記決志
大掖濟北之宗洪州太守榮公備撰請住
泐潭或謂馬祖再來也道俗爭先願見元

豐三年詔華江州東林律居為禪觀文殿
學士王公韶出南昌欲延寶覺心公心舉
總自代總知宵遁去千餘里檄諸郡期必
得之得於新淦殊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
相謂曰遠公嘗有記曰吾滅七百年後有
肉身大士華吾道場今符其語矣總之名
聞天子有詔住相國智海禪院總固稱山
野老病不能奉詔然州郡敷遣急於星火
其徒又相語曰聰明泉適自涸矣凡兩月
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伽黎號廣惠其徒

又相語曰聰明泉復湧沸矣元祐三年徐國王秦號照覺禪師總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下衆盈七百鼓席之盛近世所未有也六年八月示疾九月二十五日浴罷安坐而化十月八日全身葬于鴈門塔之東

世壽六十七坐四十九夏

荆門王泉皓長老塔銘無盡居士撰畧云
并蘇師姓王眉州丹稜縣圻頭鎮人天聖元年依大力院出家法名承皓明道二年普度爲僧景祐元年受戒慶曆二年遊方至復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州見北塔思席禪師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赤犢鼻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曰惟有文殊普賢猶較此子且書於帶上自是諸方以皓布視呼之惠南居黃龍設三關語以接物罕有契其機者師

甚

三

教一僧往南曰我手何似佛手答曰不相似南曰我脚何似驢脚答曰不較多南笑曰此非汝語誰教汝來僧以實告南曰我從來疑這漢熙寧間至襄陽爲谷隱首座有蜀僧依止師席師憐其年少有志稍誘

第一九一冊

掖之僧亦劾師製犢鼻浣而曝之師見之
曰我棍何故在此僧曰某甲棍也師曰具
何道理敢爾僧禮拜曰每蒙許與切所欣
慕師曰此豈戲論與汝半年當吐血死後
半年其僧嘔血死於廐門山聞者異之元

豐二年四月予奉使京西南路聞師之名
致而見之問師法嗣何人師曰北塔問北
塔有何言句師曰為伊不肯與人說遂請
師住郢州大陽谷陽隱大喜曰我山中首
座出世盛集緇素請師升座以為歡豔師

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
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與汝說
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居數月知荆南李
公審言轉運使孫公景脩同請住當陽玉
泉景德禪院師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
人闕首座維摩曰某人某人曾於某處立
僧為禪衆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師叱曰
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師從厨前過
見造晚麵問曰有客過耶對曰衆僧造藥
石師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汲水

春米今見成米麵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苦
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
應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膳生羊骨醬臠
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服隨
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
割消鑿祿料薄教汝受苦有目在於是徒
衆不堪窳窳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
衆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師至縣
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
下山門來去得許多師曰大迫智勝佛十

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長官
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
禮之狗子在室中僧入請益師叱一聲狗
出去師云狗子却會汝却不會王泉冬市
四遠雲集師於廊下畫一圓相顧視大衆
曰賤賣賤賣良义畫破曰自家買自家賣
冬至上堂曰晷運推移布衲共赤莫笑不
洗無來換替王大觀知荆南問如何是佛
截斷脚跟又問如何是佛師曰截斷脚跟
又問如何是法師曰掀了腦蓋師有頂相

自贊曰粥稀後坐床窄先卧耳聾愛聲高
 眼昏宜字大其應機答話隱顯不測大致
 若此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
 繕葺為艱師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備今
 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法堂方丈寢堂鐘

燕

西

樓慈氏閣開廟而鼎新之皆求予記其本
 末師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蕪衣囊錢
 元祐六年遣人至江西口白曰老病且死
 得百丈肅為代可矣余以喻肅肅不顧往
 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臨行門人迫以作

鼻頰師笑曰吾年八十一病死昇尸出兒郎
 齊着力一年三百六十日師滅時地三震
 會余移漕淮西召還諫省謫官金陵不復
 詳師後事今年十月被恩知洪州途次太
 平有德鴻者來謁泣言師之死鴻適歸闕

中自闕聞訃奔詣玉泉師已葬于斗山下
 鴻營塔于始就緒念先師神交道契莫如
 公者故間關數千里詣公求文銘師之塔
 予哀鴻不忘其師乃追掇緒餘而銘之曰

文多
不錄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

藝

主

講座輒曰顛登此說法度人十二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

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仁宗嘉祐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此年始

禪為教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庠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構李構李名今嘉興地師以鑄鐘例被追辨幸得釋寓止真如蘭若擬金鏡設問荅述圓事理說發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

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

其人以敗聞朝廷復昇師衆復集公與師

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思哭

天竺師師道場重輝東坡詩曰道人出

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三年

有餘安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宮開云三年

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築室遂

成伽藍興年太守鄧伯温請居南屏明年復

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

俯就衆請及月餘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

師於山無緣不宜久住既受冥告遂還龍

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問師曰此山如師

道行者幾人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將

示窳乃入方圓庵秦隄記宴坐謝賓客止

言語飲食招參寮告之曰道替吾淨業將

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也七日出偈告衆

即右脇而化當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

成東坡命子由為之銘藝六

蒼淨因道臻禪師字伯祥福州古田戴氏子

也幼不茹葷十四去上生院行頭陀行又

六年為大僧閱大小經論置不讀曰此方

便說耳即持一鉢走江淮所叅知識甚多

而得旨決於浮山遠公江州承天虛席致
臻非所欲而游丹陽寓止因聖一日行江
上覓舟默計曰當隨所往信吾緣也問舟
師曰載我船尾可乎舟師笑曰師欲何之
我入汴船也臻曰吾行游京師因載之而

北謁淨因大覺璉公璉公使首衆僧於座
下及璉歸吳衆請以臻嗣焉開法之日英
宗遣中使降香賜紫方袍徽號京師四方
都會有萬好惡貴人達官日門填臻一日
之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

設高廣座恣人問答左右上下咸歎希有
懼動宮殿賜與甚厚神宗悼佛法之微憫
名相之弊始即相國爲惠林智海二刹其
命立僧必自臻擇之宿老皆從風而靡神
宗上仙被詔至福寧殿說法詔道臻素有

藝

二十七

德行可賜號淨照禪師元祐八年八月十
七日前語門人淨圓曰吾更三日行矣及
期沐浴更衣說偈已加矣夫而窅閱世八
十座六十有一夏臻性慈靖退似不能言
者居都城西隅衲子四十餘輩頽然不出

戶三十年如一日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綫掩脛不多為裝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乃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嘗於慶壽宮說

法僧問慈聖仙游定歸何所臻曰水流元

在海月落不離天上悅以為能加敬焉黃

直預其像曰老希無齒則龍不吟千林月
黑六合雲陰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老妻三五少年紅杏腮嫁與春風
此解東塗西抹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藝九

嘉興路太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度改紹聖

乙亥

遼改壽昌

王洪基加號聖文神武皇帝
功大畧聽仁孝惠天祐皇帝

智海真如慕喆禪師出於臨川聞氏聞族

藝九

寒詰又幼孤去依建昌永安圓覺律師為

童子試所習得度具戒為人剛簡有高識

以荷法為志律身甚嚴翠岩真禪師游方

時詰能識之真好慕所長以蓋人號真點

胸所至犯眾怒非笑之詰與之周旋二十

年雖群居不敢失禮真兩住剎詰陰相之

成法席有來學者且令見詰侍者謂人曰

三十年後詰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

心喪三年乃去依黃蘗游湘中一鉢雲行

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師直守潭州聞

其風而悅之不可致岩岳簾席虛蓋禮迎

以為出世累月而後就俄遷大瀉眾二千指

無所約束人人自律唯粥罷受門弟子問

道謂之入室齋罷必會大眾茶諸方纔月

一再而詰講之無虛日放叅罷詰自役作

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
夜禮琴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
假寐三聖堂初猶浴盡老不浴者十餘年
紹聖元年有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京
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詰靜退畏闕
不敢必其來詰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
包之日傾都采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
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卧有請限之者
詰曰僧佛祖所自出猷僧猷佛祖也安有
名爲傳法而猷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几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詰土人如何會僧
擬對詰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
換機明年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是年雲居元祐禪師卒王氏信之上饒八
年十三師事博山承天沙門齊晟二十四
得度具戒時南禪師在黃蘗住依之十餘
年智辨自將氣出流輩衆以是悅之少然
祐不卹也南歿去游湘中廬於衡岳馬祖
故基衲子追隨聲重荆楚間謝師直守潭
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爲第一世

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間見層出像
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靡之爲虛堂爲禪
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
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
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棄
之去游廬山南康太守陸公時請住玉澗
巖寺徐王聞其名奏賜紫袍祐作偈辭之曰
爲僧六十鬢先華無補空門號出家願乞
封回禮部牒免辜廬老納袈裟人問其故
祐曰人主之恩而王者之施非敢辭以近

名也但以法未等耳王安上者舒王之弟
問法於祐以雲居延之祐曰爲攜此骨歸
葬峯頂耳登輿而去疾諸方死必塔者祐
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它日塔將無所容
巖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卯塔曰凡住
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而舍利者皆以骨
石填于此其西又作卯塔曰凡僧化皆以
骨石填于此謂之三塔紹聖二年七月七
日夜集衆說偈而化世壽六十有六坐四
十有二夏

贊改元符 西夏改永安

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字覺老生饒州浮梁
林氏世業儒父祖皆不仕元生二歲琅琅
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三千首既長從師
授五經畧通大義因讀首楞嚴經于竹林
寺愛之盡指舊學白父母求出家度生死
禮寶積寺沙門日用試法華受具游廬山
謁開先暹道者暹自負其說海上橫行俯
視後進元與問答捷給乃稱賞時年十九
又謁圓通訥公訥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

之俊也時書記懷璉方應詔以元繼其職
江州承天虛席又以元當選郡將而少之
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者衲不可折也
於是爲開先之嗣時二十八矣自承天遷
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
山江西之大仰又往雲居凡四十年間德
化縑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東坡謫黃
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誚妙句與烟雲
爭巖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
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

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荅曰
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
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床坡抵掌稱
善又嘗謂衆曰昔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
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返

善光

四

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
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所聞即書之後世
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
即狂時江浙叢林尚以文字爲禪之謂請
益故元以是風之高麗僧統義天航海至

明州傳云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
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
齎經吳中諸刹皆錢如王臣禮至金山元床
坐納其大展次公驚問故元曰義天亦異
國僧耳僧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也衆

姓出家同名釋子自非買崔盧門閥相高
安問貴種次公曰卑之少徇時宜求異諸
方亦豈覺老心哉元曰不然屈道隨俗諸
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元爲知大體李公伯時爲元寫照

元曰必爲我作笑狀自爲贊曰李公天上
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真不爲拈花明大
事等閒開口笑何人泥牛謾向風前躡枯
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
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初四日聽客語

慈光

五

有會其心者軒渠一笑而化其令蓋笑狀
非苟然也世壽六十七坐五十有二夏
圓照禪師諱宗本生於管氏常州無錫人
也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十九師事蘇州承
天永安道昇禪師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

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曰典炊爨以俱給
之夜則入室叅昇曰頭陀荷衆良苦亦疲
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
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
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遊方遍叅至池
陽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
者嘗爲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
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
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懷退居吳
江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夜話曰瑞

光虛席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
逾此道人者耳既至寺集衆擊鼓鼓輒墮
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
雷振地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
盛武林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

擇居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慈堅請移文
喻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
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衆識其意聽赴
之元豐五年神宗皇帝關相國寺六十四
院爲八禪二律六中貴梁從政董其事驛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召師主惠林既至上遣使問勞三日傳旨
就寺之門爲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
問道賜坐即盤足跏趺賜茶至舉盞長吸
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
上悅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

堯

六

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惠僧也後
帝登遐召入福寧殿說法以師掌爲先帝
所禮敬見之不勝哀悼以老乞歸林下勅
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升座辭衆
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

第一九一册

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其真慈善莫若此高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于我朝聞師道譽請

以弟子禮見師問其所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遍周沙界當時聽眾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法道至本大盛老居靈岩閉門頽

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痴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卧便卧

堯

七

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慶黃龍寶覺禪師入寂出於鄔氏諱祖心南

雄始興人也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
盲父母信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
寺沙門惠全明年試經業而公獨獻詩得
奏名剃髮繼住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違橫
逆於是棄之入叢林謁雲峯悅公留三年
難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
公公至黃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
上雲峯會悅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叅決
試閱傳燈至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
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此時

頓覺親見二師徑歸黃蘗方展坐具南公
曰子入吾室矣公亦踴躍自喜即應曰大
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語下語百
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
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公從容
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向南公
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
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
八橫天迴地轉哉南公肯之後使分座令
接納來學南遷黃龍而化以公繼其席。

十有二年然性真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辭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瀉以致公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

長沙之意公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

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閒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禪也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公

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公為舉其綱其言光顯廣大如青天白日易識其畧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因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醜是淡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真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了知目前是真

是妄是生是死既了知真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為不

如實知真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為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兔角並無所歸師直聞所未聞公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

華光

九

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庵於國門之外又之南還再游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間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臆既高益移庵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歿閱世七十有夏五十有五

旨徽宗佶立

神宗第十三子初封端王太后向氏召軍執議立端王丞相章

傳曰端王浪子耳曾布長望見王在廣下叱曰聽太后處分王出章博惶恐失措遂即位荒淫奢佚幾直尚浮又寵道士林靈素失道北遷降為天水郡王壽五年終於五國城 改建中靖國

遼天祚立諱延禧

道之孫秦王元吉于吹獵女真有禽曰海東青玉爪善捕天鵝一飛千里歲命其國人

第一九一册

窮取以獻人恣遂叛政和中童貫
 與德叛人馬植謀約女真攻遼天
 詐遜于夾山橋之削封海濱云
 送長白山東萊城居之遂亡
 女真太祖阿骨打後改名受揚創大
師之長子世為酋

長是年舉
兵立國

禪門續燈錄成乃東京法雲佛國禪師惟

白集是年八月十五日上進帝為製序白
 靖江人嗣圓通秀公其文曰昔釋迦如來
 之出世也受然燈之記生淨飯王家分手
 指乎天地而其機也已露游門觀於老死
 而幻緣也頓寐及乎唱道鷄園騰芳鷲嶺

無邊刹境遂現於一毫之端大千經卷畢
 出於微塵之表西被竺土東流震旦編葉
 而書則一時聖法雖傳於慶喜拈花而笑
 則正法眼藏獨付於飲光自達磨西來實
 為初祖其傳二三四七而至於曹溪於是

藝九

雙林之道逾光一滴之流寢廣自南嶽青
 原而下分為五宗各擅門風應機酬對雖
 建立不同而會歸則一莫不箭鋒相拄鞭
 影齊施接物利生啓悟多矣源派廣迤枝
 葉扶疎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

朕膺天寶命紹國大統恭惟藝祖闢度門
於絲寓太宗闡祕義於敷天章聖傳燈於
景德永昭廣燈於天聖皆宏暢真風協助
神化以成無為之治者也於皇神考尤嚮
空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初二禪闢

惠林於東序建智海於西廡壬戌之歲以
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觀察留後
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
國之南於是祖席光輝叢林鼎盛天下襲
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矣今敦禮以

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探竅上乘了
第一義屢入中禁三登高座宣揚妙旨良
愜至懷昔能仁說法華經放眉間白毫相
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而彌勒發問文殊
決疑以謂日月燈明佛本光瑞如此持是
慧光
經者妙光法師得其證者普明如來今續
知之名蓋燈燈相續光光相入義有在於
是矣意圓澄覺海本含眾於十方生滅空
漚遂沉淪於三有因明立所由塵發知識
妄相仍轉入諸趣良可悲也若回光內照

發真歸元則是錄也直指性宗單傳心印
可得於眉睫可薦於言前舉手而擎妙喜
世界彈指而現莊嚴樓閣神通妙用真不
可思議者也嘉於有衆締此勝緣俱離迷
津偕之覺路斯朕之志已建中靖國元年

八月十五日賜敘

奉改年崇寧

靖崇寧當三錢。詔天下軍州
創崇寧寺。又改天寧替先號

甲是歲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示寂錦州巴
西鄧氏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
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即

日遊方所至無足當其意者抵浮山謁遠
錄公久之無所發明遠曰吾老矣白雲端
爐鞴不可失也演唯諾徑造白雲端曰川
嘉苴汝來也演拜而就列一日舉僧問南
道泉摩左珠語以問端端叱之演領悟汗流

被體乃獻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閒田地義
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
竹引清風端頷之曰栗棘蓬禪屬子矣演
掌磨有僧視磨急轉指以問演此神通
耶法尔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師嘗示衆云

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什麼處衆
下語不契師作街坊自外來端舉似演演
前問訊曰也不爭多端笑曰須是道者始
得初住四面遷白雲上堂云汝等諸人見
老和上鼓動唇舌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

藝元

士

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閒殊不
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
云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
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
水生蓮華一年生一度又云賤賣檐板漢

貼秤麻三斤百千年滯貨何處著渾身張
丞相謂其應機接物孤峭徑直不犯刑削
其知言耶應世四十餘年晚住太平移東
山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時
山門有土木之工演躬自督役誠曰汝等

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
日吉祥而逝

金國移瑞像佛牙入內殿供養

金部釋氏有清神喻分者除削
之是年正月建出西方其長五
天

大觀○慈感寺

吳興郡民郡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於本寺後王建

災間志使楊應誠傳玩驛入于溪漁人再獲建閣以藏之

豈東都法雲大通禪師善本示寐生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太康仲舒村太父琪父温皆官于穎遂為穎人初母無子禱于

堯

三

佛前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即蔬食乃娠生而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官意辟穀學道隱於筆工然氣剛不屈沈默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與弟善恩俱至

京籍名顯聖地藏院試所習為大僧其師圓成律師惠楫者謂人曰本宅日當有海內名乃生我法中乎使聽習毘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既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諸友乎時圓照道振吳中本選造姑胥謁瑞光圓照坐定特顧之本默契宗旨服勤五年盡得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舒卷度越前規一時輩流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以季父事圓通

秀公秀住廬山棲賢出入卧内如寐子之
於東寺焉出世發之雙林遠抗之淨慈繼
圓照之後食堂千餘口仰給於檀施供養
癸莊嚴之盛游者疑在諸天時號大小本也
哲宗聞其名詔住上都法雲賜號大通又

繼圓通之後玉立孤峻儼臨清衆如萬山
環天柱讓其高寒然精粗與衆共未嘗以
言徇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日填門住
八年請於朝願歸老於西湖之上詔可遂
東還庵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又

十年天下頗見而不可得臨衆三十年未
嘗笑及聞居時抵掌突或問其故曰不莊
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
實然也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
坐伊蒲塞饌以魚葷名者不食其真誠敬

堯

十四

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
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而已果沒
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闕
世七十有五坐四十有五夏

廢五月併給僧尼度牒三年○六月以孫商
英入相時又早是夕大雨上書商霖二大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字以賜之

辛卯改政和四月張商英罷相詔毀京師謠祠

遼改天慶

宸是年蔡京進太師楚國公京喜食鵝預籠畜而烹之嘗夢鵝數千訴于前其一致詞

曰食君廩中粟充君著下肉一美數百命生死猶轉轂看君壽千春禍福相倚伏京

甚畏之出魚溪詩話

登四月嘉州風折大樹有僧在定有司聞于上詔令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金總

時三藏鳴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法

師之弟惠持也西遊我眉因入定于此三

藏因徐啓今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

宗令繪像頒行天下仍製讚

是年四月王清昭陽宮成奉安道像上詣

堯光

十五

宮行禮七年改玉清神霄宮時道教之盛

自道士徐知常始賜號冲虛先生徐守信

賜虛靜先生劉混康賜葆真觀妙冲和先

生後並贈太中大夫○十一月癸未郊上

縉大珪執元珪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

置道階凡二十六等先生處士八字六字
四字二字視中大夫至將仕郎級重和初
別置道官自太虛大夫至金壇郎凡十六
等同文臣中大夫至迪功郎道職自冲和
殿侍宸至疑神殿校經凡十一等侍宸同

待制檢籍同修撰校經同直閣皆給告身

甲午一 詔佛果禪師克勤住京師天寧○賜
出末 史 永道法 師 既實覺住左街香積院

女真是年始叛陷遼寧江府初送主

國為降五國之東按大海出名鷹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二

遼天慶五年○金太祖阿骨打五月
改年收國一日即位

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人臨
愛之歲歲求之女真至五國戰開
而後得不勝其擾二年春天澤如濕同
口約魚骨生女真首大正千里
外者以故事皆來會酒酣使諸酋
歌舞為樂阿骨打獨不從天祥謂
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
豪當以事誅之奉先曰殺之傷向
化之心阿骨打知其意即先舉兵
吞併隣近部族秋集女真諸部甲
馬二千犯混同江之寧江州時天
祥射服慶州秋山遣渤海刺史高
山壽討之烏女真所敗失寧江州
有黑氣長數丈出自齊官行一里
許貫於堙道出遼誌

第一九一册

政和五年黃龍死心禪師卒諱悟新生王氏韶州曲江人魁岸黑面如梵僧狀沐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新曰曾到又問曾到靈

藝元

六

樹否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新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說新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噐之而新無留意乃之黃龍謁寶覺禪師談辨無所抵悟覺曰若之技止此耶是固說食耳

梁能飽人耶新窘無以進從容白曰悟新到此弓折箭盡頰和上慈悲指箇安樂處寶覺曰一塵飛而騎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正忌上座許多骨董直湏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耳新趨出一日默坐下板會知事擗行者新聞杖聲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屨趨方丈見寶覺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學得底某甲是悟得底覺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新自是號爲死心叟榜其居曰死心室蓋識悟也久之去游湘西是

時詰禪師領獄麓往造焉詰問是凡是聖
對曰非凡非聖詰曰是什麼新曰高著眼
詰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曰是凡
是聖詰曰爭柰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新仰
屋作噓聲詰曰氣急殺人曰恰是拂袖便

藝光

七

出新初住雲岩已而遷翠岩翠岩舊有滯
哉剛祠鄉人禳禮酒馘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
毀之辭以不敢掇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
嫌欲自當之乃躬自踐折俄有巨蟒盤卧內引
吞噬首作吞噬之狀新叱之而遁新安寢無它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未幾再領雲岩建經藏太史黃廷堅為作
記有以其親墓誌鏡於碑陰者新恚罵曰
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
自戶入折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已成灰燼
而藏記安然無損晚遷黃龍學者雲委屬
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
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
死心穿却拂子正當恁麼時喚作拂子又
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什
麼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

第一九一册

相干有乞末後句者新與偈曰末後一句
 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
 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生平愛罵人只
 為長快活十二月十三日晚叅說偈十五
 日泊然坐逝茶毘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

二坐四十五夏

丙申政和六年錢唐靈芝寺律師元照字湛然
 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惠鑑師學毘
 尼及見神悟謙公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
 以律為本又從廣慈授菩薩戒戒光發現

頓漸律儀固不兼備南山一宗蔚然大振
 常披布伽黎杖錫持鉢乞食于市楊無為
 贊之曰持鉢出持鉢歸佛言長在四威儀
 初入鄆時人不識虛空當有鬼神知四主
 郡席晚居靈芝三十年眾常數百嘗言化

藝光

六

當世莫若講說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資持
 濟緣行宗應法住法報恩諸記十六觀小
 彌陀義疏及刪定律儀本芝園集若干卷
 自號安忍子命諷普賢行願品趺坐而化
 壽六十九夏五十有一

道士林靈素者温州人善妖術以雷公法嘗往來不逞於宿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林靈}薄之至楚州與惠世相歐擊訟于官府倅石仲問焉喜其辯捷輕後脫之置館中問吐納燒煉蜚神之術七年正月仲携入京

因道士徐知常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天上有神霄玉清府長生帝君主之其弟青華帝君皆玉帝子次有左元仙伯并書罰仙吏褚惠等八百餘官謂帝即長生大帝君蔡京為左元仙伯已即褚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惠帝忻然信之賜林金門羽客建通真宮^學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二月詔改天下大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院為觀設長生青華帝君像置道學科未幾有期門之事矣○四月詔道錄院畧曰朕乃上

執元

十九

帝元子為大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難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毋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於教門上以釋教經六千卷內惡談致詞詆謗道儒二教命近臣於道錄院看詳取

第一九一册

索焚棄之

是年隆興府黃龍山靈源禪師遷窆名惟清生南州武寧陳氏方垂髻上學日誦千言吾伊上口有異僧過書肆見之引手熟視之大驚曰菰蒲中有此兒耶告其父母聽

出家從之師事戒律師年十七爲大僧聞延恩院耆宿法安見本色人上謁願留就學安曰汝苦海法舡也我尋常溝壑耳豈能藏我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時清至黃龍浪浪與衆作息問荅茫然不

知端倪夜擔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

房熟寐清羊神洞冰雪而趣識卓絕流輩龍圖徐禧德占太史黃庭堅皆師友之其見寶覺得記別乃安爲之地矣張丞相商英初奉使江西高其爲人厚禮致以居洪之觀音不赴又十年淮南使者朱京世昌

命住舒州太平乃赴衲子爭趨之嘗與寂
音論之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於何
龜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
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
乎古之學者言在脫生死効在什處在偷

藝

平

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
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
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
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非真花也
其指法巧譬類此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

食罷淨髮安坐而逝

十一月汴京智海佛鑑禪師慧懃遷窆生
汪氏舒州人

歲改重和○金改天輔元年

十一月上御寶錄宮度玉清神霄秘錄會

八百人凡天神降臨事蓋發端於王老志
而極於林靈素及為大會林講經據高座
上為設幄其側林所講無殊絕者雜以滑
稽喋語上下為大笑莫有君臣之禮矣
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十萬每一

宮觀給田亦不下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
 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一會殆費數萬緡貧下之人多買青衣幅
 中以赴日得一飮食而視施三百謂之千
 道會云云 ○十一月有星如日徐徐南行
 而落光照人物與月

藝

三

無異出
宋史

大金

二月女真阿骨打稱帝國號大金
其初

酋長本新羅人號宗族氏宗額漢言
 王六真妾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即胡來
 也自此傳三人至楊哥大帥以玉可骨
 打身長八尺貌偉況殺寡言笑額視
 不常而有志有楊朴者遊身人也勸
 阿骨打稱帝以其國產金故號大金遣

改宣和 ○西夏改元德 ○道法師等言煉

春正月詔改

佛號大覺金仙 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

但道冠有微德冠無微凡法事稱故名

者加之中罪羣臣諫者詰看誅之變風

大廟夫又以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

為女道尼為女德仍禁銅鏡塔像下書

便今天下道士出本寺不令將帶衣

鉢財物而便道士安住坐 ○夏五都

城水高十餘丈水末作前兩數日如傾

及雲開對縣前茶肆人展翅而食之

若有大犬逐鳥作坊兵眾取而食之

人繪之若世所畫龍鱗蒼黑而食之

兩頰如魚頭色正綠頂有角頭極長於

其際始分兩歧有聲如牛後十日水至
 招林靈素樓水無險四州僧賜現上
 命禳水大士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
 濟大士九降後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
 數十道且天犯紫官北平仰觀星背若
 隔夕又作聲益大格且有聲仰觀星背若
 數夕又作聲益大格且有聲仰觀星背若
 而赤氣出西北數百道其中又聞以
 白黑二氣然赤氣為多自西北俄入東
 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曉方止

○冬十一月放林靈
 素歸温州死之宋史
 季秋九月詔佛德士復僧釋氏舊名輸錢換
 大元年○春正月日有青忽青黑無光
 動若錄金而涌沸狀日傍有青黑正也
 水波周四旋轉將暮而拍止時陸賊未

黃

平人多三月二十五日詔慈愛懷深源
 憂之生壽春夏氏夏六月黑青出路陽
 林茂盛信輝師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有物如人或一犬其色黑不能辨眉日
 夜出掠小兒傷食之如是三年乃息
 遼延禧與女真大戰而敗上京東京
 攻敗之延禧與二子奔于不毛之
 地由洛陽入交山復立于燕遼由

是年丞相張無盡薨公諱商英字天覺年
 十九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
 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
 厚贖其行後妻以女公果登第一日遊僧

舍見拂拭藏經梵夾肅粧公佛然曰吾孔
聖之書不及胡人之教夜坐書室吟我至
三鼓向云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對曰
正此著無佛論向云既無佛何用論之公
疑其言乃已後因訪一同列見佛經乃問

何書云維摩經公信手探閱至此病非地
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不意殊方乃有山
語公盡借歸讀之不厭向云可熟讀然後
著無佛論公遂留心禪宗因提刑河東至
汾謁大達國師塔及夢國師從容接引覺

而閱其語看至國師問馬祖西來心印祖
曰大德正開在且去國師去祖喚曰大德
國師回首祖曰是什麼公乃有省作偈曰
是什麼是什麼羅睺殿前燈是火不是阿
祖喚回泊被善才覩破毘嵐風急九天高

堯光

二三

白鷺眼盲魚走過元祐六年奉使江左游
東林謁照覺總議論久之乃曰南昌諸山
誰可與語覺曰堯率悅玉溪喜公下車至
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請俱就雲
岩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

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戟
一場悅寂後登座貫穿前列公大喜遂入
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什麼悅曰擬瀑
亭公云挾轉竹筒水歸何處曰目前薦取
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及夜話

次公云比看傳燈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
疑德山托鉢話悅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即
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乎公憤
然就榻至五鼓忽垂脚踢翻溺器乃省前
話即扣悅寢室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

曰賊物在什麼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寢
去來日相見翌日公投頌云鼓寂鍾沉托
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
莫是遭他受記來悅於是焚香付之偈曰
等閒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

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
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
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
翻身魔界轉脚迷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
仍囑曰叅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

之法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之魔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鞭公感激是歲十一月悅歸寐公別悅未幾登右揆是夕彗星滅久旱而雨唐子西作內前行一時傳誦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蘇亮

西

宣麻回紮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鋒鏑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宅家喜得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我聞二公禔相年民間斗米三四錢明年當宣和辛丑

二月公奏謚號真寐遣使持文祭其塔其蘇畧曰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識龍安山中抵掌夜話盡得末後大事正宗顯決方以見晚爲嘆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建惠緣不勝壽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思以發揮之爲持請於朝蒙恩追謚真寐禪師於戲惟余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其平日激厲之志雖死生契闊之異而蒙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

表命子弟書之仍作偈曰幻質朝章八十
一漚生漚滅無人識撞破虛空歸去來鐵
牛入海無消息言訖取枕擲門聲如雷震
視之已逝矣

爺

金改天會元年

太宗英已買立乃太
祖弟粘罕幹為不等

堯

十五

立之滅遼遂有南併之志升皇帝
岩曰會寧府為中京帝於禁庭親
親瑞光光室現佛即初模像殿庭
供養帝親掃洒每食跪獻累年無
怠每歲談會
齋僧萬餘

爰是時兩京河浙路京師災異疊見都城有
賣青菓男子孕而誕子蓐母不能收易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
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鬚髯
長僅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
度為女道士出宋史

禪林僧寶傳成沙門德洪撰字覺範初名

惠洪姓俞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辨博能緝
文性簡亮年十三出家依三峯禪師十九
試經東都落髮受具聽宣秘律師講華嚴
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克文禪師七年盡
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

第一九一册

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以二詩辭
馬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
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
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西清涼寺坐爲狂
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易名

德洪數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
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
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
窮治踪跡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
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

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
亢禮其同門友居谷山及其嗣法在諸山
者皆迎師居文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興
黨人遊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
不悔惟張丞相及侍郎鄒浩右師陳瓘尤

堯堯

三六

盡其力其在東都也或譏道人當交通權
貴耶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庶知
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談者謂
師前日違衆趨義婁瀕於死既還僧籍宜
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屬多故

不果明年師沒志汜不伸世以為恨壽五十八臆三十九著論萬言皆有以輔教云

金天會三年○遼保大五年延禧奔

臣立其弟溥寧燕京尋死又立其妻蕭氏改元德興延禧開溥死詔削其官爵降蕭氏為庶人初齊夾山至是越漁陽嶺南走金兵禽之

封為海濱王踰年卒於長白山金滅之固除右邊自阿保機以梁貞明二年丙子建元神冊至延禧保大己共九主凡二百一十年

詔法師水道還京復僧形服六月奉自住持昭慶崇化禪寺七月御批右街顯聖寺釋迦院特賜寶覺大師充解舍仍行住持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師諱水道東穎沈丘毛氏子弱歲厭世相

往依承天寺南羅漢院真戒大師安恭學

出世法既納僧服趨京師業唯識百法通

之政和三年選補右街香積院住持賜紫

衣五年賜寶覺大師宣和元年改佛號師

持光

三

與律師悟明華嚴師惠日相向泣曰佛法

至此幸生猶死也亟詣政府陳狀謂自漢

永平佛法入中國唯元魏宇文周唐會昌

曾廢佛我國家法堯准舜三武庸主安足

為法哉謂佛非中國之人不欲存其法於

第一九一冊

中國乞放歸田里復士農之業德士之稱有死不敢奉詔不納翌日遂伏宣德門奏疏曰永道幸生神考潛封之地遭際陛下御寓之時三教鼎興萬方無事且因棄士農之業削髮披緇講授佛書助揚聖時無爲之化竊謂三教聖人壹是教人以爲善但爲其徒者妄相睚眦致使時君惑焉蓋自三五以降朴散淳漓大道堙塞周之柱下史迺著書五千言發明道德將使斯民守雌保弱慈儉無爲反利於朴屬周道

陵遲俗益浮僞而民莫之從也仲尼氏出益倡仁義之道修詩書定禮樂以拯世弊不幸而繼之以戰國處士橫議以仁義爲謬悠其視道德何如也漢興猶雜霸道孝文之賢議禮樂則謙讓未遑孝武窮兵讞武海內大困於斯時也非吾佛之教應冥數而來則道德仁義幾乎熄矣原夫佛之書也苞羅精粗無所不統玄微深遠難得而測又明善惡報應通乎三世身滅而神不滅積善積惡各以其類報不待爵賞而

民自勸不待刑威而民自化其陰翊王度
有功斯民豈小補云乎哉自漢以來淮元
魏宇文周唐會昌嘗下廢佛之令其餘帝
王罔不崇奉若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
興佛教累遣僧徒往西域益求其法太宗

堯

文

皇帝建譯場修隆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
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氏論仁宗皇帝
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建
賡歌質問心法英祖神考繼體守文哲宗
皇帝在儲宮日神考不豫時讀佛經祈聖

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不出于正則曷
足以致歷代帝王之崇奉哉雖遭前代之
三廢然皆不旋踵而復其廢教之人率皆
不旋踵而及於禍誰為陛下謀乃赫然下
廢佛之令且甚為陛下危之夫自漢以下

歷代帝王固無足為陛下道者然我本朝
之列聖豈皆不足為陛下法哉陛下必欲
道士之盛者宜嚴勅郡縣民之俊秀悉與
保奏披戴不旬月之間道士自盛矣陛下
舍此而不為廼迫脇佛者之徒棄其所學

而從之傳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悅而誠服
內緒也以非心悅誠服之僧驅而內諸道士之
中臣愚以爲道士之禍自此始矣未覩其
爲盛也臣濫學於佛食宋之粟不容默已
諫而獲罪實甘心焉書上帝大怒收付開

堯光

元

封獄當黥春陵監防卒謂此去萬里施霧
毒人道人蔬食且不過中食甚非自全計
宜茹葷血師蹶然曰死則死耳佛禁不可
犯也春陵守一夕夢黥佛械而立廷下旦
視事徧以告僚屬僚屬具對同夢頃之師

至而貌惟肖一府大驚議免師役辭以大
君有命守益賢而免之居亡幾州人大疫
師爲鑿池呪水飲者輒愈尋許自便建炎
南渡廷臣薦師林堪恢復詔赴臨安勉反
初服師力辭帝知師不可奪從容謂師先
帝惑於妖言毀卿形服朕欲爲卿去其黥
涅可乎道對曰先皇墨寶不忍毀帝大笑
撫道背曰卿到老僱疆遂賜名法道謚號
寶覺圓通法濟大師俾住大中祥符寺國
災青成委師祈禱應若影響紹興二年詔

住廬山之東林從江州守臣請也明年師
因道士循習近例班居僧上遂詣行在上
跡曰緣崇寧大觀問道士王資息林靈素
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道壓僧班切
見靖康以來道士官資已行追毀乞依祖

宗舊制特賜改正禮部議故事惟宣德門
肆赦道左餘並僧左奏著為令先是靖康
之亂嘗與律師悟明捨造三千化佛為國
永命其在祥符時方議經構而金人再陷
臨安乘輿浮海道亦扈從至是乃移罷東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林勸施歲事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入寂
于千佛閣新寺是日講筵法師百餘人以
自恣來謁慰勞如平時遽謂法門安危醫
公等是賴吾其逝矣索筆書偈合掌而逝
闍維獲舍利無數弟子寶護建塔九里松

藝光

三

之原世壽六十二僧臘四十四魏國公張
浚譔塔銘

淨慈北磬居簡禪師吊其塔文曰孟子
稱大丈夫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公寄命螻蟻試身雷霆不

第一九一册

奉明詔以改德士威武果能屈乎踪而
流之爲道州徒九死之濱過午不食詠
歌至化若出金石貧賤果能移乎削名
刑籍復還舊物賜官分祿簡在帝心曰
往欽哉去汝黥涅公念先帝不敢毀除
帝曰此翁至老倔彊富貴果能淫乎方
林靈素假道士服禍基播遷易緇於黃
天下從之不則竊負而逃槁死林壑公
則効忠比干尚冀其萬分之一如以杯
土隄龍門之濤瀾聖恩寬洪不即誅戮

鄉使群起而拒吾知公獨不拒也非至
仁其孰能與於此哉蒙後公而生觀公
所成就奇偉峭絕真大丈夫事再拜右
繞辭而吊之曰黥可息乎身據鼎耳兮
息之則殞黥可去乎恩如春風兮去之
不忍一念之忍迄于蒙塵至黍離闕庭塗
炭生靈髮天下僧又安足云邈哉道州
隻影問津一笑生還天清地寧衆蠖斯
屈老臂獨信隱若敵國賢於長城蠹爾
靈素不正典刑雖百粉号痛奚以平九

里清陰蛻體是含草枯目春光奮不夜
 後世何知婆娑其下其類有泚兮其容
 則赭油然而興起兮如聞伯夷之風者
 聖欽宗桓即位正月幹禹不化京得金帛而退十二月再圍京城閏月城陷明年四月帝及上皇六官皇族廷還改元靖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九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藝十

嘉露杏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南宋 都姓趙氏 杭州 ○不輕曰 南渡高孝光 寧理度切主

高宗構 室母 三十四 七宗百 而徽宗 夢吳越 靖康初 王入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使使 離不 軍是 冬幹 離不 再來 奉詔 再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進也 濟州 探報 張邦 昌烏 金所 立二 帝
皆行 邦昌 元祐 孟后 聽政 文武 官中
外有 曰漢 家之 厄十 世宜 光武 之中 興
表及 以孟 后自 來唯 重耳 之尚 在遣 使中 興
請死 使人 自河 北來 竄昌 繼之 尚伏 地地 哭
便天 即真 來自 救火 母三 慟哭 拜受 遂越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慶上自正月至温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
曰浴日宸翰輝映○華林靈素故居為
資福教寺○秦檜歸自金受撻粹意專

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預為帝國
號齊年改阜昌

地 善結興元年○張浚妬能殺曲端盡失陝西

金國迎請梅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

會七晝夜安悉於閔忠寺供養凡

住十二年

金熙宗立

名亶元名曷刺馬太祖嫡孫宗浚之子治十四年完

顏亮殺之

西夏大德元年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
臺善開呪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
時羽士蕭真人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為
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唐括相公
讚其真曰似似是是或云奇哉師子蘇陀室利西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
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
詔登壇呪龍落地赭色伽黎后妃親製施
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
路重来五峰遊禮我五佛冠冕殊何異圓

藝年

二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
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
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
經論窺其奧以爲不足恃謁照覺勝公問

心法久之出關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
藏主衆推飽叅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
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
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
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
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
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
其再來容爲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
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

藝

三

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
之師曰今日真發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
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懃
懃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
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懃愕然無對

第一九一册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
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
禁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
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
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辟忽猛省

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
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
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
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遙辭婉
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

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
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
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
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
雪竇大治精金之唔今乃知渠無摸索處

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轟霹靂針出膏肓
深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
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
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
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

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
焉政和未有 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
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
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
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

藝十

四

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
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
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
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

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
斷十方鮮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
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
鴻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
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

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却恁麼暗
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
和座子撥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
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
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裸拆洒洒

是箇無在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
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間家具深
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
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
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

五

五

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流批在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
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
至貴往來十聖頂顛頭世出世間不思議
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

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道要
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
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 太上
大悅賜蒲園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 朝
廷厚贖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
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
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
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
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塔曰寐照

震五月收免丁錢○徽宗凶問至以乙卯四月崩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寐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依縣之佛惠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然飄

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叅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華嚴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效爾於是欲訪之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師露宵示之曰和上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柳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恁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恁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

華十

六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叅堂度一夏心甚器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燭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

第一九一册

古今至投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瀉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恁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切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

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同叅輻輳川犇一時後生望山

藝十

七

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恨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珠重擲筆坐逝
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
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
五夏

金廢劉預齊滅

卒秦檜為右相晏救復逃而有憂色曰奸人相矣○金天眷元年

皇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帛西夏仁宗拓跋仁孝立乾順子改年大慶

昔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張九成登徑山

適大惡升座有神臂子之語秦○金政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皇統

發行經界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
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太師于

上京宮側初造大儲慶寺普度僧

尼百萬大赦天下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

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

義作序

甲子

西夏元慶元年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

立塔特謚佛覺佑國大禪師

費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

處

藝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彌登國

師座特賜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

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足

禮授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

承

皇帝

宸佛智端裕禪師入窠師吳越錢氏之裔嗣

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

居於西華秀峯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

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隱秋又

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邑

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孛烈後

後南征駐於十至江上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然

姚四明鄞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為其折困

藝十

九

因有疑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閩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縱步水磨歛

睹牌額書法輪常轉師於是礙膺之疑泮然水釋遂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叢更問如何水推石磨而作圓相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必竟如何師曰水推石磨眼曰歸堂歇去切

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為之解頤師遂作禮尋辭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為隣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晦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

尺內空凡繫師兀然其中逾旬決遠邇傳
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
三昧真空火熱却一株煩惱薪只有大根
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過去謁湛堂準
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

龍法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
道貌德威鮮敢撓其鋒嘗持劍夜造室曰
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師以
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
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

浪衡嶽眷車轍靈岩之有恠石有如卧牛
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遲二十餘年外
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
滾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爲
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爲不足一時

藝

十

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
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
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
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過鼓于堂致
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

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
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
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
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慧劍以相揮時為師之實錄師既

應世以荷負宗教為已任亦不恠去留故
自勝業遷南木雲蓋公安大瀉五刹復赴
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邢公孝揚
施金為造壽塔於寺東之薊源纔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鵲飛鳴師顧之笑

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
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眾曰
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瞑目而
寂

摩 金廢度僧道

藝

士

柔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令戶部撥以贍學出宋史 ○世尊示滅

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高宗母也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

之高亭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為第一

代未幾示寂塔于寺中師左綿雍氏嗣丹
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
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
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
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

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
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
光光常輝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
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
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

有傍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
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
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
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則理不可分
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
也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
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
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叅一鏡不動而
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

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
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
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

華

三

出沒文殊劒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
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
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
或問即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
差大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
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為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
塔葬壯山瑪瑙坡○大惠移梅陽

晉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

史人王中孚
偶全真新談

馬立劉和
之今尚存

及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
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
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

第一九一册

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聞其
恩數猶庶官

亥雲卧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
瑩撰字仲温法嗣大惠杲禪師

甲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紹大 惠俊

藝

十三

為僧住持 阿育王

乙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
未嘗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

衆矣 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寐姓李

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
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
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
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汜方訣其祖
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絳間或
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
示之曰為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
上尹大喜為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
木於汝州時丹霞溥道價方盛乃造馬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更道覺
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
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
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
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徙焉宣和二年霞

遷大洪爲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
雪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叅隨之後分座
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
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
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

半爲神霄宮而又兩准荐饑齋厨空乏二
執事時所湏雜以菽麥既至命純以杭庫僧辭
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
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
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

據年

十四

初住舒之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
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虛席大衆必欲得
師圓悟與安定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
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
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

麾退其兵魏金瞻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適其闢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碎而後從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來虜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無犯人歎以爲神助焉九月被旨住靈隱將行四衆踴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八日辰巳索浴更

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

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

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資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詔育王大惠再住徑山

昂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宋史

藝

十五

農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張封楚王太祖孫海陵王亮既背盟南伐

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帝仁厚慈

年人謂小克奔改年大定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幸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

請玄冥禪師顓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

綏政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禪師曇華遷窆姓江氏斲之黃梅人生而

竒傑骨目聳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定志

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為大僧又明年杖錫叅方首謁隨州水南

勞去退和上染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

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為法故服勞難事趨

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為先馳未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為人處未幾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斲之德

華饒之報恩薦福婆之寶林報恩江之東
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
宗未乃住今天童皆緇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
赴壑師於普說小叅問答勘辯之屬皆從

學

六

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捺縱殺活
尤號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號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權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
無所囑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

於名聞率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
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
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
草鞋住院何至如蚘蛇戀窟勵勉徒衆不
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
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或以辭
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
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
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寐諱宗杲宣州寧國
奚氏子幻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
一日與同窓戲謹以硯投之快中先生帽
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
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藝平

七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
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
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
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
齊爲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

跨流輩閱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
理久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雲實與
古趨寶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
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
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爲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叅道於準師
適有語曰道須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
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
讀四庫書然後爲學哉因此爲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動公語

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
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
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爲名庵曰妙喜字以
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
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動可也於
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
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
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
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
依附閱四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
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
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藝

六

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
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
而語超然曰是子參得黃楊木禪也師既
爲所激乘間扣曰聞和上嘗問五祖話不
知記其答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馬分座令接納絲是以竹篋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擬議禁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躡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爲所挾會天竺密三藏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欲徃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袞袞不勌實僧中祀禕也抵雲居爲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圓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爲

藝十

十九

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閱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緇素篤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昂需思岳
彌光道謙遵璣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叅政
葉音李公漢老聞舉庭栢話有省師可之及公
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
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園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
崇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
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園悟
之道說法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
不作這蟲豸今日爲恁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
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至集至一千七百
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
之上堂問答具在時惠雲院忘丁生之識
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者逢掖編置衛
州廖通直李繹爲結茅園中師既拘文不
與衆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
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間與拈提
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大

發時居鐔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
籍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
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糧從之
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千乙亥冬蒙恩壯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
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
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
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
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為法中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
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
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
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寶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
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斯年注福源如海澆漾永不竭師子窟內
產狻猊鸞鶴出丹山穴為瑞鳥祥遍九

第一九一册

埃草木昆虫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如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爲人老而不勸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執辛

壬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爲寫四句擲筆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焞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惠說法從橫踔勵如孫吳之用兵而黃閣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

足者也。焞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泣。焞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真然二人也。遂

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沒于貶所。臨終殆。同游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蓋焞之親覩也。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陸氏嗣大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甲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

于世

旨乾道元年

夏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華

主

李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

入內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金國十月一日詔顛禪師於東京翔

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

會

第一九一册

晉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
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
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
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公出
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

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
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
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瀉牧庵忠公因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
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
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
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
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華

十三

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
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
迺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
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
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慕向者衆師

乃隨宜爲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禳雨暘伐恠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鼎新或問師傍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兩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而寐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尊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曰諱教身踰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第馮自彭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

日師果生馬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
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
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
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密驚顧禪師
猶囁嚅及晬試以經卷酒杯遽捨徑卷少

藝至

十四

長不如輩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
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
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為師十三受具
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見必頌僧萬
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

自汴梁發足是夜寶公夢慶雲如金芙蓉
繽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
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
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
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
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
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公公曰此
僵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面
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
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座禪但再參去定

有自得力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荊曰吾謬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戒字

至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蒼鬱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

狀衆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朝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唵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

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贊 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齋

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

夏乾祐元年

帝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瞻堂惠遠禪師奉詔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遊方逾四十年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契合龍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賜號也上曰恨昔不見其杲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蘇軾

王六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恁麼作心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叉手而立曰只者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

曰不與萬法爲侶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

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領聖訓乙未正月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初五入紕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學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于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

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
所爲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
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
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
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

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禮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氏
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實者
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
良恭儉讓又唯仁爲大老子之所謂慈豈

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
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
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
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
傷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兩
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
徒紛紛而惑罔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
其惑哉曰以佛傷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
斯可也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

其詞曰荷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袁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竺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藝平

主人

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號佛海

禪師

早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

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宋淳熙〇詔賜

上竺白雲堂印
是隱直指堂印

皇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

通

李

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

隱禪寺

今大都西山

命玄冥顛公開山

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宋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宜

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

聞車溪擇鄉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

舉唱般若寂寂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

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實鐵床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閱世堂為楞嚴補注嘗以祥符延閣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卷十

元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甯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諱惟楹惠憲王孝宗次子

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冕師在天竺受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一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賞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晨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

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

歲度僧尼十八

已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居士奉使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多引儒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儀禮皆公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跏趺援筆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

往來計須信宵中別有天

藥

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侍華亭念常集

慶光宗惇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孝宗為壽皇在位五年

改年紹熙

金國章宗璟立顯宗九孫子九孫末立而卒帝以皇太孫

一

即位荒于酒色大金之業廢焉改年明昌

美大朝太祖成吉思皇帝是年起兵

登是年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

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曆乃在

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內作所

掌銅表圭付太史局則驗從之

金國明昌四年詔請萬松長老於禁

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

慨親奉錦綺大僧祇支詣座投施后

妃貴戚羅琴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

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連日祥雲連

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

齋常感祥瑞萬松洞下宗人章宗駕遊燕之

仰山御題有金色界中兜率境碧蓮

花裏梵王宮之句○十月後世宗第六子允蹈

宋光宗禪位于太子是為寧宗

金允蹈子愛王大辨是年正月舉五

國城叛求

大朝兵援金兵屢敗金亡之始也

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法嗣東林萬庵顏公

夔府卧龍破庵祖先禪師廣安王氏

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

宋寧宗立名擴光長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疾甚知極密院事

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太皇太后以宗社為憂將白事而難其人
有知閭門事韓侂胄者琦之曾孫而
太皇女弟之子也乃因以入白太皇

丙辰

丁巳

垂簾引嘉改年慶元三月朔日有食王入即位之○白虹貫日

金國改年承安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度僧千員

金境內大旱山東盜起○特詔萬松

住仰山升堂有偈曰蓮宮特作梵

卷二

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

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

展恢天網呂望稀垂浸月鈞試問

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

愛王合大兵陷金上都圍和龍

庚申

辛酉

宋改嘉泰○吳入蜀○金改泰和○耶律

叛擊

度靈隱松源禪師入寂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吳氏自幼卓犖不凡處群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

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大明寺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惠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惠升堂稱蔣山應庵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及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終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應庵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庵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

杰一

三

當其意迺浮海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一日辭木庵木庵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庵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灘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

第一九一册

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荅密庵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嚴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辨從

橫鋒不可觸密庵又迂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干江澄照爲密庵嗣徒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居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而師有棲遯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庵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
瞥轉玄關佛祖因措跡而寂實嘉泰二
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
奉全身塔于北高峯之原

癸嘉泰三年金國於是始定以土德王舉宋

蓋不數遼人云

泰

四

徑山佛照德光禪師入寂諱德光姓彭氏
臨江新喻人父術母袁夢異僧入室驚寤
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
必光吾門因是命名年九歲寇擾辟地於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素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
壽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時師年
十歲遽失怙恃伯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
年二十有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通解歸
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
如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第
存度牒僧具餘悉以予其族詣同邑光化
禪院主僧足庵處難髮遂携師入闔足庵
寓福之西禪謂之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
禪月庵善果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

第一九一册

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有無中如何露
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庵
云是什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
云我留口喫飯在即令叅堂是時老宿多
在闕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悉

泰一

五

叅扣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末後見大惠
於育王舉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
肯不得向舉處承當不得向意根下卜度
速道速道師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惠云
你是第幾箇師云今日捉敗者老賊次年

佛涅槃日因頂謁次自念佛常住法身何
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告大惠惠
云你者田徹也惠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閱
夏暫至蔣山省應庵菴稱賞不已謂人曰
光兄頓出我一頭地乃移書與李侍郎浩
曰光兄一自徑山老跡印可如虎插翅留
月餘而歸大惠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
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
赤白云二乾道丁亥李侍郎分符天台與
師論道相契以鴻福迨之及廷郡之天寧

衲子雲集淳熙三年詔住靈隱寺遣使降
法惠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
留龍大意師敷奏直截帝大說留禁中觀堂五
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又承聖
問釋迦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

奏云將謂陛下忘却四年冬召問華嚴法
界師奏簡切上悅親洒宸翰獎諭因進宗
門直指一篇七年育王虛席露章乞老得
請東歸又承聖問圓覺四病冬召見便殿
孝宗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召見奏對逾時

四年被旨住徑山抗奏辭免孝宗曰欲速
相見郡將堅請不容辭二月望宣見于重
華自後兩賜聖問應機而蒼天顏皆悅慶
元元年春復請老祈懇再三詔從之師在
觀堂也駕時時臨幸與以小輦侍衛二十

恭一

六

餘人至則促席而坐或起行並立歡如平
生所賜御札刻之琬琰奏對語錄詔令刊
行每有召對宣賜無時中貴私自謂金玉
器用繒絲計緡三萬之多師叩頭力辭不
受上益嘉之暨歸寺有所宣賜不容辭師

亦不妄用初思陵駐蹕會稽有旨許置產
師謂師謂育王產簿不足贍衆遂以所賜及王
臣長者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谷五千國史
 陸游為記其事師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
 庵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嘉
 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至十日
 詢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對曰然又二日
 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早集衆
 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
 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

勤盡情說破夫坐而逝弟子塔全身於庵
 後僧臆六十請謚于朝勅謚普惠宗覺大
禪師禪師塔曰圓照嘉泰四年金國學士元遺
 山裕之撰紫微觀記文曰東平左副元帥
 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
師師鄆州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
 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
 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
 齋厨庫廡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
 癸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

古之隱君子及學道之士多居山林木食
蘇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
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爲
列仙陶隱居寇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
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爲王建鼻祖
乃踵開元故事進崇玉宸君以配混元上
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
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
之季而其蔽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有散
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

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禁門所前有
歷節者而例舉之始欲爲高而終爲高所庫始
欲爲恠則終爲恠所溺其徒有高識遠引
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放于方之外者猶一
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
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和之
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襍禮之妄叅以
禪定之說而無頭陀縛律之苦耕田鑿井
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
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窳之人翕然從之

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爲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爲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

卷一

八

蓋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爲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爲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乘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

事且不可見况附于黃老家數以爲列仙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政掃地之日外矣是家何爲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之神道設教以弭勇鬪嗜殺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堙沒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爲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爲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嘗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言鑑至論釋老家

慨然以爲知言決非湯爲風俗所移者是
觀之作特以養志云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居去年二十有
九闕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
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深攻亟

卷一

九

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
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
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
著鳴道集食我國樵不見好音竊香掩鼻
於聖言助長振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

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瞽瞍學者慧憑
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
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
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
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
叛于名教其發輝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
攀附游龍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
天乘之俗諦疆隅矣張無盡又謂小孔聖
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
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鼎

峙也耶諸方宗匠偕引屏山為入幕之賓
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
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與懇為保
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
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昂臣曰此吾

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有賞音者
昂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
徒步之燕獻的藁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
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
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

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
盲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
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中書湛然居士
移刺楚才晉卿序

延壽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

卷一

十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
也空取其無利欲心無為自然取其因
任耳

俞樾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
范德
多遜無為無不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

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有為非自然矣

五經橫渠曰浮圖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

問解謂之悟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未不

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姦

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泰一有大過人之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豈浮圖氏之罪耶至於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及語孟詩書大

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乎
張子幡然爲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
謂聖人不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
自道也歟詖淫邪道之辭亦將有所歸
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蘇

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
於得失乎政坐爲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惟一
千年来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
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

生佛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本是利
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
云不但化者意亦如此揚墨今已無道
家之說其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
漫滔天其害無涯傳燈千七百人敢道

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理須尋
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
而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
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

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揚朱也利人而害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至於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之此天理也聖

泰

三

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佛學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云其迹

森

須要出家要脫世網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又要周徧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爲此秉彝又殄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秉彝都消煞得盡然後爲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些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盡絕爲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爲佛天下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祕行哉圓教大士知眾生本空而度脫眾生

悉一

士

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

相發

十三叅耶眾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

眾生為世智辯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讚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小大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適若人

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

徐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豈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

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

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

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院恭記十四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正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

鄙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
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
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禪指如
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
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
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
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
者墮於無爲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
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
學之意皆歸地矣

伊川曰至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
在道便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亦忙乎哉
以敬字爲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

泰一

十五

箇道理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爲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
雖自曉其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回是利心私而已
矣此心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爲輪回推

之於始何所付受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回愛爲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非任非滅無始

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爲太虛悲夫

蔡上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否明道曰道無你怎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直得去不是鵲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焉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說出於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蔡之說出於盛

第一九一册

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其上在其左
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
有或無若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
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抵有生有死或
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形

泰一

去

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

無耳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壽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之言曰無我無
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

噫

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
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
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
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
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

官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
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
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
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

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
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
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
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戒捨身嘗為達
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

參一

七

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歛則國
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
半日之養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
應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
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
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
流通其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
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
間事有大於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
會生死有箇見處則於貴賤禍福輕矣
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極繁
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爲平生只談佛法
所謂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爲儒

第一九一册

者不可談蓋爲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

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爲佛者慮盡矣爲儒者慮似未盡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謂

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此事其利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爲佛也其爲孔子地不亦大乎彼以寂寞枯槁爲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

卷一

六

事或至亂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爲所欺耳今儒者盡發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

也學者其熟思之

得龜山曰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曲譬廣喻

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揚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力於佛則知莊子有力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抄忽耳見儒者之

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知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唯佛者不讀儒

泰一

十九

書之過亦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下又誦阿舍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泯自在矣

而詳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法皆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

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

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爲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爲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

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歷

晦庵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欠哉

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鬼鬼爲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

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翳翳爲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朱子之語蓋未瑩耳

卷

十

晦庵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微倖一見此物以爲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

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毫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爲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玄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劃而爲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尤探其曠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

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耳可以爲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財成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適越冠

本一

主

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爲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爲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

別以爲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濟而陰助之盖有微意存焉嗚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

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邪語在
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
先生之心借以爲口實則三聖人之道
幾何不化而爲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
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

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
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
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閒漫
筆於小藁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
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宵甲之秘發

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
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游戲姑以自洗
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佛然而怒惘然
而疑疑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
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卷一

五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
同爲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
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
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
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衆也譁而

攻僕則毀獲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辨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上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大理剗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洒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爲地修身則以敬爲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

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苟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跛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

委

三

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偏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吁

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
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鬪諍之端結
惑業之欲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
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於昏衢
析而論之以救未學之蔽使摩詰藁栢

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于

通載之左

天竺三藏呬哈囉悉利幢記

尚書在正右
輅文右耶律

履撰東丹
王七世孫三藏沙門呬哈囉悉利本北印

度未光達國人住雞足山誦諸佛密語有

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風雨輒効皇
統與其從父弟三摩耶悉利等七人來至
我上請遊清涼山禮文殊朝命納之既遊
清涼又遊靈岩禮觀音像旋遶必千匝而
後已匝必作禮禮必盡敬無間日日受稻

飯一杯座有賓客分與必徧自食其餘數
粒必結齋始至瀯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
磨耶主之至棟又建三學寺大定五年四
月二十三日示寐於三學年六十三僧夏
則未聞也

龔佛光道悟禪師俗姓冠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自欲出家父母不助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於鸞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

卷一

五

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橐中尋去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能耳果遇白雲禪師

海公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来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孟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禽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與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捨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之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既沒師開堂出世拈酒

於鄭州之普照復駐錫于三鄉竹閣庵時
着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
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
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毘
盧頂上有步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

泰一

三五

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偶曰此席止
器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參翌日
早盥嗽畢呼侍者我病也尋藥去侍者之
未及門師已卧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
盖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借

臘三十有九

資壽居無着禪師入寂師諱妙總姓蘇氏
父中大夫象先南徐丞相實大父也年甫
十五忽念曰吾生身何來死復何去良久
脫然有得初不以爲意長適毘陵許氏不

膠世故志慕空宗以禪寂爲進修時惠嚴
圓公嗣圓照佚居普門乃扣以出世間法
機感相契次見關西智寂室光真歇了問
答如流咸敬異之偶夫壽源官嘉禾大惠
至郡源具飯以迎師出禮拜無一言大惠

退謂給事馮公濟川曰許司理閣中曾見神見鬼但未遇本分鉗鎚如萬斛舟置之絕潢斷港莫能轉動馮曰何言之易耶惠曰它若回頭定須別也次日道俗請惠說法師與會惠痛抵諸方異見邪解聽者駭

顧師獨喜見眉睫間既下座師請道號惠以無着號之且示以偈盡道山僧愛罵人未曾罵着一箇漢只有無着罵不動恰似秦時轆轤鑽既罵不動爲什麼似轆轤鑽具眼者辨越明年師登徑山隨衆坐夏濟

川亦在焉惠上堂舉石頭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語馮曰公會得也惠徵道馮着語曰恁麼也得蘇盧薩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薩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盧悉哩薩婆訶惠舉馮語似師師曰人謂郭象註

泰一

王六

莊子却是莊子註郭象惠雖異其言但嘿而不顧且欲激其遂到忽一日正危坐間豁然大悟洞見大惠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老賊遂呈頌云驀然築着鼻頭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

祖枉施三禁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
敗惠亦以偈印之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
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真世出世間
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
擾碧眼胡僧猶未曉時萬庵顏公首衆與

一千七百衲子咸以偈餞其歸且賀法門
之得人也馮公猶未之信舟過無錫問師
岩頭爲渡子時婆生七子話徑山稱道人
會得作如何會師云已上所供並是諸寶
仍以偈明之有以禮部僧牒無着師號爲

施者師說偈受之祝髮披緇克遂初志紹
興壬午年也時張公安國守吳門資壽虛
席張盡禮迎請乃開堂於萬壽寺拈香爲
大惠之嗣提唱具於語錄乾道六年七月
十四日集衆說偈畢撼之則已去矣年七

卷一

五七

十六全身葬於無錫軍將山東紹定庚寅
閏二月末迂葬於平江虎丘之東北庵曰
達本奉塔歲之

乙丑 宋改開禧○金泰和五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泰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大元

太祖應天啓運聖武皇帝是年征西夏明
年大會于幹難河建九游之白旗其上

泰二

尊號曰

成吉思皇帝都和林 觀夫

聖人出世威靈氣焰自天佑之膺命立極
超今邁古且以鳳凰在殼澤注墮地猶自
絕類離倫矧我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太祖皇帝慶九五飛龍之位乎故其丕祚
鴻休與

天地相為終始也

西夏拓跋失都兒忽乾順小子仁
友之子乃仁宗姪也是年五月

立 在位六年

宋吳曦僭位於蜀凡三十八日而安

丙 誅之

宋改嘉定○瑞像計二千二百年矣

金國東海侯立改年大安名允濟世

第一九一册

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羣臣奉遺詔
立之後為統石烈執中所弒在位
四年

庚午 旃檀瑞像至金國十二年十月迎赴上
京禁庭供養罷試經科

庚大蒙古國號始建

西夏神宗拓跋頊蕃邸立改年光
定夏人因大兵以金人不救恨
之遂叛

金改重慶 大兵至燕京

帝

晉 馮成五

安南主李龍翰卒子昊自立其國
後為江南陳日照所有而傳其
子威冕

金國宣宗名珣章宗庶兄執中弒東

海王而迎立之以東海至寧元年

卷三

九月即位改年貞祐在位十二年

○八月大兵攻燕京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天竺北峯講師入
窈名宗印字元實生益官陳氏年十五具
戒謁竹菴觀公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

必誦滿千遍資教空延居座首嘗著宗極
補事理各立一性之旨印設九難宗極爲
之義負通守蘇玘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
昧其說印撮示玘要玘即領解白即座請
居正覺颺風飄蕩僅存藏殿印守死不玄
風爲之止未久玘亦召還要印偕行曰盍
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反
浙右貳上竺講止觀深研學者支離名相
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爲忌玄隱雷
峯毛氏庵問道者沓至杜氏建普光一區

具禮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歲米
請印曰肆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
通北禪道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
空英辭靈山舉以自代詔可學徒五百咸
服其道宿弊爲之一革寧宗聞名召對便

卷三

三

殿上說錫號惠行法師以管觀室行化吳
中至松江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乃右脇
而化

甲戌

金於四月遷汴求與大國和親○錦
帥張智以郡降尋叛自號遼西王

改年大安討平之○克燕京

亥世祖生於八月○大兵破潼關

卯 二月日蝕○川東西地震○黎州山崩

五 金改興定七月日食金兵犯光州李

玨等禦之漣水弓手李全自北歸即

李鉄鎗也詔以為京東路總管

禪宗聯燈錄成

金國五月日食

率大兵自回鶻征西夏

西夏拓跋德仁是年九月立改年

乾定

金國改元光九月日食○宋行經界

田糧

宋理宗昀立改寶慶元年初名與莒榮

王希璫之子太祖十世孫也宣宗子

多而不育鞠宗室子詢立為太子薨

初皇從弟沂靖惠王柄無子嘗以宗

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及失太子詢

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

竑惠而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日

妖胡

不可容彌遠聞而惡之故陰為之計
與莒幼不好弄羣兒聚嬉輒獨登高
坐不動長上指以語兒曰汝曹不効
此人恰一犬王相似羣兒每羅拜其
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

卷二

嘗取應得舉矣特旨補官竑既為宣
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
除邵州防禦使宣宗大漸乃白中宮
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宣遺詔即位
進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宣國府恭聖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楊后聽政事定然後徹簾壽六十一
余國改正大名守緒宣宗第三子
性寬仁和嗜書博學是年立至癸
巳年歸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八月
南北兵夾攻甲午正月禪位於後

主麟閉閣自經國亡

西夏拓跋德仁七月卒次清平郡

王立 王立 在位一年

太祖以丙戌春至西夏一歲盡克其城是
年十月廿七滅夏 上年六十矣西夏

第一九一册

凡一十二主始繼遷以太平興國壬午起兵夏臺訖今寶慶丁亥國滅共二百四十六年元昊於景祐甲戌自稱偽朔僭帝號者一百九十四年

辛 宋改紹定元年

查

辛 太宗皇帝即位

震太祖欠四子統王師破汴金主遷蔡金臣

崔立降大朝遣使過宋議夾攻金

癸 金改天興

甲 宋改端平元年○滅金右金九主一百

二十三年

保抄數中原戶計 ○宋天狗星墜淮安軍

金棠縣其聲如雷三州之人皆聞之

及觀則為紅色碎石或以為兵戈之

兆○詔集議出度牒收四介會子

甲 分封諸王上親總兵征回回國歸附○宋

失四川

丁 宋改嘉熙

己 詔諭高麗○宋十月虹見

庚 宋京師地震白氣亘天旱蝗江浙福建

早都城大荒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日未脯路無行者

至二月三日大赦天下○宋改淳祐

丙午定宗皇帝即位

廢大朝滅遼東高麗

孝憲宗皇帝即位

世尊示滅二千二百年矣

登 宋改寶祐元年○太兵伐川蜀

震抄數遼東戶計○宋撥官誥度牒收換楮

弊燬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己有元慶壽海雲大士遷化名印簡山西之嵐谷靈遠人俗宋氏微子之後父慈善信服鄉里里人稱爲虛靜先生母金源王氏祖世奉佛不仕師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十二月望人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親授以

卷二

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聞者何宗明者何義親驚異知非塵勞中人携見傳戒顏公顏欲觀其根氣授以草庵歌至壞與不壞聖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顏曰何夫也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鬻顏吟

第一九一册

吟而已乃得禮中觀沿公爲師八歲受三
歸五八十善戒法師方十一蒙豫王恩賜
納具有洪彥上座問師曰子今受大戒了
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
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

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日上座教僧玄師
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
拍師背師便豎一指僧回舉似上座座奇
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叅問誨之曰汝所
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心之唯身心若

枯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
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肯
方與吾相見師受教習定一日扶中觀行
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
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

卷三

野狐精師曰啞啞觀曰更須別叅師年十
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靈遠於
靈城陷之際稠人中親面聖顏俾師歛髻師
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蒙旨如故自
此僧有不同俗民之異也師年十八天兵

再下太師國王領兵取嵐城四衆逃難解
散師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乘榆女方富
有春秋今此玉石俱焚子宜逃生玄師泣
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而求脫
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仁子之心也老人察
師誠確囑師曰子向玄朔漠有大因緣吾
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有清樂元帥史
公天澤義州元帥李公七哥者見師氣宇
非常問曰爾是何人師曰我沙門也史曰
食肉否師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

也虎豹尚不相食况人乎史曰今日兵刃
之下爾亦能不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
公喜甚李帥問曰爾既爲僧禪耶教耶師
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
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

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
吾親教中觀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
所畏懼應對不凡即與往見中觀二公聞
中觀教誨諄諄乃大喜曰果然有是父有
是子也於是禮中觀爲師與師結爲金石

友國王將中觀及師分撥直隸成吉思皇帝載中觀于黃犢輕車師親執御日營採汲經年至赤城舍於郎中張公宅使臣太速不花并麻額博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摩花理國王你使人來說底老長老小長

查

老實是告天的人好與衣糧養活者教做頭兒多收拾那般人在意告天不揀阿誰休欺負交達里罕行者是時國王奉詔大王著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國王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寮照英悟大師所需皆

官給小長老之名自此始十九中觀將示寂有羽客揚至慎求頌老人俾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老人曰三日後時五月廿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寂師哀毀過禮闍維收頂骨舍利供養建塔於府之西北隅師罄所有爲設齋唯乞食看塔一夜聞空中有聲召師名師瞥然有省乃遷入三峯道院後聞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母滯

此黎明策杖之燕過松鋪值兩宿于岩下
因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
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明日至景州
見本無玄和上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
谷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點首曰益

卷二

九

八郎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過洵州遇
宿儒張子真問上人何不安住師曰河裏
無魚市上取先是中觀臨終時師問中觀
識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囑曰賀八
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識於

是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
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既明謂知
客曰今日但有旦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晚
師至引見中和笑曰此衲子乃夜來所夢
者師便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

壽曰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莫打野捩師曰
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壽曰吾
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壽曰才是一口骨
耳是兩邊皮師曰將謂別有壽曰錯師喝
曰草賊大敗壽休去次日壽舉臨濟兩堂

宿解

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
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
磨炎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壽
曰汝只得其機不得其用師便掀禪床壽
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師與一掌曰精靈

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直錢壽打一拂
子曰汝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進前曰青
山聳寒色月照一溪雲壽曰汝只得其體
不得其智師曰流水自西東落花無向背
壽曰汝雖善語言三昧要且沒交汝師豎

槌

起拳復拍一拍當時丈室震動壽曰如是
如是師拂袖便出明日命師掌書記自此
中和復以向上鉗槌差別關捷種種辯驗
師以無礙辯才應答皆契其悟解精明度
越前黃壽一日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

卷三

十

之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祖師
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母令湮沒師掩耳而
出即以衣頌授師頌曰天地同根無異殊
離家山何處不逢渠吾今付與空王印萬法
光輝總一如出世住興州仁智歷遷沫陽

之興國興安永慶以至大慶壽寺皆太師
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於室中以四無依
語勸學者語具本傳辛卯十一月受合罕
皇帝宣賜師稱心自在行一日於廊下逢
數僧師問第一僧曰那裏去僧云賞花去

師便打問第二僧那裏去云禮佛去師亦
打問第三僧那裏去云那裏去師亦打問
第四僧那裏去僧無語師亦打問第五僧
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他作麼僧
云待打與一頓師云將什麼來打僧云不

將棒來打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虛漢衆皆
走師召云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乙
未朝廷差扎忽篤侍讀選試經僧道萬松
長老嘆曰自國朝革命之來沙門久廢講
席看讀殊少乃同禪教諸老宿請師董其

卷三

十一

事師從容對曰諸師當以斯激勵衆僧習
應試經典主上必有深意我觀今日沙門
少護戒律學不盡禮身遠於道故天龍亡
衛而感朝廷勵其考試也三寶加被必不
辜聖詔遂與華使相見之後其處置法度

悉從師議履里丞相以忽都護大官人言
問師曰今奉聖旨差官試經識字者可爲
僧不識字者悉令歸俗師曰山僧不曾看
經一字不識丞相曰既不識字如何做長
老師曰方今大官人還識字也無于時外
鎮諸侯皆在聞師之言皆大驚異丞相復
曰必竟如何師曰若人了知此事通明佛
法應知世法即是佛法道情豈異人情古
之人亦有起于負販者立大功名于世載
于史冊千載之下凜然生氣况今聖明天

子在上如日月之照臨考試僧道如經章
之舉豈可以賢良方正同科國家宜以興
修萬善敬奉三寶以奉上天永延國祚可
也我等沙門之用舍何足道哉丞相以是
言告于大官人乃從而奏聞由是雖考試
亦無退落者蒙聖旨悉依太祖皇帝存濟
帝聽僧如故丙申有司欲印識人臂師力白
于忽都護大官人曰人非馬也既皆歸服
國朝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縱復逃散亦何
所歸豈可同畜獸而印識哉由是印臂之

法遂止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者
渡河復曲阜廟林之祀時公持東平嚴公
書謁師師以襲封事為言於大官人師為
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正之道
三綱五常之禮性命禍福之原君臣父子

卷

十一

夫婦之道治國齊家平天下正心誠意之
本自孔子至此襲封衍聖公凡五十一代
凡有國者使之襲承祀事未嘗有缺大官
聞是言乃大敬信於是從師所言命復襲
其爵以繼其祀事師復以顏孟相傳孔子

先孔子
孫先
祀事

之道令其子孫不絕及習周孔儒業者為
言亦皆獲免其差役之賦使之服勤其教
為國家之用三十六丁酉正月太祖皇帝
二皇后以光天鎮國大士號奉師已亥冬
師再起復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必烈大王

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師初示以人天
因果之教次以種種法要開其心地王生
信心求授菩提心戒時秉忠書記為侍即
劉太保也復問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師曰包含法界子育四生其事大備於佛

大
義
深

法境中此四大洲如大地中一微塵許况
一四海乎若論社稷安危在生民之休戚
休戚安危皆在乎政亦在乎天在天在人
皆不離心而人不知天之與人是其問別
法於何行故分其天也人也我釋迦氏之

卷三

十三

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固昭然
非難非易唯恐王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
^{三教}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
有所聞也王又問三教何教為尊何法最
勝何人為上師曰諸聖之中吾佛最勝諸

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無詐故
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來之式也由是太
后遵祖皇聖旨僧居上首仙人不得在僧
之前王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
王固留師師固辭將別王問佛法此去如
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心難發今已發
生務要護持專一不忘元受菩提心戒不
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
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常行方
便皆佛法也師既辭行有一惡少年肆言

訕謗以佛法不足信王聞之乃召其人訓以大人之言復以刑法罪之專使白師師回啓曰明鏡當臺妍醜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恕存心乃可王益敬焉

甲辰護必烈大王以珠笠奉師乙巳奉六皇后旨於五臺爲國祈福丙午奉六皇后詔師起至中途值風疾作回奏得旨還燕丁未貴由皇帝即位頒詔命師統僧賜白金萬兩師於昊天寺建大會爲國祈福大

子令賴察請師入和林延居太平與國禪寺尊師之禮非常辛亥蒙哥皇帝即位頒降恩詔顧遇優渥命師復領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舊制丙辰正月奉聖旨建會於昊天寺初二日於會中忽患風恙半身

卷三

十四

不舉至夏初稍愈是月旭威烈大王差蒙古萬宣差以金柱杖金縷袈裟段并令旨奉師求法語七月師會諸勤舊抄所長物見數令主後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少誼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吉

祥泊然而逝矣即後四月初四日也世壽

五十有六茶毘獲舍利無算欽承

護必烈大主令旨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

謚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為十六世

卒詔釋道辯析化胡經○上大駕南征

宋九月大兵自潯黃州渡江征宋歲貢而退

上簡于
釣魚山

宋改開慶元年

皇帝大元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尊臨
寶宸統御寰區四海混同萬邦入貢建立

制度條理紀綱為子孫萬世成法寬仁愛
人深信因果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聖君之
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宋改景定元年○大朝遣郝經通好○

五月十九

卷三

十五

建元中統廿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書行中統鈔法平章王以道奏

奏制開平府號上都○宋質公田始自浙

至元元年城燕建都八月十六改元大赦

天下設會度僧詔請

國師扮彌達癸恩八登座授祕密戒○是年八月拜光祿大夫太保恭領中書省事制

長生天氣力裏皇帝聖旨咨爾劉秉忠氣剛以直學富而文雖晦迹於空門每潛心

於聖道朕居藩邸卿實賓僚側聞高誼餘二十年出從遐方幾數萬里迨予嗣服須汝計安不先正名何以壓衆宜崇師位兼總政機可特授光祿大夫太保恭領中書省事卿其勉輔朕躬率先乃屬察朝夕之

勤惰審議論之是非凡有施為並聽裁決佇看成績別示寵章准此中統五年八月

日

五

宋改咸淳元年度宗即位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理宗子

多而不育鞠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榘立為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璿

丙 大教東被已一千二百年矣

歲大兵圍襄陽時呂文煥告急宋遣高連范

文虎赴援大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不得
通○宋十月日食

皇帝師發思巴制蒙古字成二月頒行天下

宋之常州立尚書六部○宋大旱○至元

七年詔請瞻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

泰

六

度僧員

大元帝師苾芻發思巴說根本有部出家

授近圓羯磨儀軌親制序文曰原夫瞻部

嘉運至四佛釋迦文如來遺教利見也大

元御世第五主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太光

孝皇帝登極也天資福惠諦信內乘普使

萬邦咸歸一化雖敷天垂拱而至治無垠

眷支那弘道而在躬不息欲以自佛相承

師資繼踵迄今不替正戒儀軌為拳拳從

善之行人俾一一恒持於淨戒精練三業

堅守四儀此寔聖皇匡正佛法之睿旨也

昔因善逝與人天眾普說聲聞上教一切

有部別解脫經依此採拾未得令得律儀

方便羯磨儀軌此乃聖光德師之總集也

始從大竺次屆西蕃爰有洞達五明法王

大士薩思迦份底達名稱普聞上足苾芻
發發思巴乃吾門法主大元帝師道德恢隆
行位叵測授茲儀軌行布中原令通解三
歲比丘住思觀演說正本翻譯人善三國
聲明辯材無礙含伊四翰林丞旨禪歷孫
泰三
傅華文譯主生緣北庭都護府解二種音
法辭通辯諸路釋門總統合台薩哩都通
暨翰林學士安箴總以諸國言詮奉詔譯
成儀式序本帝師親製繪為華迹以編陳
始末粗彰聊記歲月時庚午至元七年冬

至後二日序

素大元國號十一月始建○興蒙古學校○

宋大饑

嘗詔諭呂文煥○二月大兵破樊城呂文煥
以襄陽降勅命伯顏丞相伐宋○三月宋

主崩太子立四歲

是年八月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
三司文貞劉公薨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
劉太師制誥兼修國史王磐奉勅撰神道碑銘并
序其文白耕莘非求進之地而伊尹阿衡

釣渭非巧宦之途太公同載漢張良志從赤松而高祖得之以輔成帝業唐李泌幼好仙術而肅宗用之以佐定中興蓋天下之士惟自重者可與有爲而輕進者必非令器是以古之明王取士不以悅媚易親

者爲可佳而以間遠高潔難致者爲可貴聖天子之用太保劉公其審是道歟公以高潔之資慕空寂之教輕富貴如浮雲等功名於夢幻曷曾有一毫榮利之念動於心乎聖天子邂逅一見即挽而留之待以

復心契如魚水深謀密畫雖耆宿貴近不得預聞者悉與公叅決焉此其精誠肯會恚意文乎與夫渭濱之同載商巴之阿衡蓋異世而同符矣公諱秉忠字仲晦瑞州劉李村人先世仕遼多顯貴金初曾大父

卷三

六

嘗任邢州節度副使秩滿身還鄉里留其家於邢故自公大父以下遂爲邢人焉大父諱澤資性倜儻爲鄉闈所重父諱潤仕本朝歷邢州錄事鉅鹿內丘兩縣提領俱有惠愛公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

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
幹敏精潔諸老吏咸服其能一日因按讀
事有不愜意投筆歎曰吾家奕世衣冠今
吾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得志於世
間當求出世間事耳即棄去隱於武安山

岩谷間草衣木食以求其志天寧寺虛照
禪師聞之遣其徒招致與披剃為僧仍以
公知經書工翰墨命掌書記後遊雲中住
南堂寺值海雲禪師被召比覲過雲中聞
公博學多藝能求相見既見約公俱行公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不可海雲固要之不得已遂行既至謁今
上於潛邸一見應對稱旨自是屢承顧問
及海雲南還公懇求奔喪上賜黃金百兩
仍遣使送至邢州公持服營葬事起墳於
賈村葬其祖父母父母服闋被召復還和

卷三

十九

林公獻書陳時事所宜者數十條凡萬餘
言率皆尊主庇民之事上嘉納之甲寅歲
從上征雲南已未歲從上伐宋揚灘渡濟
江圍鄂州上神武英斷每臨戰陣前無堅
敵而中心仁愛公嘗讀之以天地好生為

第一九一冊

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爲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庚申歲春上正位宸極創定朝儀立官制改元建號一切所當施設時物之宜皆公所草定中統五年秋八月改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奏言書

記劉秉忠效忠藩邸積有歲年恭惟懼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今聖明寓極萬物維新秉忠猶以野服散號蕭條間寂守其初心深所未安宜與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實遂衆望上覽奏欣然

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公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領中書省事選聘侍講學士賓默次女爲夫人賜第於奉先坊給少府官籍監人戶甚衆公齋居蔬食終日澹然與平昔畧不少異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

居南屏山之精舍秋八月壬戌之夜儼然端坐無疾而薨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嗟悼不已謂羣臣曰秉忠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危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他人莫得預聞也遣禮部侍郎趙秉溫
護其喪還大都以冬十月壬申葬欽管葬
一切所須皆出內帑十二年春正月詔贈
太傅儀同三司下太常議謚曰文貞仍命
翰林學士王磐撰碑文字臣磐欽惟國家

卷三

十

列聖相承咸以武功戡定禍亂龍韜豹畧
鷹揚虎視豐功偉績之臣其當紀名汗簡
畫像凌烟者不為不多若夫輔佐聖天子
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
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聖天子方在潛邸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士之所以涉遠道冒風霜而至者往往有
所陳訴祈請干慕進用惟公獨無所求間
燕之際每承顧問輒推薦南州人物可備
器使者宜見錄用由是弓旌之所招蒲輪
之所迓耆儒碩德奇材異能之士茅拔茹
連致無虛月逮今三十年間揚歷朝省班布
郡縣贊維新之化成治安之功者皆公平
昔推薦之餘也其識度之宏遠推此一節
而論亦可見其髣髴矣又自幼好學至老
不棄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

第一九一冊

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
周知初丁太夫人憂毀瘠骨立衣一弊綿
裘三歲不易及錄事公卒雖身從天竺之
教而服食貶損容貌衰戚與循禮典而執
通喪者蓋無少異也晚娶無子以猶子蘭

泰三

示

璋為嗣第秉恕今為順天路總管臣磐謹
按中書左丞張文謙所作行狀次第其行
事之實而系以銘辭銘曰大元五葉聖運
隆昌爰有異人出佐時康不坐官府不趨
朝行褐衣蔬食禪寂倘佯謀謨幃幄蠶

忠良指陳成敗開闔陰陽淵慮婉畫鬼神
莫量扶日上天照臨萬方萬方仰德百靈
効祥庭陳玉帛路走梯航朝儀整肅濟濟
踰踰羣賢來集庶政允成大綱一舉衆目
斯張治定功成聖眷彌彰崇資爰秩師表

侯王肇造皇家元勳是當良平佐漢房杜
興唐公不自多愈隆謙光見善必舉有能
必揚陸行滯阻與馬橋梁川泛艱厄與馬
帆漿寒而求衣煥之裘裳饑而求食飫之
腴肪門庭桃李爛煬芬芳人感公德銘刻

肝腸公施於人過即遺忘公之仁賢宜享
遐年胡為一朝蟬蛻而仙燕都南原盧溝
北曠佳城鬱鬱有墳踴然地固重泉松柏
參天石爛松枯芳名永傳
贈儀同三司太傅謚文貞制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塵護助裏皇帝聖旨
臣以忠孝而事上貴輸獻納之誠上以禮
義而遇臣思篤始終之愛視死之日猶生
之年故光祿大夫太保劉秉忠學窺天人
識貫今古遠冲而有守安靜而無華昔侍

潛藩稔聞高論適當三接之際懇上萬言
之書蓋將舉天下而措諸安以戒為人主
者過於殺朕嗣服而伊始卿盡力以居多
蓋得卿實契於朕心而獨朕悉知於卿意
事皆有驗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

卷三

三

艱難剴切數百奏各中其理共成庶政方圖
任於舊人誰謂昊天不憖遺於一老興言
及此何日忘之載惟台輔之尊厥有泉扃
繼之責是用錫之綸命峻一品之華階遂以
袞衣躡三槐之正位復加顯號允荅殊勲

惟爾英靈識予哀寵可贈儀同三司太傅

謚文貞准此至元十二年正月

至元十二年詔諭兩淮州縣新附

宋改德祐幼主濕立度之子母全后謝

太皇后臨朝○六月朔宋日食之既

享大元天兵臨境舉國歸附正月十八日初

后朝京封幼主混國公全后為左於正

智寺先是陳宜中張世傑奉蓋王衛王

如永嘉與蘇劉義遇共圖興復五月並

王即位於福州改景炎十一月王世強

引兵過三山宜中奉二

王南行十二月至廣州

○詔安歸附軍

民○九月十一日大赦

右宋前後共十六主凡三百十七年

而亡

五十二月大兵逼廣州宜中奉二王抵肇慶

府

勅令瀛國公往脫思麻路習學梵書西番

泰三

于三

字經○建大聖萬安寺

歲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五

老蒙恩得度三月復入廣四月望日崩

十七日衛王即位於明川改祥興六月

世係奉衛王至座山○次年正月大兵

攻座山八月宜中

入占城至落鷄國

慶十七年二月宜中

本衛王自落鶴經占城
四月復入歷山張世

曆成賜名抄時明年始明行天下

大元帝師發思八是年示寐翰林學士王

帝師磐等奉勅述行狀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

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

怛拔思癸帝師乃土波國人也生時諸種

瑞應具詳家譜初上波有國師禪怛囉乞

荅具大威神累葉相傳其國王世師尊之

凡十七代而至薩師加哇即師之伯父也

迺禮伯父為師秘密伽陀一二千言過目

成誦七歲演法辯博縱橫猶不自足復遍

咨名宿勾玄索隱盡通三藏癸丑師年十

五世祖皇帝龍德淵潛師知真命有歸馳

駟徑詣王府世祖宮闈東宮皆秉受戒法

特加尊禮戊午師二十歲釋道訂正化胡

經憲宗皇帝詔師剖析是非道不能荅自

棄其學上大悅庚申師年二十二歲世祖

皇帝登極建元中統尊為國師授以玉印

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辭帝西歸未暮

月召還庚午師年三十一歲時至元七年
詔制大元國字師獨運摹畫作成稱旨即
頒行朝省郡縣遵用迄爲一代典章升號
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王印統領諸國釋教
旋又西歸甲戌師年三十六歲時至元十

十一

十四

一年皇上專使召之歲抄抵京王公宰輔
士庶離城一舍結大香壇設大淨供香花
幢蓋大樂仙音羅拜迎之所經衢陌皆結
五綵翼其兩傍萬衆瞻禮若一佛出世時
則天兵飛渡長江竟成一統雖主聖臣賢

所致亦師陰相之力也爲真金皇太子說
器世界等彰所知論尋又在解西歸皇上
堅留之不可庚辰師年四十二歲時至元
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上聞不勝
震悼追懷舊德連建大宰塔波于京師寶

歲真身舍利輪奐金碧無儔

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僧道二家辨析
特奉

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廢護助裏皇帝
聖旨道與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隨路宣

燒道
佛經

慰司按察司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站人
匠等官并衆先生每在前蒙哥皇帝聖旨
裏戊午年和上先生每折證佛法先生每
輸底上頭教十七箇先生剃頭做了和上
將先生每說謊做來的化胡等經并印板

卷三

三五

教燒燬了者隨路觀院裏畫着的石碑鐫
着底八十一化圖畫行燒毀了者麼道如
今都功德使司奏隨路先生每將合毀的
經文印板至今藏着却不曾毀了更保定
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王祖師庵頭關西

等處有道藏經板這般奏的上頭教張平
章張左丞焦尚書泉總統忽都于思翰林
院衆學士中書省客省使都魯省宣使苦
速丁淵僧錄真藏僧判衆講主長老等張
天師祈真人李真人杜真人衆先生每一
同於長春宮內分揀去來如今張平章等
衆人回奏這先生家藏經除道德經是老
子真實經旨其餘皆後人造作演說多有
詆毀釋教偷竊佛語更有收入陰陽醫藥
諸子等書往往改易名號傳註訛舛失其

本真偽造符呪妄言佩之令人商賈倍利
夫妻和合有如鴛鴦子嗣蕃息男壽女貞
誑惑萬民非止一端意欲貪圖財利誘說
妻女其有教人非望佩符在臂男為君相
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
傷害等語及今張天師祁真人李真人杜
真人試之於火皆求哀請命自稱偽妄不
敢試驗今擬得除老子道德經外隨路但
有道儀說謊經文并印板盡宜焚去又攬
祁真人李真人杜真人等奏告據道藏經

內除老子道德經外但係後人捏合不實
文字情願盡行燒毀了俺也乾淨准奏今
後先生每依着老子道德經裏行者如有
愛佛經的做和上去者若不願為僧娶妻
為民者除道德經外說謊做來的道藏經

卷三

正六

文并印板盡行燒毀了者今差諸路釋教
泉總統中書省客省使都魯前去聖旨到日
不以是何官吏先生道姑秀才軍民人匠
鷹房打捕諸色人等應有收藏道家一切
經文本處達魯花赤管民官添氣力用心

一 攝全拘刷見數分曉分付差去官眼同焚毀更
觀院裏畫着的石鑄着的八十一化圖畫
行除毀了者自宣諭已後如有隱匿道家
一切說謊捏合毀謗釋教偷竊佛語窺圖
財利誘說妻女此誑惑百姓符呪文字及

道○家大小經文若所在官司不添氣力
拘刷與隱蔽之人一體要罪過者外民間
諸子醫藥等書自有板本不在禁限准此

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一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二

泰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年十九年八月賜文天祥死時年四十七歲矣○甲申正月六

日大赦

乙酉二十二年十二月安童丞相復職

泰三

聖旨焚毀諸路偽道藏經之碑翰林院臣

唐方楊文郁王構趙興李懋閻俊李

李監王盤奉勅撰正奉大夫樞

密副使臣商挺奉勅書光祿大夫

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臣耶律鐸奉

勅篆額

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詔遣資德大夫總制院使兼領功德使司事相哥諭翰林院戊午僧道持論及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始末可書其事於

石臣等謹按釋總統合台薩哩所錄事迹昔在憲宗皇帝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屬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

以其事奏聞時上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為論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

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是時上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

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帝師板的適登合師八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帝師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羅

卷三

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帝師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

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帝
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
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摠曰道者負矣
聖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
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

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
百三十七樞至是悉命歸之道教提點甘
志泉所據吉祥院其一也據而弗歸至元
十七年夏四月僧人復為徵理長春宮道
流謀害僧錄廣淵聚徒持挺毆擊僧衆自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焚廩舍誣廣淵遣僧人縱火且聲言焚米
三千九百餘石他物稱是事達中書省辯
其誣甘志泉王志真款伏詔遣樞密副史
別李羅及諸大臣覆按無異詞志泉志真就
誅別刑流竄凡十人仍徵所聲言米物如

其數歸之僧衆有道家偽經尚存為言者
聞諸皇太子十八年九月都功德使司脫
因小演赤奏台往年所焚道家偽經板本
化圖多隱匿未毀其道藏諸書類皆誣毀
釋教剽竊佛語宜皆甄別於是上命樞密

第一九一册

副史與前中書左丞文謙祕書監友直釋
教總統合台薩哩太常卿忽都于思中書
省客省使都魯在京僧錄司教禪諸僧及
臣等請長春宮無極殿借正一天師張宗
演全真掌教祁志誠大道掌教李德和杜
福春暨諸道流考證真偽翻閱兼旬雖卷
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為老子所
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
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罔
有根據詆毀釋教以妄自尊崇復愛慕其

言而竊為已有假陰陽術數以示其與衷
諸子醫藥以誇其博往往改易名號傳註
訛舛失其本真文所載符呪妄謂佩之令
仇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仇儼詰如駕鸞之
鼎有偶將以媒淫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非
望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
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能傷害之語其偽
妄駁雜如此留之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
經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上曰道家
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

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
端試之俟其不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
副使李羅守司徒和禮霍孫等諭張宗演
郝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
齋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者奏言此皆誕

本三

四

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
乞焚玄道藏庶幾燥雪臣等上可其奏遂
詔諭天下道家諸經可留道德二篇其餘
文字及板本化圖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
民間刊布諸子醫藥等書不在禁限今後

道家者流其一遵老子之法如嗜佛者削
髮為僧不願為僧者聽其為民乃以十月
壬子集百官于憫忠寺焚道藏偽經雜書
遣使諸路俾遵行之臣盤等聞老氏之為
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冲以處已

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枝
分泐列徒屬寢盛襲訛成偽誇誕百出清
淨一變而為污穢無為一變無所不為如
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僊恍惚誕幻帛書
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但敗露為武

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衆倡亂天下
爲皇甫嵩曹魏所滅宋王浮昔居上清寶
籙宮與女冠爲姦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
僊卿攘大水不驗並爲徽宗誅竄而死迨
金末年復有麻被先生鍊笠李二人以姦

卷三

五

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爲淫污之行咸
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追
惟禍亂之源姦宄之本率皆假符籙以神
其教託偽經以警其俗橫肆巧誣倡爲詭
狀詆毀聖教寇攘內典固已悖老氏不爭

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是孽自內作悛
將誰咎哉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
教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王莫不尊崇
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
昆蟲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
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
天下惟佛爲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
無碍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
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
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憫世人之沉淪

幻海顛覆迷津展轉多生流連累劫將使
之脫凡企聖蠲弊崇真故神光破沉晦之
門大覺指無生之路其仁有如此何意狂
謀輒形妬忌雖積毀銷骨衆照漂山法體
圓成初無小玷譬如盲人之毀日月何傷

日月之明井蛙之小河海奚損河海之大
多見其不知量也欽惟聖天子識超四諦
道慕三乘參無象之真空傳法王之心印
所以尊崇之禮皈向之誠矯百偽以從真
黜群邪而歸正有不容不嚴者焉况乎筆

墨勸媯妖術誤世恣爲欺誑鼓蕩群愚若
不大爲改革則邪說肆行枉道惑衆其如
天下後世何凡天下之理有善有惡有正
有邪有真有偽常混然而同處雜然而並
行自非稟上聖之資誕生知之性智出庶

卷三

六

物明照群情則紅紫之亂朱哇淫之變雅
是孰得而辯明之哉由是言之聖天子匡
濟真圖翼扶大法之功至矣槩諸聖不可
有加矣予以鑿含靈之耳目開正途之斥
穢使般若之光永乎無際劫遍滿恒河沙

界延洪聖壽於無疆行縣儲君之福利鼎
 祚於億萬年之久者庸有既乎是可迷也
 臣 磐等敬為之書以貽後人俾為老氏之
 學者有所警焉

大元至元辨偽錄隨函序翰林直學士奉
 訓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張伯淳撰天無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辨偽錄之所
 云良有以也洪惟聖朝繼天立極論道經
 邦以佛心子育萬方以正法澤被四海至
 元辛卯之歲孟春大雲峯長老邁吉祥欽

奉

皇帝明命撰述至元辨偽錄奏對天顏睿
 覽頒行入藏流通原其所自乙卯間道士
 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
 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曰王觀音舍利寶

奉

七

塔謀占楚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
 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裕
 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先朝蒙哥皇帝玉
 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
 證李志常等義墮辭屈奉旨焚偽經罷道

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派弊益甚丁巳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而其徒竄匿未悛邪說詔行屏處猶妄驚瀆聖情由是至元十

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當是時也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大師璉真佳大弘聖化自至元二十二春至二十四春凡三載

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昔孤山寺也道士胡提點等舍邪歸正罷道爲僧者奚啻七八百人桂冠於上永福帝師殿之梁拱間故典如南嶽山之券爲事偽者戒試嘗考之自大教西來漢明帝迎摩騰

竺法蘭二師於洛陽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上表譏毀佛法當時築壇以佛道二經焚之道經悉爲灰燼佛經放光無損尊者誦身作十八變有狐非獅子類燈非日月明之至言道士爲僧者不可勝數如寇謙之

矯妄崔浩惑魏太武而崔浩卒以族誅
謨最之挫屈姜斌斌流於馬邑齊曇顯之
愧陸修靜唐總章元年法明辨化胡之偽
勅搜聚天下化胡經抑嘗火其書矣由古
而今歷代帝王之制斯可忽諸蓋世尊等

卷三

八

視三界衆生猶如一子弃背大覺是子背
其父也子背其父是自昧其所天也且師
老子者道德二篇以清虛澹泊絕世弃聖
立其宗隱居以求其志偷然無爲爾今盜
名之徒鼓嘯黨援假立冠褐峻侈宮觀苟

世利養豈老氏之用心哉况老氏謂大辯
若訥大巧若拙辯者不善善者不辯勿矜
勿伐抱一爲天下式而占毀佛寺竊經扇
化胡之偽是若拙若訥與是善者不辯歟
師老子而違其術亦復違其自宗矣若嫡
師於老子者則弗爲也過歸才流爾雖然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蘭蕙之於
薰蕕旃檀之於穢壤則世未有舍鳳凰麒
麟之瑞蘭蕙旃檀之馨而偃走獸飛鳥之
常薰蕕穢壤之垢者人心天理愛惡之所

同也柰何菽麥未析而甘事於偽妄不實
之教復矜誕其浮辭侮慢大覺訕毀至聖
而弗憚三途之淪溺乎斯辨偽錄之正名
教造理淵奧排難精明凜乎抗凌雲之勁
操坦然履王道之正塗而隄備後世之溺

卷三

九

於巨浸者其為言也至矣蓋有偽則辯無
偽則無辯豈好辯哉弘四無碍之辯者邁
公之德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
我皇金言喻辭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
門如掌餘皆如指信乎王言如絲其出如

綸明逾日月堅逾金石為萬世之龜鑑則
斯錄豈小補哉

辨偽錄序蓋聞五運未形元無人物之號
三才既立乃叙尊卑之名肇分六爻始畫
八卦而有書契定乎訓章鳳篆龜圖金籙

玉字百家之異轍萬卷之分區雖理究乎
精微言殫乎物範紀情括性未出乎域中
原始要終詎該於化內况乎法身無相高
超於象帝之先真諦絕稱迥出乎思議之
表英猷茂實代有人焉如意者俗姓乎延

氏太原人也世傳纓冕累葉播遷代郡因
爲家焉九歲落緝隨師請業玉離荆岫價
重之德彌彰桂生幽岩馨香之風遠逾阿
師內窮三歲之奧外覈九流之源名冠於
中華聲聞於朝野運談天之口施不世之

才郁郁間綺錦之文雄雄儻凌雲之氣班
馬之珠玉未可同年顧陸之文章寧堪並
駕至若莊生墨生之學黃老李老之書三
清謗道之文十異九迷之錄混元隱月之
秘靈寶赤書之儀煥若宵膺明猶拍掌加

以禪叅於五派傍閱於群書既有雄才特
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窮挫邪則有吼
石之功扶正則具鞭屍之德固以才侔安
遠學邁生融實覺海之龍鱗迺佛門之柱
礎切見全真道士者丘處機李志常史志

卷三

十

經令狐璋等學業庸淺識慮非長並爲鄙
辭排毀正法擊茲布鼓竊比雷門使中下
之流咸生邪見欽奉薛禪聖明皇帝發大
悲心愍其盲瞽恐墮泥犁勅令製斯論耳
震蕩法海摧彼詞鋒碧雞之銳竟馳黃馬

之駿爭鶩狀鴻爐之焚纖翼猶炎日之煉
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破
魔軍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復欽奉先
皇帝聖旨勅令天下偽經一時焚盡由是
佛日重暉於碧漢法雲廣布於閻浮右如

意所作文賦注解四經序韓文別傳性海
賦等在世已傳然茲論五卷二百餘紙窮
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優劣蓋唱彌高而
和彌寡深可媿焉余文慚綺麗學匪通圓
觀斯論之嘉言欽吾皇之鴻護不勝手舞

勉為斯引輒以藤縷聯彼珪璋庶博雅君
子詳其致云爾大雲峯住持襲祖沙門雪
谿野老貴吉祥述

大都道者山雲峯禪寺住持如意祥邁長
老奉勅撰辯偽錄五卷其畧云妄立天尊

偽化云道者萬化之父母自然之極尊於
此也幽玄微妙之中而後生空洞空洞者真
一也真一之氣化生之後歷九十九萬億
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億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
十九萬億九十九萬億乃化生上三氣三氣相去九
上乃虛皇天尊又歷如三歲數乃生中三
氣三合歲德乃生老即元始天尊也又
歷如上歲數乃生下三氣三合歲德共生
太上即太上道君也自後又一氣復生三
氣每氣相去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

合成德共生李老君雖四聖相次各不相
同謂之獨化老君生後乃生五運謂太易
大初之太始太素太極○老君混沌之祖宗
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乾坤

辯曰蓋聞龍圖鳥篆之文龜書科斗之典
玉版玉牒之記金騰金匱之書秦漢魏晉
之章宋齊梁陳之簡記事記史直筆直言

靡覩虛皇之名不聞元始之號安有手執
玉圭身掛黃褐頂垂皓髮頭戴金冠別號
天尊高拱三清之上獨稱教主統御九華
之宮縱有天尊之名並是偷竊佛語古經
稱佛名爲天尊不關道君之事竊他美稱

妄自尊嚴取信通人斯言謬矣案列子及
易鈎命訣皆云天地未生之前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說者咸云太
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
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極者質形
已具混沌未分也太極之後乃生兩儀謂
之天地夫名從實生實從名起名實既著
其道乃行太易之前杳然空洞溟溟漠漠
本絕音容何得謾張九氣妄生四人虛上
生虛似敲空而求嚮偽中起偽如趁影之

尋蹤豈不思既立其名須有其體既立其
初體須有氏族且道虛皇元始誰人所生氏
族何起居在何處若有源系出在何書若
無來由即是虛設又空洞之前本無歲數
今標歲數愈見虛張蓋數目起於伏羲甲

卷三

十一

子唱乎皇帝將今記古顛倒何多且上之
三尊為有形耶為無形耶若是有形不在
太易之上爰從父母而生須有年代時處
姓氏名字前云三氣共德而生則是以氣
生氣與氣不殊何有形名若是無形本無

名位下第七化乃云老君以上皇元年九
月二日出遊西河遇元始天尊乘八景玉
輿駕九色玄龍群仙導從手把華幡師子
白鶴嘯歌邕邕同會西河之上授老君洞
玄玉符此是誰耶進退兩求並無準的則
知海棗虛談有名無實彫冰鏤雪枉廢詞
章山海之所不收大荒之所不載庸愚巧
飾何足信哉老君衰周之柱史誰云混沌
之祖宗避周亂而過函關妄云天地之父
母既自語之相戾何函矢之相攻掩耳偷

鈴欲隱彌露道德章云吾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君獻胡王妻子與胡兵格戰何有慈乎秦三衡之與坐金闕之內披九色離羅之衣廢九光偃鶴之蓋何有儉乎生於無始起

卷三

十三

於無因為萬道之先作元氣之祖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為帝王之師作天地之母何有不敢為天下先乎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

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荅憲指中尊曰且饒這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為笑

聖

創立劫運年號偽第三化云始則太虛之自然之氣此倫佛書世界初成風輪下旋

之事也又號彌離梵之氣不經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億萬之結生五氣成之聖人自號元始天王既如五氣行數乃生道君時劫號赤明上氣老生九劫號赤明上氣老君號太上皇時生八公又立五運太易初等老君乃以陰陽二氣結地萬物始備矣

辯曰蓋聞班固律歷之

羅輯志史記天官之書皇甫謐之帝年陶隱居
之帝紀未聞五運之前先有年號三氣之
內虛立劫名既清濁之未形只是洪濛一
氣何有老君元始五老九天雖竊佛主劫
之名而不曉成壞之數梵云劫波此云時

分時雖長短皆立劫名錯謬梵言迷惑體
相釋教未來此劫但有劫殺劫賊故許慎
佛說文云以兵憐人曰劫又魯將曹沫劫桓
公於壇上求所侵地此則逼奪名劫豈有
劫運之言乎今陳此言妄竊見矣夫名位

既有年號斯張將以率領萬方整齊四海
混同九有同一車書天子至尊得建年號
無名位者不敢立焉孔子雖然刪書定禮
辨分辦君臣以無貴位止號素王矧乎老聃
周之柱史臣子之列而草竊帝王妄建年

號哉况軒皇之前本無甲子黃帝臣大漢
武之代始建年號武帝始將古標古亦何
偽乎或曰老子生於天地之前別立年號
有何乖違答曰既在天地之上乃是太易
之前世界未形君臣無跡杳然空寂唯一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溟濛建立年號統領誰人乎明知偷佛莊
 嚴賢劫星宿之意而立此延康赤明青運
 之目彼明三世此約一時正同山羗偷王
 衣物迷惑顛倒上下失次爾下云老子生
 於天崗李谷字曰光明則在三皇之後何

得老君以陰陽二氣結為混沌而分布天

地耶首尾兩端穿鑿見矣

辨偽開分三界偽第五化云天地有形之大者
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運去
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為三清境玄氣為太清境
又為三清境元氣為上清境玄氣為太清境
又以三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一氣而為

九天第一鬱單天第二上神壽無量壽天
 第九梵藍須延天第四赤然梵術天第五
 波羅尼家不攝樂天第八高虛清明天第九
 第七靈化梵輔天之九各生三氣每氣為
 無想無愛天此之九通此九天生三氣每
 一天合二天七天之通此九天生三氣每
 則三天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初下天
 天為欲界一太黃天二太暉天三赤明天
 四玄胎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
 天為色界一虛無天二太極天三赤明天
 四榮華天五曜明天六皇節天七靈明天
 八端靖天安天九光明天十極天十一元
 十五太安天十六無思天十七陀樂天二十
 八曇摩天次四為無色界一霄度天二十
 元同三天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天常
 名為三天妙成天四禁上天此二天常
 融天二王隆天三梵度天四寶奕天此四
 天超出三界又云三梵度天四寶奕天此四
 太赤天二曰垂餘天三曰清微天最上曰

大羅天包羅諸天極高無一去都王京鎮
 於其上三尊所處馬又太霄隱書云大道
 君治在五十五重無極太羅天中玉京之
 十七寶玄臺金林玉機金童玉女之所侍
 衛住居在三十
 二天三界之外
 辨曰詳夫地軀伏義牛首帝堯之書龍師太鳳
 紀少之典談天行論天錄之詰括地志與

地圖之圖甘氏星經張衡靈憲不說三清
 之號匪聞大羅之名並是依傍佛經改頭
 換尾扶他名相粧綴已書且道教之宗源
 起黃帝而老子消子列子莊周鶡冠尹文
 派張道為道教諸子所談並無說天之事唯是

張道陵所集靈寶經中始說三十二天效
 佛神呪而作密言自後道書牙相鼓唱空
 枝引蔓唯誑下俗佛教未來云何不說釋
 經廣布始唱斯名明名修靜增加三張妄
 闢狗偷鼠盜何足貴乎爾雅之立四號約

於四時太玄之說九天准於九有不似道
 家虛加數目天本定體何有少多今各說
 不同顯知妄立案佛經三界三業所感總
 二十八欲界有六色界十八無色有四具
 勝妙欲名為欲界形色超絕名為色界根

識兩忘名無色界越此而去名出生死捨
分段之後身絕形名而無寄安有玄都之
境玉京之山金童玉女交雜之事瓊與碧
帳之飾妄竊不真於斯見矣試問道士三
界從何而來何功所感釋名辨相全不能

卷三

去

知且道宗極致惟盡升靈寶幽微祗貪羽
化難逃四相詎免五衰汎業浪以漂沉隨
生死而輪轉縱茫茫之業識積浩浩之苦
源長往不歸良可歎息鬱頭藍弗是其驗
歟

辨隨代為帝王師偽第十一化云老君在伏

經教伏義叙人倫盡八卦在祀融時號陽

毒子說按摩通精大教以歸木出一火陶治

為器在神農時號成子說太一元精隨

教以掛種五穀採和諸藥在黃帝時號廣

成子說以把神守靜之道在少昊時號隨

應子說在故經教以鳥官為理分布九屬

以說百司在項時號黃庖亦精帝竟時號務

唐時號錄圖子說項時號黃庖亦精帝竟時號成

子說宣化經帝舜時號尹壽子說通古經

七十崧又說道德經八十二卷紱湯時號錫

別子行子說元始經六十卷紱湯時號也

子說赤精經教以仁才後造作群物也古

之君皆受教於老子然後造作群物也古

處各異莊周云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猶旦

暮遇之此明聖人出世表瑞協祥應千年
之期膺適時之運孤標特秀迥出常流故
得帝王師之諸侯禮重萬載一遇尚烏且
暮豈有隨代而出現乎夫李耳者退靜之
士史記稱為隱君子也避亂過關葬於槐

卷三

七

里潛身柱下本是人臣位不躐於上階名
未廁於台輔何乃擢君聖地為帝王師論
誠不經駭人耳目培塿要齊於蒿華孰肯
憑焉潢濬擬廣於滄溟終難信矣豈有開
闢之後萬億餘年中間別無一人拔萃唯

有老子為帝王師于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子春秋丘明國語百家異說九流雜談
並無老子為師之語唯是後代無知道士
妄撰斯言欲使老子獨高群聖美則美矣
偽且偽焉且伏羲神農皆有聖德軒皇堯

古聖明功

舜並號明君或幼而能言或生知妙道詎
假老子教之然後造作群物乎况書傳所
紀古史所明燧人鑽火伏羲畫卦炎帝播
耨女媧造篁黃帝作官室軒冕樂有咸池
顓頊作六英堯有大章舜有大韶及作圉

碁禹有大夏湯有大漢文王有辟雍武王
 有下武鯨作城郭蚩尤作兵器坡伯造醫
 俞附脉經伶偏制律隸首作算容成作曆
 大撓造甲子奚仲作車曹胡作衣伯余作
 裳於則作履共鼓作舟楫巨揮作弓夷牟

作矢黃雍父作杵白孟莊子作鋸趙武靈
 王作靴蘇威公作箎暴辛作墳后稷之孫
 叔均作犁蒙恬作筆蔡倫作紙夏昆吾氏
 作瓦此皆各有其主群書所明何得自矜
 覽為我造又周易繫辭孔子所述列明古

帝製造之事如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也觀
 像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
 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神農
 氏為耜為耒以利天下日中為市交易有

卷三

六

無乃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如此歷陳法易造物不言老子所
 造也竊功業標為己能銜名自高君子不
 忍又云老子在堯時為務成子者案後漢
 應劭風俗通云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

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時為范蠡在齊為鳩子此則務成子乃東方朔非干老子明矣何得妄加鈎引稱老子為人師乎案魯哀公問於子夏曰五帝三皇皆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皇帝學有帝舜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政周公學乎太公呂望上之所叙文極分明而言老子隨代為帝王師何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出言之狂悖哉巧言如簧頽之厚矣且老子衰周柱史史有明文本是人臣逆為上古帝王之師履冠戴履何顛狂之甚乎又上文云上古之君皆受教於老子則桀紂之不作幽厲之無道秦皇之凶暴王莽之篡逆亦老子之所教也卷二既然如是則老子為悖逆之魁首巨猾之元匠不忠不孝若子之所生不義不仁老子之所主為人師者不亦慚乎老君既說隨代為師而秦漢之下至於金朝偏無一現乎今既無矣古

第一九一册

亦虛焉且漢文恭儉孝武英明孝明達禮
 樂之情孝章優儒雅之道魏文帝風派文
 藻晉世祖明達寬仁宋文帝致治昇平梁
 武帝文武兼備隋高祖混同四海唐太宗
 混一車書此時不俟老子之化而皆金聲

玉振則知牽合巧會枉廢詞章祇可狂於
 閭閻難可信於達士嫫母加粉見者愈嗤
 隣女效顰鄉人不貴

辨偽
 老子出靈寶三洞偽第九化云太上老君
日於玉清天金闕上宮撰集靈篇以爲寶
經三百卷符圖七十章玉訣九千篇老君

於上三皇時出爲大法師又說古中法
 師當龍漢元有抄上一皇洞真經一十二
 部以無極之道下教人開其時人壽九萬
 歲於中三皇時號有古先王當赤明元
 授道以化於人其時人壽六萬歲於下
 皇時出爲師號金闕帝君當開皇元年授
 下三皇洞神經出千二百部以太平之道
 人其時人壽一萬八千歲夫洞真洞玄洞
 神名一十二部合爲三十六部尊經也

辨曰夫仲尼入夢十翼之道始宣伯陽過
 關二篇之教方闢有名爲萬物之始無名
 爲天地之先混微妙而同玄驚寵辱而一
 致谷神不死久視長生挫銳解紛謙卑自
 牧此老氏之旨也自餘教典皆是偽書制

雜凡流唯尚誇競採傍佛語換體安名擬
 三界而立三清做三大而立三洞虛勞紙
 墨妄飾詞章何以知之漢時張道陵造靈
 寶經王褒造洞玄經吳時葛孝先造上清
 經晉時王浮造明威化胡經鮑靜造三皇
 經後改爲三清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
 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隋末輔
 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後事發被誅案甄
 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
 爲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

他佛教標爲道書或言仙洞飛來或言老
 子再現群賢不觀道士獨傳欺調時君不
 懼朝憲故唐琳法師對太宗皇帝云若據
 肅溫衆議道家止有道德二篇如依漢明
 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
 有一千准脩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
 玄都目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顯知
 後人妄制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
 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
 何乃黃領獨知英賢罕觀典籍不記書史

無聞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為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天上面說何人傳來若在西城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

卷三

五

理須焚剪又漢晉之代僧號道士冠謙得翁志僭冒其名今稱法師愈為矯節法師之印號源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為法之師名為法師法即是師名為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已號按賢劫已來有三佛出初

佛出時人壽六萬歲第二佛出時人壽四萬第三佛出人壽二萬何乃陳彼三皇妄合其數又前說云上三氣中而有龍漢赤明之號是時五運尚無但唯一氣何有三皇之君人壽之數乎上古縱有五龍四姓九頭十紀亦無三皇建立年號試問龍漢赤明上皇開皇誰君之年乎若言有說史無明文若言無憑不可妄立扣其兩端竟無一是又伏羲之前文字未有何出三洞靈寶之篇乎又十二部名源出佛經一代

時教類分十二道家名義不知何以妄著
已典如琢美玉擬作醜室雖受劬勞智者

見誦

辨偽遊化九天偽第二十六化云是時老君於
初至第一天見放利天帝乘九光元靈之
與蔭七元交晨之蓋建五色攝魔之扉金

童至女九萬人逃才君八大有宮請問自
然之道如是摩夷天延寶天化慮天不橋
樂天兜率天頌延天揮善天辯華天隨處
天帝皆與天堂玉女迎禮老君請問法要
所到又官皆談瓊漿碧醪月
液汎薰蘭羞八微靈芝珠果

辨曰昔我世尊初成正覺不離道樹而起
諸天一身不分而遍一切即多而一即一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而多猶如素月流空影分衆水大塊噫氣
萬竅怒號大小咸周遠近無隔無心頓應
豈正九天伯陽周之柱史尹喜函谷關吏
身居下位難等聖蹤欲為已德蓋善竊者
鬼神不覺既為人知非是好手離欲而獲

卷三

十三

輕舉禪定而感神通老子既無此功何以
升於天上昔列子居鄭夫妻相忘耳目不
分儵然絕寄心凝形釋骨肉都融然後身
如槁葉隨風東西萬里頃更過旬乃返而
莊周譏云猶有所待矧乎老耳不絕妻子

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榮榮之子名注注之子名官官侍魏文侯未逮形亡過關

乘薄傘之車道經垂有身之患詎可升天
履霧駕鶴乘雲擬劫牟尼矜為已勝且布
施而獲大福持戒而感生天汝尚不達斯
由安能為天說法欲界本六妄云九天初

禪純男而云玉女勾虛闌偽巧說多端且
初禪已上禪悅為食定生喜樂捨念清淨
何用瓊漿碧醴蘭羞八徹乎將謂天上同
於人間羨酒肉之薰羶爭魚臭之穢濁喻
乎鴟耽死鼠便為鳳凰同食盜聽不真請

杜臆說窮鄉多恠曲學多辨斯言信乎

鷲偷佛經教偽第三十化云朝王見太上徒

之火起術天老君故身光明火中為王說
金光明經胡王蓋怒納之大鏡煮之三日
老君披湯之中蓮華涌出坐蓮花上說涅
槃經又云老君使尹喜為佛與胡王為師
懺悔三業六根五逆十惡乃
說五戒十善并四十二章經

卷三

二十三

蘇辨曰夫麒麟闕而日月虧鯨鯢死而彗星
現銅山崩而洛鍾應葭灰缺而月暈殘蓋
感應之道交故機教之相扣人心渴仰法
雨芳菲沃彼情塵開他蒙昧故孔子曰不
憤不啓不悱不發此明待問而說也况乎

聖人設教權變多方豈使他人起怒自受
焚溺全無憚懼強與他言豈知虛往實歸
之道哉刻刻字樣巧合經名既坐火焰上
說金光明經坐蓮華上說蓮花經則道德
二篇坐於道路而說洞玄三部元在水洞
而談此既不然彼云何爾且金光明性相
通顯法華經破權歸實涅槃經明佛性真
常四十二章群經集出不窮根蒂盜聽妄
談唯口起羞出何容易難惑上智只誑下
愚又上經既是老子所陳道士應宜依而

學佛何乃合氣為道專諷靈寶試問三經
文明何義道藏既不收攝道士又不通明
偷大聖之至詮為老君之極唱正符涅槃
盜牛之喻又同瞽者悞八金穴雖得其寶
未知何用又曰懺悔三業至年月齋法若
如是者道士應通且問懺悔是何語言今
此懺悔為事懺耶為理懺耶約功德門而
滅罪邪約逆生死心而滅罪耶能懺之心
宜有幾種所懺之罪何處安排懺悔二字
由尚罕知則三業六根五逆十惡戒善之

軌年月齋名決不曉達若是老子所說道
 士應合備知既然一字不通顯知偷佛妄
 說此同竊賊人物被主認者猶不招承更
 生拒辨焚經火板方乃慚惶君子悔前不
 至如此

卷三

三丙

老君結氣成字偽第八化云聖經云太
從元始天尊於中央大福堂國說靈寶十
部妙經出法度人又於東極大浮黎國出
法離人以紫筆書於空青之林又於南極
禪離界以火煉真文瑩發字形又於西極
衛羅世界北極真文皆出法度人老君
以五方真氣之精結成寶字大一方一文八
角垂芒為雲篆之形飛鳥之狀以立文章
又云墳典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也

嚴辨曰夫子字之聿興爰從上古伏羲氏之
 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藏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有青丘紫府三皇刻
 籀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後有蒼
 案頡因而增制大篆起於史籀小篆興於李
 斯飛白創於蔡邕隸書變於程邈秦書八
 體漢字六形瘦金堆金垂雲垂露蔡葉龍
 爪顏體坡書皆循古以增成近代而改制
 豈假真氣而結何關老子傳來掩竊他能
 術賞已德放舒白眼不恥清流上云龍漢

起於初氣何有老子而生既言紫筆書林
乃在蒙恬之後牽今引古欺我賢人孔安
國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學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易則三聖方定詩則群英之言

卷三

十五

春秋孔子所修禮則周公所定爾雅周公
所纂國語丘明所述劉熙釋名許慎說字
碑蒼廣雅桂苑珠叢顧野王之玉篇陸法
言之切韻各有源系非干老聃叩言墳典
自我而出經籍自我而生荒唐謬談侮弄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明哲亦猶相如上林說盧橘夏熟楊雄甘
泉賦玉樹冬青聽其言則洋洋美耳究其
事則杳杳空傳矧乎國名虛設妄採他書
大福堂改大堂而取名東浮黎仿扶桑而
立號南禪黎華重黎而標字西衛羅竊於
迦維羅衛壯方全收鬱單越名十州所不
收神異所不攝地理無所紀括地絕形名
空闕五車了無一實偷鈴掩耳斯之謂與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三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四

泰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周文王時為柱下史偽第九第十九化云

君為變色子時帝射荒雷天下塗炭乃乘
飛輓之輪風伯前驅彭祖駢乘降於岐山
之陽西伯揖之拜為守藏史武王克商遷
為柱下史作赤精經教文王以仁義之道

泰四

作璇璣經以授周公成王康王之代世為
柱下史昭昭王時有黑氣之祥老君以八天
隱文投昭王王不
用後感膠船之難

辯曰蓋聞九頭五龍之紀重瞳四乳文王之書金秦火漢之文黃魏白晉之典不聞文王師於老子璇璣訓於周公但云文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師於太公武王師於姬且群書具載先儒
盛談何乃遠戾百家別張毛目蓬心瞽唱
懋矚目生靈夫欲聖人者宜務其實無稽之
談自招世誚案史記別傳老子生於定王
之世與孔子相接何乃妄為西伯之時乎

既是聖人見紂荒淫宜盡力規諫匡其不
逮而乃高乘飛輪棄而遠遁為忠臣者固
若是乎昔日過關雀徐甲而為御乘薄傘
鑿之車今則乘飛輓輪風伯前驅彭祖駢乘
何自高之不經乎况彭祖此時已歿風伯

不肯前驅文王自公劉以來世積仁孝美
 化行乎江漢仁慈及於行葦何待赤精之
 教哉周公制禮作樂代臨天下設金縢而
 表誓製周禮而流規何用璇璣之教乎昭
 王時號明君史無黑氣之變妄改白虹之

兆而云黑氣之言授以隱文又成孟浪之
 說前云老君為九天教主金闕帝君建七
 曜之冠披九色之帔乘八景玉輿駕五色
 神龍金闕之中坐玉帳之內仙童左奉玉
 女右陪萬聖擁隨千靈翊從老子既有如

此高貴之位而不肯居返就守藏之職屈
 身為臣侍君之傍立柱之下晨趨暮拜端
 笏搢紳捨喬木之高遷投幽谷之賤地翻
 為上倒下以何謬哉燮色之號周書之所不
 載金闕帝君爰從道士虛張有名無實孰

未審

肯傳信哉風求影種雷尋根此之謂與若
 以昭王不信故感膠船之難者秦皇求仙
 親臨海上凌波涉險冀遇神仙虛想安期
 之名不覩羨門之面沙丘道死鮑臭薰人
 漢武好仙身著羽人之衣口飲天表之露

縱樂大之詭說信少君之詐術而身入茂
或翁陵竟無一補魏太武任冠謙之說建靜輪
 天宮費竭人勞終感癘疾周武帝口服丹
 藥身服黃衣熱發晉陽失音而死唐武宗
 師趙歸真餌金丹藥會昌不滿早致崩亡

近宋上皇信林靈素遊月宮誦太極之章
 佩驅邪之劔而亡國破家身死東韓此之
 數君皆傾誠一志望享千年而遺患彌留
 竟無一驗譏以膠船之難不亦妄求人過
 乎幸人有災君子不為也

前後老君降生不同偽第十

之前第七年君姓李諱弘元羅靈宇光明以
 化云老君在庚辰九月三日山李谷之卯時
 和七北玄誕之日夕有三日山李谷之卯時
 育於北玄誕之日夕有三日山李谷之卯時
 靈聖母既誕之日夕有三日山李谷之卯時
 吐水月妃散花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
 真二而始有金花日童揚彩年五歲體道凝
 塵後感元始下教授以爵儀太章太洞真

經紫微天帝玉清君以瓊與下迎賜丹
 符書為上清金闕後聖帝以清濁元
 海神仙第十化云降太元玉女千三
 月一號無上老玄神五精降太元玉女千三
 年號無上老玄神五精降太元玉女千三
 云老君以清漢元年寄大千法王玄玉女
 十一號高上老于第九天飛玄老君以
 清漢元甲午九子第日降元素玉女
 十三年號九子第日降元素玉女
 十八王陽甲庚寅歲建午月入於玄妙玉

女口中秋八十一至武丁九年庚寅歲一
 月十五日生蓮花九龍吐水具七十二相
 行九步好左手持天右手持地曰天上天
 入十一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
 下唯云李靈飛得修生之道真妻天為尹
 切又瀨鄉畫寢見太上年生而皓首曰老子
 氏於瀨鄉畫寢見太上年生而皓首曰老子
 珠吞而有娠八十一一年生而皓首曰老子
 生李樹下
 指李為姓

辯曰夫星流貫昴實標文命之祥電繞樞
 星是顯軒皇之慶虹流華渚少昊於是膺
 期星冠月輪顓頊以之應瑞赤龍晡曖言
 旂為帝堯雲屯鬱蒸實徵漢祖此則聖人神
 異譜牒具詳未聞老子初生三日共出九

步周行月妃散花日童揚彩之事且星隕
 如雨日有蝕之春秋書之以為異事李耳
 若有徵瑞孔子何以不記乎且魯陽揮戈
 而返日淮南子有景公善言而退熒劉向
 貳師拔劍而泉流前漢書中耿恭拜井而水出

荀有奇相書為美談老既無文事必
 虛唱倚他大聖取為神奇夫聖人現相雖
 有多途託化誕生事無兩體世尊百億化
 身大千世界一時頓顯化緣事訖便入涅
 槃老子隨代降生以何大謬乎本是李耳

妄改其諱李伯陽而云光明隱其本名而加美號史記真文一詞不錄道書偽說百種粧填前之兩化說在太易之前後之十

經

四

重紀在伏犧之後尋虛撫偽誑惑後人前說五歲疑真二十八道後則八十一歲生而皓首自語矛盾何待他攻亳州瀨鄉實而不認北玄玉國虛而妄傳聃耳蓬頭謬說七十二相野合懷胎謠云周行九步採他釋瑞而為老竒將此薰蕕亂彼蘭芷北玄玉國山海之所不紀天岡李谷地里之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所匪詳王儉百家太尉王儉弗聞玉女之名何姓氏苑罕說玄妙之族案道士賈善翔高道傳序云伯陽起迹於姬周既云起迹於姬周則是老子不在商也明知陽甲之時本無李耳衰周之際始見老聃胡曾云七

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坐家老氏却思天竺住便將徐甲過流沙斯則周末時

後一人明避亂入秦死葬槐里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斯良證也何更疑哉史記本傳莫知所終化胡浪語云過流沙將如來降誕之頑合老子過關之氣汝雖巧會偽說孰憑

第一九一册

續案燉煌寶錄云周桓王二十九年幸開豫
 庭與羣臣對論古今王曰老聃父何如人
 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
 字元卑癘跛下賤胎則無耳一目不明孤
 單乞貸年六十二無妻與隣人益壽氏宅

杰四

五

上牧猪老婢子曰精敷野合懷胎八十一
 年而生老子生時皓首故曰老君此本實
 跡蔽而不傳偷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弊
 帚享之千金斯言信與
 三番作佛偽第十一第三十四化云老君告胡王曰使我弟子

為佛汝當師之即使尹喜變身為佛與胡
 人為師令作桑門授以浮圖之法說四十
 二章經又云老君至舍衛國自化作佛坐
 七寶座身長百千丈備滿虛空又云老
 君將欲再整釋教以周莊王九年乃於
 天命頌陀王老君弟子乘月精託陰天竺
 摩耶夫人胎至十年四月八日右脇降生
 後入雪山修行六年道成類佛陀眾號未
 命昇至天王為善惠仙人

辯曰夫根深果茂源遠流長虎嘯風生龍
 吟霧起聖人利見皆有深源昔植善因今
 感妙果我佛世尊三無數劫積行累功六
 度無捨而求菩提棄身命如恒河沙捐國
 城如微塵數莊嚴世界誘掖群生然後應

然燈記補迦葉位下生中印託化王宮七步周行指天地而猶貴三十二相映日月而爭輝四王捧足出塵寰六年行滿而成道現身百億國上說法四十九年播聲教於人天推外道於雙樹化緣事畢却返無

為應物適時如是示現何待老子始化尹喜變身掩他神功矜為已勝佛生周昭之代老降定王之朝世隔一十七帝年經三百餘祀化已滿於天下教已滿於龍宮家仰仁慈之風國遵釋氏之範豈假李耳重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整煩陀再現接前著後諂誑庸愚昔日過關雇徐甲而為從奚有天人侍衛乎乘鹿駝牝車何有七寶之座乎廣額聃耳焉有萬丈之身乎狡佞不經欺賢調聖鯤化為鵬蓋緣自變蛇蛻為雉匪假他功此皆物理

卷四

六

自然陰陽感召待時而發非他使然老子自是凡人身為臣子何能別生神聖更使尹喜作佛昧自心靈瞎他眼目恃禮慢聖殃報拔舌善惠仙人將登八地遇然燈佛受無生記此乃世尊往昔之號既然成佛

第一九一册

功成果滿化緣事畢入於涅槃遷神常樂之鄉永入無為之境豈可作佛事畢更作善惠仙人將後著前一何錯亂妄竊不真壞人視聽夫上天雖樂終是輪迴不免三災之殃難逃五衰之苦聖人超出生死苦

樂兩忘高超三界之津獨步六塵之表何返歸天上却入囂塵雜污我聖人欺謬我無得大覺此同棄天子之尊嚴慕廝養之賤役捨華堂之廣廈悅鄙屋之茅簷汝欣賈奕之榮我耻糞土之辱隋大臣楚國公楊素

行經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對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作佛胡人佛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化胡也表答士不能加答善哉揚素之言此

表

七

不通人之論也若胡人不先知有佛詎肯受佛之化乎以此考之則印土先有佛矣而言尹喜作佛老子始變何欺吾門之深乎樓觀尹喜故宅在關之南今道士居之仍在

冒名僭聖偽第十二

第四十八化云商太宰問夫子曰夫子聖

人欲孔子對曰聖則丘何敢焉然則丘博
學多識者也太宰曰三王何聖者然則丘
三王善任智勇則丘善任仁義者聖則
帝聖者太宰曰三皇聖者然則丘
立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然則丘
善任者為聖者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
則孰者為聖者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
之人有聖者馬不洽而亂不立而西
不化而自史志經云孔子在魯老子在周
為聖人也

以魯望周之洛陽故在西方蓋指老子為
西方聖人也孔子問禮之時先有猶龍之
歎故此指
老子也

辯曰夫自銜自媒婦女之醜行不矜不伐
聖人之深能是以舜美禹功嘉有勲而弗
競孔稱孟反孟之猶退厚而居薄由是美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譽播於千秋謙光輝於四海上之所引具
見列子仲尼篇中古今通論以謂此夫子

惟佛為西方大聖人之語也唐琳法師對

切下承相作護法論皆引未聞老子在周孔子

在魯故指老子為西方聖人竊名冒聖欺

我何多僭聖人者不仁言乖理者非智且

道源之祖肇起黃帝非干老子老子師容

楚成子濱五千文縱然說聖不能趕於軒轅

也既三皇五帝孔子不推為聖返指老子而

為聖人不亦過乎蓋我世尊功圓萬行果

證十身流光徧於刹塵分身應於沙界不
可以人事測不可以處所求實三界之大
師是四生之慈父寰中獨步為王中之法
王出世獨尊為聖中之大聖故能高拱覺
場威行萬國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

忝四

之述易剛詩卜偃之文章端木之言語馬
遷之辯博葛洪之該通輔嗣之玄談左慈
之神化並驅馳於域內言未涉於大方可
為善世之高流難作出塵之聖者案天竺
雖聖方群賢所聚過去諸佛共生於彼范曄

漢書云後漢西域傳史論文其土則殷乎中土玉燭
和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故古
昔賢能時有往者老子西昇經云聞道竺
乾今改為開道竺乾有古皇先生善入無為不始
不終永存綿綿是以西行又古本化胡經

云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
心中空懊惱此則老子自指於佛為西方
非商聖人也又黃帝夢遊華胥之國其國在弇
州之西王邵注云此指西方天竺也周穆
雖王時聞西方有大聖人出世心甚懼之乃

厭使造父乘驊騮八駿西上崑崙觀日所沒
以厭其氣又西極有化人來能返天易地
聖力無方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
化人若神築中天臺以居之化人引穆王神遊
斯須之間已如數載又穆王五十二年如

木

九

龍來示滅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
方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是何祥也扈多對
曰西方有大聖人衰相現爾穆王喜曰朕
常懼於彼今無憂矣此則竺乾勝方聖人
居彼故得賢王西求化人東來也又張騫

奉使西窮河源至於大夏聞雪山南有身
身毒國其人奉浮圖不殺罰乘象而戰身毒
身毒即今印度也此則仁慈之風詳於漢史明
也上之所引咸指印度以為西方佛生於
彼故指佛為西方聖人豈說洛陽以為西

方老子為聖人也又云孔子先有猶龍之
歎故此聖德指老子者意欲將孔子一期
問禮之事便為老子弟子孔子曰吾無常
師主善為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學琴
琴於師襄問樂於萇私問官於郊子入太廟

每事問有問稼曰吾不如老農有問圃曰
 吾不如老圃此明孔子虛懷納善汲汲於
 道爾豈有一事便為師焉蓋當時老子為
 守藏史掌周公之禮典故孔子問之若以
 問禮便為孔子之師則老農老圃亦孔子

之師哉必不然矣沽名銜世求為人師君
 子不為也

合氣為道偽十三第一十三化云老子以
十二日至函開尹喜既見邀歸本第說道
德經二篇五千餘言尹喜扣頭曰願授其
要老君曰善乃為解道德之要曰道者謂
泥桓泥桓者天德也理在人頭中紫氣下

降下至丹田名謂脾也脾者中黃太
 也丹田玄北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
 也丹田玄北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
 下丹田玄北也居下元中半夜之時一
 日精二曰汗三曰血四曰液故曰異名玄
 之謂朝食黃也非常道者謂暮為屎此
 者謂朝食黃也非常道者謂暮為屎此
 張道陵解道陵如非常道者謂暮為屎此
 與腹也難易相成謂精與氣也此老子
 尹真節要也又授尹喜神丹經金液經反

杰四

十

八煉九運丹伏火之訣其方云○金液選
 丹仙華流高龍雲翔登天丘赤黃之氣成
 項史當得雌雄分氣入無間天符真精
 靈童玉女我為夫出入無間天符真精
 凝霜善沉字以其琢五寸一分四分八
 之名及歌曰厚薄均三寸一分四分八
 寸唇長二尺厚薄均三寸一分四分八
 陽下年首尾武中問大始七終三句內
 二百善調勻突火白黃芽松兩奏聚輔
 翼人于處官得安存去來將不出門

辨曰夫道貴清淨德尚無為恬憺內持謙
卑自牧不依此道別唱多端唯以行氣運
功而為修養失道德之淳粹乖自然之妙
辨虛門虛設巧言妄加穿鑿保丹田為至道守
兩腎為重玄鄙穢蕪浮誑問里王喬羨

門之輩非好此方白石赤松之流不依此
道丹經煉訣不見延年服餌養芝罕曾久
視周武服丹至啞唐武服丹而早亡悞
他多少賢良不守樂天之旨既道德真訣
理極於此則道藏餘文不足貴也今之道

士更騁淺術或有扶鸞而亂書祇貪夜飲
或有驅邪而斷鬼誑人除凶或有拘環墻
而內守此謂坐馳或有惜言語而不行此
謂痴默或有熊經而鳥引擬彭祖而齊肩
或有飲氣而息神効龜鶴而老壽或有運

卷四

上

精而上腦謂挽河車或固丹田而內封謂
應之保養或有合氣而為道父子聚塵或有
奪精而採神男女混雜扣齒謂之天鼓燕
津謂之醴泉呼男根為金菜只圖強勁呼
女竅為玉戶潛隱醜名呼童女為真人呼

永構交構為龍虎嬰兒媵女鉛汞丹爐故曰開
命門抱真人嬰兒回龍虎戲三五七九天
羅地網故張道陵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
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訣在於丹
冊者玉門也唯以禁忌為急不許泄於道

尋路道路者屎孔也又道家內朝律云禮法
男女至朔望日朝師入私房詣師立功德
陰陽並進日夜六時當立功德不得失內
侍之序不得會外道失中御之道不得抄
前排後失次第之序亦不得媵醜愛美又

云朔望之際侍師私房情意相親男女交
接使四目兩鼻上下相當兩口兩舌彼此
相對陰陽既接精氣遂通故老子云我師
教我金丹經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
還陰精呼吸玉池入玄冥行道平等昇太

媵清此等歌訣義皆如是將斯媵媵以為真
媵修不思歸根復命之言維行合氣鄙薄之
術以此求道枉陷人倫以此超昇終身巨
得以斯滅罪罪不可止以斯消災災不可
退以斯求福福不可生以斯出家家不可

出何異蒸砂作飯虛受劬勞鏡裏尋真終
無所獲嗚呼棄驪珠而拾礫幹憂鼎而羨
糠自悞悞他死沉苦海哀哉哀哉

偷佛神化偽十四第四十二化希有相以化其
王立浮圖教名清淨佛號未摩尼至舍衛
國自化作神從天而降天人侍衛現身長

百千萬丈又至蜀賓降胡王及王子火不
能澆一鎊不能焚飛電不能弱胡兵百萬
劍戟一時推落空頭贊又至條支國手
驚大北郭先生薩羅降伏九十六種外
迦夷羅國左手把日右手把月藏於頭
天地冥暗山飛石裂海水逆流山川空
又至于洲於南渠山示胡王令尹喜化
作金人身長丈六項佩國光足踏蓮華
空而下拜禮老君謂胡王曰此吾弟子與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汝為師又留神鉢今得法味又於毘摩城
地雙金色放九色神光徧照塵沙國土
有赤靈真人中黃丈人太一真君九宮六
丁八卦神君青龍白虎散花玉女浮雲而
至老君坐七寶座燒百合香奏鈞天樂又
有八十餘國諸王妃后皆來聽法留尹喜
作佛及鉢於毘摩城却升天去老君又於
葱嶺降大毒龍倚歷五天於耆闍山獨木
樹下化玉座與王說浮圖度乘門二千五
百人受以戒律又六十六化云于闐國毘

摩城伽藍是老君化胡成佛之處中有石
幢刻記其事云東方聖人號老君來化我
國下引八學上
辨曰案後漢西域傳三國志魏隋書西域
志合六十卷志四十卷並紀西天五印有
佛聖跡或幢或柱咸勒其事不說老君曾

第一九一册

留名字初張騫西來始傳浮圖之號至於
今代國使往還無慮百人並不見老君西
化之說古谷皇帝西征盡海所到之地唯
有佛僧行近西北海有一國土城中佛塔
森然若林彼國君王唯是和上又唐王玄

泰四

三

策奉使西行至摩竭陀國於耆闍崛山及
佛成道處咸述碑銘讚佛聖化未聞說有
老君之事上之銘贊在王玄策傳中又湛然居士扈從
太祖西征于闐及可弗义國越天山過雪
嶺風化具詳亦未知有老子之事即今照

裂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
南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除親諮
詢老化 並云無聞則老子神異道書偽
出既非通論何足信哉○欽奉
聖旨禁斷道藏偽經下項見者便宜收取

化胡經

王游撰

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房

訖邪論

三破論齊人孫明真撰

明真辨偽論房

訖邪音

房

房

太上實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堯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異九迷論

傳奕呂玄卿

歷代應現圖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

唐貞半下

輔正除邪論

辟邪歸正論

杜光庭

十二虛無經

歲天隱月經

赤晝度命經

樓觀先生內傳

謗道釋經

三教根源圖

金天長觀李大方撰

歷代帝王崇道記

高上老子內傳

靈寶二十四生經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實錄

經聖旨就大都大憫忠寺焚燒道歲偽經除

交道德經外盡行燒毀遂命大都報恩禪寺

林泉倫長老下火謝恩畢拈香云佛心天

子憫衆生恐墮三途邪見坑箇裏了無偏

悉四

十四

黨處就中朱紫要分明所以道聖鑑無私

天機莫測既來頌德敢不醉恩此香端為

祝延

大元世主當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

歲伏願金輪與法輪同轉福越三祇舜日

共佛日齊明壽延億劫次舉火云憶昔當年明帝時曾憑烈焰辨妍媸大元天子續為洪範顯正摧邪誰不知嗟乎道教陰靈佛書自古至今造訛捏偽盜竊釋經言句圖謀具葉題名謗毀如來賊誣先聖醜辭惡語何可言哉無蒂狂談實難徧舉始自張陵杜撰不遵老氏玄言謬作醮書兼集靈寶詐道從空而得妄言太上親傳用三張鬼法以誑惑愚夫設五運神符而魘奸匹婦以此觀之葛孝先徒搜要妙陶洪景謾

為述浮辭杜光庭白拈巧偷劫賊無異陸修靜外好裏弱說客何殊若非喫苦不甘爭肯說長道短飽靜被誅猶可王浮招報非輕傳奕姜斌不堪齒錄張生焦革何足言論冠謙之口舌瀾翻損他利已林靈素機

毒

主

謀詭詐敗國亡家毀人祖考定遭一時之辱滅賢良考必招三世之殃因果無差報應有準嗚呼悲法琳不遇而遭貶嗟道世雖再而難為致令釋子傷心幸得皇天開眼恭惟我大元世主聖明皇帝陛下闡邪

歸正去偽存真恐衆生永墮迷津令萬姓咸登覺路雪冤已竟感謝皇恩粉骨碎身莫能酬報遂以火炬打一圓相云諸仁者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

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後任伊到處覓天尊急着眼看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大都報恩禪寺林泉長老從倫奉勅下火 ○對道士持論師德一十七名

燕京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縣

圓福寺長老從超 奉福寺長老德亨
藥師院長老從倫 法寶寺長老圓胤
資聖寺統攝至溫 大名府長老明津

縣

薊州

甘泉山長老本璉 上方寺長老道雲

縣

灤州

開覺寺長老祥邁

北京 傳教寺講主了詢

大名府 法華寺講主慶規

龍門縣 抗講主行育

大都

第一九一册

延壽寺講主道壽

仰山寺律主相叡

資福寺講主善朗

絳州 唯識講主祖珪

蜀川講主元一餘如本論

壬寅閏二月詔行至元鈔以一准中統之五

季正月二十一日大赦

喬

夫

至元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

總攝總統楊輦真迦集江南禪教朝覲登對宣

上竺出班聖旨問講何經答云法華經次

問仙林講何經奏云百法論即就退位而

立引問徑山雲峯和上云禪以何為宗奏

對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衆總統譯云再

說復奏云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

分別之所能解又傳聖旨令更說復奏云

禪之為宗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自迦葉付

之阿難阿難傳之商那和修商那和修傳

總攝之優波趨多由是展轉而至二十八祖菩

提達磨菩提達磨即東土之初祖也祖得

法後大破六宗之邪望東震旦國有大乘

根氣航海而來見梁皇一語不契遂折蘆

總攝渡江至少林山中面壁九年得二祖神光

斷臂立雪祖問當何所求光云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汝安心光云覓心
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光得傳心法
後傳之三祖三祖傳之四祖四祖傳之五
祖五祖本一哉松道者四祖云汝已年老

泰四

主

可再來吾當忍死以待五祖遂至濁港江
頭見一女問投宿而受孕托生謂之黃梅
無姓兒既而傳法於五祖黃梅法席七百
高僧獨神秀上座為上首祖以傳衣法時
至今各述一偈秀即書壁間云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常拂拭莫待惹塵埃
五祖云此偈亦未見性蓋其尚滯名相未
脫知解正在學地傳聖旨云再舉一遍復
舉畢又奏云盧行者時在碓坊為眾負舂
五祖已知其素有悟門盧行者本不識字

蘊遂倩人書一偈於壁間秀師所書偈側云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乃開柈云老盧此偈至本來無
一物處即是空諸所有徹法源底五祖即
於夜半密付其衣法盧得衣鉢宵遁至大

庚嶺頭為明上座追及盧即置衣鉢於石
 上云不可以力爭明乃盡其神力鉢不能
 舉明乃云本為法來非為衣也祖云不思
 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當下大悟秀歸河北自稱六祖然而

知解未亡猶滯名相故流於相宗是以教
 盛西北能受正傳於曹溪是以禪盛東南
 謂之南能北秀此教禪所由分也自是曹
 溪傳之南岳懷讓讓本觀音大士分身讓
 傳之馬祖謂之馬駒踏殺天下人馬祖傳

之百丈於侍立舉掛拂處親遭一喝當下
 悟去直得三日耳聾百丈對黃蘗舉此一
 喝黃蘗不覺吐舌亦於言下洞明此喝之
 旨後臨濟至於黃蘗三度問佛法大意三
 遭六十痛棒後於大愚席下舉前話云過

案

夫

在什麼處愚云黃蘗得與麼老婆心切相
 為更覓過在濟大悟遂於大愚肋下築三
 拳愚云汝師黃蘗非干我事臨濟歸黃蘗便
 與三掌自是流通此喝謂之臨濟入門便
 喝此喝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棒者即周

金剛

又傳

聖旨云如何是周金剛奏云

釋德山本姓周為金剛經座主滿車載疏鈔

遊南方直欲撲破魔子窟宅當恁麼時甚

生氣既於途中遇賣油糴婆子買油糴點

心婆云汝是講金剛經座主經中有一段

義若吞得白喫油糴不要錢遂問過去心

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

心中點那箇心座主無對古云假饒講得

蘊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信知不能徹法

源底則滿車之疏皆長語也後見龍潭於

侍立次遇夜深辭去見外面黑潭遂度紙

燭與之德山方接得潭便吹滅當下大悟

次日示衆云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自是據條白

棒佛來也打祖來也打此無他恐後人滯

齋

九

於名相凡有所問至支離處便與一棒此

棒之所由生也所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

入門便喝夫棒喝者豈徒施也哉奏至此

遂奏云臣僧不敢多談恐瀆聖聽傳聖旨

但說不要怕又非姦偷屠販之事遂進奏

云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下時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一手拍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下
 唯我獨尊所謂獨尊者非為金輪王位之
 尊所可尊者我也道也法也心也正欲勝
 大師一捧公案以為佛祖雪屈時靈隱門
 長老淨伏牽衣云勿舉此話遂轉語云四

十九年三百餘會所說之法無非觀根逗
 教如一兩普沾三草二木各隨其根器之
 大小而為之發機末後始云從鹿野苑終至
 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四
 十九年說法因甚麼不談一字正恐後人

滯於名相不離加解所謂不談一字者熾
 然常說以無說之說是名真說又於靈山
 會上百萬眾前拈起一枝花普示大眾獨
 有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妙心分付摩訶大迦葉謂之教外別

傳傳此心也印此法也達磨西來不立文
 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此心也印此法
 也奉聖訓垂問云那講主看他長老所說
 教外別傳底是耶非耶上竺出對云是是
 又仙林出云南方眾生多是說謊所以達

磨西來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說謊貪着
語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語又奉聖旨宣進
榻前同仙林賜坐謝恩畢就坐傳聖旨云
持論仙林云始從康野苑終至跋提河於
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既是不談一字五

卷四

二十

千餘卷自何而來答云一代時教如標月
指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林云汝禪宗得法
有多少人答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
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即今是誰答云當
面蹉過林云在什麼處答云含元殿上更

覓長安林無語又傳聖旨令泉總統問那
講主問底是甚言語林答問他禪宗得道
多少人他云恒河沙數又傳聖旨汝講主
家莫看面皮何得向遠遠說來林遂問如
何是禪答以手打一圓相林云何得動手

動脚答云只這一圈子便透不過說其千
經萬論林無語又奉聖旨云俺也知你是
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燒
於熱油鍋中教坐汝還敢麼答云不敢奉
聖旨為甚不敢奏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

法中無如是事又傳聖旨如何都無輸贏
林云道不敢便是輸遂斥林云不妨會得
好林無語乃體聖意奏云夫禪之與教本
一體也禪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語因佛語
而見佛心譬之百川異流同歸於海到海

系四

五

則無異味又如我萬萬歲皇帝坐鎮山河
天下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成
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觀黃金面皮
方謂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語言文字未達
玄旨猶是順成門外人又如禪家未得徹

證未得頓悟亦在順成門外謂之到家亦
未可也皇情大悅遂以龍袖西拂即謝恩
下殿奉御領歸寢殿賜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卷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己丑正月抄數戶計○庚寅九月日大赦

辛五月二十三日詔改按察司曰肅政廉訪司

癸十月二十二日大赦

卷五

至元三十年杭州徑山雲峯和上示寐師

名妙高福之長溪人父諱壽家世業儒女

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

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采秀徹嗜書力學

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

能奪俾從吳中雲夢澤公受具戒師銳意

繼求道首叅癡絕冲冲曰此兒語纒纒有緒

吾宗瑚璉也尋又見無準於徑山準尤器

愛擬以侍職處師嘆曰懷安敗名吾不徧

叅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偃溪即請入

侍室掌職箴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樞

頭角四蹄俱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

然有省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偃

溪可之會師遷南屏携師與俱尋住宜興

大蘆遂為嫡嗣遷保安江陰教忠雪川何

山雲衲四來三堂皆溢蔣山虛次直指僉
 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載衆踰
 五百德祐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師求
 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
 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孺
 刀石鋒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
 玄丞相伯顏公見師加敬舍牛百齋糧五
 百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此老非常人
 比宜異目侍之以故寺得無恙至元庚辰
 雙徑延請師懇辭再三乃前寺羅回祿草

創纔什一師悉力興建且捐衣孟自烏僧
 堂衆寮不十年悉復舊觀戊子春魔事忽
 作教徒譖毀禪宗師聞之嘆曰此宗門大
 事吾當忍死以爭之遂拉一二同列趨京
 師奏有旨大集教禪廷辨上問禪以何爲宗師
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
 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四七
 束土二三達磨諸祖南能北秀德山臨濟
 棒喝因緣大抵教是佛語禪是佛心正法
 眼藏涅槃妙心趣寂上乘孰過於禪詞指

明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仙林諸教徒還復論難林問禪宗得法幾人師云從上佛祖天下老和上盡恒河沙莫窮其數林云只這是誰師云含元殿上更覓長安又問如何是禪師打一圓相林不省師曰

只這一圈透不過說甚千經萬論林辭屈上大說衆喙乃熄禪宗按堵如初陞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岩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輪奐甫備延燎

復盡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建匯殿坡爲池它屋皆易置佳處五年而成癸巳六月初小叅訓飭學者十七日書偈而逝師生於嘉定己卯二月十七日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於寺西之居頂庵

杰五

三

早至元三十一年上崩

世祖皇帝潛龍時出征西國好生爲任迷徑遇僧開途受記由是光宅天下袵御萬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寶帝潛龍時命忠書記叩六丁之靈求治國

之道出征江南書記奏云飛龍之時已至
可速回轅上然之猶是富有天下

帝問帝師云施食至少何能普濟無量幽
冥帝師云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

帝迎旃檀瑞像歸內宮安奉萬歲山仁智

殿爲見世之寶

帝嘗問帝師云脩寺建塔有何功德帝師
云福廢大千由是建仁王護國寺以鎮國
焉

帝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花繽紛而下帝云

何故有此祥瑞帝師云陛下心花內發天
雨金花讚歎

帝命伯顏丞相攻取江南不克遂問膽巴
師父云護神云何不出氣力奏云人不使
不去佛不請不說帝遂求請不日而宋降

定光佛塔毫光發現

帝命開視內有舍利光耀人目由是重建
寶塔

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朝

帝帝問云西天佛有麼元一奏云當今東

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

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

帝帝寶之於萬歲山供養

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

帝帝貯以七寶函嚴加信仰

卷五

四

忠書記僧中之傑

一併
附也帝命以三奇之道為輔出號施令帝加信

任封為太保

元一自西天持佛如來鏡鉢獻

帝帝悅寶之以鎮庫藏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
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為次
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
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猪狍身至小象王
身至大象身狍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
我以大千界化為一釜竈煮你四件物大
小都容了帝大悅
帝問元一云孔老徒眾何以至少如來徒
眾何以至多元一奏云富嫌千口少貧恨
一身多

帝問棟壇主云何處有佛棟奏云我皇即是佛帝云朕如何是佛棟云殺活在於手乾坤掌上平

帝問彌陀和上云和上住在何處奏云住在我王神州帝云恁麼則時時見彌陀

泰五帝問僧元一云和上還涉世緣麼奏云不知法故犯知法了應無

帝問帝師云僧中還有通古今事底麼時有因和上奏云法自漢明帝至以火辯真偽帝云古今事且置今再以火辯真偽時

如何因奏云我皇有護法之心此經爭得焚燒帝悅其言

釋太子帝誕生太子詔海雲國師摩頂立名奏云世間取尊貴無越於真金

帝命東宮園場齋帝師作懺悔帝師云衆

生度脫盡仁王悲願深

帝設資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云光從何處來帝師回奏云感應道交佛光應現

帝命皇后娘娘鎮國寺行香后問衆僧云

諸處放光此處何無言訖定光塔上毫光
燭天終日不散

帝以衆綵女圍繞帝師帝問云還也動心
麼帝師云目前雖可看爭奈老僧何帝大
悅

帝問洲總統還有眷屬無回奏云終日不
曾離又問還食酒肉無洲奏云鉢盂常染
腥膻味帝云好老實人
新築京城監築者謀毀海雲國師塔兩雉
相合奏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塔法帝欲玄其塔帝云海雲高僧築城圍之貴
僧之德千古不磨

高矣帝一日曰拈檀瑞像現世佛寶當建大刹
安奉庶一切人俱得瞻禮乃建大聖壽萬
安寺

帝命寫金字藏經卷軸前圖像未定帝云
此經是釋迦佛說止畫說主庶看讀者知
有所自
帝詔遍天下每一歲中行布施度僧讀大
藏經隨處放光現瑞禎祥不一

第一九一册

帝詔講華嚴大德於京城大寺開演彰顯
如來之富貴

帝設大會七處放光顯示華嚴七處之玄
旨

帝問衆臣僚每日還不放閑也無衆臣僚

無對帝乃袖中出數珠示之内外百官皆
歸至善

釋迦如來住世七十九年

帝至七十九歲乃云與佛同壽不爲天矣

帝詔十高僧內殿供養帝端居不動諸大

德亦復默然帝乃云此是真實功德

帝詔僧大內念經行香侍臣奏云僧多有
不識字或乃云但教舒展拭去塵埃亦有

功德糠禪背杖戒身見

帝帝問曰此杖何爲回奏云身有過失以

杖責之帝曰過失在心鞭身何益與其責
身莫若責心

帝見僧有過不加王法止令閱教懺悔

帝詔東昌大師演教帝大悅賜以寶玉柱
杖

竊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揀選教僧

三十員往彼說法利生由是直南教道大興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為界至

帝大内皆以真言梵字為嚴飾表行住坐

卧不離捨佛法也

帝賜講人紅僧衣令說法人與佛齊等

竊蜀僧圓證見

帝帝問汝何所習回奏云幼明三奇長習

佛乘上悅賜以碧玉香鼎命崇香火

帝萬機之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而課誦

帝建大聖壽萬安寺成兩廊擬塑佛像監

脩官聞奏帝云不須塑泥佛只教活佛住

帝禦北征護神現身陣前怨敵自退

竊廣濟大師皇宮親侍日久禮誦不輟

帝深賞讚賜以放光佛像命敬侍供養

帝問相士山水士奏云善惡由山水所主

帝問大行山如何相士奏云出姦盜帝云

何以夫子在彼生帝召僧圓證問云此人

山水說得是麼證回奏云善政治天下天下人皆善山水之說臣僧未曉帝大悅

舍羅薩張大師志慕出家

帝從其請落髮為僧賜七寶數珠命供日課

卷五

八

帝詔蜀僧圓證明六神之術上曰見髮恐無靈驗回奏云此六者天地日月水火之神菩提場中各說偈讚佛得大解脫門為華嚴之嚴衛僧人昭事神必欽依髮髮無傷帝然之

帝詔元一與道士持論元一攻其竊釋孔之言上悅

帝問僧佛牙真偽僧無對帝云真偽自分

明諸人休錯解

帝命僧念無量壽王陀羅尼經能念者賜

疋帛稱賞

帝召東宮云海雲是汝師居住金田宜加

崇飾由是鼎新慶壽大刹

帝出郊狩南花園云此處宜建梵刹既相

依命脩造出狩回駕寺已周圓

帝顯正摧邪命除道德經外餘皆焚毀以
詩馬絕其妄宰臣奏分揀道藏檢出馬湘詩云
樹連滄海水連雲昔有殷周李老君人說
是非皆不定五千言外更無文符合上意
龍顏大悅制焚之

卷五

九

帝頒行玉音詔昊天講主云聞朕在世誠
約學徒究明佛法毋令滅滅

我崑普賢道場缺大藏經

華嚴命張大師徑從驛騎迺相迎送佛法流通
福單西蜀上都道士等奏與釋教定邪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帝云勝負如何賞罰道士云義墮者斬首
帝曰不然義墮者削髮為僧
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脩行
帝大悅命削髮為僧寶焉
聖安寶長老送瑞像至內心不之悅

帝云此是皇家佛汝心何懊惱帝回與三
十二錠白金以表三十二相也

宋太后削髮為尼誦經脩道

帝深加敬仰四事供養

帝宣宋室二宮人至皆祝髮為尼帝云三

第一九一册

寶中人也命歸山學佛脩行供送衣糧

帝設無遮會詔信講主說總聖名目帝云

即辨無遮云何有數

宋主毳衣圓頂

帝命往西土討究大乘明即佛理

帝以金為泥命僧儒繕寫大藏經一藏貯

以七寶琅玕流傳萬世

帝設資戒大會避使長為僧之人使見認

得欲取帝叱云已為佛弟子誰復能為主

天竺一進鉢

帝取食前珍味碎置鉢中內外侍從數滿
千人各賜一粒普令得沾如來鉢中之禪
悅

帝至香山山半有泉問僧此泉足僧用否
僧回奏云日供一千僧流住尚無竭賜白

泰五

金一錠命築亭蓋覆貴其利濟

宋鎮庫梅檀方圓丈餘

帝曰鎮庫無益刻為佛像利益人天

帝駕至香山栗園其栗方熟左右從駕萬

人餘帝誠諭云此為三寶物一箇不容拈

僧衆遠迎

帝駕帝曰往日僧人三詔不起今日僧人云何遠迎僧無對

帝設大會闍黎佛聲嚮亮帝曰如是佛音聲多少衆生生善心乃賜白金一錠

弘法寺藏經板歷年久遠

辭命諸山師德校正訛謬鼎新嚴飾補足以傳無窮

帝一日云三人護法二已去了惟朕一人當今佛法愈隆愈盛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法華

帝命逸林上師譯樂師壇法儀軌為天下消八苦之災增無量之壽

帝設十萬僧會命十師對御說法賜白金十錠玉柱杖十條

外邦貢佛舍利

本五

上

帝云不獨朕一人得福乃於南城彰義門高建門塔普令往來皆得頂戴

續帝命高僧重整大藏分大小乘再標芳號偏布天下

帝一統天下外邦他國皆歸至化帝印大

第一九一册

截三十六截遣使分賜皆令得瞻佛日

帝命帝師云去佛遙遠僧戒全虧可選諸

戒路高僧賜紅黃大衣傳授薩婆多部大戒

帝云菩薩戒本但解法師語者皆得傳受

乃印造一千部流通散施普令大地衆生

皆奉如來寶戒

帝問揀壇主云何處為最上福田回奏云

清涼帝云真佛境界乃建五大寺為世福

田

德帝於五臺運工建寺有澗無水興工之日

改張沁澗覓水突然涌出給濟不乏

臣佐奏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

帝問民籍若干府庫若干奏云不知上曰

輔相治道固宜用心此乃不理而急於飡

菜餽飽之僧人其事乃止

帝聞五教義帝云頓教即心是佛諸佛境

界凡夫不脩如何得到

帝見西僧經教與漢僧經教音韻不同疑

其有異命兩土名德對辯一一無差帝曰

積年疑滯今日決開故有法寶勘同

帝以佛教為心厭化胡偽造歷代斷除莫
之遏絕嚴行天下焚毀無遺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統御刹中計一
十九所各頒錢帛廣加嚴飾大陳供養

帝嘗召群臣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

帝每齋日以南天竺佛盃置七寶瓊蓋澄

湛觀心廣備供養

免稅帝自有四海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行蠲
免普令緇侶安心辦道

天下寺院山林樹木徧諭玉音嚴加護持
毋令斫伐以嚴佛如來之境界

帝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徧諭天下各主
綱維主掌教門護持佛法

臣下聞奏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脩補

寺院以遮其過

帝主領天下頒降聖旨諭一切僧人不揀
甚麼差發休當遵依釋迦牟尼佛道子行

持

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

佛法可允為僧無知無聞宜令例俗瞻已
師父奏云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怒好

帝云多人祝壽好其事乃止

帝謂帝靈駕經宣德現大圓光周徧天界合境
燭天僧俗悉皆瞻禮蓋顯古佛示現之作用耳

卷五

十三

已上百段念常讚曰華嚴云菩薩住初地
出弘教作大功德王以法化眾生慈心無損害統
領閻浮提化行靡不及皆令住大捨成就
佛智慧若欲廣分別億劫不能盡今觀弘
教集載

世祖皇帝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
為已任如有云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
下國家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由
此論之萬機之暇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苟
非

大聖慈念群生特垂化迹能如是邪使唐
虞再世亦無以加矣猗歟盛哉敬錄于前
以曉來學云

某成宗完者薦欽明廣孝皇帝即位於甲午

四月十五
日大赦

改元貞元年

丁酉二月廿七日大赦改大德

乙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壬寅三月三日大赦

大德六年九月一日五臺山大萬聖祐國

寺真覺國師歿師諱文才字仲華揚氏其先弘農人高曾以來世官壠坻父靜義金季為清水主簿遂家焉少孤事母孝於書無所不讀性理之學尤其邃也故約而為守蔚而成文辭氣雅健如古作者為人沈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厚者素不讀書者至與士君子談接其辭辯其事詳其理盡出入經史滔滔然若河漢之決莫窺其涘其講授經論得旨言外不屑屑於名數嘗曰學貴宗通言欲會意以意逆志為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之餘

卷五

十四

辭也豈有餘味哉彼狃於文字味其糟粕徒騁知見以記問自多殊不知支離其知穿鑿其見愈惑多岐不能冥會於道聽其說適足以熟耳而已豈能開人慧目乎所著懸談詳畧五卷肇論畧疏三卷惠燈集二

卷皆內據佛經外援儒老託譬取類其辭
質而不華簡而詣取其達而已隱居成紀
築室樹松將以終老然以行修乎邇德加
乎遠雖自韜晦其道愈彰人尊其德不敢
名以松堂稱之佛教之興始於洛陽白馬

寺故稱釋源其宗主歿詔以師繼之世祖
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成宗
以繼志之孝作而成之賜名大萬聖佑國
寺以為名山大寺非海內之望不能尸之
詔求其人於帝師迦羅斯巴會師自洛陽來

見帝師喜曰佑國寺得其人矣詔師以釋
源宗主兼居佑國師見帝師以辭曰某以
何德猥蒙恩寵其居白馬已為過分安能
復居佑聖願選有德者為之幸怜其誠以
聞於上帝師不可曰此上命也上於此事

泰五

十五

用心至焉非女其誰與居此吾教所繫女
其勉之居歲餘大德六年將如洛陽道真
定館于其寺疾作九月一日歿年六十有
二火後獲舍利者數百粒其徒歸葬於五
臺東山之麓

發三月十六日詔定職罪條例為十二章及

增給朝官月俸外任公田祿米等〇八月及

平陽地震
大德七年膽巴金剛上師歿師名功嘉葛刺思此云普喜名聞又名膽巴此云微妙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孤依季父聞經止

啼知其非凡遣侍法王上師試以梵呪隨誦如流曰此子宿積聰惠異日當與衆生作大饒益年十二訓以前名自是經科呪式壇法明方靡不洞貫年二十四講演大喜樂本續等文四衆悅服上師令巴至西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天竺國參禮古達麻室利習梵典盡得其傳初世祖居潛邸聞西國有綽理哲瓦道德願見之遂往西涼遣使請於廓丹大王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有姪發思巴此云聖壽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請以應命至都

旬日即乞西還上召問曰師之佛法比於如何曰於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指點水於舌而已問答允稱上喜曰師年雖少種性不凡願為朕留當求戒法尋禮為師巴入中國詔居五臺壽寧壬申留京

第一九一册

師王公咸稟妙戒初天兵南下襄城居民
 禱真武降筆云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來
 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
 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其家民間知
 故實乃摩訶葛刺神也此云大黑蓋師祖

卷五

去

父七世事神甚謹隨禱而應此助國之驗
 也乙亥師具以聞有旨建神廟於涿之陽
 結構橫麗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嚮
 應辛巳歲師得道藏化胡經并八十一化
 圖幻惑妄誕師乃嘆曰以邪惑正如此者

遂奏聞召教禪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詣長
 春宮辯證辨偽詔下諸路除道德經外其
 餘偽文盡令焚毀至壬午師力乞西歸上
 不能留初相哥受師戒繼為帝師門人屢
 有言其豪橫自肆者師責而不悛由是御
 之速登相位懼師讜直必言于上乃先入
 巧言譖師故有是請首於雲中次至西夏
 以及臨洮求法益眾未幾權臣復譖令歸
 本國師至故里閱六寒暑已丑相哥遣使
 傳召還都於聖安寺安置四月赴省聽旨

令往潮州師忻然引侍僧昔監藏子身乘
驛即日南向及出都門雷雨冥晦由汴涉
江泊于閩廣所至州城俱沾戒法八月抵
潮陽館于開元寺有樞使月的迷失奉旨
南征初不知佛其妻得奇疾醫禱無驗聞

卷五

十七

師之道禮請至再師臨其家盡取其巫覡
繪像焚之以所持數珠加患者身驚泣乃
甦旦曰夢中見一黑惡形人釋我而去使
軍中得報喜甚遂能勝敵由是傾心佛化
師謂門人曰潮乃大顛韓子論道之處宜

建刹利生因得城南淨樂寺故其將求材
未知其計寺先有河斷流既久庚寅五月
霖大雨傾注河流暴溢適有良材泛集充斥
見者驚託咸謂鬼輸神運焉樞使董工興
創殿宇既完師手塑梵像齋萬僧以慶贊

之嘗謂昔監藏曰吾不久有他往宜速成
此寺後師還都奏田二十頃賜額寶積焉
未幾召還相哥已伏誅矣癸巳夏五上忠
股召師於內殿建觀音獅子吼道場七日
而愈施白金五十錠叙及相哥譖師之語

師以宿業爲對宰臣莫不駭服上謂師曰師昔勸朕五臺建寺令遣侍臣伯顏司天監蘇和卿等相視山形以圖呈師師曰此非小緣陛下發心寺即成就未幾上宴駕甲午四月成宗皇帝踐祚遣使召師師至

慶賀畢奏曰昔成吉思皇帝有國之日疆土未廣尚不徵僧道稅糧今日四海混同萬邦入貢豈因微利而棄戈規倘蠲其賦則身安志專庶可勤脩報國上曰師與丞相完澤商議奏曰此謀出於中書省官自

非聖裁他議何益上良久曰明日月旦就大安閣釋迦舍利像前脩設好事師宜早至翌日師登內閣次帝師坐令必闡赤朗宜勅旨顧問師曰今已免和上稅糧心歡喜否師起謝曰天下僧人咸沾聖澤元貞

卷五

十六

乙未四月奉詔住大護國仁王寺勅太府具駕前儀仗百官護送寺乃昭睿順聖皇后所建其嚴好若天宮內苑移下人間是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葛刺

自然有驗復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
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勅省府
供給嚴護令丞相荅失蠻上親染宸翰云
這勾當怎生用心師理會者師的勾當朕
理會得也於是建晏拏羅依法作觀未幾

捷報至上大悅壬寅春二月帝幸柳林遶
疾遣使召云師如想朕願師一來師至幸
所就行殿脩觀法七晝夜聖體乃瘳勅天
下僧寺普閱藏經仍降香幣等施即大赦
天下上曰賴師攝護朕體已安即解頸七

寶牌為施皇后亦解寶珠瓔珞施之并施
尚乘車輦騾馬白玉鞍轡金鼻荅喇黃白
金各一錠官幣十八疋御前校尉十人為
師前導三月二十四日大駕北巡命師象
與行駕前道過雲州龍門師謂徒眾曰此

卷五

十九

地龍物所都或興風雨恐驚乘輿汝等密
持神咒以待之至暮雷電果作四野震怖
獨行殿一境無虞至上都近臣咸謝曰龍
門之恐賴師以安癸卯夏師示疾上遣御
醫候視師笑曰色身有限樂豈能留五月

十八日師問左右今正何時對曰日當午
 矣師即歛容端坐面西而逝上聞悲悼不
 勝賜沉檀衆香就上都慶安寺結塔荼毘
 王及四衆莫不哀惻是月二十九日勅丞
 相荅失蠻開視焚塔見師頂骨不壞舍利

不計其數輪珠坐穩如故回奏加歎勅大
 都留守率承應伎樂迎舍利歸葬仁王寺
 之慶安塔爲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六十二
 祕密之教彼土以大持金剛爲始祖累傳
 至師益顯故有金剛上師之號焉

帝武宗曲律仁惠宣孝皇帝即位改至大十

月廿五瑞像計二千三百年矣

造至大銀鈔十月詔鑄大元通寶錢及至

至大二年內翰趙孟頫奉

勅撰臨濟正宗之碑

佛法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
 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
 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
 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
 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

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咲之
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
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始入中國居
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
為能能十傳為臨濟臨濟生于曹州遊學

卷五

示

江右事黃蘗問佛法的的大意蘗便打如
是三問三度被打辭往大愚理前話云不
知過在甚麼處愚曰黃蘗恁麼老婆為汝
得徹困猶覓過在師言下大悟歸鎮州禁
室滹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緣臨濟而上至
於諸佛諸佛之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
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失學者聞之耳
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後禪分為五唯師
所傳號為正宗一傳為興化獎再傳為南

院顯三傳為風穴沼四傳為首山念又五
傳為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
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
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
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

第一九一冊

包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
蓋至此而中興焉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黷屈至
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綉繹而獨以慈
愛不殺為本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

泰五

主

曠菴僊朗公度華菴滿及太傅劉文貞僊
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貞公機智
弘達使事

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
功厚德祖於元元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

賢之也

元貞元年

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
清問經歷三朝發撫玄言得諸佛智懸判
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
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
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
臣孟頫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

孟頫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佛有正法覺明妙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早使爲佛種不缺而斷傳十世後而得臨濟爲道坦然如赫而示又十六世是爲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和俾大弟子爲帝股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爲衆演說聞者讚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繁爾能紹即心即佛時廼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勅賜乞台薩里神道碑趙子昂爲文其略曰

卷五

五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疆最先附遂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爲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才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戰野之功斬將奪旗之勇而

道包儒釋學際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繁生
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
是贈公祖父官爵勳封越明年復賜碑墓
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

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
走省闈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
不祇奉

明詔公諱乞台薩里早受浮圖法於智全
末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辨悟當時咸推讓

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趙國公謚通敏又從國師八思
馬學密乘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
漢語二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領之遂
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

本五

十三

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携與俱歲餘乞
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爲我佛弟子
者我敢受女琴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別比
至關師已上書薦之

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

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
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
言公可使立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上大
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
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蠻

領之乃以公爲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
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
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
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
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

八年乞解機務以爲集賢大學士三十年
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
兼左侍儀奉御明年

世祖登遐

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

禮冊立

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
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宴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
于大都發祥里第季六十三以是月日葬

城西南岡子原

勅賜佛國普安溫禪師塔銘侍書奎章閣
虞集撰其略曰師諱至溫字其玉一號全
一邢州郝氏子也幼聰敏異常兒年六歲
其母携之至龐馬村見寂照和尚於淨土

本五

三四

院寂照曰汝其爲釋氏乎師心許之會寂
照避亂去隱遼西迺禮寂照弟子辨菴訥
而祝髮焉無還富公主淨土准衆甚嚴師
不以爲忤庚寅之歲無還開法萬壽師與
十僧同往佐之萬松某公以青州辨公宗

旨開示法要門庭高廣四方尊之師見萬
松始以才氣過人稍不容於衆然而博記
多聞論辨無礙百家諸子之言多所涉獵
又善草書有顛素之遺法年才十有五爲
萬松侍者凡萬松偈頌法語一聞輒了之
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談鋒之利不
可犯時人已深期之故太保劉文貞公長
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
師勸之爲僧同叅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爲
世祖知遇侍幃幄爲謀臣薦師可大用得

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留王庭多有贊益居三歲遣還出賜金資日用不計其費時

憲宗命海雲主釋教

卷五

五

詔天下作資戎會師持

青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世祖征雲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

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於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馳駟四出周於所履必獲其志乃已自其門人或勸之少憩弗懈也

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爲違言以相危

上命聚訟於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剃鬚髮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爲者以千百計中統建元釋教大盛僧衆賴之甚思師之功焉而師遂納印辭職每歲官賜金脩寺之外世味泊如也至

元丁卯五月二十二日以疾終於桓州之
天宮寺西向右脇而化當暑儀形如生更
有異香三日火浴之心舌牙不壞衆庶拈
其地深數尺猶得舍利云世壽五十一僧
臘四十臣聞

世祖皇帝聖度如天善馭豪傑自在

潛邸至於混一海內天下之人材大小畢
至以足其任使故其功業之盛巍巍然赫
赫然三代而下帝王未有或之及也浮圖
氏以寐滅爲宗而材器文辨如温公亦豈

常人之流哉敢叙而表之以見夫與王之
運其人如此銘曰維昔世皇始理開平作
其潛藩有宮有城顧瞻東隅泉甘土厚蜿
蜒來止屬垣負阜命建仁祠龍光是名權
輿來尸僧有豪英氣如虹霓辨若風雨縱

橫凌厲莫敢余侮

卷五

二十六

世皇有爲群策是稽召見從容出其端倪
善其利器併反初服報德不囧屹若孤鷁
林林釋徒稟教以居孰爲紛更入主出孥
天子有命存完去駁我馳我驅立折其角

燕趙之間至於陝關我田我廬匪歸匪艱
世皇御一民用寧一而釋之門既振既息
時龍光師燕居弗馳散其緒餘爲書爲詩
詩揚宗風書縱逸趣沛將有述棄而遽去
維時名僧至於公卿有諫有辭失之若驚

垂八十年英標如在誰知表之嗣者七代
義舉有聞天子喜之史臣屬辭以係遐思
熈正月行使歷代舊錢○十月十八日大赦
大師魯國忠武王木華黎身長七尺虎首
虬鬚黑面多謀略雄勇冠一時與博爾木

博爾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

太祖時號掇里班曲律猶漢言四傑也

太祖行次東印度

鐵門關侍衛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

獨角能爲人言曰軍宜早迴

泰五

三七

上怪問耶律晉卿楚才奏曰此獸名角端
音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
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有此
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即日下詔班
師右出本朝
功臣事略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泰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辛正月五日以上年十一月廿三日郊祀大赦

三月十八日登極大赦賜高年帛○四月

禁使新舊銅錢及至大銀鈔

泰六

革罷僧道衙門

論曰望五位以升階轉二衣而就果者上乘菩薩也以四向一坐而證成三生百劫而彰號者緣覺聲聞也聖賢品級教有明文唯妙悟自心入佛知見者千聖尚不為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何階級之有大教東被三百五十餘年後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進公爵曰安城封官自果始也梁以惠超為壽光殿學士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

者充通道觀學士仍改服色隨以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惠範惠珎法藏大行會寂元壁仁方崇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蓋以營像修造之功也尋加惠範正議大夫上庸

郡公寺主至銀青光祿大夫俸料房閣已
 上同職官給玄宗卜平內難僧清潤封官
 三品賢寧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
 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
 戶辭讓數四不允空曰吾以法濟世不意

垂死濫污封爵故秩唯空為極矣宋金兩
 朝南北殊風而封釋官秩頗存典故然猶
 遵律印信未聞迨我皇元世祖皇帝混一
 海宇條綱制度一出睿思謂以俗制於僧
 殊失崇敬諭天下設立宣政院僧錄僧正

都綱司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門護
 持教法賴聖天子不負佛囑也然而裨販之
 流好爵糜賢恃其所貴而貴之奔走伺
 候處污不羞以敲朴喧囂牒訴倥惚為得
 志不奪不厭致有囊加巴僧錄枉取考栳

卷六

二

山僧錢罔佛律行可謂師子身虫也仁宋
 皇帝居儲宮日目繫其蔽降旨除宣政院
 外舊例革之是亦不負靈山付囑也於戲
 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官階無盡
 期貪愛無滿分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

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軛者耶識達於此
無取焉盛矣乎不空粉澤大教有功猶媿
濫污今何人而欲假名器哉

孝仁宗文英武章皇帝○十月廿九日以諸
王入覲大赦改皇慶

癸丑十月十八日詔科場以經義取士

甲寅正月廿二日改延祐大赦○十一月遣使
經理江西江

浙湖廣
田糧

弘教佛智三藏法師入寂公積寧氏諱沙
羅巴觀照亭上師著栗赫學佛氏法善吐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番文字頗得秘密之要世祖皇帝嘗受教
於帝師發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辨允愜
聖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河西之人尊其
道而不敢名止稱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
此積寧法師家其為見重如此公昆弟四

泰六

三

人公其季也總非之歲依帝師發思巴難
染為僧學諸部灌頂之法時有上士名刺
溫卜以焰旻得迦密乘之要見稱於世帝
師命公往學此法溫卜以公器偉識高非
流輩比悉以祕要授之於是王公大人凡

第一九一册

有志茲道者皆曰於公師而受焉帝師迦囉
思巴幹即哩以公之能薦之世祖詔譯諸
祕要俾傳於世時僧司雖盛風紀寢蔽所
在官吏既不能干城遺法抗禦外侮返為
諸僧之害桂蠹乘癰雖欲去之莫能盡也

頽波所激江南尤甚朝廷久選能者欲使
正之以白帝師僉謂諸色之人豈無能者
必以為識時務孰與公賢以詔授江浙等
處釋教總統既至削去煩苛務從寬大其
數能人安之既而改授福建等處釋教總統以

其氣之正數與同列乖迤而不合公謂天
下何事况教門乎蓋吾人之庸自擾之耳
夫設官愈多則事愈煩今諸僧之苦蓋事
煩而官多也十羊九牧其為苛擾可勝言
哉建言罷之以聞詔罷諸路總所議者

其高公既得請迺遁迹壠坵築室種樹蓋
將終焉至大中以皇太子令召至京師詔
授光祿大夫司徒仁宗皇帝龍德淵潛之
日嘗問法於公知公之賢既踐天位眷遇
益隆詔給廩既館於慶壽寺詔公所譯皆

板行之公幼而穎悟諸國語言皆不學而能自為兒人皆以為必成大器既長果能樹立致位三公雖以德藝抑亦遭遇於時也其始為佛誦其言觀其義既涉其涯遂屬於深為人好賢愛能尤能取諸人以為

委

四

善談論之際發其端已得過半之思故其所
有皆以好問而致是以名勝之流皆從之游以師友相處延祐元年十月五日歿年五十有六其始疾也詔賜中統鈔萬緡漢書俾求醫藥太尉潘王往眎疾焉既歿又賜

蔽萬緡以給葬事遣使驛送其喪歸葬故里門弟子相與建塔以表其歲壽安山雲麓洪公作銘有謂佛法之傳必資翻譯故譯梵為華或敵對名物或唯以義必博通經論善兩方之言始能為之是以道安嘗

謂翻譯微言有五失本三不易故非能者不足以有為也所以傳列十科翻譯居首者豈非以其為之難功之大乎予嘗以詔與京邑諸公校讐言歲典歷觀自古翻譯之家以義譯經如秦之羅什譯論唐之奘公

下數人之作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其餘或指義曖昧或文辭踈拙夫義之曖昧蓋譯者之未盡文或踈拙潤色之失也因思安公之言以謂以彌天之高尚稱不易今之譯者何其易哉自季葉以來譯場久廢能

卷六

五

者蓋寡豈意人物凋殘之際乃見公乎觀其所譯可謂能者哉

秦州普覺法師卒教自隋唐之後傳者各宗其說遂派而為三由止觀之門觀假而悟空觀空而趣中以入於實相者為天台

宗會緣入實即俗而明真者為賢者宗窮萬有之數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歸乎中道者為慈恩宗師為慈恩宗者也姓趙氏諱英辯垂髻為驅烏甫弱冠資二百五十戒二十有五得傳於栢林潭公為座主凡為僧六十有一年年六十有八延祐元年六月庚戌終於景福寺煥異景於易賢贊之夕標奇迹於火葬之餘以其年月日塔於普覺寺之後師為性真純如美玉含璞雖不加雕繪而人自愛重之至於悍卒

武夫亦能敬其人謂無佛之世足為佛也
每得錢蔽悉以勅佛祠食守道之侶故君
子高其風

乙卯三月遣使宣撫問民疾苦○平寧郡

日以星芒
大救天下

西禮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為帝師

勅建旃檀瑞像殿記翰林承旨程鉅夫撰
文曰蓋聞道非有象汙易者必擬諸形容
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於色相謂如指空
為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梓使識

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
偏分千輻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炫
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自
覺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旃檀瑞像者佛
之真像也其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

泰六

六

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
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沾泛竹葉以
言歸誰堪共載惟我聖天子道躋先聖慈
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依佛地企如來
之歲月坐闕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術

及教禪耆德叙具本末初釋迦如來淨鉢
 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日是為成周昭
 王二十四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往
 生忉利至四十二年太子棄位出家修道
 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辛卯思報母恩

遂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闍王自以火失
 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犍連慮
 有缺陋謬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
 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
 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

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
 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
 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
 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
 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

奏

七

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
 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
 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
 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大元丁丑歲三月燕
 宮火尚書石林公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

九年而當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乙亥遣
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
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
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世
祖躬臨大作佛事計自優闡王造像之歲

至今詔述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
七年噫四大海中頓覺業風之息一彈指
頃不知賢劫之過嘉與含靈從茲安隱於
是集賢大學士臣顥以所述上聞有旨授
臣鉅夫爲之記夫謹奉詔言曰古之聖人

教民報本追遠之道而於祭祀之禮廣則
木爲之主祭則孫爲之尸後也乃有像設
焉而不知其所由始由斯觀之其原於西
域之俗也與夫佛爲世出世間之尊又何
矣於贊述然欲知佛之爲佛固不在於色

相而况於其侶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
而求之又將無所措其歸向之心是故法
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真至道絕言亦因言
階妙若於粗者猶拳拳而息焉則其進也
殆庶幾乎陛下考百王之度酌群言之蘊

上以惇孝下以施仁蘄於厚天下者無所不用其極至於軌仁於善以輔政教之所不逮亦因天下之心而為之而非若彼內祠祕祝者之為也夫以金石之桿堅猶未能必可久今以一木之為而綿歷若此然

矣

八

而佛之自衛固甚周而人之保之也抑豈^{奇居}一手足之功哉嗟夫邈延二千有奇至於陛下然後發德音經紀鴻烈非緩也熙明之治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

與記洛陽之伽藍筆多慚於畫史頌西方之無量壽共祝於堯年莫測真如徒欣聖^龔際謹記是年封普庵禪師加號其詔曰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則凡學所遵者寧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

天下後世哉而國家非此無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袁州路南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貺大德惠慶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來其道甚尊顯心切慕之

既累錫大謚唯塔號未稱可加定光之塔
曰定光靈瑞之塔者主者施行

王正月十日大赦

勅加東林遠法師號妙覺
設光宏辨大師都省咨文

京都崇恩福元謙講主卒公諱德謙姓楊
氏寧州定平人幼為勤策從僧讀佛氏書

卷六

九

長時周游秦洛汴汝諮訪先德學苾芻之
道又逾河而北觀風齊魏燕趙之郊初受
般若於邠州寧公瑞應於原州忠公又受
幽贊於好時仙公圓覺於乾陵一公後受
唯識俱舍等論於陝州頊公首楞嚴四分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册

律疏於陽夏閻公凡六經四論一律皆辭
宏旨奧窮三藏之蘊而數公並以識法解
義馳聲四遠公皆親熏而炙之躋其堂而
裁啜其裁故年未逾立已有盛名於時後至
京師受華嚴圓頓之宗於故大司徒萬安

壇主棟公之門棟以公博學多能甚器重
之初以詔居萬寧寺後又以詔居崇恩寺
萬寧成宗明初崇恩武宗所初也兩居大
寺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洋於海
宇轉隅未嘗以寵遇顯榮為之志而改其素嘗

語人曰畦永之士抗塵世表苟不媿於朝
聞夕死可矣尚何慕於外哉自以重居官
寺又佩恩榮而浮圖之道恬退爲高乃以
讓其弟子退居幽僻謝絕人事括囊一室
以樂其道延祐四年正月廿八日終於隱

所世壽五十有一爲僧四十三夏宰臣以
聞皇太后賜錢五千緡賻葬敕有司備儀
衛集京畿諸寺幡蓋鼓樂以送之火後獲
舍利數十顆其徒建塔於南城之南
京城大普慶寺寶相圓明光教律師入寂

師諱法聞嚴氏陝西人按姓氏畧嚴與莊
皆芋姓楚莊王之裔以謚爲氏避漢明諱
改氏爲嚴公年七歲從禪德輝公學十有
五薙染爲僧年二十受具戒於是游汴汝
河洛歷諸講肆研究教乘從大德溫公學

卷六

十

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以公任
重道遠克振吾宗託以弘傳之寄嘗對佛
像灼肌然指庸表克誠刺血書經以彰重
法遂隱於臺山不踰閭者六載讀藏教五
千卷者三番是以業進心修身歲名著帝

師亦憐命公講說般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顧謂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僧耶三輔之人勸輝致書勗以兼善毋忘鄉梓請歸長安公以弟子於師義猶君父父師之命敢不敬承况父母之邦鄉里之義可遂忘

乎迺抗策而西既至耆老皆驩呼而言曰吾鄉之人得所師而承教矣尋以安西王命居城南之義善寺唐初神僧杜順杜順示迹之地之地也邠岐涇渭四序講筵不絕從而學者蓋千數焉天子聞之徵至闕庭詔居大

原教寺授榮祿大夫大司徒未幾詔居大普慶寺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銀章一品賜遼世金書戒本求戒者皆從公而師受焉王公大臣皆仰止高風猶景星鳳皇之瑞於明時也延祐四年三月廿四日加

奏

十一

夫而逝以聞上惻然久之賜幣數萬緡以葬詔大臣護喪有司備儀衛旌蓋送之世壽五十八戒鵬四十三弟子奉遺骨舍利建塔焉

戊午特賜三藏佑聖國師達益巴入寂佛法流

於中國久矣三乘之教風靡九州其道至
焉唐宋間始闢有秘密之法典籍雖存猶
未顯行於世國初其道始盛西鄙統元中
天子以大薩思迦法師有聖人之道尊爲
帝師於是秘密之法日麗乎中天波漸於

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於天朝敬慕於殊
俗故佛氏之舊一變於齊魯國師名達益
巴少爲苾芻凡事帝師十有三年出而從
入而侍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於前後陶
熏滋久鬱成美器凡大小乘律論及秘密

經籍部以十數皆耳於口授目於手示得
洮乎理之所歸行之所趣帝師西還送至臨
洮以久勞侍從弗堪跋涉之勤見留於洮
師留是十有九年依大士綽思吉訛卜覆
所既聞受所未傳切蹉琢磨於是義逾精

道益明美是以譽延兩京道重三朝事二
聖於潛竭勤逾紀從屬車往返二都雖雨
夕風朝恒在宮壺逮武宗踐祚上處春闈
眷藩邸之舊錫賚以千萬計初師在臨洮
沙齊秦人請居古佛寺至是乞歸以所賜大厥

字謀老汝上未幾以太后詔徵還兩宮之
賜眎前有加錫金印駝紐封號弘法普濟
三藏大師延祐五年八月十六日化于京
師年七十有三以聞上惻焉興歎爰之兩
宮賜幣以葬皇太子遣使致奠勅有司備

奏

十一

儀衛送之都門之外謚佑聖國師給乘騎
歸葬成紀焉

是年六月再立行宣政院叅用常選職官

○永勅建大永福寺即青塔寺○一月朔日食

京師大寶集寺妙文講主卒姓孫氏蔚州

人妙文諱也九歲爲浮圖年十有八畦服
游學跋涉雲朔之墟觀風燕趙之邦二十
一預苾芻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
之道陸沉于衆者積年三十有二以衆勸
請之殷乃始赤服陞猊就傳明之列其涵

養冲挹無欲速成名不躁進求達類如此
四十有八居薊之雲泉勤儉節用老者懷
其德少者嚴其教故衆睦而寺治比再稔
廩有餘粟歲荒以賑饑民薊人稱焉世祖
聞其道召見之顧謂侍臣曰福德僧也詔

居寶集時禪學寔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並驅海內相學之流囿於名數滯於殊途蔽情執之見惑圓頓之旨師獨大弘方等振以圓宗使守株於文字者有以盪滌情塵融通寂照是以龍象蹴踏競

卷六

十三

附一乘之駕馬年逾八十益倦于勤以寺任諸弟子退居逸老專念佛三昧延祐六年 月 日卒年八十有三告終之日誠弟子高聲唱佛名遽起加夫結三昧印泊然長逝塔于平則門外

唐正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十一日登極大赦

唐英宗格堅皇帝 改年至治

詔各路立帝師殿追謚曰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

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

天佛子大元帝師班彌但拔思發是年

勅建帝師殿碑 光祿大夫大司徒大永

福寺住持釋源宗主 法洪奉 勅撰

翰林學士趙孟頫書參議中書省事臣

元明善篆額

古之君天下者皆有師惟其道之所存不以類也故趙以圖澄為師秦以羅什為師夫二君之師其人也以其知足以圖國言足以興邦德足以範世道足以參天地贊

化育故尊而事之非以方伎而然也皇元啓運北天奄荒區夏世祖皇帝奮神武之威致混一之績思所以去殺勝殘躋生民於仁壽者莫大釋氏故崇其教以敦其化本以帝師拔思發有聖人之道屈萬乘之

尊盡師敬之節詔諏至道之要以施於仁政是以德加於四海澤洽於無外窮島絕嶼之國卉服魁結之氓莫不草靡於化風駿奔而効命白雉來遠夷之貢火浣獻殊域之琛豈若前代直羈縻之而已馬其政

秦

十四

治之隆而仁覆之遠固元首之明肢肱之良有以致之然而啓沃天衷克弘王度寔賴帝師之助焉皇上重離繼明應乾承統以為法位久曠道統將微以師猶子之子公哥祿魯斯監贊嗣帝師位俾修其法歛

時五福祐我家邦有河西僧高沙刺巴建
 言於朝以為孔子以修述文教之功世享
 廟祀而光帝師德俟將聖師表一人製字
 書以資文治之用迪聖慮以致於變之化
 其功大且遠矣而封號未追廟享不及豈

國家崇德報功之道哉大臣以聞詔郡國
 建祠宇歲時致享師薩思迦人族款氏祖
 孫朵栗赤當吐藩之盛相其君伯西海後十
 餘世皆以學德為國宗範師生八歲誦經
 數十萬言又能約通大義國人以為聖師

稱拔思發長而學富五明故又稱班彌怛
 其所師而學焉友而問焉者數十人皆有
 盛名於時故其所有汪不可涯矣其所撰
 述皆辭嚴義偉制如佛經國人家傳口誦
 寶而畜之夫敏者急於博學貴者恥於下

悉六

七

問才高而位重則矜已而驕物此人之恒
 也師以生知之明為天子師可謂敏且貴
 矣而乃博學無厭下詢遺老人有一法不
 知遠千里而求之雖經經之諒佼佼之庸苟
 有可取無遺焉負絕世之材材莫大焉處

帝師之位莫重焉而乃孜孜於道循循
誘物惟恐德之不修道之不弘未嘗以多
能自聖而有滿盈之色曠若空谷靜若深
淵遠若雲霞重若丘山豈非至德其孰能
與於此哉其道之所被德之所及猶杲日

麗乎天明無不照陽和煦於物氣無不浹
其高如天不可階而升也其大如海不可
航而涉也以不言而民信不勸而物從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匪天縱之將聖孰能與
於此哉故天子法天地尚德右功之道著

皇王之盛典崇廟享之報宜乎龜趺螭首
刻頌遺烈昭示無極洪以狂斐猥承明詔
序而銘之其銘曰佛道弘大洋海無際滔
天沃日並育萬類於彼將聖象罔得一推
厥緒餘以匡王國烈烈皇祖草昧天造真

是南紀功格蒼昊天錫睿哲俾翊我后敦
彼薄俗化于仁厚汪濊漏泉波及無外航
濬梯阻萬邦咸會群邪鳴揚維鳩之競式
遏詭類率俾吾正赳赳武夫蚩蚩鄙德
訓所及風振草靡惟月之恒惟日之升惟

師之道固或不承發發清廉惟時享之有偉
其貌惟時仰之莫高匪山莫深匪淵刻銘
頌烈永世無遷

五臺山大普寧寺弘教大師性講主卒公
諱了性號大林武氏惟古因生賜姓胙土

參六

天

命氏公之先莫詳世緣然考之命氏之原
武子姓其後邑于宋宋武公之後以謚為
氏公少好學聰敏之性殆天啓之依耆德
安公為浮圖既登具歷諸講席探願經論
研精秘奧始遇真覺國師啓悟初心既而

周游關陝河洛歷汴汝唐鄧放予襄漢尋
幽覽勝以博其趣所至必訪其人詢至道
之要其所師而學者如栢林潭公關輔懷
從扶公南陽茲公皆以義學著稱及歸復見真
覺於壠坻逾見墻仞之高堂室之與乃曰

佛法司南其在茲乎後從真覺至臺山真
覺歿北游燕薊悔迹魏闕之下悠悠如處
江海之上與世若相忘焉然以懷璧之美
被褐而莫掩名既喧於眾口聲遂聞於九
重會萬寧既建詔公居之至大中太后初

寺臺山寺曰普寧以茲擅天下之勝住持之寄非海內之望莫能勝之故以命公公居此山十有餘年而歿公爲人剛毅頗負氣節不能俛仰隨世嬪悅於人雖居官寺未嘗至城府造權貴之門或謂公少和氣

卷六

七

公曰子以一芥苾芻天子不以人之微處之大寺惟竭誠夙夜匪懈圖以報國而已夫何求哉必有臧倉毀鬲之言蓋亦營營青蠅止于棘樊耳顧子命之不遭道之不行納履而去之何往而不得於道乎時國

龜家尊寵西僧其徒甚盛出入騎從擬迹王公其人亦毳我冠岸然自居諸名德輩莫不爲之致禮或磬折而前摳衣接足丐其按頂謂之攝受公獨長揖而已或謂公傲公曰吾敢慢於人耶吾聞君子愛人以禮

何可苟屈其節而巽于床自取卑辱乎且吾於道於彼何求哉彼以其勢自大而倨吾苟爲之屈焉非諂則佞也焉有君子而爲佞諂之行哉識者壯其氣以謂如佛印元公之遇高麗王子可謂識大體而得乎

禮矣至治元年九月三日歿於普寧寺既
火化以舍利塔于竹林之墟

袁故榮祿大夫司徒大玉山普安寺住持幻
堂嚴講主卒公康氏成紀人諱寶嚴字士
威號幻堂父某以罹喪亂棄俗爲僧昆弟

六人公其季也少以邁往之氣不樂處俗
與其弟金雍染從佛求出世之道每逢名
德啓講必往聽而問焉嘗謂學而不思思
而不學君子所憂雖通其說而不通其宗
是學而不思也豈稱達者哉况文字之學

守株象迹惑於多岐馬能涉同歸之海造
圓頓之與乎聽其說固辯矣觀其所得則
未也於是既問而學之以博其趣而益致
其思焉是之所以造詣蓋得之繫表故其
講說深有宗通理味後嗣真覺國師傳賢

卷六

首宗教以師承既高見解益明其方寸之
地湛如止水瑩若明鏡物我相形輒影見
於中雖以天資之高而德器之美抑亦師
友玉琢蘭薰而致及真覺以詔居大白馬
寺公與從金至洛汭及居大萬聖佑國寺又

從至臺山真覺歿詔以公繼其位後公以太后詔居大普安寺詔以金繼公居佑國寺公於至治二年七月某日歿年五十有一詔復以金居普安寺金以公之喪葬東封谷之口建塔以脩祀事焉

至治三年八月十四日天目山中峯卒勅謚普應國師法雲之塔奎章學士虞集奉勅撰銘其畧云天目之山有師子岩高峯妙禪師居之設死關以辨決叅學之士望崖而退者衆矣得一人曰本公是為中峯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和上師生有異微為童兒嬉戲必為佛事稍長閱經教然指臂求佛甚切晝夜彌勵因則首觸柱以自儆期必得乃已及入死關密叩心要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慶恍然開悟自謂所證

乘

九

未極勵精勤苦咨訣無怠及觀流泉乃大發明師亦闕而不聞自是說法無碍高峯將戢化權遂書真贊屬諸師云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其授受不虛若此著書若干卷行于世仁

第一九一册

宗皇帝聞而聘之不至製金紋伽黎衣賜
 之號之佛慈圓照廣惠禪師賜師子院名
 曰正宗禪寺云師諱明本宋景定癸亥
 歲生錢唐孫氏年六十一僧臘三十五化
 於其山之東岡

是年四月賜瀛國公合尊死河西○詔僧
 儒金書藏經○八月四日上崩

改泰定

帝師公哥羅於十月某日涅槃○九月十
 歲四日即位年改致和為大曆元年○禮公哥羅

亦中納思監成班威卜文國公為師是
 年華行宣政院設立十六康廣教總管
 攝府以

勅建崇禧萬壽寺於蔣山
 奉改至順元年○詔改建康為集慶路○勅
 建大龍翔集慶寺

帝亦輦真班皇帝九月即位

大都妙善寺比丘尼舍藍藍八哈石卒師
 諱舍藍藍高昌人其地隸北庭其地好佛
 故為苾芻者多太祖皇帝龍飛漠北其王
 率所部以從帝嘉其義處之諸國君長之

上待以子壻之禮海都之叛國人南徙師始八歲後其親至京師入侍中宮真懿順聖皇后愛其明敏顧尤厚成宗之世事皇太后於西宮以侍從既久勤勞之多詔禮帝師迦羅斯巴斡即兒為師薙染為尼

奏

字

服用之物皆取給於官又眡官官例繼以既廩武宗繼統仁宗以太弟監國師朝夕於太后之側入而侍出而後所言必聽所諫必從瞻寵之隆猶子姪馬內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師禮稱曰八哈石北人之

稱八哈石猶漢人之稱師也仁宗之世師以桑榆晚景自謂出入宮掖數十餘年凡歷四朝事三后寵榮兼至志願足矣數請靜退居於宮外求至道以酬罔極太后弗聽力辭弗已詔居妙善寺以時入見賜予

之物不可勝紀師以其物勅寺於京師曰妙善又建寺於臺山曰普明各置佛經一藏恒業有差又以黃金繕寫番字藏經般若八千頌五護陀羅尼十餘部及漢字華嚴楞嚴畏元字法花金光明等經二部又

於西山重修龍泉寺建層閣於蓮池於吐
番五大寺高昌國旃檀佛寺京師萬安等
皆貯鈔幣以給然燈續明之費又製僧伽
黎衣數百施番漢諸國之僧其書寫佛經
凡用金數萬兩剏寺施捨所用幣數以萬

卷六

主

計其積而能散施予不吝期積福於來生
必至於佛地者皆人所不能也英宗之明
以其有靜退之高眷遇尤至每稱之賢以
為知幾文宗即位今皇太后居中宮以皇
妣魯國太長公主愛重於師有執之義尤

加教馬至順三年二月廿一日歿年六十
四葬南城之陽賜號真淨妙惠大師

蘇臨壇大德律師汝公卒姓張氏諱惠汝歸
德之偃武人也驅烏之歲依耆宿釭公為
浮圖二十而進具從大德溫公受菩薩戒

嗣法壇主恩公既而行業日隆道益著從
學者益眾佛制凡為苾芻雖大節不虧而
細行必謹非法不服非時不食居處動作
皆有執則所以戒昏墮而防逸德也公齋
戒既嚴護衣惟謹雞鳴而興坐以待旦乾

乾終日惟佛是念雖道行旅宿三衣一鉢
 必與身俱制行雖高而無矯飾之節操存
 弊雖固而無詭徼之迹是以言而人莫不信
 動而人莫不敬兩河之間三監舊邑從化
 者蓋以萬數緇素相率而求戒法者幢幢

接跡於途承一訓言莫不懽心感戴說法
 數十餘年升壇授戒四十餘會大臣接以
 師敬之禮至順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歿年
 七十有三

晉今上皇帝萬萬歲 六月初八日登寶位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改元統元年禮請公哥兒監威班威卜為
 帝師

旃檀瑞像自周穆王庚寅。

世尊示滅自周穆王庚寅。

大教東被自東漢明帝戊辰。

統元年

辛三十四年

辛三十八年

辛三十四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六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歆開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其所得有先後

卷七

而不以古今為詮次大槩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文理優游平易無高誕荒邈詭異之跡實可以助入道之遠猷也且將刊木以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老死丘壑而志願足矣東吳沙

門淨善書

禪林寶訓卷第一

東吳沙門

淨善

畫集

卷七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莫美乎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通也伯夷對齊昔之餓夫也今以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

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已

禪津集

明教曰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

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辨問無由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裨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

九峯集

明教曰太史公讀孟子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不覺置矣長嘆嗟乎利誠亂之始也故夫子罕言利常防其原也原者始也尊崇貧賤好利之弊何以別焉夫在公者取利不公則法亂在私者以欺取利則事亂事亂則人爭不平法亂則民怨不伏其悖戾鬪諍不顧

卷七

二

死亡者自此發矣是不亦利誠亂之始也且聖賢深戒去利尊先仁義而後世尚有恃利相欺傷風敗教者何限況復公然張其征利之道而行之欲天下風俗正而不澆不薄其可得乎

禪津集

明教曰凡人所爲之惡有有形者有無形者無形之惡害人者也有形之惡殺人者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所以游宴中有鴆毒談笑中有戈矛堂輿中有虎豹隣巷中有戎狄自非聖賢絕之於未萌防之於禮法則其

爲害也不亦甚乎

西湖廣記

明教曰大覺璉和尚住育王因二僧爭施利不已主事莫能斷大覺呼至責之曰昔包公判開封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我者亡矣今還其家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

異即召其子語之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固讓久之公不得已責付在城寺觀修冥福以薦亡者予目覩其事且塵勞中人尚能踈財慕義如此爾爲佛弟子不識廉耻若是遂依叢林法擯之

西湖廣記

卷七

三

大覺璉和尚初遊廬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有成器者

九峯集

仁祖皇祐初遣銀瑄小使持綠綈尺一書召

圓通訥住孝慈大伽藍訥稱疾不起表疏大覺應詔或曰

聖天子旌崇道德恩被泉石師何固辭訥曰予濫廝僧倫視聽不聰幸安林下飯蔬飲水雖佛祖有所不為況其它耶先括有言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予平生行知足之計不以聲利自累若厭于心何日而足故東坡嘗曰知安則榮知足則富避名全節善始善終在圓通得之矣行實

圓通訥和尚曰覺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

命在舟失舟則溺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廬山野錄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

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野錄

圓通謂大覺曰古聖治心於未萌防情於未

亂蓋預備則無患所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取諸豫也事預為之則易卒為之固難古之賢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在於斯

九峯集

大覺蓮和尚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卷七

四

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為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鮮不學問而成之矣

九峯集

大覺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

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羣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常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

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

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由是而已矣然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自秦漢以來千有餘載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列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之返良可嘆也

恭七

五

荅侍郎孫莘老書

大覺曰夫為一方主者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則四眾尊而歸之矣

尚書

與九仙謝和

門聰棲賢舜二人者可為戒矣然則人生定業固難明辨細詳其原安得不知其為忽慢不思之過歟故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之所忽用是觀之尤宜謹畏

九峯集

雲居舜和尚字老夫住廬山棲賢日以郡守

槐都官私忿罹橫逆民其衣往京都訪大覺

至山陽

楚州也

阻雪旅邸一夕有客携二僕破

雪而至見老夫如舊識已而易衣拜於前老

夫問之客曰昔在洞山隨師荷擔之漢陽幹

僕宋榮也老夫共語疇昔客嗟嘆之久凌晨

備飯贈白金五兩仍喚一僕客曰此兒來往
京城數矣道途間備悉師行固無慮乎老
夫由是得達輦下推此益知其二人平昔所
存矣九峯集

大覺曰舜老夫賦性簡直不識權衡貨殖等

事日有定課曾不少易雖炙燈掃地皆躬爲
之嘗曰古人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戒予
何人也雖垂老其志益堅或曰何不使左右
人老夫曰經涉寒暑起坐不常不欲勞之
舜老夫曰傳持此道所貴一切真實別邪正

去妄情乃治心之實識因果明罪福乃操履
之實弘道德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
執事乃用之實察言行定可否乃求賢之實
不存其實徒銜虛名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
履惟要誠實苟執之不渝雖夷險可以一致

參七

六

二事坦然庵集

舜老夫謂浮山遠錄公曰欲究無上妙道窮
則益堅老當益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
至德夫玉貴絮潤故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
歲寒霜雪莫能凋其操是知節義爲天下之

大惟公標致可尚得不自強古人云逸翮獨

翔孤風絕侶宜其然矣廣錄

浮山遠和尚曰古人親師擇友曉夕不敢自

怠至於執爨負春陸沈賤役未嘗憚勞予在

葉縣備曾試之然一有顧利害較得失之心

則依違姑息靡所不至且身既不正又安能

學道乎岳侍者法語

遠公曰夫天地之間誠有易生之物使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亦未見有能生者無上妙道

昭昭然在於心目之間故不難見要在志之

堅行之力坐立可待其或一日信而十日疑

之朝則勤而夕則憚之豈獨目前難見乎恐

終其身而背之矣雲首座書

遠公曰住持之要莫先審取捨取捨之極定

於內安危之萌定於外矣然安非一日之安

卷七

危非一日之危皆從積漸不可不察以道德

住持積道德以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

持積怨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

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是故道德禮義

洽則中外樂刻剝怨恨極則中外哀夫哀樂

之感禍福斯應矣

遠公曰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曰勇仁者行
道德興教化安上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
安危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不疑姦
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如有田不耕明而不

勇如有苗不耘勇而不仁猶知刈而不知種
三者備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者
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二事與淨因臻和尚
書
遠公曰智愚賢不肖如水火不同器寒暑不

同時蓋素分也賢智之士醇懿端厚以道德
仁義是謀發言行事惟恐不合人情不通物
理不肖之者效險詐佞矜已逞能嗜慾苟利
一切不顧故禪林得賢者道德修綱紀立遂
成法席廁一不肖者在其間攪群亂衆中外

不安雖大智禮法縱有何用智愚賢不肖優
劣如此爾烏得不澤焉惠力芳和尚書
遠公曰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執事在下
要盡情以奉上上下下既和則住持之道通矣
居上者驕倨自尊在下者怠慢自踈上下之

情不通則住持之道塞矣古德住持間暇無事與學者從容議論靡所不至由是一言半句載于傳記逮今稱之其故何哉一則欲使上情下通道無壅蔽二則預知學者才性能否其於進退之間皆合其宜自然上下雍肅

卷七

八

遐邇皈敬叢林之興由此致耳與青華嚴書

遠公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術耀見聞馳

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汚

丹雘祗增其臭耳西湖記聞

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為一身之主萬行之本

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浮山實錄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為人之所信者蓋為梵行不清白為人
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術其華飾
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
祖聞見疑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

頭當以此而自勉 佛鑒與佛果書

演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
適臨冬莫雪霰滿床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
充修造師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
岸深谷遷變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

泰七 九

汝等出家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
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不從翌日上堂曰
楊岐乍住屋壁踈滿林盡撒雪珍珠縮却項
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廣錄
演祖曰衲子守心城奉戒律日夜思之朝夕

行之行無越思思無越行有其始而成其終
猶耕者之有畔其過鮮矣

演祖曰所謂叢林者陶鑄聖凡養育才器之
地教化之所從出雖群居類聚率而齊之各
有師承今諸方不務守先聖法度好惡偏情

多以已是革物使後輩當何取法 二事坦然 集

演祖曰利生傳道務在得人而知人之難聖
括所病聽其言而未保其行求其行而恐遺
其才自非素與交遊備詳本末探其志行觀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
貌者不容其偽縱其潛密亦見淵源夫觀探
詳聽之理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所以南岳
讓見大鑒之後猶執事十五秋馬祖見讓之
時亦相從十餘載是知先聖授受之際固非

淺薄所敢傳持如一器水傳於一器始堪克
紹洪規如當家種草此其觀探詳聽之理明
驗也豈容巧言令色便僻諂媚而充選者哉

圓悟書

演祖曰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行廢一

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德而罔惠則人不
懷苟知惠之可懷加其德以相濟則所敷之
惠適足以安上下誘四來苟知德之可敬加
其惠以相資則所持之德適足以紹先覺導
愚迷故善住持者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

泰七

十

德而能養則不屈惠而能行則有恩由是德
與惠相蓄惠與德互行如此則德不用修而
敬同佛祖惠不勞費而懷如父母斯則湖海
有志於道者孰不來歸住持將傳道德興教
化不明斯要而莫之得也

與佛眼書

演祖自海會遷東山太平佛鑑龍門佛眼二人詣山頭省覲祖集耆舊主事備湯果夜話祖問佛鑑舒州熟否對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對曰熟祖曰諸莊共收稻多少佛鑒籌慮間祖正色厲聲曰汝濫為一寺之主事無巨細

悉要究心常住歲計一衆所係汝猶罔知其他細務不言可見山門執事知因識果若師翁輔慈明師祖乎汝不思常住物重如山乎蓋演祖尋常機辯峻捷佛鑑既執弟子禮應對含緩乃至如是古人云師嚴然後所學之

道尊故東山門下子孫多賢德而超邁者誠源遠而流長也

耿龍學與高菴書

演祖見衲子有節義而可立者室中峻拒不假辭色察其偏邪諂佞所為猥屑不可教者愈加愛重人皆莫測焉乎蓋祖之取捨必有

卷七

十一

道矣

耿龍學收法語

演祖曰古人樂聞已過喜於為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二其心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卷靈源

演祖謂佛鑒曰住持之要臨衆貴在豐盈處

已務從簡約其餘細碎悉勿關心用人深以推誠擇言故須取重言見重則主者自尊人推誠則衆心自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自成自然賢愚各通其懷小大皆奮其力與夫持以勢力迫以驅喝不得已而從之

者何啻萬倍哉

與佛鑒者見榜侍者口錄

演祖謂郭功輔曰人之性情固無常守隨化日遷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昔江西南嶽諸祖之利物也扇以淳風節以清淨被以道德教以禮義

使學者收視聽塞邪僻絕嗜慾忘利養所以日遷善遠過道成德備而不自知今之人不如古之人遠矣必欲參究此道要須確志勿易以悟為期然後禍患得喪付之造物不可苟免豈可預憂其不成而不為之耶纔有絲

毫顧慮萌于胸中不獨今生不了以至千生

萬劫無有成就之時

坦然菴集

功輔自當塗太平州也絕江訪白雲端和尚于海會白雲問公牛淳乎公曰淳美白雲叱之公拱而立白雲曰淳乎淳乎南泉大瀉無異此

也仍贈以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
去東觸西觸又曰上大人化三千可知禮也
行狀

白雲謂功輔曰昔翠巖真點胸耽味禪觀以
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有可其意者而大法

卷七

十三

實不明了一日金鑾善侍者見而笑曰師兄
叅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白雲夜話
白雲曰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私之耳故曰
操則存捨則亡然非道去人而人去道也古
之人處山林隱朝市不牽於名利不惑於聲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色遂能清振一時羨流萬世豈古之可為今
之不可為也由教之未至行之不力耳或謂
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不可教斯實
鼓感之言誠不足稽也答功輔書

白雲謂無為子曰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

行不可言不若勿行發言必慮其所終立行
必稽其所蔽於是先括謹於言擇於行發言
非苟顯其理將啟學者之未悟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訓學者之未成所以發言有類立行
有禮遂能言不集禍行不招辱言則為經行

第一九一冊

則為法故曰言行乃君子之樞機治身之大
本動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乎

白雲廣錄

白雲謂演祖曰禪者智能多見於已然不能
見於未然止觀定慧防於未然之前作止任
滅覺於已然之後故作止任滅所用易見止

卷七

十三

觀定慧所為難知惟古人志在於道絕念於
未萌雖有止觀定慧作止任滅皆為本末之
論也所以云若有毫端許言於本末者皆為
自欺此古人見徹處而不自欺也

寶錄

白雲曰多見衲子未嘗經及遠大之計予恐

叢林自此衰薄矣楊岐先師每言上下偷安
最為法門大患予昔隱居歸宗書堂披閱經
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弊并故極矣然每開
卷必有新獲之意予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
此

白雲寶錄

白雲初住九江承天次遷圓通年齒甚少時
晦堂在寶峰謂月公晦曰新圓通洞徹見元
不忝楊岐之嗣惜乎發用太早非叢林福公
晦因問其故晦堂曰功名美器造物惜之不
與人全人固欲之天必奪之逮白雲終于舒

之海會方五十六歲識者謂晦堂知幾知微
真哲人矣

湛堂記開

晦堂和尚參月公晦于寶峰公晦洞明楞
嚴深肯海上獨步晦堂每聞一句一字如獲
至寶喜不自勝衲子中間有竊議者晦堂聞

之曰扣彼所長礪我所短吾何慚焉英邵武
曰晦堂師兄道學爲禪衲所宗猶以尊德自
勝爲強以未見未聞爲媿使叢林自廣而俠
於人者有所矜式豈小補哉

靈源拾遺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大者略其近小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者事固未決宜諮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
扣問于識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
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人所謀罪
將誰歸故曰謀在多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
觀利害之極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

森七

十四

非也

與草堂書

晦堂不赴瀉山請延平陳瑩中移書勉之曰
古人住持無職事選有德者居之當是任者
必將以斯道覺斯民終不以勢位聲利爲之
變今學者大道未明各趨異學流入名相遂

為聲色所動賢不肖雜糅不可別白正宜老
 成者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障回百川固
 無難矣若夫退求靜謐務在安逸此獨善其
 身者所好非叢林所以望公者 出靈源拾遺
 晦堂一日見黃龍有不豫之色因逆問之黃

龍曰監收未得人晦堂遂薦感副寺黃龍曰
 感尚暴恐為小人所謀晦堂曰化侍者稍庶
 謹黃龍謂化雖廉謹不若秀莊主有量而忠靈
 源嘗問晦堂黃龍用一監收何過慮如此晦
 堂曰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豈持黃龍為

然先聖亦曾戒之 西三為秀雙頓化感識
 晦堂謂朱給事世英曰予初入道自持甚易
 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
 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
 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

西來意 章江集

卷七

五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
 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為然
 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
 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

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

之章江集

晦堂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育萬物無有不備於道者衆人之道如江河淮濟山川陵谷草木昆蟲各盡其量而已不知其外無有不備

者夫道豈二耶由得之淺深成有大小耶卷

張無盡書

晦堂曰久廢不可速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此五事涉世可無悶矣與祥和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尚書

晦堂曰先師進止嚴重見者敬畏衲子因事請假多峻拒弗從惟聞省侍親老氣色穆然見於顏面盡禮津遣其愛人恭孝如此與謝景溫書

晦堂曰黃龍先師昔同雲峰悅和尚夏居荆南鳳林悅好辯論一日與衲子作喧先師閱經自若如不聞見已而悅詣先師按頭瞑目責之曰爾在此習善知識量度耶先師稽首謝之閱經如故已上並見靈源拾遺

第一九一册

黃龍南和尚曰予昔同文悅遊湖南見衲子擔籠行脚者悅驚異感頰已而呵曰自家閨閣中物不肯放下返累及他人擔夯無乃太勞乎

林間錄

黃龍曰住持要在得衆得衆要在見情先佛

卷七

六

言人情者爲世之福田蓋理道所由生也故時之否泰事之損益必因人情情有通塞則否泰生事有厚薄則損益至惟聖人能通天下之情故易之別卦乾下坤上則曰泰乾上坤下則曰否其取象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

益上則曰損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在下而地在上位固乖矣而返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主在上而賓處下義固順矣而返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是以天地不交庶物不育人情不交萬事不和損益之義亦由是矣夫在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下必然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故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先聖嘗喻人爲舟情爲水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水順舟浮違則沒矣故住持得
人情則興失人情則廢全得而全興全失而
全廢故同善則福多同惡則禍甚善惡同類
端如貫珠興廢象行明若觀日斯歷代之元
龜也與黃檗勝書

卷七

七

黃龍謂荆公曰凡操心所為之事嘗要面前
路徑開闊使一切人行得始是大人用心若
也險隘不通不獨使他人不能行兼自家亦
無措足之地矣章江集

龍曰夫人語默舉措自謂上不欺天外不

欺人內不欺心誠可謂之得矣然猶戒謹乎
獨居隱微之間果無纖毫所欺斯可謂之得
矣春荆公書

黃龍曰夫長老之職乃道德之器先聖建叢
林陳紀綱立名位選擇有道德衲子命之曰

長者者將行其道德非苟竊是明也慈明先
師嘗曰與其守道老死丘壑不若行道領衆
於叢林豈非善守長老之職者則佛祖之道
德存歟與翠岩真書

黃龍謂隱士潘延之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

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
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龍

山廣錄

潘延之聞黃龍法道嚴密因問其要黃龍曰
父嚴則子敬今日之規訓後日之模範也譬

治諸地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于千仞
之山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
與之俱伎之窮妄之盡彼則自休也又曰媼
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
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可乎林間錄

黃龍室中有三關語衲子少契其機者脫有
訓對惟斂目危坐殊無可否延之益扣之黃
龍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此
未透關者也林間錄

黃龍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

卷七

十六

遠學者卑淺盡其力而止耳惟有志於道者
乃能窮其高遠其他敦與焉記問
黃龍曰古之天地日月猶今之天地日月古
之萬物性情猶今之萬物性情天地日月固
無易也萬物性情固無變也道胡為而獨變

乎嗟其未至者厭故悅新捨此取彼猶適越者不之南而之北誠可謂異於人矣然徒勞其心苦其身其志愈勤其道愈遠矣通庵壁記
黃龍謂英邵武曰志當歸一久而勿退他日必知妙道所歸其或心存好惡情縱邪僻雖

有志氣如古人予終恐不得見其道矣壁記
寶峰英和尚曰諸方老宿批判先覺語言拈提公案猶如捧土培泰山掬水沃東海然彼豈賴此以爲高深耶觀其志在益之而不自知非其當也廣錄

英邵武每見學者恣肆不懼因果嘆息久之曰勞生如旅泊住則隨緣去則亡矣彼所得能幾何爾輩不識廉耻千犯名分污瀆宗教乃至如是大丈夫志在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已慾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

卷七

十九

劫之殃三途地獄受苦者未是苦也向衆衆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壁記
英邵武謂晦堂曰凡稱善知職助佛祖揚化使衲子迴心向道移風易俗固非淺薄者之所能爲末法比丘不修道德少有節義往往

苞首骯髒搖尾乞憐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
一旦業盈福謝天人厭之玷污正宗爲師友
累得不太息晦堂頷之

英邵武謂潘延之曰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
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

英邵武謂真淨文和尚曰物暴長者必夭折
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
之功皆非遠大之資夫天地最靈猶三載再
閏乃成其功備其化況大道之妙豈倉卒而
能辦哉要在積功累德故曰欲速則不達細

行則不失美成在久遂有終身之謀聖人云
信以守之敏以行之忠以成之事雖大而必
濟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
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
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

勵志恐爲妄習所牽况夢幻不真安得爲久
長計予昔在湘西目擊其操履如此故叢林
服其名敬其德而稱之

靈源拾遺

真淨文和尚久叅黃龍初有不出人前之言
後受洞山請道過西山訪香城順和尚順戲

之曰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堅請出山來松
花若也沾春力根在深岩也着開真淨謝而
退順語錄

真淨舉廣道者住五峯輿議廣疎拙無應世
才速廣住持精以治已寬以臨衆未幾百廢

泰

下

具舉衲子往來競爭喧傳真淨聞之曰學者
何易毀譽邪予每見叢林竊議曰那箇長老
行道安衆那箇長老不侵用常住與衆同甘
苦夫稱善知識爲一寺之主行道安衆不侵
常住與衆甘苦固當爲之又何足道如士大

夫做官爲國安民乃曰我不受賊不擾民且
不受賊不擾民豈分外事耶山堂小叅

真淨住歸宗每歲化主納疏布帛雲委真淨
視之輦感已而嘆曰信心膏血予慙無德何
以克當李商老日涉記

真淨曰末法比丘鮮有節義每見其高談闊
論自謂人莫能及逮乎一飯之惠則始異而
終輔之先毀而後譽之求其是曰是非曰非
中正而不隱者少矣壁記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豐滿則溢

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終敗將有成之必
有壞之予見黃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
靜未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
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禩之其慎重
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有倫比故今日臨衆

卷七

十一

無不取法 日涉記

真淨住建康保寧舒王齋觀素纈因問侍僧
此何物對曰紡絲羅真淨曰何用侍僧曰堪
做袈裟真淨指所衣布伽黎曰我尋常披此
見者亦不甚嫌惡即令送庫司估賣供衆其

不事服飾如此 日涉記

真淨謂舒王曰日用是處力行之非則固止
之不應以難易移其志苟以今日之難掉頭
弗顧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 日涉記
真淨聞一方有道之士化去惻然嘆息至於

泣涕時湛堂為侍者乃曰物生天地間一兆
形質枯死殘蠹似不可逃何苦自傷真淨曰
法門之興賴有德者振之今皆亡矣叢林衰
替用此可 日涉記

湛堂準和尚初參真淨常炙燈帳中看讀真

淨呵曰所謂學者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縱學而奚益而況百家異學如山之高海之深子若爲蓋之今弃本逐末如賤使貴恐妨道業直須杜絕諸緣當求妙悟他日觀之如推門入曰故不難矣湛堂即時屏去所習

專注禪觀一日聞衲子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豁然開悟疑滯頓釋辯才無礙在流輩中鮮有過者

湛堂曰有道德者樂於衆無道德者樂於身樂於衆者長樂於身者亡今稱住持者多以

好惡臨衆故衆人拂之求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者鮮矣故曰與衆同憂樂同好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二事癩可贊死集

恭

三

禪林寶訓卷第一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

禪林寶訓卷第二

叅八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湛堂曰道者古今正權善弘道者要在變通不知變者拘文執教滯相帶情此皆不達權變故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

叅八

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謂古人不達權變能若是之耐酢聖人云幽谷無私遂至斯響洪鍾簾受扣無不應是知通方上士將返常合道不守一而不應變也與李商老書湛堂曰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時中長懷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逮萬一與我相似則不如

無也寶峯寶錄

湛堂曰祖庭秋晚林下人不為囂浮者固自難得昔真如住智海嘗言在湘西道吾時眾

雖不多猶有老衲數輩履踐此道自大瀉來此不下九百僧無七五人會我說話予以是知得人不在眾多也寶錄

湛堂曰惟人履行不可以一訓一詰固能盡知蓋口舌辯利者事或未可信辭語拙訥者

第一九一册

理或不可窮雖窮其辭恐未窮其理能服其口恐未服其心惟人難知聖人所病况近世衲子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多只伺過隙與衆違欲與道非方相尚以欺相冒以詐使佛祖之道靡靡而愈薄殆不可救矣 荅魯直書

湛堂謂妙喜曰像李比丘外多徇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爲皆非究竟盖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虱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

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詰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詰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羈也 日涉記

參

二

湛堂謂妙喜曰參禪須要識慮高遠志氣超邁出言行事持信於人勿隨勢利苟枉自然不爲朋輩描摸時所上下也 寶峯記開

湛堂曰予昔同靈源侍晦堂于章江寺靈源一日與二僧入城至晚方歸晦堂因問今日

何往靈源曰適往大寧來時死心在旁厲聲
呵曰參禪欲脫生死發言先要誠實清兄何
得妄語靈源面熱不敢對自爾不入城郭不
妄發言予固知靈源死心皆良器也日涉記
湛堂曰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少憇僅能

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
者收功遠故黃太史魯直曰清兄好學如饑
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
自然非特爾也贅疣集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佛眼臨衆周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佛眼曰用事寧失於
寬勿失於急寧失於畧勿失於詳急則不可
救詳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緩
庶幾為臨衆行事之法也拾遺

靈源謂長靈卓和尚曰道之行固自有時昔

森八

三

慈明放意於荆楚間含恥忍垢見者忽之慈
明笑而已有問其故對曰連城與瓦礫相觸
予固知不勝矣逮見神鼎後譽播叢林終起
臨濟之道嗟乎道與時也苟可強乎筆帖
靈源謂黃太史曰古人云抱火措于積薪之

第一九一册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固以為安此誠喻安危之機死生之理明如杲日間不容髮夫人平居燕處罕以生死禍患為慮一旦事出不測方頓足扼腕而救之終莫能濟矣筆帖靈源謂佛鑑曰凡接東山師尤書未嘗言世

諦事唯叮嚀忘軀弘道誘掖後來而已近得書云諸莊早損我總不憂只憂禪家無眼今夏百餘人室中舉箇狗子無佛性話無一人會得此可為憂至哉斯言與憂院門不辦怕官人嫌責慮聲位不揚恐徒屬不盛者實霄

壤矣每念此稱實之言豈復得聞吾姪為嫡嗣能力振家風當慰宗屬之望是所切禱侍

錄者

靈源曰磨礮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學者果熟計而履踐之成大器播美名斯今古不易之道也筆帖

靈源謂古和尚曰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自召安可不思或專己之喜怒而隘於含容

或私心靡費而從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
茲實恣肆之悠漸禍害之基源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禍能生福福能生禍禍
生於福者緣處災危之際切於思安深於求
理遂能祇畏敬謹故福之生也宜矣福生於

泰八

四

禍者緣居安泰之時縱其奢欲肆其驕怠尤
多輕忽侮慢故禍之生也宜矣聖人云多難
成其志無難喪其身得乃喪之端喪乃得之
理是知福不可屢僥倖得不可常覬覦居福
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則其得必

鑠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者也筆帖

靈源謂伊川先生曰夫人有惡其跡而畏其
影却背而走者然走愈急迹愈多而影愈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自滅而迹自絕矣日用明
此可坐進斯道筆帖

靈源曰凡住持位過其任者鮮克有終蓋福
德淺薄量度狹隘聞見鄙陋又不能從善務
義以自廣而致然也日錄

靈源聞覺範貶竄嶺海嘆曰蘭植中塗必無
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彌年之丹古今才

智喪身謾謗罹禍者多求其與世浮沈能保其身者少故聖人言當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在覺範有之矣章江集

靈源謂覺範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

泰八

五

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貧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則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章江集

靈源曰學者舉措不可不審言行不可稽寡言者未必愚利口者未必智鄙樸者未必悖承順者未必忠故善知識不以辭盡人情不以意選學者夫湖海衲子誰不欲求道於中悟明見理者千百無一其間脩身勵行聚學樹德非三十年而不能致偶一事過差而叢林棄之則終身不可立夫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寧免無瑕凡在有情安得無咎夫子聖人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契經則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況自聖賢以降

孰無過失哉在善知識曲成則品物不遺矣
故曰巧梓順輪楠之用枉直無廢材良御適
險易之宜駕驥無失性物既如此人亦宜然
若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
捨繩墨而裁曲直棄權衡而較重輕雖曰精

微不能無謬矣

靈源曰善住持者以衆人心爲心未嘗私其
心以衆人耳目爲耳目未嘗私其耳目遂能
通衆人之志盡衆人之情夫用衆人之心爲
心則我之好惡乃衆人好惡故好者不邪惡

者不謬又安用私託腹心而甘服其譎媚哉
既用衆人耳目爲耳目則衆人聰明皆我聰
明故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又安用私託耳目
而固招其蔽惑耶夫布腹心託耳目惟賢達
之士務求已過與衆同欲無所偏私故衆人

卷八

六

莫不歸心所以道德仁義流布遐遠者宜其
然而愚不肖之意務求人之過與衆違欲
溺於偏私故衆人莫不離心所以惡名險行
傳播遐遠者亦宜其然也是知住持人與衆
同欲謂之賢哲與衆違欲謂之庸流大率布

腹心託耳目之意有殊而善惡成敗相迤如此得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者哉靈源曰近世作長老涉二種緣多見智識不明為二風所觸喪於法體一應逆緣多觸衰風二應順緣多觸利風既為二風所觸則喜怒哀

之氣交於心鬱勃之色浮於面是致取辱法門譏誚賢達唯智者善能轉為攝化之方美導後來如瑯琊和尚往蘇州看范布文因受信施及十餘緡遂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為眾檀設齋其即預辭范公

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眾知已去有追至常州而得見者受法利而迴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此所謂轉為攝化之方與夫竊法位苟利養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也與德和尚書

文正公謂瑯琊曰去年到此思得林下人可語者嘗問一吏諸山有好僧否吏稱北寺瑞光希茂二僧為佳予曰此外諸禪律中別無耶吏對予曰儒尊士行僧論德業如希茂二人者三十年蹈不越閭衣惟布素聲名利養

了無所滯故邦人高其操履而師敬之若其
登座說法代佛揚化機辯自在稱善知識者
非頑吏能曉逮暇日訪希茂二上人視其素
行如吏言予退思舊稱蘇秀好風俗今觀老
吏尚能分君子小人優劣况其識者耶瑯琊

曰若吏所言誠為高議請記之以曉未聞
瑯琊別錄

靈源曰鍾山元和尚平生不交公卿不苟名
利以卑自牧以道自樂士大夫初勉其應世
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成第恐乏才具耳荆

公聞之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在元公得之
美贊疣集

靈源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為難既悟守之為
難既守行之為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
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
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為任若心不等
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為流俗阿師是宜
祇畏

靈源曰東山師兄天資特異語默中度尋常
出示語句其理自勝諸方欲效之不詭俗則

淫陋終莫能及求於古人中亦不可得然猶
譙光導物不啻饑渴嘗曰我無法寧克勤諸
子真法門中罪人矣

靈源道學行義純誠厚德有古人之風安重
寡言尤為士大夫尊敬嘗曰衆人之所忽聖

泰

人之所謹況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
應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利養
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子有所未服
當退思脩德以待方來未見有身正而叢林
不治者所謂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誠實

在茲記開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
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
招禍辱圓悟禪師曰學道存乎信立信在乎
誠存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已可以
教人無欺惟信與誠有補無失是知誠不一
則心莫能保信不一則言莫能行古人云衣
食可去誠信不可失惟善知識當教人以誠
信且心既不誠事既不信稱善知識可乎易
曰惟天下至誠遂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而自既不能盡於已欲望盡於人
衆必給而不從自既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
衆必疑而不信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
體良以誠不至則物不感損不至則益不臻
蓋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也明矣

泰

九

與虞察院書

圓悟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
皆稱改過為賢不以無過為美故人之行事
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
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飭非遷善則其德日
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

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尚
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與文主簿

圓悟曰先師言做長老有道德感人者有勢
力服人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之
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類固霄壤矣

贅庵集

圓悟謂隆巖主曰欲理叢林而不務得人情
則叢林不可理務得人之情而不勤於接下
則人情不可得務勤接下而不辨賢不肖則
下不可接務辨賢不肖而惡言其過悅順其

已則賢不肖不可辨惟賢達之士不惡言過不悅順已惟道是從所以得人情而叢林理

笑廣錄

圓悟曰住持以衆智為智為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

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既盛禍災已成雖

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此之謂也 與佛智書

圓悟謂元布袋曰凡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為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濟者衆然一有矜已逞能之心則僥倖之

泰

十

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雙林石刻

圓悟謂妙喜曰大凡舉措當謹始終故善作者必善成善始者必善終謹終如始則無敗事古云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行百里之半於九十斯皆嘆有始而無終也故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昔晦堂老母曰黃蘗勝和尚亦
哥衲子但晚年謬耳觀其始得不謂之賢門卷集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
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

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先
師每言師翁執古不知時變師翁曰變故易
常乃今人之大患予終不為也蟾和尚日錄
佛鑑懃和尚自太平遷智海郡守曾公元禮
問孰可繼住持佛鑒舉曷首座公欲得一見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佛鑑曰曷為人剛正於世逸然無所嗜好請
之猶恐弗從詎肯自來耶公固邀之曷曰此
所謂呈身長老也竟逃于司空山公顧謂佛
鑒曰知子莫若父即命諸山堅請抑不得已
而應命蟾侍者日錄

參入

士

佛鑒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為榮
達理之人不為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效力
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為日錄
佛鑒謂曷首座曰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
好一有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

第一九一册

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高好培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平生所得莫越於斯汝宜勉旃規正來學 南華石列

佛鑑曰先師節儉一鉢囊鞋袋百綴千補猶不忍棄置嘗曰此二物相從出關僅五十年矣詎肯中道棄之有泉南悟上座送褐布襪自言得之海外冬服則溫夏服則涼先師曰老僧寒有柴炭紙衾熱有松風水石蓄此奚

為終却之 日錄

佛鑑曰先師聞真淨遷化設位辦供哀哭過禮嘆曰斯人難得見道根祇不帶枝葉惜其早亡殊未聞有繼其道者江西叢林自此寂寥耳 日錄

佛鑑曰先師言白雲師翁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踴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脩然危坐終日嘗謂疑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日錄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飭已之不能而欺人^參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十二}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惟賢者不然謂事散而無窮能涯而有盡欲以有盡之智而周無窮之事則識有所偏神

參

十二

有所困故於大道必有所闕焉與秀然書佛鑒謂龍牙和尚曰敬革前人之弊不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事不明終爲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佛鑒曰凡爲一寺之主所貴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差有毫髮猥媒之事於已不去遂被小人窺覷雖有道德如古人則學者疑而不信矣山堂小參佛鑑曰佛眼弟子唯高庵勁挺不近人情爲

人無嗜好作事無儻援清嚴恭謹始終以名節自立有古人之風近世衲子罕有倫比

耿龍學書

佛眼遠和尚曰蒞衆之容必肅於閑暇之日

對賓之語當嚴於私昵之時林下人發言用

卷八

十三

事舉措施為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

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者舊博問先賢

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

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

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與真牧書

佛眼曰人生天地間稟陰陽之氣而成形自

非應真秉悲願力出現世間其利欲之心似

不可卒去惟聖人知不可去人之利欲故先

以道德正其心然後以仁義禮智教化隄防

之日就月將使其利欲不勝其仁義禮智而

全其道德矣

與耿龍學書

佛眼曰學者不可泥於文字語言蓋文字語

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門不能出言象之表音

達觀穎初見石門聰和尚室中馳騁口舌之

辯聰曰子之所說乃紙上語若其心之精微

則未觀其與當求妙悟悟則超卓傑立不乘
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吼哮百獸震駭迴觀文
字之學何啻以什較百以千較萬也隴間記
佛眼謂高庵曰百丈清規大槩標正檢邪軌
物齊衆乃因時以制後人之情夫人之情猶

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人之情不制則肆亂故去情息妄禁惡止邪
不可一時亡規矩然則規矩禮法豈能盡防
人之情茲亦助入道之階輝也規矩之立昭
然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擴乎如大道行之者

不惑先聖建立雖殊歸源無異近代叢林有
力役規矩者有死守規矩者有蔑視規矩者
斯皆背道失理縱情逐惡而致然曾不念先
聖救末法之弊禁放逸之情塞嗜慾之端絕
邪僻之路故所以建立也東湖集

乘
佛眼謂高庵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自見其睫
舉千鈞之重者不自舉其身猶學者明於責
人昧於怨已者不少異也真牧集
高菴悟和尚曰予初遊祖山見佛鑑小參謂
貪欲瞋恚過如冤賊當以智敵之智猶水也

不用則滯滯則不流不流則智不行矣其如
貪欲瞋恚何予是時雖年少心知其為善知
識也遂求掛搭雲居實錄

高庵曰學者所存中正雖百折挫而浩然無
憂其或所向偏邪朝夕區區為利是計予恐

堂堂之軀將無措於天地之間矣貞牧集

高庵曰道德仁義不獨古人有之今人亦有
之以其智識不明學問不廣根器不淨志氣
狃劣行之不力遂被聲色所移使不自覺蓋
因妄想情念積習濃厚不能頓除所以不到

古人地位耳與耿龍學書

高庵聞成枯木住金山受用侈靡嘆息久之
曰比丘之法所貴清儉豈宜如此徒與後生
輩習輕肥者增無厭之求得不愧古人乎叢
高庵曰住持大體以叢林為家區別得宜付

授當器舉措係安危之理得失關教化之源十五

為人範模安可容易未見住持弛縱而能使
衲子服從法度凌遲而欲禁叢林暴慢昔育
王王遣首座仰山仰山偉偉貶貶侍僧載於典文足為
令範今則各徇私欲大隳百丈規繩懈於夙

興多缺參會禮法或縱貪饕而無忌憚或緣
利養而致喧爭至於便僻醜惡靡所不有烏
乎望法門之興宗教之盛詎可得耶龍昌集
高庵住雲居每見衲子室中不契其機者即
把其袂正色責之曰父母養汝身師友成汝

志無饑寒之迫無征役之勞於此不堅確精
進成辦道業他日何面目見父母師友乎衲
聞其語有泣涕而不可已者其跡令嚴整如
此且菴逸事

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嘆息

如出諸已朝夕問候以至躬自煎煮不嘗不
與食或遇天氣稍寒拊其背曰衣不單乎或
值時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不幸不救不問
彼之有無常住盡禮津送知事或他辭高庵
叱之曰昔百丈爲老病者立常住爾不病不

死也四方識者高其爲人及退雲居過天台
衲子相從者僅五十輩間有不能往者泣涕
而別蓋其德感人如此山堂小參

高庵退雲居圓悟欲治佛印卧龍庵爲燕休
之所高庵曰林下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予以縱心之年正如長庚曉月光影能幾
時且西山廬昇林泉相屬皆予逸老之地何
必有諸已然後可樂耶未幾即曳杖過天台
後終于華頂峯 真牧集

高庵曰衲子無賢愚惟在善知識委曲以崇

泰八

十六

其德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弊以重其言優
愛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盖人皆含
靈惟勤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琢磨
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閑則淤泥疏濬則川
澤乃知像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勸

弊之道亦有所未至矣當叢林殷盛之時皆
是季代棄材在季則愚當興則智故曰人皆
含靈惟勤誘致是知學者才能與時升降好
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學
者道德才能消長之所由也 與李都運書

高庵曰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尊
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恥貪競
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凌暴之弊住持
有動色之諍則學者有攻闢之禍先聖知於
未然遂選明哲之士主於叢林使人具瞻不

諭而化故石頭馬祖道化感行之時英傑之士出威儀柔嘉雍雍肅肅發言舉令瞬目揚眉皆可以爲後世之範模者宜其然矣與死心書高庵曰先師嘗言行脚出關所至小院多有不如意事因思法眼叅地蔵明教見神鼎時

泰八

七

便不見有煩惱也記聞

高庵表裏端勁風格凜然動靜不忘禮法在衆日屢見侵害殊不介意終身以簡約自奉室中不妄許可稍不相契必正色直辭以裁之衲子皆信服嘗曰我道學無過人者但平

生爲事無愧於心丁

高庵住雲居見衲子有攻人隱惡者即從容諭之曰事不如此林下人道爲急務和乃脩身豈可苟縱愛憎壞人行止其委曲如此師初不赴雲居命佛眼遣書勉云雲居甲於江

左可以安衆行道似不須固讓師曰自有叢林已來學者被遮般名目壞了節義者不爲不少佛鑒聞之曰高庵去就衲子所不及記聞高庵勸安老病僧文曰貧道嘗閱蔵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

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

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輒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刹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削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

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辨置仍勸請諸比丘迺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調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模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

卷八

六

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之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天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

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覺範和尚題靈源門榜曰靈源初不願出世
隄岸甚窄張無盡奉使江西屢致之不可久
之翻然改曰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
不急撐拄之其崩頽跬可須也於是開法於

淮上之太平予時東遊登其門叢林之整齊
宗風之太振疑百丈無恙時不減也後十五
年見此榜于逢原之室讀之凜然如見其道
骨山谷爲孽窠大書其有激云嗚呼使天下
爲法施者皆遵靈源之語以住持則尚何憂

乎祖道不振也哉傳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靈源以之石門集

歸雲本和尚辨佞篇曰本朝富鄭公弼問道
於投子顓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於
台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

泰

九

公貴人信道之篤也鄭國公社稷重臣晚年
知向之如此而顓必有太過人者自謂於顓
有所警發士夫中諦信此道能忘齒屈勢奮
發猛利期於徹證而後已如楊大年侍郎李
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

激揚酌唱班班見諸禪書楊無爲之於白雲
端張無盡之於兜率悅皆扣關擊節徹證源
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張無垢侍郎李漢老叅
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
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揮電掃脫略世俗
拘忌觀者歛衽辟易罔窺涯涘然士君子相
求於空閑寂寞之濱擬棲心禪寂發揮本有
而已後世不見先德楷模專事諛媚曲求進
顯凡以住持薦名爲長者往往書刺以稱
門僧奉前人爲恩府取招提之物苞苴獻佞

識者憫笑而恬不知恥嗚呼吾沙門釋子一
統一鉢雲行鳥飛非有凍餒之迫子女玉帛
之戀而欲折腰擁篲酸寒跼蹐自取辱賤之
如此邪稱恩府者出一已之私無所依據一
妄庸唱之於其前百妄庸和之於其後擬爭
奉之真卑小之耳削弱風教莫甚於佞人實
姦邪欺僞之漸雖端人正士巧爲其所入則
陷身於不義失德於無救可不哀歟破法比
丘魔氣所鍾誑誕自若詐現知識身相指禪
林大老爲之師承媚當路貴人爲之宗屬申

不請之敬啓壞法之端白衣登床膜拜其下
曲違聖制大辱宗風吾道之衰極至於此嗚
呼天誅鬼錄萬死奚贖非佞者歎嵩禪師原
教有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臣預制書則
曰公曰師鍾山僧遠鸞與及門而牀坐不迎

悉

干

虎谿慧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世待
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道振後世之慕其
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
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也況如僧遠之見天
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興吾人之

脩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
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淳熙丁酉余謝事顯
恩寓居平田西山小塢以日近見聞事多矯
偽古風凋落吾言不足爲之重輕聊書以自
警云叢林盛事

圓極峯和尚跋云佛世之遠正宗淡薄澆漓
風行無所不至前輩凋謝後生無聞叢林典
刑幾至掃地縱有扶救之者返以爲王蠻子
也今觀疎山本禪師辨佞詞遠而意廣深切
著明極能箴其病第妄庸輩智識暗短醉心

於邪佞之域必以醍醐爲毒藥也感事東山
空和尚答余才茂借脚夫書云向辱枉顧荷
愛之厚別後又承惠書益自感愧某本巖穴
間人與世漠然才茂似知之今雖作長老居
方丈只是前日空上座常住有無一付主事

奉

主

出入支籍並不經眼不畜衣鉢不用常住不
赴外請不求外援任緣而住初不作明日計
才茂既以道舊見稱故當相忘於道今書中
就覓數脚夫不知此脚出於常住耶空上座
耶若出於空空亦何有若出常住是私用常

住一涉私則爲盜豈有善知識而盜用常住
乎公旣入帝鄉求好事不宜於寺院營此等
事公閩人所見所知皆閩之長老一住著院
則常住盡盜爲己有或用結好貴人或用資
給俗家或用接陪已知殊不念其爲十方常
住招提僧物也今之戴角披毛償所負者多
此等人先佛明言可不懼哉比年以來寺舍
殘廢僧徒寥落皆此等咎願公勿置我於此
等輩中公果見信則他寺所許者皆謝而莫
取則公之前程未可量也逆耳之言不知以

謂如何時寒途中保愛語錄

浙翁琰和尚云此書真閻老子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於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眾之外幾如

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露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薑煎藥盖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特刮眾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剋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

遷大利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計算哉掛
漫錄

卷八

三二

禪林寶訓卷第二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

禪林寶訓卷第三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泰九

雪堂行和尚住薦福一日問暫到僧甚處來
僧云福州來雪堂云公路見好長老磨僧云
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

泰九

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為好僧云入寺路
徑開闢廊廡脩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
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
其為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
眼也直以斯言達于郡守吳公傅朋曰遮僧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閣下之賢

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住持庶幾

為林下盛事吳公大喜本即日遷薦福

延齡事出皇朝類苑

雪堂曰金隄千里清於蟻壤白壁之美離於

瑕玷況無上妙道非特金隄白壁也而貪慾

瞋恚非特蟻壤瑕玷也要在志之端謹行之

精進守之堅確修之完美然後可以自利而

利他也

與王十州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曷鐵面住太平有言曷

第一九一册

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教為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東湖集

雪堂謂晦菴光和尚曰子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脩身出

家學道以至率身臨眾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廣錄見獨居士者即

雪堂又也

雪堂曰高菴臨眾必曰眾中須知有識者予因問其故高菴曰不見瀉山道舉措看他上

流莫謾隨於庸鄙平生不沉於下愚者皆出此語稠人廣眾中鄙者多識者少鄙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真挺特沒量漢也予終身踐其言始得不負出家之志廣錄

卷九

二

雪堂謂且菴曰執事須權重輕發言要先思慮務合中道勿使偏頗若倉卒暴用鮮克有濟就使得成而終不能萬全予在眾中備見利病惟有德者以寬服人常願後來有志力者審而行之方為美利靈源嘗曰凡人平居

內照多能曉了及沙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
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
常自檢責也廣錄

應菴華和尚住明果雪堂未嘗一日不過從
間有竊議者雪堂曰華姪為人不悅利近名

不先譽後毀不阿容苟合不佞色巧言加以
見道明白去住翛然袖中難得予固重之

且卷
逸事

雪堂曰學者氣勝志則為小人志勝氣則為
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為得道賢聖有人剛狠

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為不
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廣錄

雪堂曰高菴住雲居普雲圓為首座一材僧為
書記白楊順為藏主通烏頭為知客賢真牧
為維那華姪為副寺用姪為監寺皆是有德

泰九

三

業者用姪尋常廉約不點常住油華姪因戲之曰
異時做長老須是鼻孔端正始得豈可以此
為得耶用姪不對用姪處已雖儉與人甚豐
接納四來畧無倦色高菴一日見之曰監寺
用心固難得更須照管常住勿令踈失用姪

曰在某夫為小過在和尚尊賢待士海納山容不問細微誠為大德高菴笑而已故叢林有用大碗之稱非

雪堂曰學者不知道之所向則尋師友以叅扣之善知識不可以道之獨化故做學者贊

祐之是以主招提有道德之師而成法社必有賢智之衲子是為虎嘯風冽龍驤雲起昔江西馬祖因百丈南泉而顯其大機大用南岳石頭得藥山天皇而著其大智大能所以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然若鴻毛之遇風沛

乎似巨魚之縱壑皆自然之勢也遂致建叢林功勳增佛祖光耀先師住龍門一夕謂予曰我無德業不能浩歸湖海衲子終愧老東山也言畢消然予嘗思之今為人師法者與古人相去倍萬矣與竹卷書

雪堂曰予在龍門時靈源住太平有司以非意擾之靈源與先師書曰直可以行道殆不可為枉可以住持誠非我志不如放意於千巖萬壑之間日飽芻粟以遂餘生復何倦倦乎不旬浹間有黃龍之命乃乘輿歸江西龍

座記

雪堂曰靈源好比類衲子曰古人有言譬為
土木偶人相似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大口目
先欲小人或非之耳鼻大可以小口目小可
以大為木偶人耳鼻先欲小口目先欲大人

卷九

四

或非之耳鼻小可以大口目大可以小夫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學者臨事取捨不厭三
思可以為忠厚之人也附

雪堂曰萬菴送高菴過天台回謂予言有德
貫首座隱景星巖三十載影不出山龍學耿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公為郡特以瑞巖迎之貫辭以偈曰三十年
來獨掩關使符那得到青山休將瑣末人間
事換我一生林下閒使命再至終不就耿公
嘆曰今日隱山之流也萬菴曰彼有老宿能
記其語者乃曰不體道本沒溺死生觸境生
心隨情動念狼心狐意謫行誰人附勢阿容
徇名苟利乖真遂妄背覺合塵林下道人終
不為也予曰貫亦僧中間氣也事
雪堂生富貴之室無驕倨之態處躬節儉雅
不事物住烏巨山衲子有獻鏡者雪堂曰

第一九一册

溪流清泚毛髮可鑑蓄此何為終却之行

雪堂仁慈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俚言罕出于

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為介潔

嘗曰古人學道於外物淡然無所嗜好以至

忘勢位去聲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

泰九

五

伎倆終不柰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不一把

作匹似間耳實行

雪堂曰死心住雲巖室中好怒罵衲子皆望

崖而退方侍者曰夫為善知識行佛祖之道

號令人天當視學者如赤子今不能施慘怛

之憂垂撫循之恩用中和之教柰何如仇讎

見則詬罵豈善知識用心乎死心拽拄杖赴

之曰爾見解如此他日諂奉勢位苟媚權豪

賤賣佛法欺罔龔俗定矣予不忍故以重言

激之安有他哉欲其知耻改過懷慕不忘異

日做好人耳聰首座記間

死心新和尚曰秀圓通嘗言自不能正而欲

正他人者謂之失德自不能恭而欲恭他人

者謂之悖禮夫為善知識失德悖禮將何以

垂範後乎與靈源書

死心謂陳瑩中曰欲求大道先正其心必有忿嗔則不得其正少有嗜慾亦不得其正然自非聖賢應世安得無愛惡喜怒直須不置之於前以害其正是為得矣廣錄

死心曰節儉放下最為入道捷徑多見學者

心憤憤口排排孰不欲繼踵古人及觀其放下節儉萬中無一恰似庶俗之家子弟不肯讀書要做官人雖三尺孺子知其必不能為也廣錄

死心謂湛堂曰學者有才識忠信節義者上

也其才雖不高謹而有量者次也其或懷邪觀望隨勢改易此真小人也若置之於人前必壞叢林而污瀆法門也寶錄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

泰九

六

淺不誠之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恐見欺于鄉黨况為叢林主代佛祖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子孰相從焉黃龍寶錄

死心曰求利者不可與道求道者不可與利

古人非不能兼之蓋其勢不可也使利與道兼行則商賈屠沽閭閻負販之徒皆能求之矣何必古人弃富貴忘功名灰心泯智於空山大澤之中澗飲木食而終其身哉必謂利與道行之不相違礙譬如捧漏卮而灌焦釜

則終莫能濟矣

因與韓子蒼書

死心曰晦堂先師昔遊東吳見圓照赴淨慈請蘇杭道俗爭之不已一曰此我師也汝何奪之一曰今我師也汝何有焉

一本見林間錄

死心住翠巖聞覺範竄逐海外道過南昌邀

歸山中迎待連日厚禮津送或謂死心喜怒不常死心曰覺範有德衲子鄉者極言去其主角今雅橫逆是其素分予以平日叢林道義處之識者謂死心無私於人故如此

西山記開

死心謂草堂曰晦堂先師言人之寬厚得於

泰九

七

天性若強之以猛必不悠久猛而不久則返為小人侮慢然邪正善惡亦得於天性皆不可移惟中人之性易上易下可從而化之

鑽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

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

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
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
火曷常異乎古之人治其心也防其念之未
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收功甚大及其
情性相亂愛惡交攻自則傷其生他則傷其

人殆乎危矣不可救也

與韓子
蒼書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審察人情周知上下
夫人情審則中外和上下通則百事理此住
持所以安也人情不能審察下情不能上通
上下乖戾百事矛盾此住持所以廢也其或

主者自恃聰明之資好執偏見不通物情捨
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論而行私惠致使進善
之途漸隘任衆之道益微毀其未見未聞安
其所習所蔽欲其住持經大傳遠是猶却行
而求前終不可及

與山
堂書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
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昔大陽平侍者道
學爲叢林推重以處心不正識者非之遂致
終身坎坷速死無歸然豈獨學者而已爲一
方主人尤宜祇畏

與一書
記書

草堂謂如和尚曰先師晦堂言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接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踈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已之所怒而踈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已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

森

八

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若夫主者好逞私心專已喜怒而進退於人則賢者緘默不肖者競進紀綱紊亂叢林廢矣此二者實住持之大體誠能審而踐之則近者悅而遠者傳則何慮道之不行衲子不來慕乎

疎山
石刻

草堂謂空首座曰自有叢林已來得人之盛無如石頭馬祖雪峯雲門近代唯黃龍五祖二老誠能收拾四方英俊衲子隨其器度淺深才性能否發而用之譬如乘輕車駕駿駟總其六轡奮其鞭策抑縱在其顧盼之間則

何往而不達哉

廣錄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小人諂佞迎合之說不可得而惑矣蓋衆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

也疎山
寶錄

草堂謂山堂曰天下之事是非未明不得不慎是非既明以理決之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如此則姦佞不能惑強辯不能移矣清來
記開山堂震和尚初却曹山之命郡守移文勉之

卷九

九

山堂辭之曰若使飯梁鬻肥作貪名之衲子

不若草衣木食為隱山之野人清來才卷
主記開

山堂曰蛇虎非鴟鵂之讎鴟鵂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菴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主值出生飯州云鴟子見人為甚飛去主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為我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為伍者善達此理也老龐曰鐵牛不怕獅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斯言盡之

矣與周居
士書

山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

第一九一册

而人無所怨功或不足稱而賞之已厚罪或不足責而罰之至重遂使小人故生驕怨矣

與張尚書書

山堂曰佛祖之道不過得中過中則偏邪天下之事不可極意則極亂古今之人不節不

謹始至危亡者多矣然則孰無過歟惟賢達

之士改之勿吝是稱焉美也與趙趙然書

山堂同韓尚書子蒼萬菴顏首座賢真牧避難于雲門巷韓公因問萬菴近聞被李成兵吏所執何計得脫萬菴曰昨被執縛饑凍連

日自度必死矣偶大雪埋屋其所繫屋壁無

故崩倒是夜幸脫者百餘人公曰正被所執

時如何排遣萬菴不對公再詰之萬菴曰此

何足道吾輩學道以義為質有死而已何所

懼乎公頷之因知前輩涉世禍害死生皆有

泰元

處斷矣其牧

山堂退百文謂韓子蒼曰古之進者有德有

命故三請而行一辭而退今之進者惟勢與

力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可謂賢達矣開記

山堂謂野庵曰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

於己爲是以他爲非則愛惡異同不生於心
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幻庵集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
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
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

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
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
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
妙喜墮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
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妙喜杲和尚曰湛堂每獲前賢書帖必焚香
開讀或刊之石曰先聖盛德佳名詎忍弄置
其雅尚如此故其亡也無十金之聚唯唐宋
諸賢墨蹟僅兩竹籠衲子競相誦唱得錢八
十餘千助茶毗禮可庵集

泰元

十一

妙喜曰佛性住大瀉行者與地客相歐於口
也佛性欲治行者祖超然因言若縱地客摧
辱行者非惟有失上下名分切恐小人乘時
侮慢事不行矣佛性不聽未幾果有莊客弒
知事者可庵集

第一九一册

妙喜曰祖超然住仰山地客盜常住穀超然素嫌地客意欲遣之令庫子行者為彼供狀行者欲保全地客察超然意抑令供起離狀仍返使叫喚不肖供責超然怒行者擅權二人皆决竹篋而已盖超然不知陰為行者所

謀烏乎小人狡猾如此

可菴集

妙喜曰愛惡異同人之常情惟賢達高明不被其所轉首圓悟住雲居高菴退東堂愛圓悟者惡高菴同高菴者異圓悟由是叢林紛紛然有圓悟高菴之黨竊觀二大士播大名

于海山非常流可擬惜乎昧於輕信小人誦言惑亂聰明遂為識者笑是故宜其亮座主隱上之流為高上之士也

智林集

妙喜曰古人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率德循行思免無咎所患莫甚於不知其惡所美莫善於好聞其過然豈古人之才智不足識見不明而若是耶誠欲使後世自廣而狹於人者為戒也夫叢林之廣四海之眾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左右耳目思慮乃能盡其義理善其人情苟或尊居自重謹細務忽大體賢者

不知不自者不察事之非不改事或是不從
率意狂爲無所忌憚此誠禍害之基安得不
懼或左右果無可諮詢者猶宜取法於先賢
豈可如嚴城堅兵無自而入耶此殆非所謂
納百川而成大海也

與寶和尚書

卷九

妙喜曰諸方舉長老須舉守道而恬退者舉
之則志節愈堅所至不破壞常住成就叢林
亦主法者救今日之弊也且詐佞狡猾之徒
不知羞耻自能諂奉勢位結托于權貴之門
又何須舉

與竹菴書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妙喜謂超然居士曰天下爲公論不可廢縱
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所以叢林舉一有道
之士間見必欣然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衆
人必慨然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
也烏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

可菴集

妙喜曰節儉放下乃脩身之基入道之要歷
觀古人鮮有不節儉放下者年來衲子遊荆
楚買毛褥過浙右求紡絲得不愧古人乎
妙喜曰古德住持不親常住一切悉付知事
掌管近代主者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

第一九一册

歸方丈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不亦難乎與山堂書妙喜曰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盛衰相乘乃天地自然之數惟豐身宜乎日中故曰日

李九

十三

中則異月滿則虧天地盈虧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所以古之人當其血氣壯盛之時慮光陰之易往則朝念夕思戒謹彌懼不恣情不逸欲惟道是求遂能全其令聞若夫隳之以逸慙敗之以恣情殆於不可救方頃足扼

腕而追之晚矣時乎難得而易失也蘇林書妙喜曰古人先擇道德次推才學而進當時苟非良器置身于人前者見聞多薄之由是衲子自思砥礪名節而立比見叢林凋喪學者不顧道德少節義無廉恥譏薄素為鄙朴

獎器浮為俊敏是故晚輩識見不明涉獵抄寫用資口舌之辯日滋月浸遂成澆漓之風連語于聖人之道膏若面牆此殆不可救也與韓子蒼書妙喜曰昔晦堂作黃龍題名記曰古之學

居則嚴穴食則土木水則皮草不係心於聲利不籍名於官府自魏晉齊梁隨唐以來始勦招提聚四方學徒擇賢者規不肖俾智者導愚迷由是賓主立上下分矣夫四海之衆聚于一寺當其任者誠亦難能要在終其大

捨其小先其急後其緩不為私計專利於人比汲汲為一身之謀者實霄壤矣今黃龍以歷代住持題其名于石使後之來者見而目之曰孰道德孰仁義孰公於衆孰利於身嗚呼可不懼乎石刻

張侍郎子韶謂妙喜曰夫禪林首座之職乃選賢之位今諸方不問賢不肖例以此為僥倖之津途亦主法者失也然則像季固難得其人若擇其履行稍優才德稍備識廉恥節義者居之與夫險進之徒亦差勝矣可菴集

卷九

十四

妙喜謂子韶曰近代主法者無如真如詰善輔弼叢林莫若楊岐議者謂慈明真率作事忽略殊無避忌楊岐忘身事之惟恐不周惟慮不辦雖衝寒冒暑未嘗急已情容始自南源終于興化僅三十載總柄綱律盡慈明之

世而後已如真如者初自束包行脚逮于應
 世領徒為法忘軀不啻如饑渴者造次顛沛
 不凌色無疾言夏不排窓冬不附火一室條
 然凝塵滿按嘗曰衲子內無高明遠見外乏
 嚴師良友豈克有成器者故當時執拗如乎
 鐵脚倔強如秀圓通諸公皆望風而偃蹇于
 二老實千載衲子之龜鑑也可菴記聞子韶同妙
 喜萬菴三人詣前堂本首座寮問疾妙喜曰
 林下人身安然後可以學道萬菴直謂不然
 必欲學道不當更顧其身妙喜曰爾遮漢又

顛邪子韶雖重妙喜之言而終愛萬菴之語
 為當記聞
 子韶問妙喜方今住持何先妙喜曰安著禪
 和子不過錢穀而已時萬菴在座以謂不然
 計常住所得善能撙節浮費用之有道錢穀
 不勝數矣何足為慮然當今住持惟得抱道
 衲子為先假使住持有智謀能儲十年之糧
 座下無抱道衲子先聖所謂坐消信施仰愧
 龍天何補住持子韶曰首座所言極當妙喜
 回顧萬菴曰一箇箇都似你萬菴休去並見上

可卷
集

萬庵顏和尚曰妙喜先師初住徑山因夜叅持論諸方及曹洞宗旨不已次日音首座謂先師曰夫出世利生素非細事必欲扶振宗教當隨時以救弊不必取目前之快和尚前

日作禪和子持論諸方猶不可妄況今登寶華王座稱善知識耶先師曰夜來一時之說焉首座曰聖賢之學本於天性豈可率然先師稽首謝之首座猶說之不已萬庵曰先師承衡陽賢侍者錄貶詞揭示僧堂前衲子如

與父母涕泗愁歎居不遑處音首座請眾寮白之曰人生禍患不可苟免使妙喜平生如婦人女子陸沈下板緘默不言故無今日之事况先聖所應為者不止於是爾等何苦自傷昔慈明瑯琊谷泉大愚結伴叅汾陽適當

西北用兵遂易衣混火隊中往今徑山衡陽相去不遠道路絕間關山川無險阻要見妙喜復何難乎由是一眾寂然翌日相繼而去
嶽山智
外集
萬庵曰先師移梅陽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

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

泰元

共

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

智林集

音首座謂萬庵曰夫稱善知識當洗濯其心以至公至正接納四來其間有抱道德仁義者雖有隙隙必須進之其或姦邪險薄者雖有私恩必須遠之使來者各知所守一心同

德而叢林安夫

與妙

又曰凡住持者孰不欲建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已以下人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踈遠小人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踈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如此則馬祖百文可伴臨濟德山可速音首座曰古之聖人以無灾為懼乃曰天豈弃不穀乎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

非聖人外寧必內憂古今賢達知其不能免
嘗謹其始為之自防是故人生稍有憂勞未
必不為終身之福蓋禍患謗辱雖堯舜不可
逃況其他乎與妙善書

萬庵顏和尚曰比見叢林絕無老成之士所

卷九

七

至三百五百一人為主多人為伴據法王位
拈提豎拂互相欺誑縱有談說不涉典章宜
其無老成人也夫出世利生代佛揚化非明
心達本行解相應詎敢為之譬如有人妄踰
帝王自取誅滅况復法王如何妄竊烏乎去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聖逾速水潦鶴之屬又復縱橫使先聖化門
日就淪溺吾欲無言可乎萬菴居無事條陳
傷風敗教為害甚者一二流布叢林俾後生
晚進知前輩兢兢業業以荷負大法為心如
冰凌上行劔刃上走非苟名利也知我罪我

吾無辭焉智林集

萬菴曰古人上堂先提大法綱要審問大眾
學者出來請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
韻詩喚作釣話一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
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可悲可痛前輩念生

第一九一册

死事大對眾決疑既以發明未起生滅心也
 萬菴曰夫名行尊宿至院主人陞座當謙恭
 敘謝屈尊就卑增重之語下座同首座大眾
 請陞下座庶聞法要多見近時相尚舉古人
 公案令對眾批判喚作驗他切莫萌此心先

聖為法忘情同建法化互相誦唱令法久住
 肯容心生滅興此惡念耶禮以謙為主宜深
 思之
 萬菴曰此見士大夫監司郡守入山有慶次
 日令侍者取履長老今日特為某官陞座此

一節猶宜三思然古來方冊中雖載皆是士
 大夫訪尋知識而來住持人因叅次畧提外
 護教門光輝泉石之意既是家裏人說家裏
 兩三句淡話令彼生敬如郭公輔揚次公訪
 白雲蘇東坡黃太史見佛印便是様子也豈

李

六

是特地妄為取笑識者

萬菴曰古人入室先令掛牌各人為生死事
 大踴躍來求決擇多見近時無問老病盡令
 來納降款有爵自然香安用公界驅之因此
 妄生節目賓主不安主法者當思之

萬庵曰少林初祖衣法雙傳六世衣止不傳
取行解相應世其家業祖道愈光子孫益繁
大鑑之後石頭馬祖皆嫡孫應般若多羅懸
識要做兒孫脚下行是也二大士玄言妙語
流布寰區潛符密證者比比有之師法既衆
學無專門曹溪源派別為五方圓任器水
體是同各擅佳聲力行已任等閑垂一言出
一令細羅學者叢林鼎沸非苟然也由是互
相誦唱顯微闡幽或抑或揚佐佑法化語言
無味如煮木札羹炊鐵釘飯與後輩咬嚼目

為拈古其頌始自汾陽暨雪竇宏其音顯其
旨汪洋乎不可涯後之作者馳騁雪竇而為
之不顧道德之異若務以文彩煥爛相鮮為
美使後生晚進不克見古人渾淳大全之旨
烏乎予遊叢林及見前輩非古人語錄不看
非百丈號令不行豈特好古堯蓋今之人不足
法也望通人達士知我於言外可矣
萬庵曰比見衲子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
難迴愛人佞已順之則美逆之則踈縱有一
知半解迺被此等惡習所蔽至白首而無成

者多矣已上並見

萬庵曰叢材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又引維摩圓覺為證贊貪瞋癡殺盜婬為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

世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此者遂設戒定慧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慧不習道德不脩專以博學強辯搖動流俗牽之莫返子

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惟正因行脚高士當以生死一着辨明持誠存信不為此輩牽引乃曰此言不可信猶鳩毒之糞地飲之水聞見猶不可況食之乎其殺人無疑矣識者自然遠之矣與草堂書

萬菴曰草堂弟子惟山堂有古人之風住黃龍日知事公幹必具威儀詣方丈受曲折然後備茶湯禮始終不易有智恩上座為母修冥福透下金二錢兩日不尋聖僧才侍者因掃地而得之掛拾遺牌一衆方知蓋主法者

清淨所以上行下效也

清泉集

萬菴節儉以小參普說當供衲子間有竊議者萬菴聞之曰朝饗膏粱暮厭麩糲人之常情汝等既念生死事大而相求於寂寞之濱當思道業未辦去聖時遥詎可朝夕事貪饕

泰元

干

耶真牧集

萬菴天性仁厚處躬庶約尋常出示語句辭簡而義精博學強記窮詰道理不為苟止而妄隨與人評論古今若身履其間聽者曉然如目覩衲子嘗曰終歲參學不若一日聽師

談論為得也記聞

萬菴謂辯首座曰圓悟師翁有言今時禪和子少節義勿廉恥士大夫多薄之爾異時儻不免做遮般蟲豸常常在繩墨上行勿趨勢利佞人顏色生死禍患一切任之即是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也法語

辯首座出世住廬山棲賢常携一筇穿雙屨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辯笑曰人生以適意為樂吾何咎焉復毫書偈而

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獐似
 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吞栗棘蓬銅
 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混融覽之有愧期窮
 辯公謂混融曰像龍不足致雨畫餅安可充
 饑衲子內無實德外恃華巧猶如敗漏之舡

泰元

王

盛塗丹腹使偶人駕之安於陸地則信然可
 觀矣一旦涉江湖犯風濤得不危乎月窟集
 辯公曰所謂長者代佛揚化要在潔已臨
 眾行事當盡其誠豈可擇利害自分其心在
 我為之固當如是若其成與不成雖先聖不

能必吾何苟乎月窟集

辯公曰佛智住西禪衲子務要疊齊惟水庵
 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昂然在稠人中曾不
 屑慮佛智因見之呵曰奈何藉直如此水庵
 對曰某非不好受用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若
 使有錢亦欲做一兩件皮毛同入社火既貧
 固無如之何佛智笑之意其不可強遂休去
月窟集佛智裕和尚曰駿馬之奔逸而不敢肆
 足者街衢之禦也小人之強橫不敢縱情者
 刑法之制也意識之流浪不敢攀緣者覺照

之力也烏乎學者無覺照猶駁馬無銜轡小
人無刑法將何以絕貪慾治妄想乎與鄭居
士法語

禪林寶訓卷第三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

禪林寶訓卷第四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泰十

佛智謂水庵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

泰十

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

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

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

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寶錄
 水庵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逕挺
 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飭偏邪矯
 飭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
 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遠見佛智先

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與月

書堂

水庵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己任不發
 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
 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

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
 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
 自驚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
 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驚而
 已矣法語

牽

二

水庵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
 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
 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
 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
 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湖

開記

水庵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

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二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湖

開記及僧傳

授子清和尚畫水庵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

香

三

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見並像水庵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

相熟爇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爇爇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

與梅山潤書

水庵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嚀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毋恣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慟爾昨來

召對宸庭誠為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為心不可矜己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為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囑

見投子書

水庵少個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膏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

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
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
告終行實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
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

泰+

四

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
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
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
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
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表替學者貴通才賤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
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
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焉畏其
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
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戮成者

為賢敗者為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
彼既為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
既行之後則襲之烏乎非彥聖之師乘願力
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與和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

第一九一册

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
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
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
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
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

泰十

五

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
污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
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
恐識者笑故不為也

北山
記聞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

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祈陰相黃龍聞之
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叅禪不達理若是真
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
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
器

北山
記聞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
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飭門弟子有
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
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
然也

一本見黃
龍石刻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巳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

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佛鑒之嗣也一本見廬山岳府忠太師記開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

耳目者以瞠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

泰十

六

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錘一劄脫其庶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

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荆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詒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况降茲者歟烏乎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

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所病況其他乎與竹庵書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羨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焉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

卷十

七

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為碧巖集彼時邁古淳
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
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
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
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

日馳月鶩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闢其說以至
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
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
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
者矣與張子韶書

拙庵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
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
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為帝王師孝
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
過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記開

拙庵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
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為帝王師詎可以智愚
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拙庵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錄廣

恭而慈愛量度疑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峰悅
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
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
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
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

恭十

八

林主也

幻菴集

拙庵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
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
矣書監
拙庵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菴齒少

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其意者一日齋時鳴
槌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庵出堂勵
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
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齏菜
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庵有愧詰方
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惠勲病乃
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
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
門幸勿以此芥蒂逮佛鑑遷智海高庵過龍
門後為佛眼之嗣

拙庵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與興化普安書

拙庵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為心急已所欲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

與洪老書

拙庵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踈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滯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鏌鉞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

幻菴記聞

拙庵曰野庵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為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奸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幻庵集

拙庵曰末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
 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巖積翠海不厭
 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
 然後可以照燭幽微應變不窮夫與觀
 老書
 拙庵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

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
 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
 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夫者乃爾約庵
 集
 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
 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蓽取蔽風雨食則

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
 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
 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
 衣豐食頤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
 動其心趨趨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
 書豈特為博山設其枯盡諸方自來習氣不
 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
 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見靈隱
 石刻
 侍郎尤公謂拙庵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

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嘗曰萬事不可供豫為不可奢態持盖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佚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為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

主上留宿觀堂實為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為叢林之利濟乎然侍者記聞密庵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美

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粱鬻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為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

泰+

十一

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怪與施司諫書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踐

方瓦合持以中道勿為勢利少枉即是不出

塵勞而作佛事也與笑庵書

密庵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

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

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

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

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叢林廢有一于

斯必不能安靜見岳和尚書

密庵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

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

矣慧持者記開

密庵曰衲子履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

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

肖者誠可疾也與普慈書

密庵謂水庵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

聽聲音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

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

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為不群

以沮議為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

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

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為林下人也水與

書庵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而懷邪雖智終為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季

主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翔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

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應殆乎綱紀不振叢材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未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

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與尤侍
即書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駕駘相雜逮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駕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

竟何辨別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
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

同矣

與成
春書

或庵體和尚初忝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
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卷十

十三

此庵喝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
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
遮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
象先慕其為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
庵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

去

乾道初瞻堂住國清因見或庵讚圓通像曰
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
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瞻堂驚喜
曰不謂此庵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

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天台
野綠

或庵乾道初翩然訪瞻堂于虎丘姑蘇道俗
聞其高風即詣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庵聞
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
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庵也

虎丘
記聞

或庵入院後施主請小叅曰道常然而不渝
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為
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為則
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

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
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由是緇素喜
所未聞歸者如市語錄
共此
或庵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
丘瞻堂曰遮箇山蠻杜柳子放拍盲禪治你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那一隊野狐精或庵聞之以偈答曰山蠻杜
柳得能憎領眾匡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帚
柄拍盲禪治野狐僧瞻堂笑而已記聞
或庵謂侍郎曾公遠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
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見曾
公書

或庵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
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
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
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

第一九一册

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

叢林廢矣堂見簡書

或庵曰夫為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與圓極書

或庵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逮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瞎堂遠和尚謂或庵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鳴鶴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頴悟

香十

五

幽奧深切著明逮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為同參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為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范頌之
記明
瞻堂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
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
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
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內心腹之疾
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蓋一心為根本萬物為枝葉根本壯實枝葉
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
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
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

與頌侍
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番陽筓山僅二十載羹藜飯
黍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
堂惻然逮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歛
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

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
加以慈惠及物筓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
明遠宣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
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
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

樂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
着通身冷汗流縑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頽

庵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
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

素

共

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
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
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
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
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

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
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椽桷稍壯而伐之
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為樑棟得非
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
大而不狹其志遠與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
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
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為法而傳之鄉
使狹道苟容通志求合卑言事執其利止榮
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

與李侍
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巖再赴隱
靜給事吳公希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
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
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道話愛我
讀佛書既為巖上去我亦為膏車便欲展我

本

十七

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巖石居此
巖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巖還
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巖號景
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竒絕一覽小衆山更
得師為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

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
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四
我年七十五木末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
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
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

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美師來又去愧我
復何言尚期無久住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
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為衲子歸似響空谷
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為我
代明燭七扶踈巖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

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
 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八我與師來往歲
 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
 巖上我方為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葛藤癡

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稀有願傳上
 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
 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
 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
 無住持事但只專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

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林
 佛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
 我雖不為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惠
 不為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三師本
 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官不歸

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

豈有心哉景星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堂曰古人灰心浪智於千巖
 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
 奉然泥之詔韜光匿跡於負樵賤役之下初

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
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
其志狹惟師度量疑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
於篔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
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

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高侍者
記開

簡堂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
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
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
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
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
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
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季十

九

與興給
事考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誑誤蔽
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
美住鄱陽篔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饅粥
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榻
拙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

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履而已見者
 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升達目之曰此佛
 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
 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為之涕下
 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

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
 替乃至有實封投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
 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
 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裨販之
 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為佳

耳寒山寺
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
 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
 知其數分煙散眾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
 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

歎歎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
 豈多得也更異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
 復漲覺樹凋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帖筆
 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
 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

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為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為人所讒則反目攘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

季

子

讒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辨父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辨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踈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為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

讒口噎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為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群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為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為讒者巧便闢搆迎合蒙蔽使其曹然如為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母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焉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踈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為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

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為耳焉能澆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

泰十

三

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圖集

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為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馮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馮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信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

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
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
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
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閒
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閒說大涅槃一句一
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
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
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
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
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
訾詭譎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非
愚即狂甚可歎息也

心地法門

卷十

三三

禪林寶訓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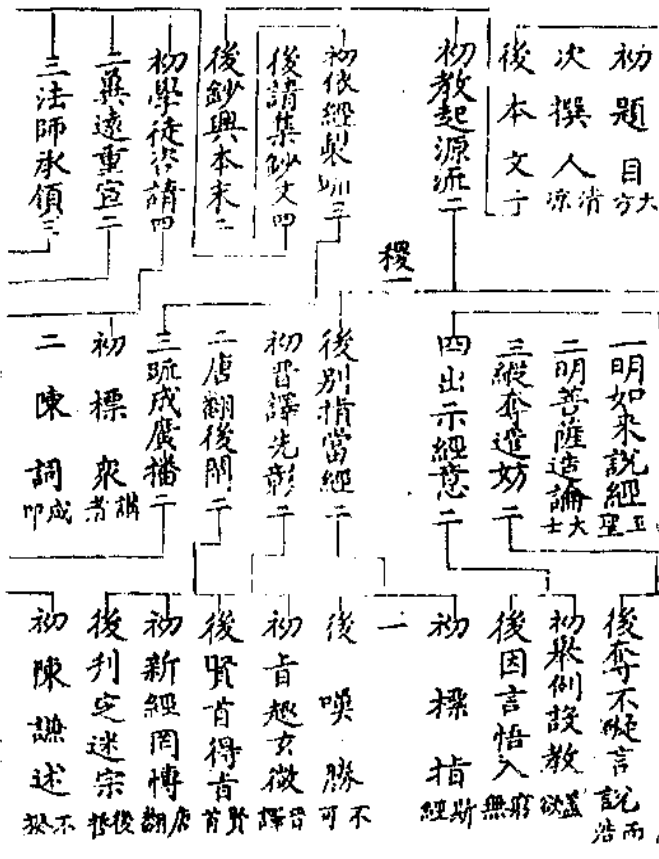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禪林寶訓

第一九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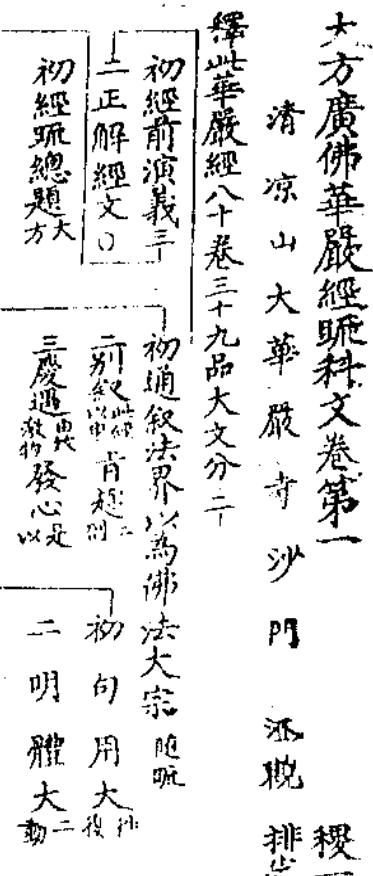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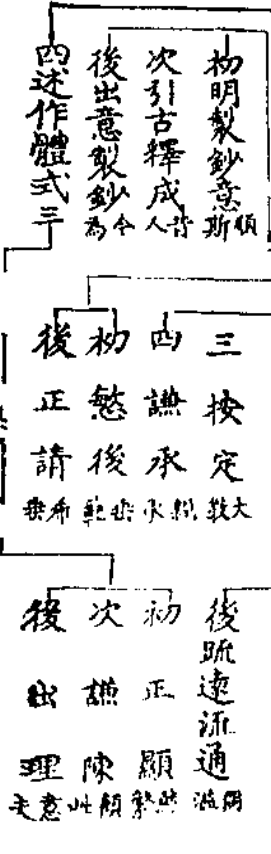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序科文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二述人名號清涼

三正解疏文四

初總叙大意聖賢序

二歸敬請加

三開章釋文

四謙贊回向

四略釋名如綱要題

初大分為四

二細科為十

初約三大釋平

二約本末釋五

三明法界類別三

三明相大小三

四融拂上三起

五結法所屬止

初句從本起末三

二攝末歸本次

三本末無礙三

○初標舉宗體甲

○二別歎能詮四

初總明能詮列

二別顯深廣理

三結歎深廣注

四結法所屬唯

初約三法界三

初句事法界第

二次句理法界次

三無礙法界三

四融拂上三第

五結屬上三第

四本末雙寂四

夫結通四義句

初句事法界第

二次句含法界第

三事無礙法界第

四融拂上四起

○三說主難思甲

初標果滿妙

二語因深顯

三明體玄混

由彰德備有

○四說儀周普七

一祈依定體

一能應身體

○五言該本末二

初理法本末空

二諸教本末第

○六言趣玄微二

一約四法界五

二約五法界四

三說經之處起不

四說經之時連

五所被眾體

初復動第

二靜之法界

三源二字分二

初在齊雙止非有為無為法界一源

二五融雙照亦有為無為法界音五

初示三大真第

二融真妄二

五結屬上四其

初二句融四法界三

二第三句融法界結

三第四句融法界起

由第五句結法界俱

初復動第

二靜之法界

三源二字分二

初在齊雙止非有為無為法界一源

二五融雙照亦有為無為法界音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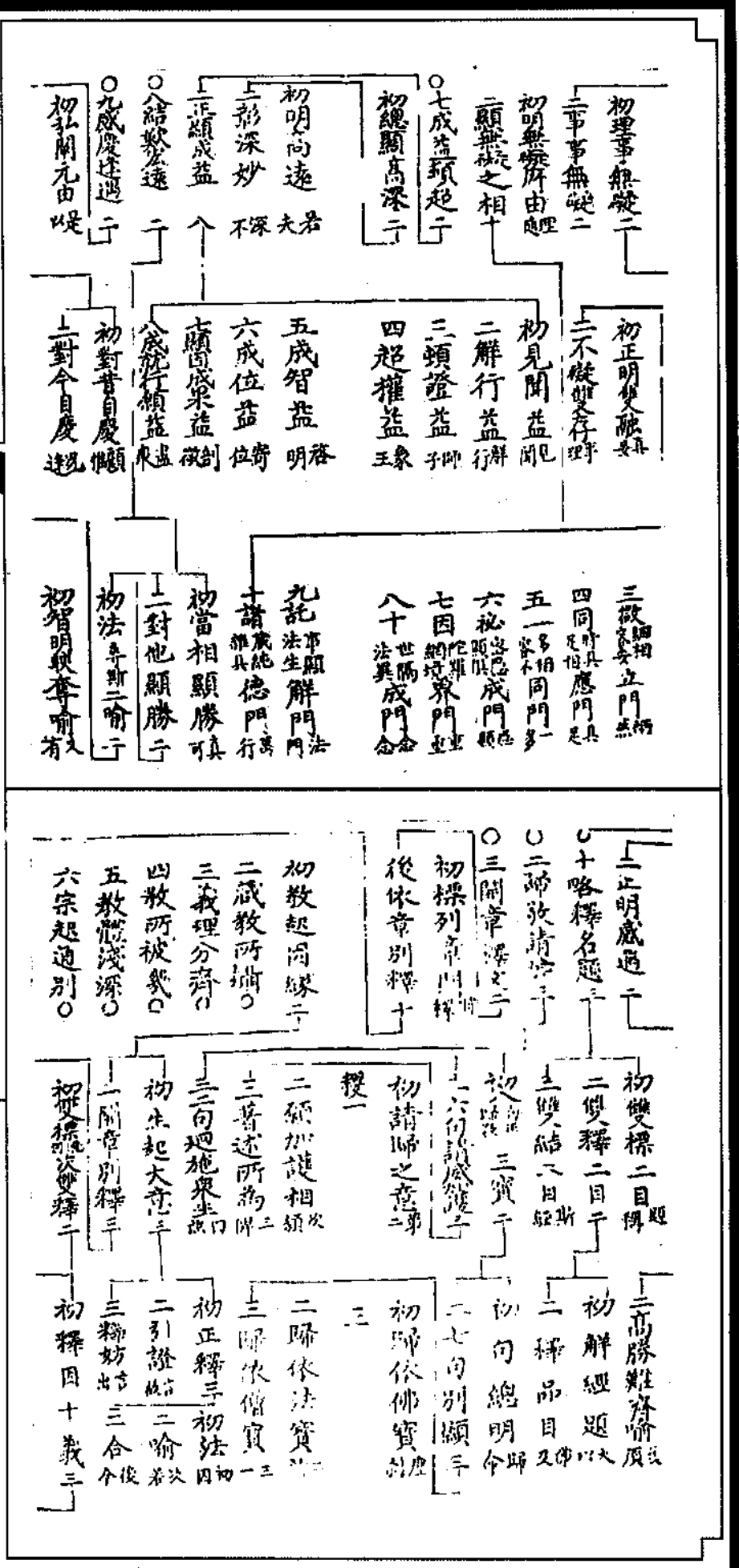
初明攝法自在門得

二廣在無礙門大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七部類會	八傳譯底通	九總釋名題	十別解文義	初法應爾故	二酬宿日故	三順機感故	初標章	二攝前起後	三約喻顯相	四引經證成	五指略在廣
後雙結	初標列	二別釋	三結屬會釋	初正釋	二引證	三結釋	四解妨	初正解	二重通再難	初標章	二總彰大意
二釋經義	初法引次喻	後合于	初正法合	後釋成上義	初標章門	二攝前起後	三標因深廣	四釋成深廣	五開章別釋	初標章	二別釋
六揀定於機	初為前指本	次為指本	後雙指上	三開章別釋	初總彰大意	二立理及成	三開章別釋	初辨定其相	二正明會融	三說勝行故	初總舉大意
初大顯	二昔行	初立理	二正釋	初法明	初總彰大意	三合	二開章別釋	初正釋	二融通	初正釋	二會融
初大顯	二昔行	初立理	二正釋	初法明	初總彰大意	三合	二開章別釋	初正釋	二融通	初正釋	二會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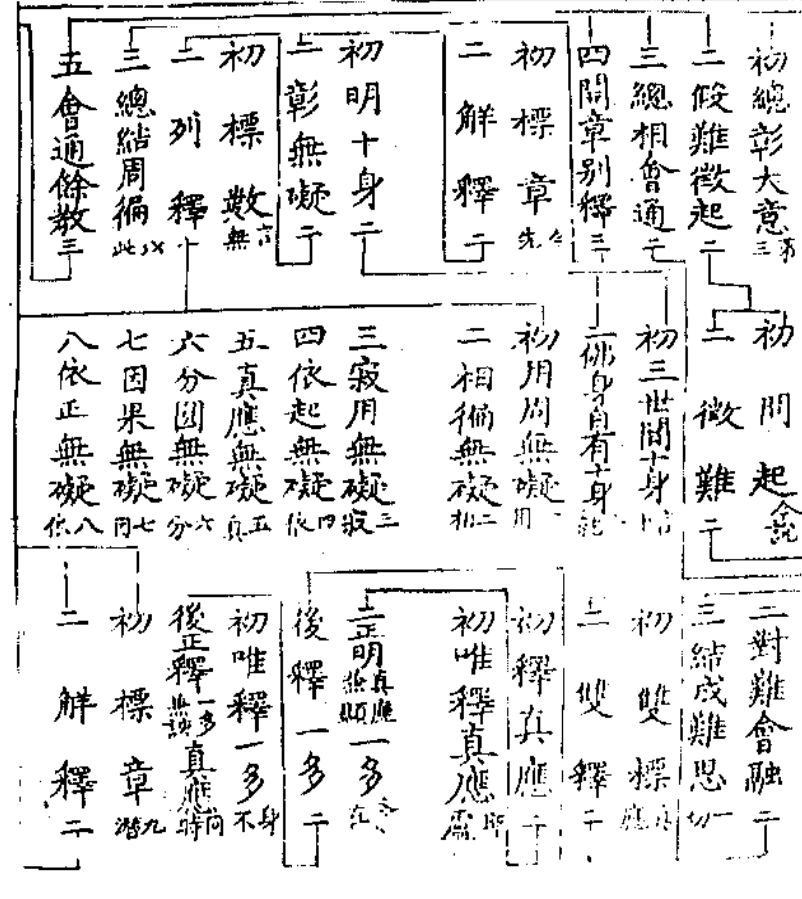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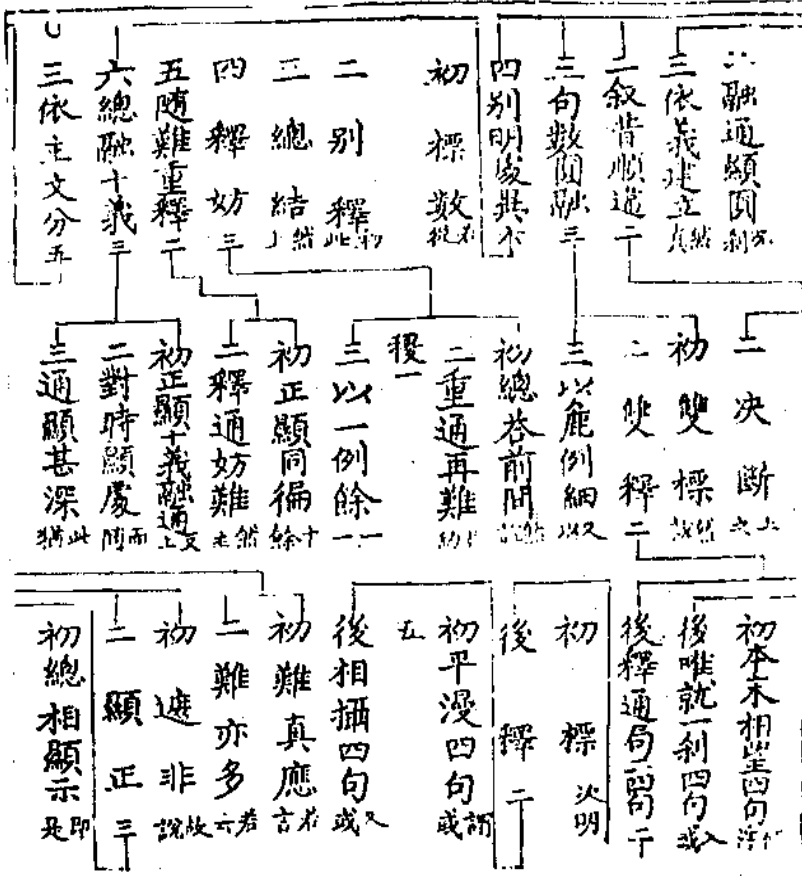
<p>一開章別釋</p>	<p>三引證</p>	<p>三雙結體用</p>
<p>八示真法故</p>	<p>初翻直明無礙</p>	<p>初行布亦一圓融</p>
<p>初總明</p>	<p>三翻則互相成</p>	<p>初正釋</p>
<p>一正釋</p>	<p>三翻融通涉入</p>	<p>初一攝一切位</p>
<p>九開因性故</p>	<p>初以義別釋</p>	<p>二別攝攝</p>
<p>十利今後故</p>	<p>一指例會融</p>	<p>二引證</p>
<p>初漸前總辨</p>	<p>初總彰大意</p>	<p>初約當位相攝</p>
<p>二開章別釋</p>	<p>初漸前起後開</p>	<p>二明五位互攝</p>
<p>初就時辨益</p>	<p>六總相解釋</p>	<p>三明以初攝後</p>
<p>二約行辨益</p>	<p>六開章別釋</p>	<p>初顯成</p>
<p>三對前辨益</p>	<p>初開釋</p>	<p>二行布</p>
<p>二釋線十義</p>	<p>二後引證</p>	<p>初總明因義</p>

<p>初引例總明</p>	<p>初引自經</p>	<p>三復彼因義</p>
<p>一開章別釋</p>	<p>一引他經</p>	<p>三正明開義</p>
<p>初標列章門</p>	<p>初人得見堅住</p>	<p>初正釋</p>
<p>二依章正釋</p>	<p>三今起行證入</p>	<p>初探</p>
<p>初依時文分</p>	<p>初通收十益</p>	<p>二釋</p>
<p>初大意</p>	<p>三通申本義</p>	<p>三結</p>
<p>二開釋</p>	<p>初拂迹顯實</p>	<p>初離</p>
<p>三會融</p>	<p>一就德顯圓</p>	<p>二通亦隨</p>
<p>四出法之源</p>	<p>初正融會</p>	<p>初對他顯勝</p>
<p>二依處</p>	<p>二通妨難</p>	<p>二會他顯勝</p>
<p>初總彰大意</p>	<p>三顯勝能</p>	<p>三再通妨難</p>
<p>初拂迹顯實</p>	<p>初正叙</p>	<p>初釋淨</p>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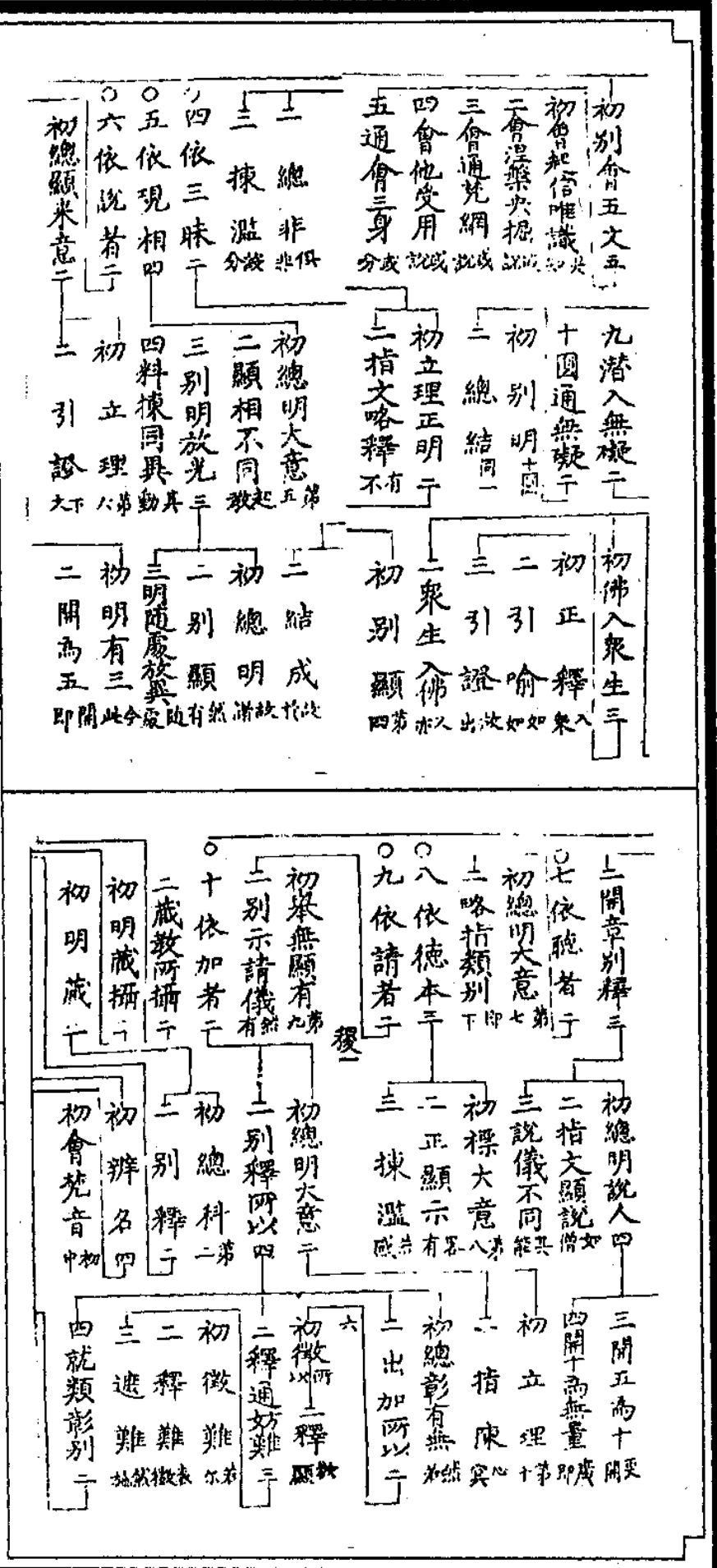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初釋三藏
 初總列三名
 二別釋三藏
 三總顯所詮
 初修多羅藏
 二毗奈耶藏

二叙古譯
 三叙古破
 四會順違
 初伸全縱
 二彰全奪
 三出古意

初別顯
 一指文
 初標名
 二引證
 三釋義
 四會六釋
 五會傍正
 初標義
 二引證
 三釋所引論
 初引論正釋
 初引論總標

初指前總說
 二引證別說
 三阿毗達磨藏
 初總標
 二釋
 一釋二藏
 二顯相

一名毘尼
 二名尸羅
 三名波羅提木叉
 四名性善五守信
 初辨名
 二顯相
 三異名

初釋對義
 二出對體
 初明彼攝此
 二明此攝彼
 二明教攝
 初總標
 二別釋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p>初標舉將說者</p>	<p>二總顯深廣</p>	<p>初標深廣</p>	<p>二釋所以</p>	<p>三結難思</p>	<p>三開章別釋</p>
<p>初標章門</p>	<p>二依標釋</p>	<p>初大意合離</p>	<p>二古今違順</p>	<p>三立教開宗</p>	<p>四總相會通</p>
<p>初雙標開合</p>	<p>二雙釋開合</p>	<p>三雙結開合</p>	<p>初釋不分之意</p>	<p>三辨分教之意</p>	<p>初總標</p>
<p>初叙此方</p>	<p>二叙西域</p>	<p>初標列</p>	<p>二別釋</p>	<p>初立一音教</p>	<p>初叙昔義</p>
<p>初五對前五</p>	<p>後五顯過於前</p>	<p>初雲無識</p>	<p>二隋延法師</p>	<p>三唐初印法師</p>	<p>初叙昔</p>
<p>二列釋</p>	<p>三總結</p>	<p>初叙</p>	<p>二判</p>	<p>初總標</p>	<p>二正立</p>
<p>二辨順遠</p>	<p>二立二種教</p>	<p>三立三種教</p>	<p>初總標</p>	<p>二別釋</p>	<p>初南中諸師</p>
<p>二辨順遠分</p>	<p>初順分</p>	<p>二遠但於</p>	<p>初總出立意</p>	<p>二遮破釋成</p>	<p>三結成昔義</p>
<p>三揀異</p>	<p>初救總名</p>	<p>一救四異</p>	<p>初通主異</p>	<p>二通處異</p>	<p>初叙日齊</p>
<p>四劉虬居士</p>	<p>初總明</p>	<p>初正立</p>	<p>二辨立異</p>	<p>三出不定相別</p>	<p>二別明漸義</p>
<p>二判分</p>	<p>初順</p>	<p>二遠漸初</p>	<p>初分為二或但</p>	<p>二或為三</p>	<p>初一師正立</p>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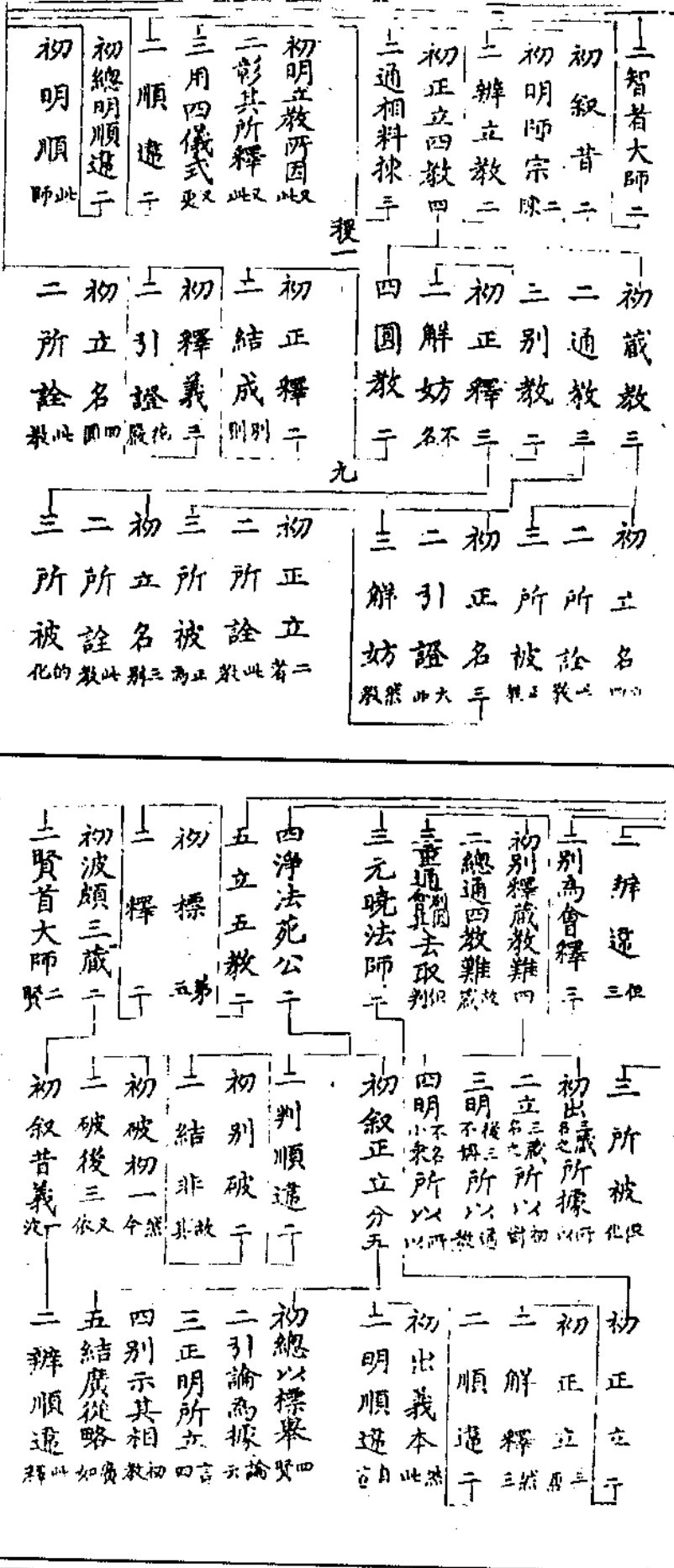
二破劉此以若
 初破初時唯有四
 二破不明常住甲
 三結立正義知
 初破其說空干
 二破不明常住甲
 三結立正義知
 初返質破云若
 二顯正破云若
 三會義破知光
 四縱奪破知光
 三破時仲三揚一
 四破時仲四同歸云若
 初總標中若
 二別釋四
 初總標或
 二別釋干
 初小乘論破明切
 二引乘經破阿又
 三引大乘論破智又
 四結上三文顯
 初引制戒云若
 二引論破智又
 初雙標若
 二雙破分干
 初指同初師講其
 二指異別立時而
 三或為四分干
 初標或分
 二顯即末
 四或為五干
 初道等立五教道
 二劉虬亦立五教若
 初引淨名破名淨

五破唯五常住
 二後編元師二
 三隋初吉藏法師二
 四立四種敬二
 初總標四第
 二別釋四
 初明承習二後
 二顯立義干
 初叙昔
 二判此判
 初出意
 二釋妨
 初明會不會意
 二明其有違
 初明會不會意
 二明其有違
 初光宅法師二
 初叙昔三
 初正立一
 二出所以明
 三結成知是
 二順遠四
 初明會三為一會取昔三二
 初正明開
 二引證後教
 二明會於昔三歸今之一二
 初會昔成今廢若
 二彰今異昔依若
 三會通之由三
 四結成昔無失文
 三明取昔之意干
 二明會三之意
 初會昔成今廢若
 二彰今異昔依若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二叙西域十	初總叙源由二	初師資相承二
初止叙二	二雙釋所以二	二所憑經論依深
二順違十	初戒賢五	三正顯所立二
初總明順違三	二智光五	四彰了不了是初
二各別會釋三	初總非前立此	五結成所憑此依
初標列章門欲然	二會釋二經深	初總亦立三
二廣會初二	三結成和會斯	二別謂佛
初雙標二義初且	初法相宗二	初標所宗法如
二別顯二相二	二法性宗二	二引文成立二
初標所宗法弟	初三乘來不了二	初般若說有性大
二引證成立十	初引深密源故	二引深密說成性二
初法華來一性二	二引勝曼時又	初指同前文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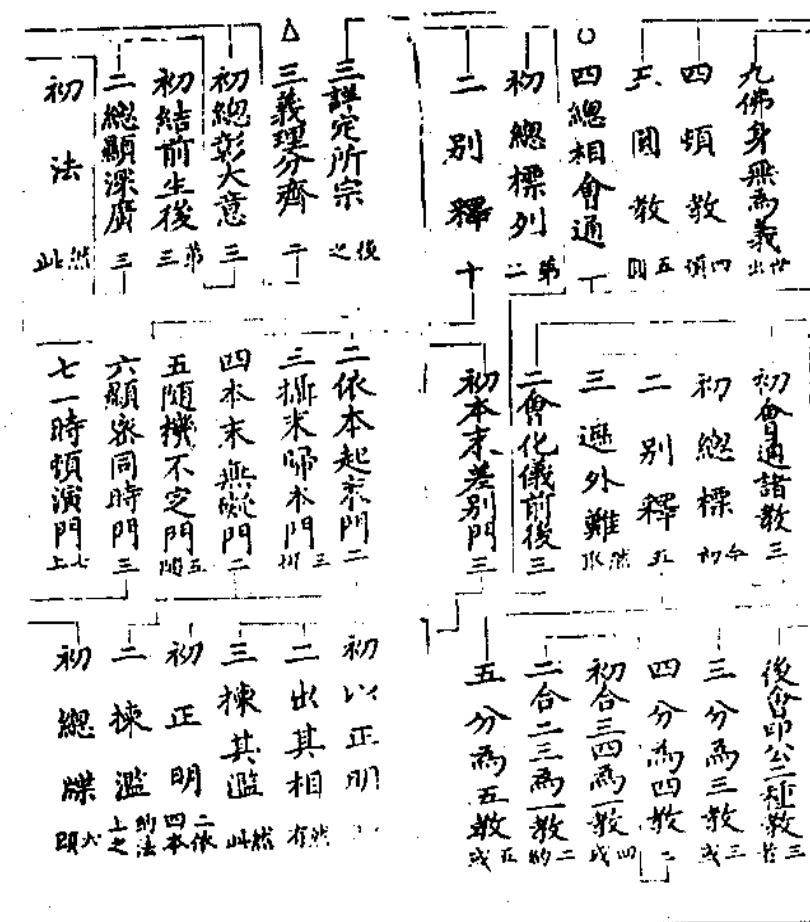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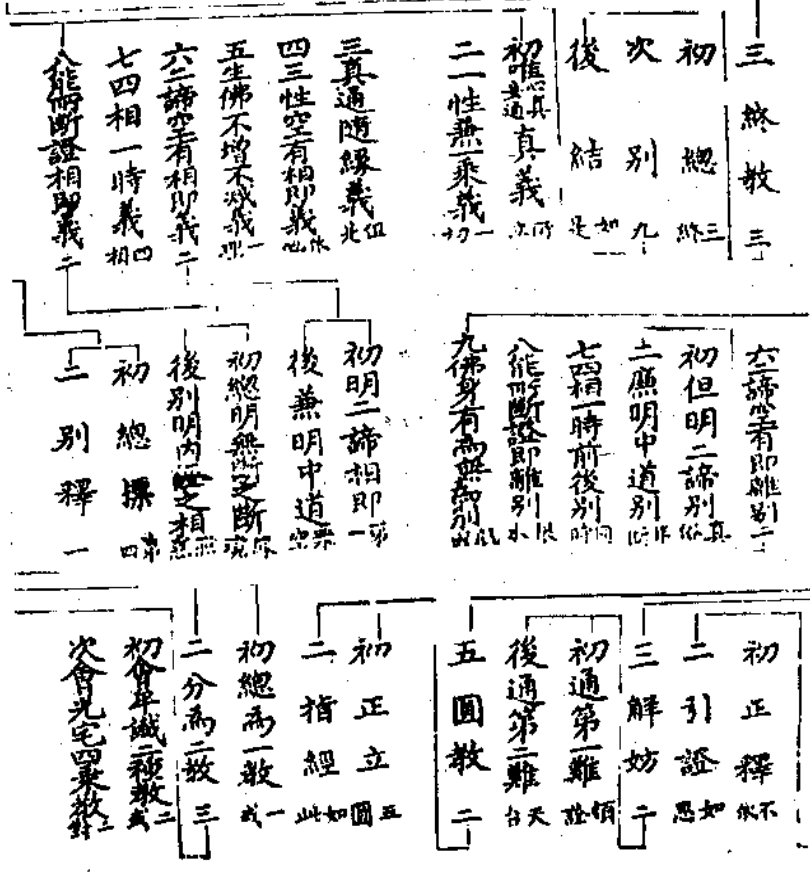
初共集三經為權法	二顯成實三乘五	三證有趣寂又
一三性為顯一乘性	初引教成立二	三引論說有性性十
二引深密經相成深	後結成無受性如	四引明五性性
三重引法華無性二	初引文三	五引善戒地持等
四引明無性三	二總結入楞	有二性成前無性成
五引經釋正義二	初引經正明深	初引法華法
初釋深經意是	後引論重成深	二引智度論論
二通妨難論	次破其不能經意三	三引法華論二
六廣引過收定性二	初引其所送前	初引論法
初正標破二	次疏釋經意此	二釋論何云
二結成前非加明	後引經結成深	初正遮其救非
七引遮救無性二	初標救辭謂	二遮救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初叙其於辭	二以經重難	後引經論成
二辨其差當	初正辨經意	三又遮其救
八引法起超寂	二結示正義	四復重遮救
初標救	初總奪雙破	初總奪無月之失
後正破	後結成正義	二縱其化翻成損
九釋勝方便	初正引經文	初正釋經意
十以法花破立	二釋成經意	後斥其謬解
初正引法花破立	三更引餘文	初正引
後更引他經義	四復縱破之	後反質
三徧略會釋	初總標	初列名
三立教開宗	二以正會釋	二解釋
初標列章	三總結除執名	初小乘教
	二依章釋	初總釋原由
	初以義分教	二正立五教
	二依教分宗	三約其所辨異
	初總標	初約數法多少
	二別釋	二約空差別
	初小乘教	三約所依根本
	二始教	四結成有餘
	初總	初唯心真妄別
	初對後彰劣	二一性五性別
	二對前顯勝	三真如隨緣差別
	三別	四三性空有即離別
	三結	五生佛不增不減
	二始教	二初正立
	初正立	二釋名
	二釋名	初約當法釋名
	三終教	二約對他釋名
	初正立	
	二立理釋名	
	三結前後	
	四頓教	



初所依體事 三	二攝歸真實 三	三彰其無礙 三	初總標 三	二別釋 十	初理備於事門 三
二界釋 即教	三結示 可修	初標門 理	二正釋 無謂	三結成備義 一故	初正明 事二
初具列 中	二依章別釋 四	初標列章門 頭	二別釋深義 一	三道釋妨難 以	初標章 二第
二界釋 其即	三引證 云然	初會一性 三	初明一性無性 二	二明成佛不佛 二	三明無性即佛性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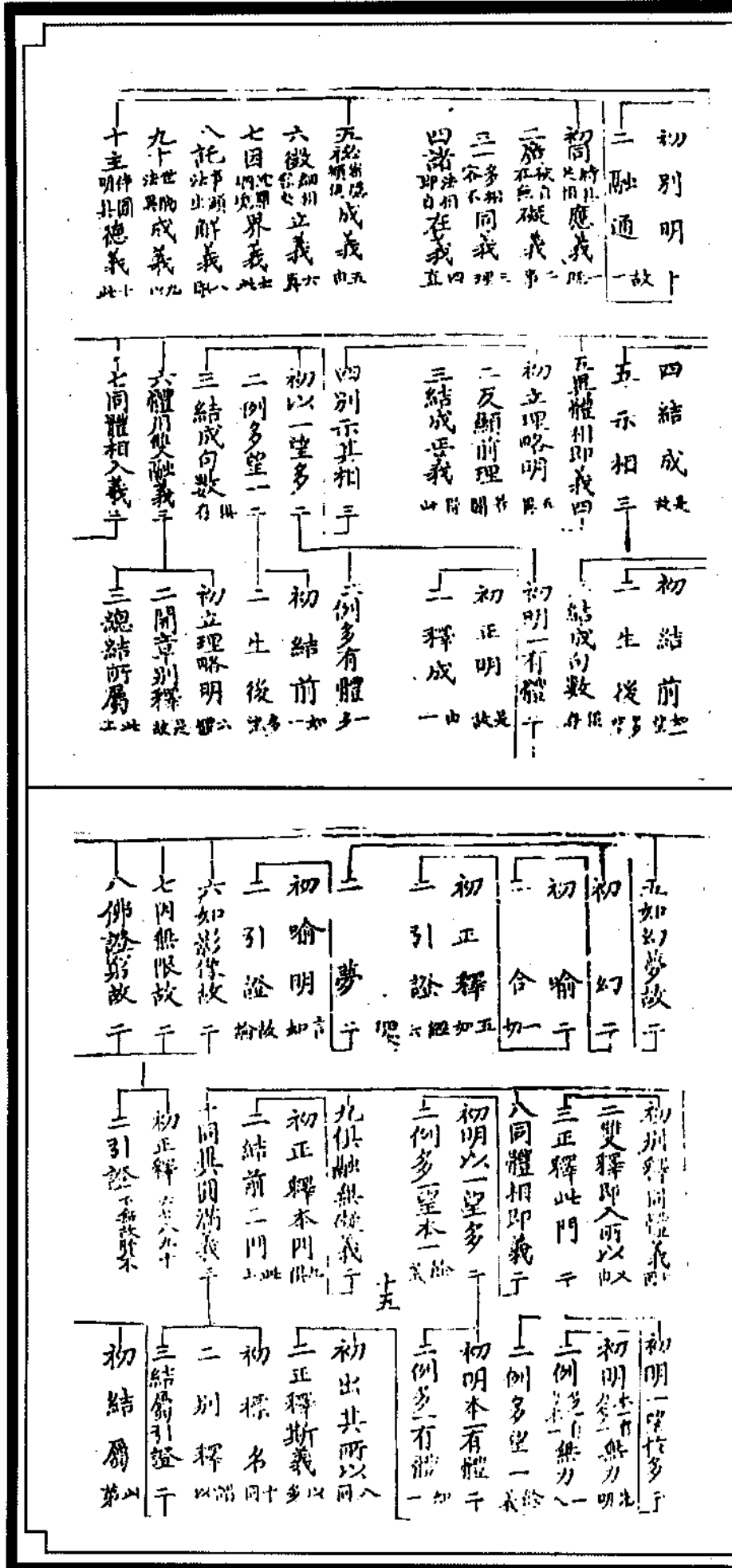
二會前 二	初總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初正明由上一理 出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二引證故出 故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初會諸法通具 出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二會真知能隨 出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初正會 出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初正釋本門 事
二會前 三	初正釋 依三	二會前一乘 出	二重會唯心 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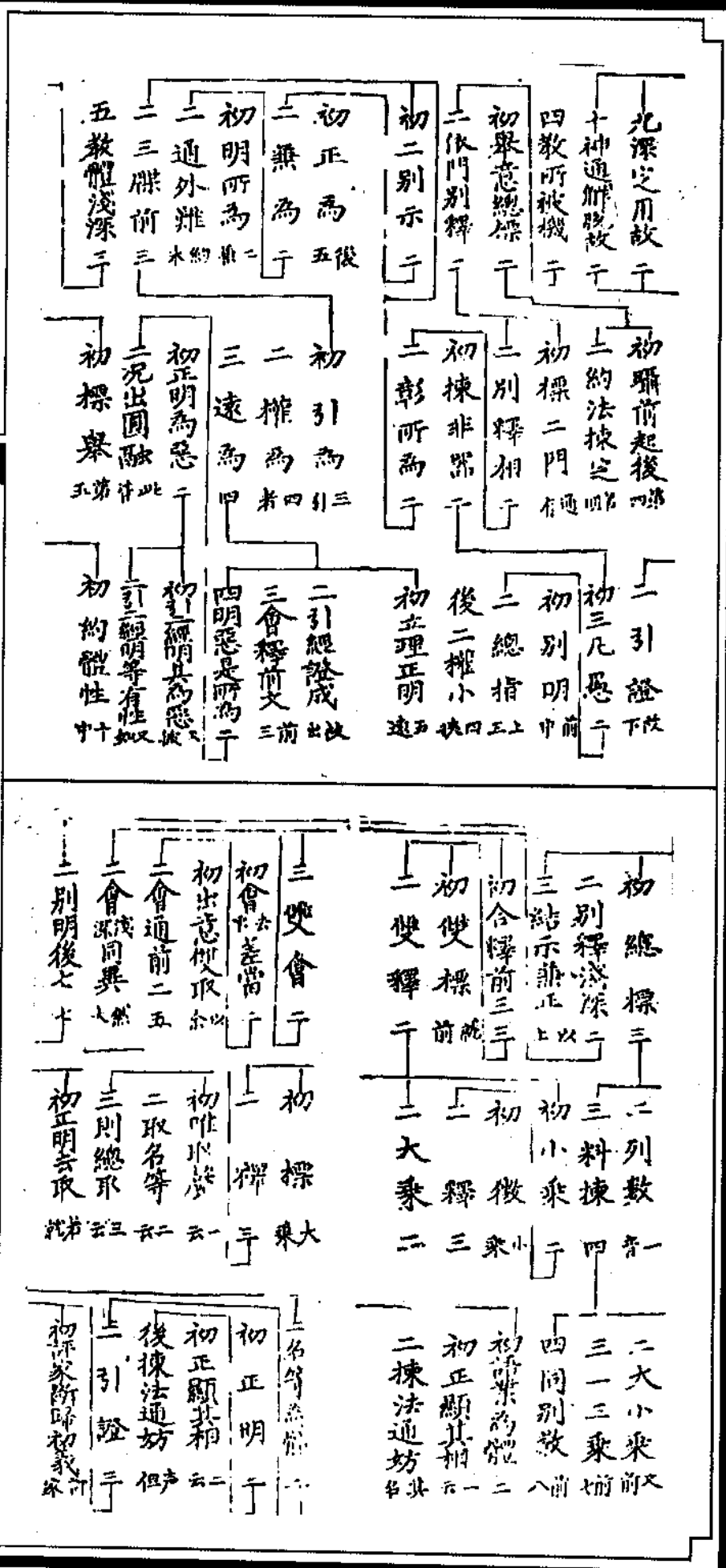
初總釋一緣起上	二會無為義上	三會不即常由
二別本八字	初標舉章門	四四相前後
四周備合容	三依章別釋	五能所斷證
初正辨玄門三	初總辨所依	初明當門中具
初列名總顯	三別顯十門十	二明其餘九門
二指事別明	初正明	初引妙嚴品
初同時應門	二引證	三引花嚴偈
二廣依無門	初正明廣狹	初正引經偈
三多相同門	二會通純雜	後舉細說廢
四諸法相在門	初正明	初正明
初正釋	初正釋	二引證
二句數	二句數	三句數

三引證	二引證	初明相入
五修德同甲	三料揀	二辨相攝攝
六初正明	初正釋	初正釋其相攝
初正明	二喻顯	二句數指同攝
二引證	三引證	三引文成證
七因緣界門四	四重喻	四重以喻顯
八託事解門	初正釋	初正釋
九十法界成門三	二引證	一揀濫
十主明其德門	三揀濫	三引證
初正明	初舉一例餘	初以華例事
二引證	二結勸修益	初正例
三重例	初標舉章門	二類結

<p>三結例成益 二德用所因 初問答總明 二隨門別釋 三總結所屬 初唯心所現故</p>	<p>二後問敬起 三列收總答 四總相會通 初總標功能 二料揀差別 三會通諸異釋</p>	<p>二法無定性故 初約大小釋 二引文證成 三例釋餘法 三緣起相由故 四法住融通故</p>	<p>二以事例除 三以所例能 四結成無盡 初別明 初以五通釋 二會通諸異釋</p>	<p>初總顯 二別釋 三總結 初諸緣各具我 初正釋 二反成</p>	<p>二結成 初標釋 初總彰多義 二標舉章門 三彰十所以</p>
---	---	---	---	---	--

<p>初總顯 初揀非 二顯正 初標舉別 二示相 初順明</p>	<p>三結示 四引證 三俱存無礙 初正釋 二句致</p>	<p>二反立 三結正 四引證 初結前生後 二正顯別相</p>	<p>初正釋 二反成 初以一望多 初明一持多 三例多持一 三釋成亦通妨難 一例多望一</p>	<p>初總釋 二引證 三反成</p>	<p>初總彰多義 二標舉章門 三彰十所以</p>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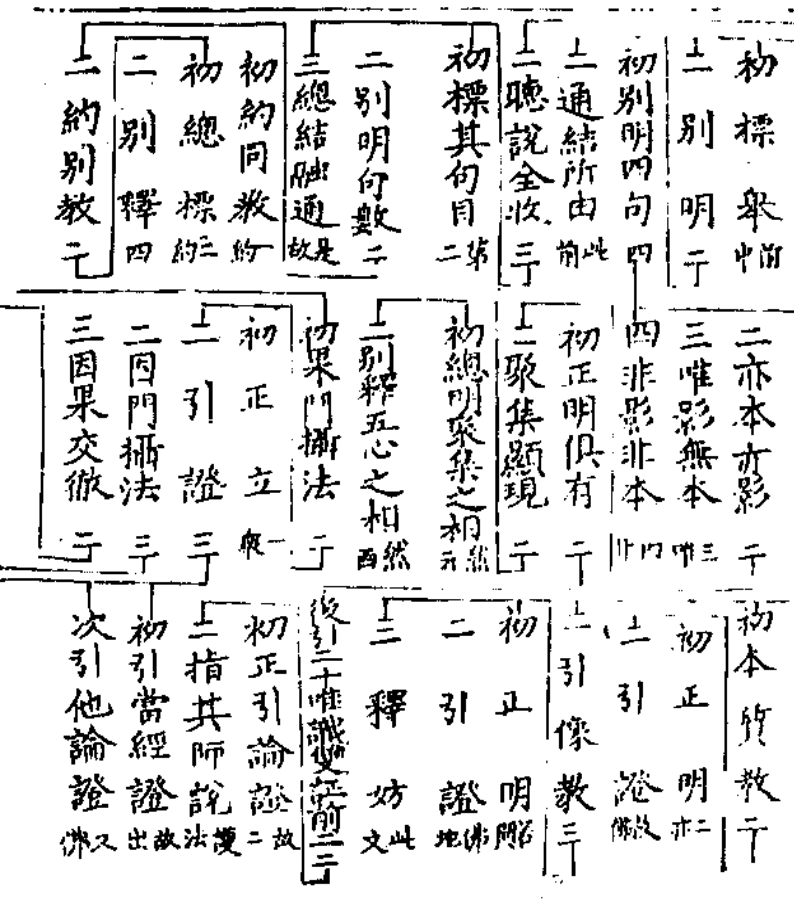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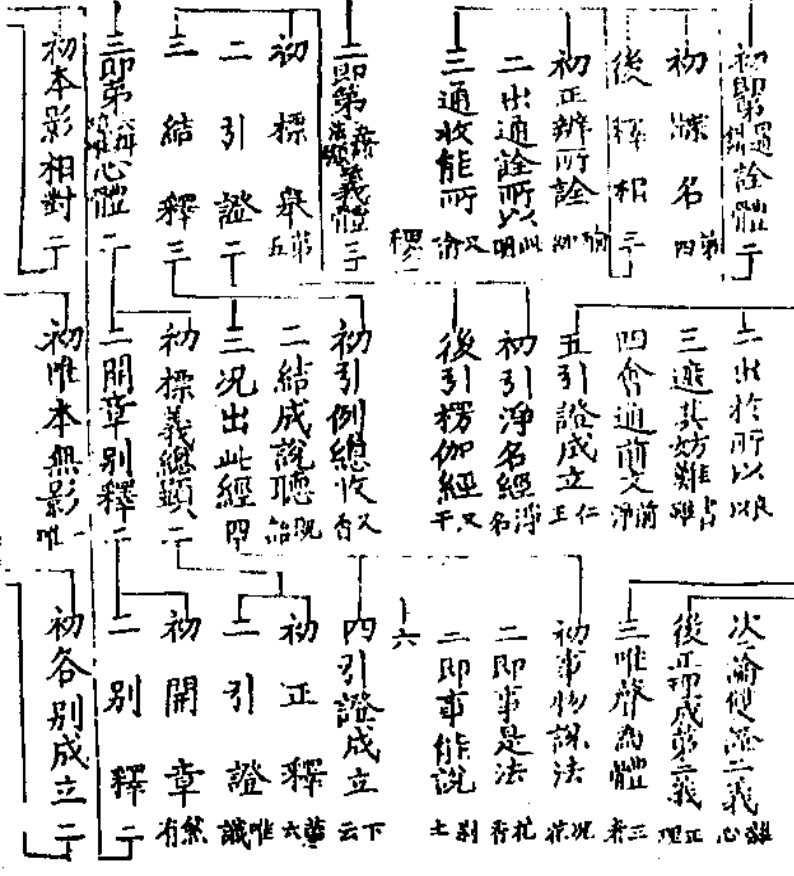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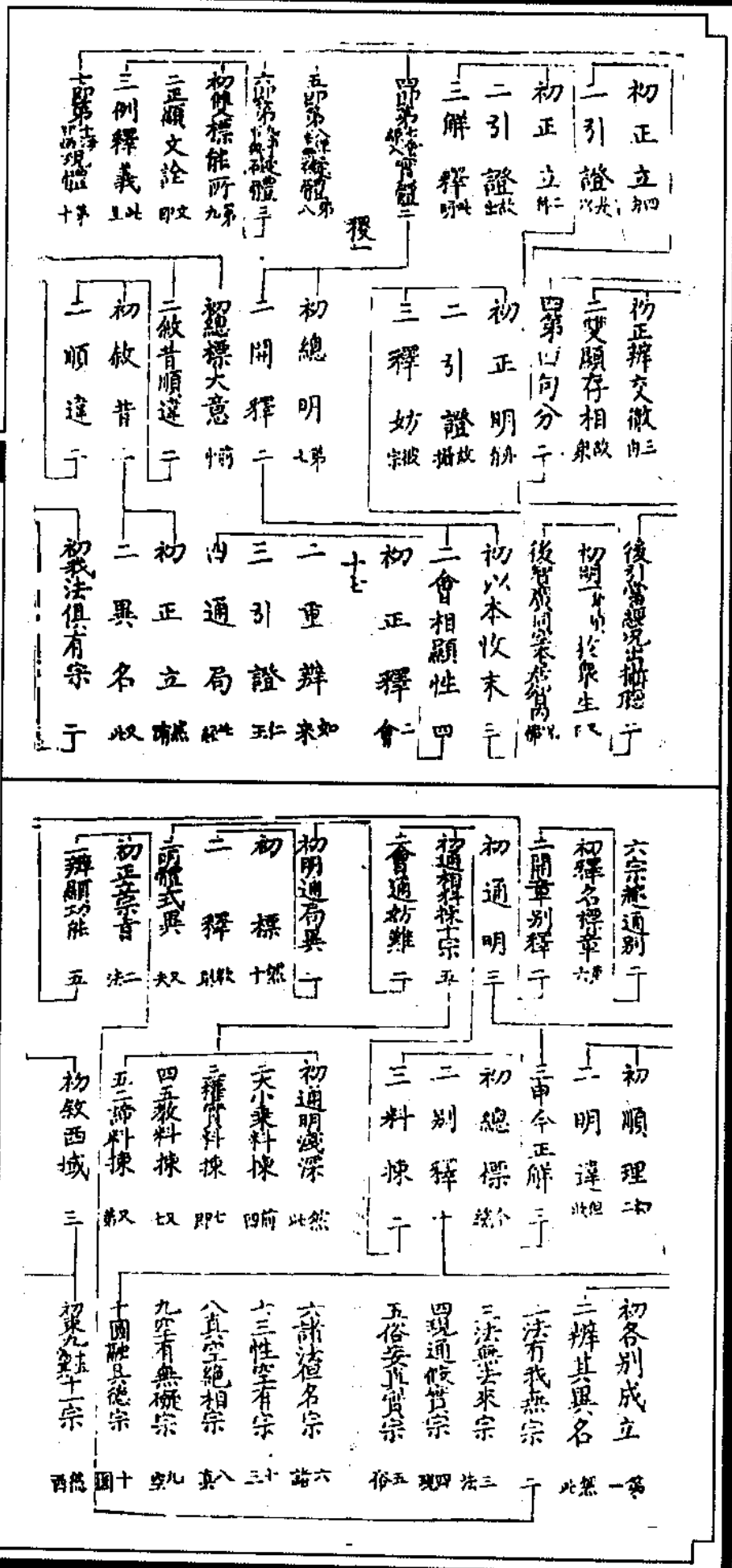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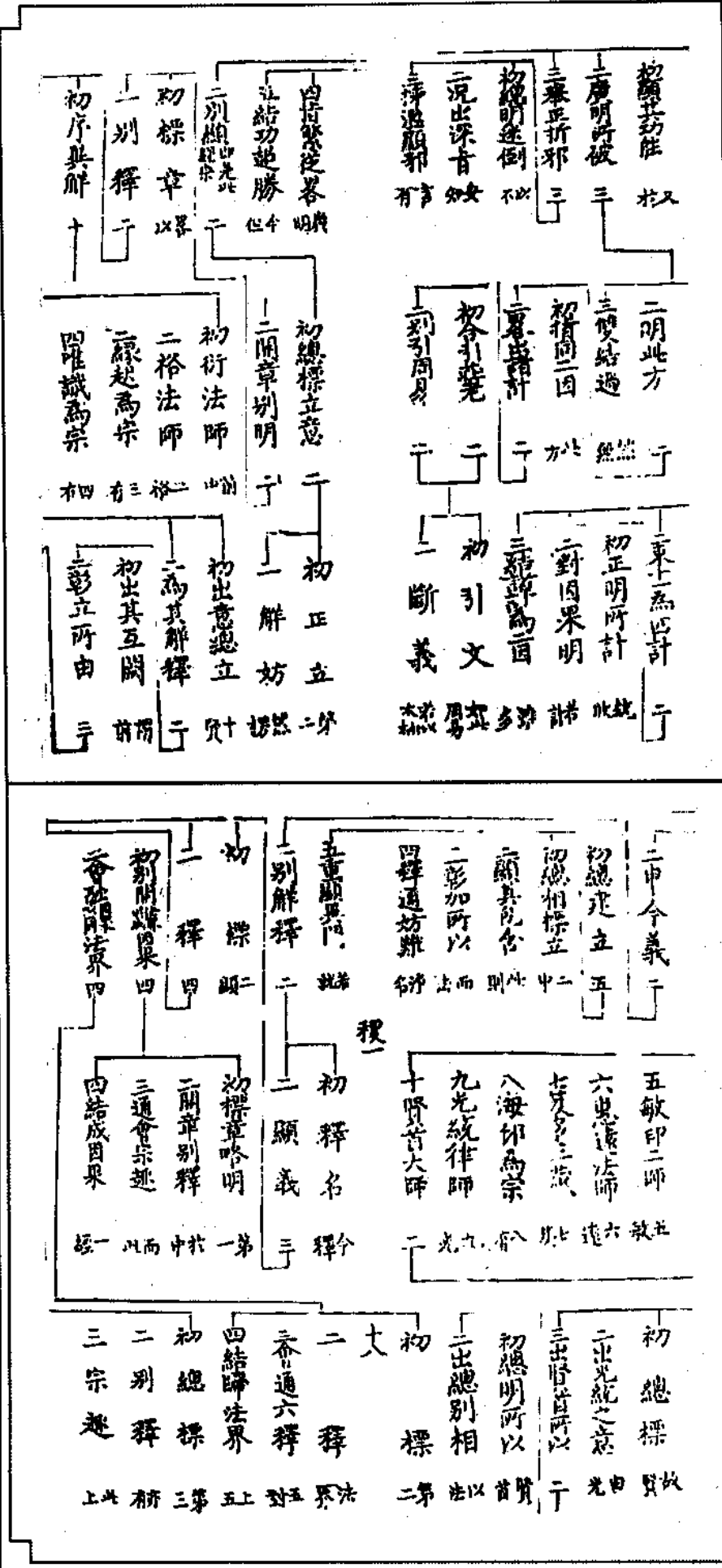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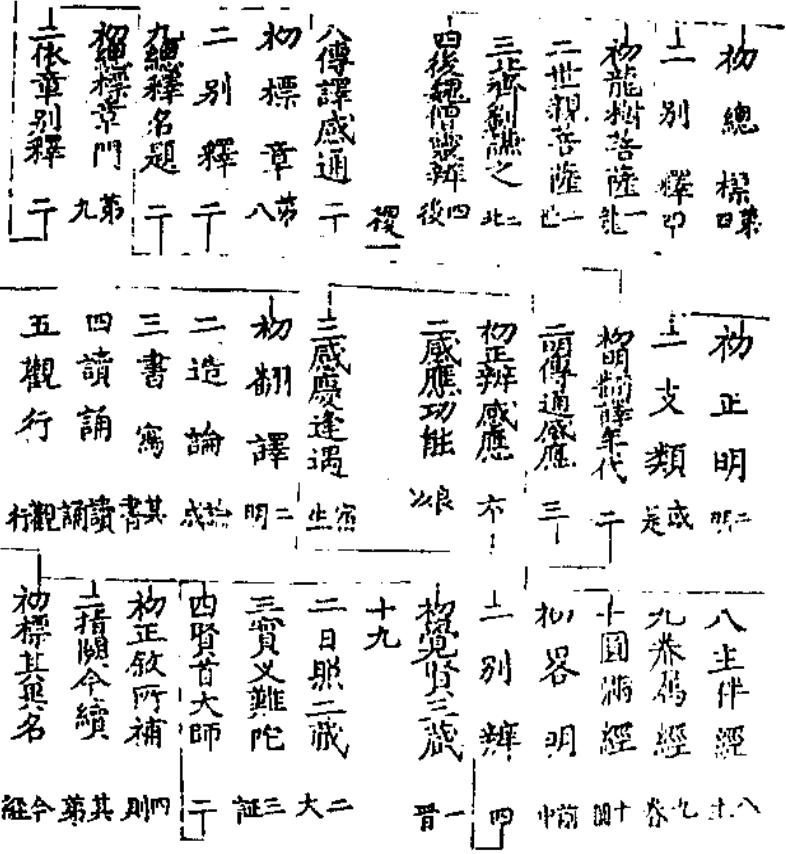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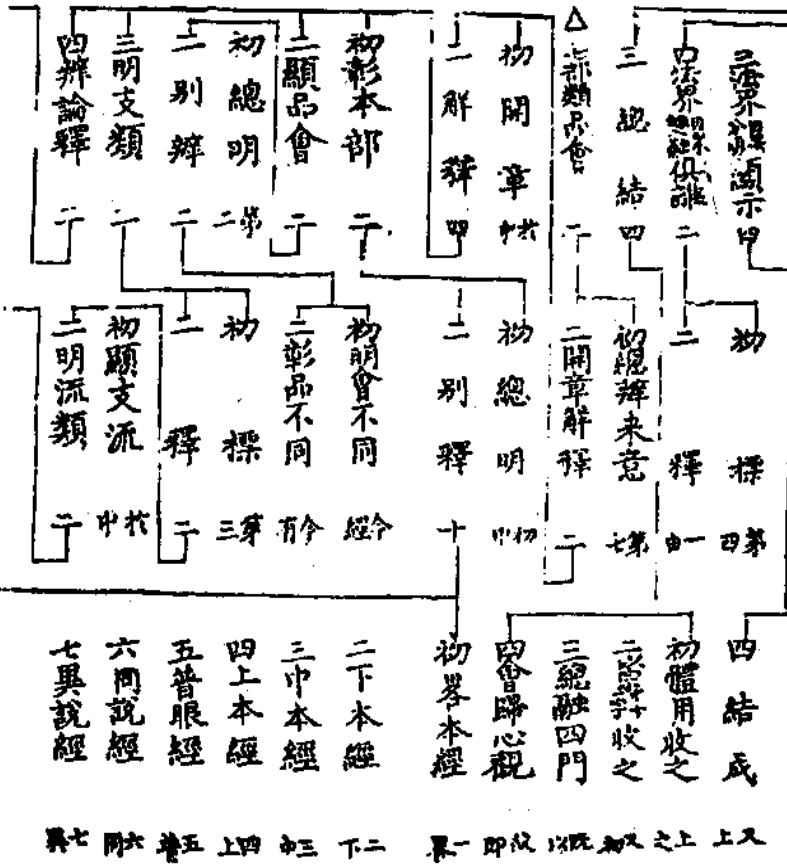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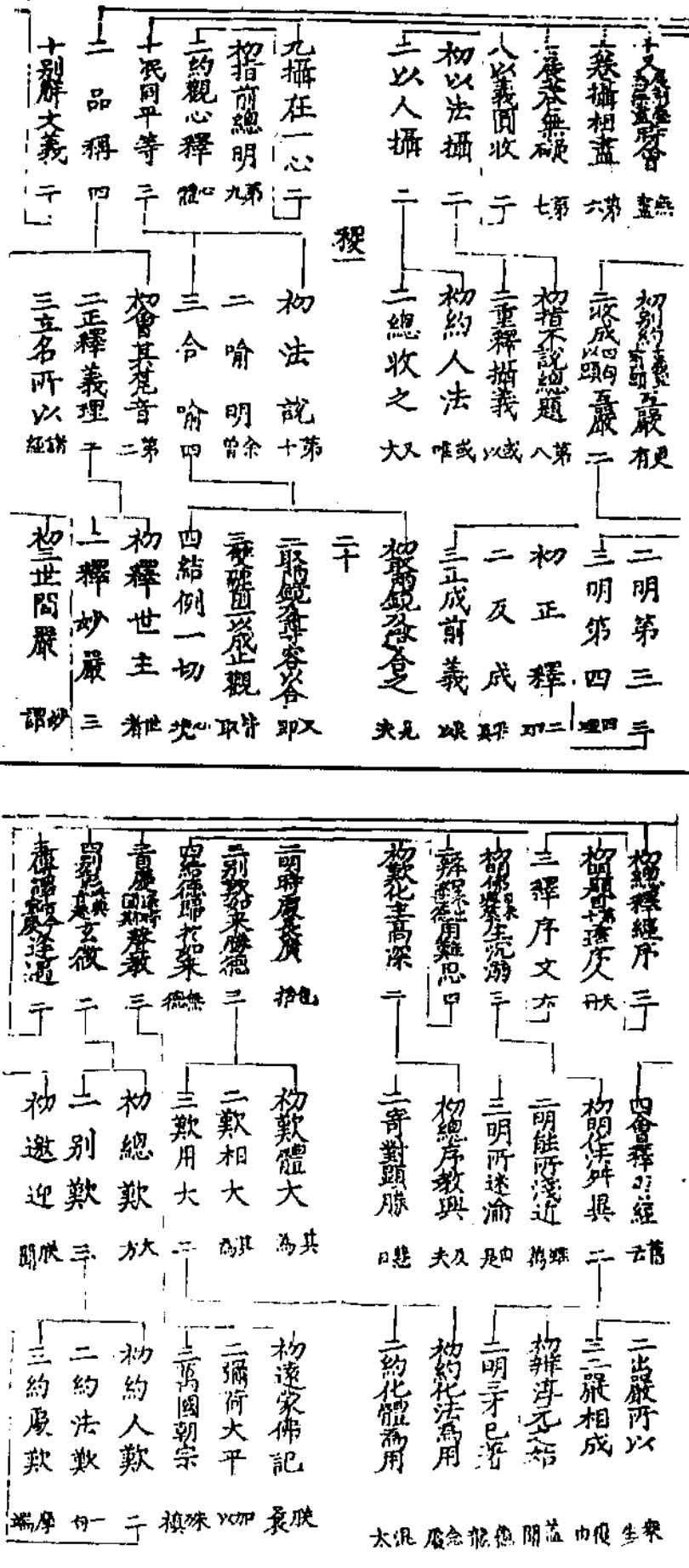
初經題	三	初總標舉	十	二列章門	通	三依章釋	十	初總得名	二	二對辨開合	對二
六總說	講	初釋今義	二	初大十義	二	初標	初	二初	二	二初	二
二彰今之稱	三	二揀前所說	二	三結成今義	今	二結會他文	二	二初體大	體	二初相大	二
初釋今名	個	三結成今義	今	二結會他文	十	二初體大	體	二初相大	二	二初相大	二
初釋今名	個	三結成今義	今	二結會他文	十	二初體大	體	二初相大	二	二初相大	二

五展演無窮	二	初長為多	十	二舉釋攝	十	初釋門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四佛十義	十	二引佛地論	二	三引真寶論	二	五華十義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初揀於經	十	二引佛地論	二	三引真寶論	二	五華十義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七教大	八	九境大	九	十業大	十	初正釋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初雙標前	三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二初釋十華	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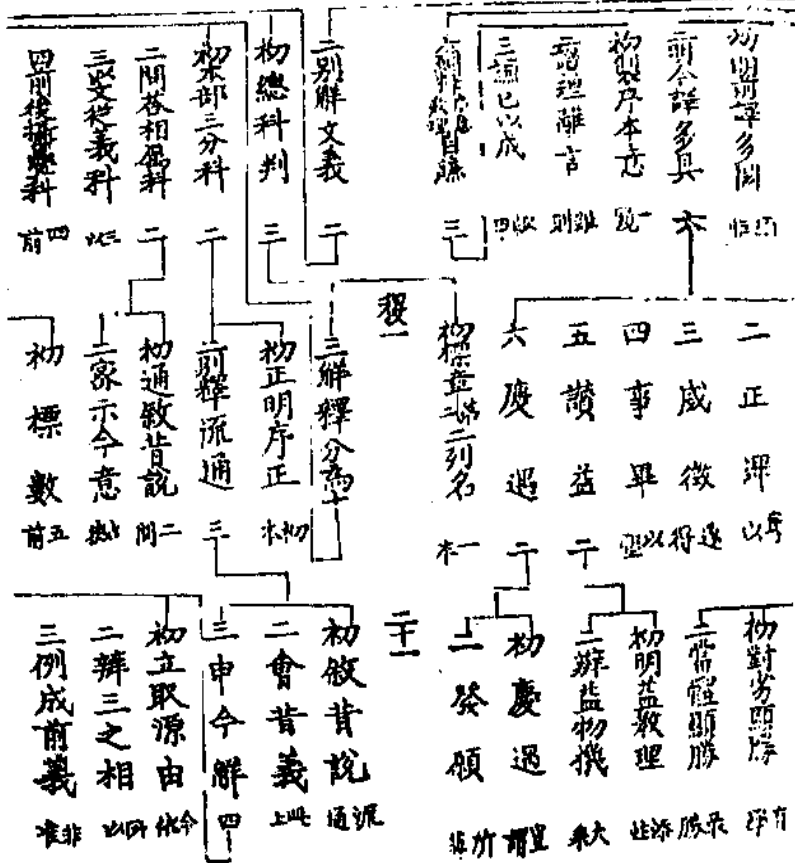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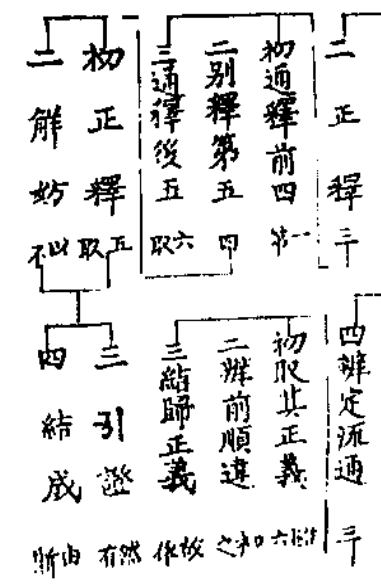
第一九一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卷第一

定釋經文附科第二卷

- 香像鈔科 二
- 商品長分科 八
- 菩薩求食科 七
- 入不大位科 八
- 空不編收科 八
- 十生伴無盡科 十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序

稷二

將釋此序大文分三初明題目次并撰人後解本文初中經疏鈔題具如下釋序者由也始也陳教起之因由作法興之漸始故名為序又序因鈔起鈔因疏起疏因經

稷二

一

起三重次第展轉相由疏主仰遵聖德而有述作故通序之冠於鈔首故名序也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述

次撰人者清涼山大華嚴寺等者即所依處也清涼者瑞靄凝空茂林森聳夏仍飛

雪冬積堅冰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山者峙也地踔層巒衆峯齊峙岷峩拂漢峭嶺倚天故名山也大華嚴等者一藍之局號亦名花蘭寺寺前有蘭地方數頃名花間發瑞草時敷有異常境故名花蘭寺沙門者

正舉能述人也梵語具云室羅末拏此云懃息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然有勝義世俗示道汚道之異如十輪經次二字即疏主號也唐歷九宗聖世而為七帝門師持賜清涼之號廣如碑傳述者疏主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自謙言不作也意云我但撰述古人之義
為此鈔文非新製作也

至聖垂誥鏡一心之玄極大士弘闡燭微言
之幽致

至聖下三本文中二初教起源流後鈔興

本末初中二初通明諸教後別指當經
又初中四一明如來說經二明菩薩造論
三縱奪遣妨四出示經意今初明如來說
經就二段中具彰三寶至聖佛也垂誥法
也大士僧也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如說至

者極也聖者正也為如來能以正智證躬
法界更無過者故名至聖又至棟因位聖
棟凡夫集玄記云聖者生也視物之生知
其終始智通乎大道應變而無窮故名至
聖然諸教不同畧分為五初小乘教以五

聖二

二

分身聖法身丈六身為報身隨類為化身
若至聖二大乘始教中有二宗一破相宗
中以勝義諦中離一切相非蘊界處為法
身智隨物現為報化身名至聖二立相宗
中以清淨法界為法身四智相應心品所

現為報化身為至聖三終教依起信論以體大為法身相大為受用身用大為他報化身為至聖四頓教中不分三異絕待離言一實之性為至聖五圓教即以法界無盡身雲真應相融一多無礙圓滿十身為

至聖若其實為論唯圓教佛方名至聖垂誥者即所說之教也垂者布也垂布典誥宣揚法化利益眾生故云垂誥又尚書有大誥康誥等篇告上曰告發下曰誥有云王言為誥皆不定也今謂如來演說三乘

十二部經利益有情故云垂誥鏡一心等者鏡者喻也鏡有照鑒之功喻能詮教法鏡中之像喻一心玄極即所詮之法也清涼云以聖教為明鏡照見自心以自心為智燈照經幽旨即斯意也今依五教畧明

複二

三

一心初小乘教中實有外境假立一心由心造業所感異故二大乘始教中以異熟賴耶為一心遮無外境三終教以如來藏性具諸功德故說一心四頓教以泯絕無寄故說一心五圓教中摠該萬有事事無

礙故說一心良以如來隨機設教故有千
差殊途同歸皆一致也玄極者深妙也又
玄者幽也遠也極者盡也謂至理幽與深
遠難測故老子云杳冥之內衆妙存焉皆
不思議之境也又海惠禪師云森羅萬象

至空而極百川衆派至海而極一切聖賢
至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圓而極故云玄極
大士下菩薩造論筆削記云發大心信
大法解大教修大行證大果故名大士又
大士者有德之稱也此通凡聖若論弘闡

亦兼餘疏鈔主也是以西域東夏造論釋
經或則地上菩薩或則當代英賢皆思拔
群位智出衆情弘道利生故名大士弘闡
者弘者大也闡者開也或分宗立教或顯
正摧邪或高建法幢或廣揚聖化皆爲弘

闡也燭謂燈燭有照了之義故下經云譬
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
莫能了然上云鏡者在明即見如對上根
見經生解也言燭者在暗即見如諸下根
覩疏鈔文方乃生解亦如起信之說四根

法華之明三品皆其意也微言者微妙之法故名微言唯識云激河辯而贊微言等孝經序云夫子沒而微言絕皆以聖教為微言也幽致者幽者遠也致者趣也即上玄極之理幽遠深邃故云幽致

覆三

四

雖忘懷於詮旨之域而浩汗於文義之海

雖忘懷下次縱奪遣妨二初縱法本離言後奪不礙言說今初雖者縱其無言應有問云上言理趣玄極微言幽隱忘懷絕慮方可契會何用廣陳言教翻欲擾人耶故

縱云雖忘懷於詮旨之域忘懷者忘情絕慮謂之忘懷詮旨者所詮理也域者疆域謂能詮三藏有包含義故今皆超之故云爾也而浩汗下奪其無言不礙言也謂諸佛菩薩有大智故上契無為有大悲故

下垂言教浩汗者大水之貌疏序云湛湛忘言而教海之波瀾浩汗謂此大經文廣理深故喻如海

蓋欲寄象繫之迹窮無盡之趣矣

蓋欲下四出示經意二初舉例設教後因

言悟入今初舉例設教蓋者承前起後發語之端欲者將也寄者託也象繫者象謂爻象繫者繫辭即周易十翼之文謂一上彖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

稷一
五

並同此說皆孔子所作讚明易道發揮至顯有類菩薩造論釋經之意跡者蹤跡如尋其兔先尋其跡得兔忘跡得象忘言謂假託言象之跡以契言絕之理下經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

遍世間即其意也 窮無盡下因言悟入窮者盡也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無盡之趣者即上一心玄極之理謂假託言象以契無言非有無言可為棲託下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也故知

文字性離雖終日言而無言豈可滅言而守默哉

斯經文理不可得而稱也

斯經下別顯當經以伸旨趣分二初標指後嘆勝初也謂此大經文言廣博非心可

測就言象中畧標三本上本經有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經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經有十萬偈四十八品今所傳者是畧本經有四萬五千偈豈况此經一

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也理者所詮義也橫該三藏豎貫十宗六相十玄重重妙用無盡教體海印發揮菩薩猶迷聲聞不測豈非斯經文理不可得而思議矣不可得而稱也者後歎勝也

晉譯幽秘賢首頗得其門

後晉譯下鈔與本末二初依經製疏後請集鈔文初文分三初晉譯先彰二唐翻後闡三疏成廣播初中二初旨趣玄微後賢首得旨且初旨趣玄微晉譯者東晉安帝

後三

六

義熙十四年覺賢三藏所譯六十卷經譯者傳也傳梵為華故言翻譯幽者隱也秘者密也晉經文多隱奧取悟無由故云幽秘賢首下後賢得旨纂靈記云僧法藏字賢首洞悟真宗深窮法界造探玄記解

釋晉經雖有古德多家疏文唯賢首一人
多得其妙故云頗得其門

唐翻靈篇後括未窺其與

唐翻下唐翻後闡二初新經罔博後刊定
迷宗今初也唐翻靈篇者正譯時即當則

天設正改唐為周至中宗立却復舊號為
大唐今云唐翻者據復號為言靈篇者靈
妙篇章又多靈感故云靈篇 後哲下刊
定迷宗哲者智也即指淨法苑公造刊定
記二十卷以解唐經未窺者窺者視也未

窺者不見也刊定釋義多失經旨所以未
見經中之玄奧也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夫
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
子貢子貢曰譬如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
見至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室家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
矣今借其文以喻華嚴之室深奧而刊定
未達故云未窺玄奧故清涼嘆曰大哉新
經而無得意之疏安可指南乃興述作之
意也

不揆膚受輒闡玄微

不揆膚受下三疏成廣播二初陳謙述後
疏遠流通今初陳謙述也揆者度也膚者
皮也皮膚之受故云膚受論語云膚受之
愆焉曰膚外語受非內實也東京賦云末

學膚受貴耳而賤目也濟曰所受膚薄貴
於耳而賤於目意云我不自度膚淺之學
輒便解釋此經是自專也

偶溢九州遐飛四海

偶溢九州下疏遠流通偶者不期而會溢

者盈滿之義九州者通典云雍荆青豫冀
幽兗揚徐是為九州遐飛者遊者遠也飛
揚也四海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
海疏主謙云我所造疏自備遺忘教示童
蒙非敢望於遠布忽然盈溢於九州遠揚

於四海之內也觀其噬像之夢而飛龍之
瑞實乃洞契佛心使之然也

講者盈百咸叩余曰大教趣深疏文致遠親
承指訓髣髴近宗

講者下後請集鈔文四初學徒咨請二異

遠重宣三法師承領四述作體式且初中
 四初標眾二陳詞三按定四謙承且初標
 眾講者解也論也解釋文義論量邪正教
 示學徒名爲講者或則當代英賢或則聽
 習之者盈滿百人同時伸請 咸叩下二

稷二

八

陳詞咸者皆也叩者擊也余者我也意云
 講者百人皆詣我所用言擊勵勸造鈔也
 大教下三按定大教揀非泛常之典乃
 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故云大教趣者
 旨也深也既所釋之經洪深故能釋之疏

幽遠 親承下四謙承即當時聽習之者
 口傳心授啟悟真宗髮髻者相似之義唯
 識疏云雖則髮髻糟粕未能曲盡幽玄意
 云我等非敢洞明幽趣親蒙指訓相似近
 宗也

垂範千古慮惑高悟希垂重剖得觀光輝

垂範下二異遠重宣二初慙後後正請且
 初慙後垂者布也範者儀範十口所傳爲
 古今云千古者乃萬世之津糧矣慮者思
 慮惑者疑也慮恐傳之後世疑惑高遠之

悟 希垂下二正請希望再作鈔文剖折
疏義燦然明白故云得覩光輝
順斯雅懷再此條治名爲隨疏演義昔人云
人在則易人亡則難今爲此釋冀邀方終古
皆若面會

釋三

九

順斯下三法師承領三初明製鈔意次引
古釋成後出意製鈔且初明製鈔意雅者
正也懷者情懷順斯雅正之懷重啓利生
之念再謂條貫義理令無盡法門宛如在
目尚書云如網在綱有條而弗紊注云如

網在綱有條而不亂也故名隨疏演義鈔
昔人下引古釋成慕玄等述楊子書造
船之事而未見文不敢依憑今依楊子法
言問經之難易曰存亡或不敏者請益則
曰人在則易有所請益人亡則難無所請
益 今爲下出製鈔意今爲順請重釋此疏
異望遠方流通於後世凡有覩斯鈔文皆如與
我面對即跡主普現色身三昧之謂也
然繁則倦於章句簡則昧其源流顧此才難
有慙折衷意夫後學其辭不枝矣

然繁則下四述作體式三初正顯次謙陳後出理且初正顯為雖廣畧二過疏云文華尚然翳理繁言豈不亂心故知所作則不易也 顧此下火謙陳才難論語泰伯篇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

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注云國才難得當唐虞盛世欲十人內有婦人只九人矣所以折衷之才難得故疏主謙云我無折衷之才輒述鈔文實為慚愧 意夫下後出理若離繁簡二失注述鈔文庶使學者

其詞無枝蔓矣釋鈔序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序演義鈔卷第一

櫻三

十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題目并撰人亦如前釋 隨疏演義鈔云
將釋此疏大分為四一總序名意二歸敬
請加三開章釋文四謙讚迴向為順經文

有四分故若順序正流通則今前二為序
 分開章為正宗謙讚為流通為疏三分今
 初總序名意即是疏序亦云教迹庶分有
 四細科為十言有四者初通序法界為佛
 法大宗二剖裂下別叙此經以申旨趣是
 以菩薩搜秘下慶暹由致激物發心 四
 題稱大方廣下畧釋題目令知綱要亦為
 順經四分故
 徃復無際動靜一源含眾妙而有餘超言思
 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

徃復下言細科為十者為順無盡故一標
 舉宗體二別歎能詮三教主難思四說儀
 周普五言該本末六旨趣玄微七成益頓
 超入結歎宏遠九感慶逢遇十畧釋名題
 今初徃復無際至其唯法界歟文有五句
 言意多含畧為四意一約三大釋二約本
 末釋三明法界類別四摠彰立意今初約
 三大釋者意明法界具三大故初句明用
 次句明體次句明相次句融拂末句結屬
 今初用大即徃復無際是也徃者去也起

也動也復者來也滅也靜也無際有二一約廣多無有際畔此就事用二約絕於邊際據即事同真何法徃復畧有三義一雙約迷悟說二唯約就妄說三返本還源說今初謂迷法界而徃六趣去也動也悟法界而復一心來也靜也皆法界用也迷則妄生悟則妄滅然真有二義一約隨緣迷則真隨於妄則真滅妄生悟則妄滅歸真則真生妄滅二約不變迷悟生滅來徃紛然真界湛若虛空體無生滅此義在下體

中言無際者迷來無始故無初際悟絕始終際即無際 二唯約就妄說復有二義一豎論去來過去無始未來無終無初後際 二約橫說妄念攀緣浩無邊際上二皆約廣多無際 若約絕際妄無妄源豎無初際既無有始豈得有終故絕初後際 中論云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 橫尋妄心不在內外故亦無際是以遠公云本

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毫涉動境成此
墮山勢惑相更相承觸理自生滯因緣雖
無主開途非一世即其義也 三約返本
還源說對其初義初義是總第二約妄唯
往非來今此唯復復本源故斯即靜義

釋

十一

故易復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往者
必復故泰卦云無往不復天地際也 然
此一義自有往復 故文殊師利所說不
思議佛境界經中善勝天子問文殊云云
何名修菩薩道文殊初說雙行之行次云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復次天子有往有復名修菩薩道云何名
為有往有復觀諸眾生心所樂欲名之為
往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名之為復自入三
昧名之為往令諸眾生得於三昧名之為
復自行聖道名之為往而能教化一切凡
夫名之為復自得無生忍名之為往令諸
眾生皆得此忍名之為復自以方便出於
生死名之為往又令眾生而得出離名之
為復心樂寂靜名之為往常在生死教化
眾生名之為復自勤觀察往復之行名之

為往為諸衆生說如斯法名之為復修空
無相無願解脫名之為往為令衆生斷於
三種覺觀心故而為說法名之為復堅發
誓願名之為往隨其誓願拯濟衆生名之
為復發菩提心願坐道場名之為往具修

釋二

十三

菩薩所行之行名之為復是名菩薩往復
之道 釋曰上來十對皆上句自利為往
往涅槃故下句利他為復復於生死化衆
生故雖有往復總為返本還源復本心矣
此中無際亦有二義一菩薩行海廣無

際也二一一稱真深無際也然上三義皆
法界用矣二動靜一源者法界體也對上
三義約迷悟者動即往也靜即復也動靜
迷悟雖有二門所迷真性一源莫二莫二
之源即是一體也二對唯妄者動即往復
有去來故靜即體虛相待寂故不釋動以
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
動而常靜則動靜名殊其源莫二莫二之
源即一體也三對返本還源者自利靜也
利他動也二利相導化而無化則不失一

源為法界體也若對上二種無際廣多無際動也際即無際靜也動靜無碍為一源也際與無際當體寂也 三含眾妙而有餘者法界相大也謂杳冥之內眾妙存焉清淨法界杳冥冥以為能含恒沙性

德微妙相大以為所含相依乎性性無不包故稱為含性體無外相德有名有名之數不能通無外之體故云有餘則恢恢焉猶有餘地矣下阿僧祇品云於一微細毛孔中不可說刹次第入毛孔能受彼諸刹諸刹

不能遍毛孔即斯義也以毛約稱性刹約不壞相故廣相不能遍小性也然此相大畧有二義一約不空恒沙性德即同教意二約事事無礙十玄之相本自具足即是別教之意也然眾妙兩字亦老子意彼道

稷三

西

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釋曰然彼意以虛無自然以為玄妙復拂其迹故云又玄此則無欲於

無欲萬物由之生故云衆妙之門今借其
 言而不取其義意以一真法界為玄妙體
 即體之相為衆妙矣 四超言思而迥出
 者融拂上三也融則三一乎收拂則三一
 雙寂云何超耶謂理圓言偏言生理喪法
 無相想思則亂生並皆超之故云迥出故
 肇公云口欲辯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則
 迥出於言象之表矣何者欲言相用即同
 體寂欲謂之寂相用紛然即一而三相不
 同即三而一體無二三一無礙牙奪雙亡

存泯莫羈豈言象之能到故云迥出又借
 斯亡絕以遣言思非有無言可為接託故
 下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
 說况言相本寂亡絕亦亡斯則言與亡言
 相待亦寂故假迥出之稱以拂言亡之迹
 矣 五其唯法界歟者結法所屬屬法界
 也謂其上諸德獨在於法界矣△第二約
 本末釋者此上五句初句從本起末即不
 動真際建立諸法 次句攝末歸本即不
 壞假名而說實相 第三句本末無礙則

復三

五

性相歷然 第四句本末雙竊則言思無
寄 末句結屬通四義焉 第三明法界
類別者畧有三意一者會三法界初句事
法界 次句理法界 第三句無障礙法
界 第四句融拂上三 第五句結屬屬
上三法界也 二者會四法界往復無際
事也 動靜一源具三義也動即是事靜
即是理理事一源即事理無碍法界也
含衆妙而有餘事事無礙法界也 超言
思而迥出融拂四法界△其唯法界歟亦

結屬四法界也 三者會五法界往復與
皆有為也 靜無為也 一源有二若牙
奪雙亡為一源則非有為非無為法界
若于融雙照為一源則亦有為亦無為法
界含衆妙而有餘即無障礙法界 超言
思而迥出總融五法界△其唯法界歟結
屬五法界 第四總彰立意者所以最初
叙法界者應有問言諸家章疏多先叙如
來為物示生先小後大或無像現像無言
示言今何最初便叙法界故今答云以是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此經之所宗故又是諸經之通體故又是諸法之通依故一切衆生迷悟本故一切諸佛所證窮故諸菩薩行自此生故初成頓說不同餘經有漸次故然最後一意正答初問而前諸意共成後意耳

釋二

去

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注洋冲融廣大悉備者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

第二剖裂玄微下別歎能詮意明此經詮於法界故難思議文有七句於中分四初

二句總明能詮言玄微者即指前法界多義為幽玄微妙之旨剖判分裂在乎此經謂於無障礙法界剖為心境二門故下句云昭廓心境云何剖裂謂一真法界本無內外不屬一多佛自證窮知物等有欲令物悟義分心境境為所證心為能證故下引裕公云心則諸佛證之以為法身境則諸佛證之以為淨土則二皆所證智為能證所證之境即大方廣能證之心即佛華嚴也文中廣說故云剖裂言昭廓心境者

心境即上所開昭廓即元此經昭者明也
照也廓者空也張小使大也云何明心境
耶謂此經中昭明顯著若几若聖若因若
果能觀之心所觀之境無不畢備故如出
現品云說佛境界即佛境也說如來心即

樓三

十七

佛心也諸位心境例此可知云何照心境
耶謂此經中教人觀察若心若境如云欲
知諸佛心當觀佛智慧佛智無依處如空
無依處如空無所依處今觀佛心也又云若有欲知佛
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此教觀佛境也菩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薩凡夫所有心境觀照例知云何空廓心
境耶如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
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即空心境也無取即
無境無見即無心又云若有欲知佛境界
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
所向皆無礙亦空心境也又云若有欲得
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有無通達皆平
等疾作人天大導師亦空心境義也云何
張小使大謂張心張境則無境外之心
張則無心外之境以隨舉其一攝法無遺即無涯故故下經

云無有智外如鳥智所入亦無如外智能
 證於如上句張心下句張境也真心真境
 本自無涯即妄同真則張小使大也經云
 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佛境大也又云
 佛智廣大同虛空真心大也知妄本自真

見佛則清淨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皆
 張妄心即無際也因果萬法心境普收隨
 一一事皆可張廓△窮理盡性徹果該因
 者二有二句別顯深廣也理謂理趣道理
 廣也性謂法性心性深也若極其理趣則

盡其體性今此經中意趣體性皆窮究也
 此借周易說卦之言彼云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注云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能即以
 能字解性性者能也各任性能若窮其理

釋二

十六

數盡其性能則順於天命故次云以順性
 命之理今語則用之取意則別言徹果該
 因者兼於深廣徹究五周之果該羅六位
 之因則廣也故廣說地位因果莫逾此經
 若云因該果海果徹因源二乎交徹則顯

深也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因該果也雖得佛道不捨因門果徹因也上約廣義徹果屬果該因屬因即明能詮之教該徹彼因果也今約深釋徹果屬因以因徹彼果故該因屬果以果徹彼因故即因果自相該

徹唯屬所詮而能詮具明斯義然因該果海果徹因源是古人之言今欲具含深廣之義云徹果該因耳 汪洋冲融廣大悉備者三有二句結歎深廣也上句明深廣之相下句出深廣之由汪汪深貌也洋洋

廣貌也冲亦深也亦云中亦曰中和故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融者融通兼深廣也故肇公云汪洋哉何莫由之哉八師經中梵志闍旬云吾聞佛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無不成就靡不度生等即

櫻二

九

深廣義也亦如冲和之氣生成萬物而不盈滿融通萬法令無障礙言廣大悉備者即出深廣之由以無不備故此言亦出周易繫辭彼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若取意就經亦可喻三世間天道智正覺也人道有情也地道器世間也以經廣說三世間故亦可天道深理也地道事相也人道諸佛菩薩修行者也此強配之本意但取包含而已謂此根本法輪之內何法不備未有一事一理而不極一因一果而不備五周因果則五十二位之昭彰九會玄文則難思教海而可觀說真妄則九聖昭昭而交徹語法界則事理歷歷而相收佛知見

一偈開示而無遺大涅槃一章必盡其體用六百卷般若不出於三天偈文一大藏契經並攝於七字之內是謂罄諸佛之智海竭性相之洪源故云廣大悉備矣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者四結法所屬也

上之勝事唯我華嚴

故我世尊十身初滿正覺始成乘願行以彌綸混虛空為體性富有萬德蕩無纖塵第三故我世尊下教主難思文有六句義分為四初二句標果滿二一句語因深三

一句明體玄四二句彰德備初云故我世
尊十身初滿者總標十身該下兩段正明
難思以是十身無礙佛說非三身故而言
故我者由上所詮能詮深廣玄妙為諸教
本故我世尊始成正覺頌說此經言十身

釋三

三

者次下當列言初滿者成正覺時身方滿
故故下經云爾時世尊處于此座於一切
法成最正覺智入三世悉皆平等其身充
滿一切世間其音普順十方國土等是初
滿也正覺始成者別語菩提之身以是總

故始覺同本無復始本之異名曰始成下
當廣釋 乘願行以彌綸者二語因深此
有二因一乘願曰經云毘盧遮那佛願力
周法界二乘行因主山神偈云往修勝行
無有邊等乘昔願因彌綸果用即是願身

言彌綸者周遍包羅之義亦出周易易繫
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釋
曰既準天地而作易易中所說與天地理
同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以况如來本起行
願意欲周遍利物今得如其願行故周遍

法界是曰彌綸 混虛空為體性者三有
 一句明體玄也亦有二義一約世尊身上
 自具十身即法身也以法性身為法身故
 故下經云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又云
 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二者約外虛空

稷二

三

以融三世間而為佛身則外虛空是虛空身
 故云混虛空為體性混融無礙故 富有萬
 德蕩無纖塵者四有二句彰德備也上句德
 無不備下句障無不碍萬者總相之大數也
 實具無盡之德故下經云剎塵心念可數知

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
 說佛功德無盡之德總名萬德塵沙無明無
 餘習氣故云蕩無纖塵總即二障二障有
 三一現行二種子三習氣習氣微細况之
 纖塵細中之細尚無况餘塵中之細等若
 總配三德萬德含於智恩下句即是斷德
 又混空為體即法身德萬德即般若德無
 塵即解脫德萬德之句為總上下諸句皆
 是別德上之二句並福德身十身已具四
 矣餘六在後段中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義鈔卷第三

稷三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皎性空之滿月頓
落百川不起樹王維七處於法界無違後際
暢光會於初成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
會圓音落落該十刹而頓周主伴重重極十
方而齊唱

第四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下說儀周
普文有七對即為七義一明所依定二明
能說身三說經處四說經時五所被衆六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說經本七別叙說儀 今初說經所依三
昧如說法華依無量義處三昧說般若經
依等持王三昧說涅槃經依不動三昧故
說諸經多依三昧 今說此經依何三昧
即海印三昧海印是喻從喻受名賢首品
疏當廣說之 今畧示其相謂香海澄停
湛然不動四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
而有印文如印印物 亦猶澄波萬頃晴
天無雲列宿星月炳然齊現無來無去非
有非無不一不異 如來智海識浪不生

澄淨清淨至明至靜無心頓現一切衆生
 心念根欲心念根欲並在智中如海含像
 故下經云如海普現衆生身以此說名
 爲大海菩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覺名無
 量 非唯智現物心亦依此智頓現萬形

普應諸類 賢首品云或現童男童女形
 天龍及以阿修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
 所樂悉令見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
 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
 力△然此文中言合法喻智即是法海即

是喻識浪已停云湛智海無心頓現故曰
 虛含能應所應皆爲萬像△皎性空之滿
 月頓落百川者第二對明能應之身 此
 之兩句唯性字是法餘皆是喻以性該之
 皆合法喻 謂若秋空朗月皎淨無瑕萬

樓三

二

器百川不分而遍 性空即所依法性滿
 月即實報智圓百川即喻物機影落便爲
 變化故佛之智月全依性空惑盡德圓無
 心頓應 故出現品云譬如淨月在虛空
 能蔽衆星示盈缺一切水中皆現影諸有

觀瞻悉對前如來身月亦復然能蔽餘乘
示修短普現人天淨心水一切皆謂對其
前。智幢菩薩偈云譬如淨滿月普現一
切水影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如來無碍
智成就等正覺普現一切刹佛體亦無二
則水亦喻刹 若準離世間品亦喻菩薩
偈云譬如淨日月皎鏡在虛空影現於衆
水不爲水所雜菩薩淨法輪當知亦如是
現世間心水不爲世所雜則亦以月喻所
說法△上皆空月不同 若以相歸性則

空亦名佛 故一切慧菩薩云法性本空
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則空色照水影落晴天猶空也 不
起樹王羅七處於法界者第三明說經之
處意取七處故言樹王者即菩提樹謂畢
鉢羅樹此樹高聳特出衆樹故稱爲王言
不起者謂不起菩提樹而昇忉利天等故
下經云爾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而
上昇須彌向帝釋殿法慧菩薩云佛子汝
應觀如來自在力一切閻浮提皆言佛在

中我等今見佛住於須彌頂十方悉亦然
如來自在力三天皆有不起而昇之言故
成四句一不起一切菩提樹而昇一天如
前經文二不起一處而昇一切處三不起
一處而昇一處四不起一切處而昇一切

處二四兩句取其結例之文謂十方悉亦
然取前一切閻浮提對一切忉利亦然則
是第四句但取一閻浮對一切忉利是第
二句其第三句易故文無義必合有是則
不起法界菩提樹遍昇法界七處今言羅

七處於法界者畧有二意一令遍法界中
皆有七處二令一一處皆遍法界且初義
者若約自狹之寬說遍應如下說處中十
重之內遍於中八以初一是能遍七處第
十是例餘佛故然下十重是約佛遍於處

今明處遍於處自有二義耳所依之處既
遍法界能依之身居然遍也今直就遍法
界言畧有五重一遍法界同類剎中亦有
七處二遍法界異類剎中亦有七處三遍
法界微塵剎中亦有七處四遍法界虛空

容塵之處刹亦有七處五遍法界帝網刹
中亦有七處二令一一處遍者如菩提場
遍法界則普光中亦有菩提場刹刹中亦
有菩提場夜摩兜率等七處一一皆有菩
提場如遍七處亦遍非七處之處如化樂

三

四

四王色界十八等非說經處今菩提場亦
皆遍滿如菩提場門遍法界其餘六處一
一皆遍七處乃至法界此亦有五一遍一
一同類刹二遍異類刹三遍法界塵四遍
法界虛空容塵之處五遍法界帝網之刹

更細而論非但一一處遍隨一一塵皆遍
法界五重之處是則一處中有一切處上
二重釋遍皆遍五類五類之中前三約事
法界次一通事理理空事空故後一事事
無礙法界由事即理事理無礙故以理融
事遍於重重皆是如來說經之處 無違
後際暢九會於初成者四明說經時即始
成正覺時然有兩說各是一師之義故以
無違兩字會通謂菩提留支則以前五會
是初成即說以經初云始成正覺故三天

皆云不起前故第六會已下是第二七日
 後說以別行十地經初云婆伽婆成道未
 久第二七日故例此則第九一會在後時
 說以有身子祇園等故賢首則以初成劫
 說九會之文今疏會云賢首既旨歸云常

候三

五

恒之說前後際而無涯則在後時無過故
 云無違後際後際即通第九會在後時說
 故不妨後際而宣暢九會在於初成上來
 分於三時約所表故初成頓說約圓融
 故又分三時者法就機故能頓說者約佛

德能能頓演故以初後相即故無違後際
 不妨初成頓彰九會經云一念即無量劫
 無量劫即一念故晉經十住品云過去無
 量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無量劫迴置過去
 世非長亦非短解脫人所行多劫不乖刹
 那初成豈妨後際上之二段廣如教緣中
 辯 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會者五
 明所被衆也然上句畧明經義以爲能被
 義在旨趣之中今爲成所被故畧舉耳宏
 者大也廓者空也幽者深也下句難思海

會即是所被言海會者以深廣故謂普賢等衆德深齊佛數廣刹塵故稱爲海深超情表是不可思數廣難量亦不可思即深而廣不可作深思即廣而深不可爲廣思直應權實類例多端又不可思議徹果海

尤不可思故初會云有十佛刹微塵數菩薩所共圍遶畧列四十二衆皆以刹塵無量而爲其量况口光所召一一菩薩各領世界海微塵數菩薩以爲眷屬來至此會毛光重現周入刹塵依正作用該攝三除

諸大菩薩尚不能思豈况凡情測其涯際故云難思海會 圓音落落該十刹而頓周者六明說經本也本即圓音也落落者踈遠之聲也十刹者謂對形等異類之刹經列二十結有十佛刹塵舉十以彰無盡

櫻三

六

故云十刹圓音之義下當廣說畧而言之 一音之中具一切音名曰圓音一切音聲即是一音亦名一音一多無礙總曰圓音經云佛演一妙音周聞十方刹衆音悉具足法兩皆充遍一切言詞海一切隨類音

一切佛刹中轉於淨法輪皆圓音義也十刹齊聞無有前後故名爲頓法界十刹無所不聞故名曰周。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者七別敘說儀也謂是通方之說舉一爲主十方爲伴諸佛菩薩皆有主伴迤牙相望盡於十方隨一爲主十方爲伴隣次相押故曰重重然相猶難明重複畧示言諸佛菩薩皆有主伴者畧有三句一果主果伴謂遮那爲主十方佛爲伴十方佛爲主遮那爲伴二因主因伴謂如法慧

菩薩爲主十方法慧爲伴十方菩薩爲主此方菩薩爲伴等三果主因伴謂如來爲主普賢等爲伴此一亦名輔翼亦得稱伴彼佛爲主此方菩薩爲伴如法慧說法十方佛證但名證法諸佛不名因主果伴設爾爲伴自望本佛而爲主也言隣次相押故曰重重者畧有二義一此彼牙望如遮那爲主十方諸佛爲伴此界之東阿閼如來爲主此遮那與十方諸佛爲伴次東第二佛爲主遮那與東第一佛及十方佛

釋三

七

爲伴則隨一佛有法界諸佛重數如十人
爲主伴迺牙相望便爲十重主伴如佛佛
既爾佛主菩薩伴亦然因主因伴亦然故
此一義自有三義矣△二者如遮那一佛
爲主十方菩薩爲伴主佛既遍伴亦隨遍

謂遮那處普光堂東方十佛刹塵數界
外有金色世界文殊而來爲伴十方菩薩
皆去十刹而來 若此主佛向東一界坐
蓮花座金色文殊來亦相近還去十佛
刹塵數界外 如長空明月列宿圍遶萬

器百川星月炳現月如主佛列宿如伴一
一水中遠近皆現也 義當金色近東一
界其西蓮花色世界財首菩薩亦移近東
一界 如是餘八方皆移近東一界 如
是主佛至東十佛刹塵數界外坐蓮花藏

師子之座正當本金色界處由主佛至彼
其金色界亦近東十佛刹塵數界外其西
方蓮花色世界則正當娑婆之處如是主
佛極於東方金色等伴刹亦極東方終不
見文殊師利從西向東來近主佛亦不見

文殊從佛前過向西近佛如是主佛極於西方亦不見西方菩薩從東向西來近主佛亦不見西方菩薩從佛前過向東近佛十方亦爾 如人以十錢布地錢心為主錢緣為伴若第一錢當中則以第二錢押

釋

入

第一錢上近東一緣一緣之地則開元通寶等皆亦近東一緣之地如是錢錢重重相押皆漸近東如近東既爾更十錢近西亦然 說一十信則已重重周於十方如是第三會說十住時亦如說信重重遍於

十方行向地等皆然則九會為九重重如第一會重重遍法界第二會重重還在第一會重重之上則九會自為九箇重重若四十八會為四十八重重若無盡會有無盡重重此一佛為主餘菩薩為伴重重如是△十方佛為主菩薩為伴重重亦然如是諸佛重重復不相遍故云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餘義至下教緣中辨然上七對有其六身所依海印三昧即是智身湛智海故二說法之身為化身如水

分十月故三說經處是意生身隨意遍於
法界處故四說經時即力持身持令永久
故五被海會即威勢身菩薩衆中威光赫
奕故六圓音七主伴皆相好莊嚴身圓音
即一相主伴即坐蓮花藏師子之座具相
櫻三
好故此段有六教主難思已有四身則十
九
身具矣意云十身初滿即說此經故然疏
本意正示說儀等異合具十身故有三兩
身名不全昭著
雖空空絕迹而義天之星象燦然湛湛亡言

而教海之波瀾浩汗若乃千門潛注與衆典
爲洪源萬德交歸攝群經爲眷屬

第五雖空空絕迹下言該本末也文有兩
重本末一事理相望二諸教相望今初也
亦是遮於伏難恐有難言夫大象無形大
音無聲希微絕朕難思之境豈有形言者
我則心絕動搖言亡戲論自入真趣何用
廣陳言相翻欲擾人故今釋云非言何以
知乎無言非相何能顯乎無相十忍品云
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

響遍世間斯即以言顯無言也又云佛以法爲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斯即以相顯無相也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力具上三也法花亦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

言宣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斯則以言顯無言也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亦以相顯無相也淨名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又云夫說法者當如法說又云無離文字說解脫也又云雖知諸法不生

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等皆言與無言相與無相不相離也十住品云欲以寂靜一妙音普應十方隨類演如是皆令淨明了菩薩以此初發心一切衆生

根三

十

語言法一言演說無不盡悉欲了知其自性菩薩以此初發心世間言音靡不作悉令其解證寂滅欲得如是妙舌根菩薩以此初發心皆即言無言其文非一今疏文中但畧明無碍之義文有二對初對無相

不得相後對無言不得言今初對也雖空
空絕迹者法性本空空無諸相緣生之法
無性故空復有何相借空遣有有去空亡
故曰空空淨名云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中
論云諸佛說空法為離於有見若復見有

空諸佛所不化故知非有非無非有即空
非無即空空也經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
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諸佛見此即空也
次云凡夫無覺解佛令住正法諸法無所
住悟此見自身則空亦無所住矣又上無

中無有二空也無二亦復無空空也三界
一切空成真空也又迴向品云諸法無二
無不二故等皆空空也言絕迹者空有斯
絕心行處滅絕滅絕滅故迹不可尋謂若
有有可有則有無可無今無有可有亦無

搜三

十一

無可無以無遣有無即是迹以空空遣空
空空亦迹以有遣故遣之又遣之以至於
無遣若以無遣遣遣無遣亦迹有所得故
如鳥履沙若無所得當句即絕故出現品
云了知諸法性寂滅如鳥飛空無有迹故

云空空絕迹以空空不碍於相故致雖言雖字生下義天之星象燦然也謂依於晴空不碍星象燦爛晴空即是義天依第一義天不碍法門星象又以不碍星象方知是空不碍法門爲真第一義空矣上即以空爲本法門爲末言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汗者二約無言不碍言也則以無言爲本言即爲末湛湛者海澄之相意明動依於靜無言不碍於言下經云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若碍於言則

身子被訶不碍於言則文殊攸讚况文字性離即言亡言故雖無言而教海之中波瀾浩汗大波曰瀾是以佛證離言流八音於聽表法本非說演大藏於龍宮故知至趣非遠心行得之則甚深言象非近虛懷體之而目擊言絕之理而非絕繁興之籍而非興故即言亡言也融常心言無所遺矣 若乃千門下第二諸教相對而論本末即以華嚴爲根本法輪文有二對上對爲開漸本謂千門異義潛注衆經如海潛

流四天下地有穿鑿者無不得水則皆海水故海為衆水之源花嚴為諸教之本源矣下對為攝末本則萬德交歸若百川歸海海能普收即為其本故古人云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彼約會歸涅

根三

十三

槃此約會歸法界故論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法華云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一乘即三乘之本一佛乘者即華嚴也會三歸一即攝末歸本故第五經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

來慧即指華嚴為根本也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即所流也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即攝末歸本也是經即是法華法華攝於餘經歸華嚴矣是則法華指華嚴為根本其義分明餘如下說

其為旨也冥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用繁興以恒如智周鑒而常靜第六其為旨也旨趣玄微此句標舉後冥真體下正顯於中二先明事理無碍後顯事事無碍雖此經中廣說於事及與於

理而皆無碍故以無障碍法界而為旨趣
總此一門即義分齊中意就初事理無碍
中亦二先示三大後融真妄前中問初往
復無際等已明三大今何重說答畧有三
義不同一前直就法界宗上約義以明三

稷三

十三

大今約能詮經中具說三大故不同也二
前辨三大之相今明三大所在謂體大在
何在萬化等三前明三大融拂為成已宗
此明三大平即為遮異釋辨不相捨離為
無碍義如昔人云其為體也則不生不滅

無去無來以不滅為無生以不生為無滅
等其為相也則同異類之殊體則微細容
持同異類之別軀則展轉重現微細之理
難見况之以芥餅重現之理易疑喻之以
帝網等其為用也則不分而遍不去而臻
一多大小而平為延促靜亂而無碍等斯
即別顯三大之相今但明其不離即是深
玄名事理無碍初句明體體在萬化之中
非事外也故云冥真體於萬化之域冥謂
冥契亦是冥寂萬化乃事法之總名欲識

真體所在祇在萬化之中故曉公起信疏序云原夫大乘之爲體也蕭馬空寂湛爾沖玄玄之又玄豈出萬象之表寂之又寂猶在百家之談非象表也五目不能覩其容在言裏也四辨莫能談其狀釋曰此明

真體與一切法非一非異今疏但辯無碍無碍則與諸法非一非異矣肇公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真亦體即萬化矣言顯德相於重玄之門者明相相不碍體也重玄即是理體明德相祇在體上若離體有相相

非玄微勝德之相名爲德相言重玄者亦即空空語借老子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彼以有名無名同謂之玄河上公云玄者天也天中復有天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御注云玄深妙也猶恐

極三

十四

執玄爲滯不至無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依此而生萬物故云衆妙之門今以空空之中無德不備耳言用繁興以恒如者明用用不離於體相故繁多興起而常即如上體相用三不相捨離皆

是所證所觀言智周鑒而常靜者即能證
 能觀△若當句明即止觀無碍周鑒觀也
 事理遍觀常靜止也惑相皆寂△亦權實
 無碍周鑒權也常靜實也△若對上三句
 即為境智無碍由所觀境既體用無碍故
 能觀智亦寂照雙流△若別對三大則各
 具體用皆生止觀如體上冥真體體也止
 也萬化之域用也觀也顯德相觀也重玄
 門止也用繁興觀也以恒如止也△若作
 三觀釋者以智鑒體空觀也鑒用假觀也

鑒相中觀也三諦齊觀故云周鑒 對此
 三觀常靜之止亦有其三一體真故靜即
 於空觀成體真止二隨緣無取故靜即於
 假觀有方便隨緣止三離二邊分別故靜
 即於中道觀有離二邊分別止 三止三

釋三

十五

觀融為一心契同三諦無碍之理則心境
 融即而常歷然

真妄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
 智而求佛智

真妄交徹下融真妄也文有二對初對正

明雙融後對不得兩存△今初真謂理也
 佛也妄謂惑也生也亦生死涅槃 言交
 徹者謂真該妄未妄徹真源故云交徹如
 波與濕此二交徹謂無有不濕之波無有
 不波之濕 若依交徹亦合言即聖心而

見凡心如濕中見波故如來不斷性惡又
 佛心中有衆生等若依此義合云真妄交
 徹凡聖互收 今云爾者若約理融實即
 真妄互有今約有不壞相但明凡即同聖
 以即真故而聖不同凡無煩惱故如波即

濕而濕未必即波有靜水故故靜水說波
 有動之性無動之事波中說濕動濕俱有
 又凡即見佛於凡有益佛即是凡人
 妄解是故但云即凡心而見佛心耳 然
 其真妄所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妄攬真

成無別妄故真隨妄顯無別真故真妄名
 異無二體故真外有妄理不過故妄外有
 真事無依故 然或說妄空真有或說妄
 有真空俱空俱有雙非兩是雖有多端並
 皆交徹 此義云何 且說真妄自有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義 一約三性圓成是真遍計為妄依他
 起性通真通妄淨分同真染分為妄 二
 者約二諦說真諦為真俗諦為妄二諦多
 門下當廣說今且約事理二門理為真諦
 為真事為俗諦為妄設淨分之事妄未盡

稷三

共

故 如唯識論約遍計為妄則妄空真有
 若染分為妄則真妄俱有 若涅槃說空
 者所謂生死不空者所謂大涅槃則依他
 染分為空淨分圓成皆有 若依三論以
 世諦故有真諦故空若以妄為俗諦以真

為真諦則妄有真空△若隨俗說二諦則
 真妄俱空 若約真妄通二諦則真妄俱
 通空有 若約觸物皆中則真妄俱非空
 有△言並皆交徹者約宗以明唯識等宗
 不得交徹 今就花嚴則前諸義皆得交

徹以具前即一心等義故 如約遍計為
 妄者情有即是理無妄徹真也理無即是
 情有真徹妄也若深分依他為妄者緣生
 無性妄徹真也無性緣生真徹妄也 若
 約生死涅槃說生死即涅槃妄徹真也涅

槃即生死真徹妄也△故中論云生死之
實際即是涅槃際涅槃之實際即是生死
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即交徹也△
此經云有諍說生死無諍說涅槃生死及
涅槃二俱不可得亦俱空俱有交徹義也

釋

十七

△若依三論以妄為俗諦以真為真諦言
交徹者即俗而真即真而俗故△故影公
云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以真諦故無
有俗諦故無無真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
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

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乃至云寂此諸
邊故名曰中即真妄交徹義也真故無有
則雖無而有則真徹妄也俗故無無則雖
有而無則妄徹真也△餘可思準若約隨
俗說真妄者真妄本虛居然交徹△真妄

皆真則本末一味居然交徹若觸物皆中
居然交徹△問真妄二法其猶水火何得
交徹答此有多義一真妄二法同一心故
以一貫之故得交徹故起信論云依一心
法有二種門一心真如門二心生滅門然

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以此二門不相離故故云不離一心故得交徹二云妄攬真成無別妄故者亦起信論勝鬘等意真如隨緣成一切法故真徹妄也言真隨妄顯無別真故者妄徹真也若無有妄對何

說真如無緣生則無無性故三真妄名異體無二故者如向所引有諍說生死無諍說涅槃等俱不可得則體無二也故彼次下文云若逐假名字取著此二法顛倒非實義不能見正覺明以無二為實也豈非

交徹四云真外有妄理不遍故下反成二義此句真徹妄下云五妄外有真事無依故者即妄徹真此亦法性宗一切法皆如豈妄外有真真如遍一切豈真外有妄△是知真妄常徹亦不壞真妄之相則該妄

樓三

十六

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事理雙修等者即第二對不碍兩存也上來交徹即不碍之義恐人誤執謂泯二相故舉此言亦由惑者執禪則依本智性無作無修鏡本自明不拂不瑩執法

則須起事行當求如來依他勝緣以成已
 德並為偏執故此辨雙行依本智者約理
 而說無漏智性本具足故而求佛智者約
 事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心鏡本淨又翳塵
 勞恒沙性德並埋塵沙煩惱是故須以隨
 順法性無慳貪等修檀等故諸佛已證我
 未證故又理不碍事不妨求故事不碍理
 求即無求故若此之修無修之修修即無
 修為真修矣
 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則

千差涉入而無礙

理隨事變下第二明事事無碍法界為經
 旨趣義分齊中當廣分別今但畧明亦分
 為二初一對明無碍所由所以事事不同
 而得無碍者以理融事故於中初句明依
 理成事故一與多手為緣起此猶是事理
 無碍躡前起後故舉之耳由事理無碍方
 得事事無碍若事不即理事非理成則手
 相碍今由即理故得下句以理融事故云
 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碍此正辨事

事無碍所由上事攬理成則無事非理故
以理融事理既融通事亦隨爾故得千差
涉入而無碍由即事故而有千差爲理融
故重重涉入即十所以中理性融通門也
餘至下明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三

稷四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撰述

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六位不亂而更收廣大即入於無間塵毛包納而無外炳然齊現猶彼芥餅具足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無碍等

稷四

虛室之千光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法門重疊若雲起長空萬行芬披比花開錦上

故得十身等者正顯無碍之相具十玄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以隨文語便故小不次如下次第者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廣狹自在無碍門三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自在門五秘密隱顯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八託事顯法生解門九世隔法異成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今文之次在文可知唯主伴一門說儀已具故不重出諸藏純雜今古名異今文重出故亦有十門今初即諸法相即自在門文有兩句上句總明三世間相即故云故得十

身歷然而相作言故得者由前事得理融之故便得具下十種玄門故得二字文雖在初義貫下十言十身者即第八地云此菩薩遠離一切身相分別住於平等此菩薩知衆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獨覺

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言相作者次經云此菩薩知諸衆生心之所樂能以衆生身作自身亦作國土身業報身乃至虛空身又知衆生心之所樂能以國土身作自身亦作衆生身業報身乃至虛

空身又知衆生心之所樂能以業報身作自身亦作衆生身國土身乃至虛空身又知衆生心之所樂能以自身作衆生身國土身乃至虛空身隨諸衆生所樂不同則於此身現如是形釋曰上之四番別顯末

釋四

二

後結例即十身相作也言歷然者不壞相故壞相而作非不思議其猶芥納須彌本相如故七十七經云是以一刹入一切刹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又云是以一佛入一切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等五

十六經云所謂以衆生身作刹身而亦不壞衆生身是菩薩遊戲以刹身作衆身而亦不壞於刹身是菩薩遊戲如是佛身與二乘身相作菩薩身與成正覺身相作於涅槃示生死等皆不壞其相故云歷

然而相作六位不亂而更收者六位即三賢十聖等妙二覺則因果因因皆悉相攝如初發心便成正覺不壞初心之相若無初心何名初心成正覺故十信攝於諸位諸位十信歷然十住攝於諸位

諸位十住不亂不亂即行布更收即圓融如下說因中辨此句亦是相入門以下有相入故此一句但爲相即如乳投水發已同他故名相即廣大即入等者第二廣挾自在無碍門上句大能入於小下句小

授四

三

能容大雖有即入意取廣狹無間謂小小之則無內故無有中間無外謂大大之則無外無外廣大之身刹即入無內之塵毛故名廣狹無碍若即若入皆得廣狹無碍晉經十住品云金剛圍山數無量悉能安

置一毛端欲知至大有小相菩薩以是初發心至大有小相即是廣狹無碍也又云能以小世界作大世界以大世界作小世界等 炳然齊現等者第三微細相容安立門一能含多即曰相容一多不雜故云

安立炳者明也微細有三一所含微細如瑠璃餅盛多芥子炳然齊現不相妨碍非前非後此即如來不思議境界經說然有兩本一本云白芥子一本則但云芥子今依此本謂一法稱性含性皆盡故一切法

隨所依理現在一中亦緣起實德無碍自在致使相容非天人所作乃實德安立如八相中一一相內即兵八相名爲微細二約能含微細三約難知微細 具足同時等者第四同時具足相應門如大海一滴

即具百川之味十種之德故隨一法攝無盡法及下九門以此門總故同時明無先後具足明無所遺言十德者十地經云一次第漸深二不宿死屍三餘水入中皆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無量珍寶六深難得

底七廣大無量八大身所居九潮不過限
十普受大雨又經云如人入大海浴則為
已用諸河之水稱此而修一行之內德不
可盡 一多無碍等者第五一多相容不
同門由一與多乎為緣起力用交徹故得

覆四

四

乎相涉入是曰相容不壞其相故云不同
如一室內千燈並照燈隨盞異一一不同
燈隨光通光光涉入常別常入經云一中
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乎生起當成無
所畏此之燈喻亦可喻於相即直就光看

不見別相唯一光故 隱顯俱成等者第
六祕密隱顯俱成門如八九日夜月半顯
半隱正顯即隱不同晦日隱時無顯不同
望日顯時無隱以一攝多則一顯多隱以
多攝一則多顯一隱一毛攝法界則餘毛
法界皆隱餘一一毛乎相攝入隱顯亦然
然其半月非但明與晦俱而明下有晦晦
下有明如東方入正定為一半明西方從
定起為一半晦而東入處即於東起如明
下有暗西方起處即於西方入如暗下有

故稱秘密俱成 重重交映等者第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如天帝駁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像俱現諸珠盡然又乎相現影影復現影重重無盡故千光萬色雖重重交映而歷歷區分亦如兩鏡互照重重涉入

櫻四

五

傳耀相寫迤出無窮 念念圓融等者第八十世隔法異成門即離世間品菩薩有十種說三世謂過去說過去過去說現在過去說未來現在說過去現在說平等現在說未來未來說過去未來說現在未來

說無盡三世說一念前九為別一念為總故云十世以三世相因乎相攝故一念具十舉十以顯無盡故一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普賢行品云無量無數劫解之即一念知念亦無念如是見世間如一夕之夢經於數世攝論云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刹那離世間品云如人睡夢中造作種種事雖經億千歲一夜未終盡故莊生一夢身為蝴蝶注云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然事類廣矣

法門重疊等者第九託事願法生解門
言重疊者意顯多不相碍故隨一事名多
法門以隨一事即是無盡法界法界無盡
故法亦無盡如下經云此花蓋等從無生
法忍之所生起等意明一切因生一果一

果即具一切故非是託此別有所表也
萬行芬披等者第十諸藏純雜具德門此
門至相十玄中有此名也然有二意故賢
首改為廣狹自在無碍門一者若以契理
為純萬行為雜則是事理無碍非事事無

碍設如菩薩大悲為純盡未來際唯見行
悲餘行如虛空若約雜門即萬行俱修者
此二門異亦不成事事無碍二者如一施
門一切萬法皆悉名施所以名純而此施
門即具諸度行故名為雜如是純之與雜

釋四

六

不相障碍故名具德者則事事無碍義成
而復一中具諸度諸度存即相入門若一
即諸度復似相即門故不存之改為廣狹
今以至相但約行為小異此段畧無主伴
故復出之以成十義耳言此花開錦上者

意取五綵相宣花色雖異一一之線皆悉
通過通喻於純異喻於雜故常通常異名
為無碍不同繡畫但異不通上之十玄畧
陳大格廣如下義分齊中

若夫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曝鰓鱗於龍門

深不可窺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

若夫下第七成益頓超文有十義初有二
義總顯高深明權小莫測後八正明成益
遍益頓圓又前二高深反顯成益明權小
莫測由昔無因反勸衆生令信仰故後八

順顯成益謂能頓能圓今必受故今初即
第一明高遠若泰華倚天艮峩拂漢難仰
其頂故論語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積行
菩薩者出現品云設有菩薩於無量百千
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修集種種菩提

櫻四

七

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
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
真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得聞此
如來無量不可思議無障無碍智慧法門
聞已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

等如魚登龍門若得登者即化爲龍如入
花嚴之機也若登不過者曝鱖於龍門之
下如彼假名菩薩即權教次第修者深
不可窺下第二彰深妙也即法界品初舍
利弗等五百聲聞彼歎德云悉覺真諦皆

證實際深如法性永出有海依佛功德離
結使縛住無碍處其心寂靜猶如虛空於
諸佛所永斷疑惑於佛智海深信趣入釋
曰即上德也在逝多林如來嘉會而不見
聞名杜視聽杜塞也在目曰視在耳曰聽

雖在會下如聾如盲故云杜塞故經云于
時上首諸大聲聞舍利弗大目捷連摩訶
迦葉離波多須菩提阿菟樓駄難陀劫賓
那迦旃延富樓那等諸大聲聞在逝多林
皆悉不見如來神力如來嚴好如來境界

如來遊戲如來神變如來尊勝如來妙行
如來威德如來住持如來淨刹亦復不見
不可思議菩薩境界菩薩大會菩薩普入
菩薩普至菩薩普詣菩薩神變菩薩遊戲
菩薩眷屬菩薩方所菩薩莊嚴師子座菩

薩宮殿菩薩住處菩薩所入三昧自在菩
 薩觀察菩薩頻申菩薩勇猛菩薩供養菩
 薩受記菩薩成熟菩薩勇健菩薩法身清
 淨菩薩智身圓滿菩薩願身示現菩薩色
 身成就菩薩諸相具足清淨菩薩常光衆

報四

八

色莊嚴菩薩放大光網菩薩起變化雲菩
 薩身遍十方菩薩諸行圓滿如是等事悉
 皆不見何以故以善根不同故本不修集
 見佛自在善根故本不讚說十方世界一
 切佛刹清淨功德故本不稱歎諸佛世尊

種種神變故本不於生死流轉之中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本不令他住菩
 提心故本不能令如來種性不斷絕故等
 上來先列人即是上德聲聞次明不見等
 即杜視聽也何以故下釋不見因劣者不

見猶未為深上德不知方知玄妙

見聞為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
 圓曠劫之果師子奮迅衆海頓證於林中象
 王迴旋六千道成於言下啓明東廟智滿不
 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逾於毛孔剖微

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緣之願門則塵塵行滿

見聞爲種下文有八段正顯成益圓遍之相此第一段明見聞益亦名爲種益即隨好品地獄天子三重頓圖及初地云雖住

後四

九

海水劫火中堪受此法必得聞其有生疑不信者永不得聞如是義不信不聞翻顯信則成益海水是龍畜生趣攝劫火是天火災及初禪生在二禪光音等天長壽天難於此得聞兼上地獄天子已有三難佛

會神鬼得聞三塗足矣火災之時兼佛前者日視盲者耳聞故八難具矣皆容見聞爲種之義超十地之階正在地獄天子舉重攝輕阿鼻地獄尚得頓圓忝在人流豈不留聽故隨好光明功德品佛告寶手菩薩言佛子菩薩足下千輻輪名光明普照王此有隨好名圓滿王常放四十種光明中有一光名清淨功德能照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世界隨諸衆生種種業行種種

欲樂皆令成熟阿鼻地獄極苦衆生遇斯
光者皆悉命終生兜率天既生天已天鼓
廣爲說法乃至云爾時諸天子聞說普
賢廣大迴向得十地故獲諸力莊嚴三昧
故以衆生數等清淨三業悔除一切諸重

障故即見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七
寶蓮花一一花上皆有菩薩結跏趺坐放
大光明乃至以花散於佛上釋曰此即第
一重得十地又云其諸香雲普雨無量
佛刹微塵數世界若有衆生身蒙香者其

身安樂乃至八萬四千煩惱了知如是悉
是虛妄如是知已成就香幢雲自在光明
清淨善根次云若有衆生見其蓋者種清
淨金網轉輪王一恒河沙善根釋曰此即
第二重得十地後文復云是菩薩摩訶

釋四

十

薩住清淨金網轉輪王位放摩尼髻清淨
光明若有衆生遇斯光者皆得菩薩第十
地位成就無量智慧光明得十種清淨眼
乃至十種清淨意具足無量甚深三昧釋
曰此即第三重得十地也解行在躬等

者第二解行益七十八經慈氏讚善財云
餘諸菩薩經於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劫
乃能滿足菩薩願行乃能親近諸佛菩提
此長者子於一生內則能淨佛刹則能化
衆生則能以智慧深入法界則能成就諸

波羅密則能增廣一切諸行則能圓滿一
切大願則能超出一切魔業則能承事一
切善友則能清淨諸菩薩道則能具足普
賢諸行及威光太子亦是一生圓多劫之
果上二皆明證速又此經宗明三生圓滿

一見聞生二解行生即上二句三證入生
即下二句 師子奮迅等者第三頓證蓋
也謂第六十經初爾時世尊知諸菩薩心
之所念大悲爲身大悲爲門大悲爲首以
大悲法而爲方便充遍虛空入師子頻申

釋四

十一

三昧舊經云奮迅奮迅之義就師子說其
義便故至第六十一中普賢開發後如來
眉間放光照故時逝多林菩薩大衆悉見
一切盡法界虛空界一切佛刹一一微塵
中各有一切佛刹微塵數諸佛國土種種

名種種色種種清淨種種住處種種形相
如是一切諸國土中皆有大菩薩坐於道
場師子座上成等正覺菩薩大衆前後圍
遶諸世間主而為供養等乃至云是故皆
得入於如來不可思議甚深三昧盡法界
虛空界大神通力或入法身或入色身或
入往昔所成就行或入圓滿諸波羅密或
入莊嚴清淨行輪或入菩薩諸地或入成
正覺力或入佛所住三昧無差別大神變
或入如來力無畏智或入佛無碍辯才海

即頓證林中也廣說以十能入此所入
象王迴旋等者第四超權益即六十一
經末會之初六千比丘會身子令六千比
丘觀文殊十德六千請往奉覲文殊身子
令見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無量自在菩薩
圍遶并其大衆如象王迴觀諸比丘故云
象王迴旋言六千道成於言下者比丘興
願文殊令發十種無疲厭心時諸比丘聞
此法已則得三昧名無碍眼見一切佛境
界得此三昧故悉見十方無量無邊一切

世界諸佛如來及其所有道場衆會亦悉見彼十方世界一切諸趣所有衆生亦悉見彼一切世界種種差別亦悉見彼一切世界所有微塵亦悉見彼諸世界中一切衆生所住宮殿以種種寶而爲莊嚴及亦

釋四

十二

聞彼諸佛如來種種言音演說諸法文詞訓釋悉皆解了亦能觀察彼世界中一切衆生諸根心欲亦能憶念彼世界中一切衆生前後十生亦能憶念彼世界中過去未來各十劫事亦能憶念彼諸如來十本生事十成正覺十轉法輪十種神通十種

說法十種教誡十種辯才又即成就十千菩提心十千三昧十千波羅密悉皆清淨得大智慧圓滿光明得菩薩十神通柔軟微妙住菩薩心堅固不動爾時文殊師利菩薩勸諸比丘住普賢行住普賢行已入

大願海入大願海已成就大願海已成就大願海故心清淨心清淨故身清淨身清淨故身輕利身輕利故得大神通無有退轉得此神通故不離文殊師利足下普於十方一切佛所悉現其身具足成就一切

佛法釋曰此即道成也一三昧中有十通
 用皆圓益也 啓明東廟等者第五成智
 益啓明東廟者即第六十二經云爾時文
 殊師利菩薩勸諸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已漸次南行至福城東住莊嚴

釋四

十三

幢娑羅林中往昔諸佛教化衆生大塔廟
 處釋曰此即東廟時福城人聞文殊師利
 童子住莊嚴幢娑羅林中大塔廟處無量
 大衆從其城出來詣其所下別列中有五
 百優婆塞優婆夷五百童男五百童女善

財是一下文殊師利別觀善財觀察已安
 慰開喻而爲演說一切佛法乃至說此法
 已慇懃勸喻增長勢力令其歡喜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令憶念過去善根
 作是事已即於其處復爲衆生隨宜說法

然後而去爾時善財童子從文殊師利所
 聞佛如是種種功德一心勤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隨文殊師利而說偈言等即
 啓智明也言智滿不異於初心者即第八
 十經初智照無二相經云是時文殊師利

遙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離信根心劣憂悔功行不具退失精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便以爲足不能善巧發起行願不爲善知識之所攝護不爲如來之

所憶念不能了知如是法性如是理趣如是法門如是所行如是所住如是境界若周遍知若種種知若盡源底若解了若趣入若解說若分別若證知若獲得皆悉不能釋曰了知法性下即是智滿若離信心

則不能得及顯由信心故得不離初心則信智無二若約不動智爲初即前後二智無二也 寄位南求等者第六成位益謂善財初見文殊寄十信位德雲至瞿波寄三賢十聖位摩耶已下兼寄等覺至見普

釋

十四

賢便得因圓不踰毛孔文云時善財童子又見自身在普賢身內十方一切諸世界中教化衆生又云是善財童子從初發心乃至得見普賢菩薩於其中間所入一切諸佛刹海今於普賢一毛孔中一念所入

諸佛刹海過前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
數倍如一毛孔一切毛孔悉亦是又云
善財童子於普賢菩薩毛孔刹中或於一
刹經於一劫如是而行乃至或有經不可
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如是而行亦不
於此刹沒於彼刹現念念周遍無邊刹海
教化衆生令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
是之時善財童子則次第得普賢菩薩諸
行願海與普賢等與諸佛等一身充滿一
切世界刹等行等正覺等神通等法輪等

辯才等言詞等音聲等力無畏等佛所住
等大慈悲等不可思議解脫自在悉皆同
等釋曰此即毛孔中因圓也 刹微塵之
經卷等者第七顯因成果益即出現品大
經潛塵喻經云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

釋四

十五

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
眼志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佛智
亦如是遍存衆生心妄想之所纏不覺亦
不知諸佛大慈悲令其除妄想如是乃出
現鏡益諸菩薩又經云菩薩應知自心念

念常有佛成正覺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
此心成正覺故念念相應則念念成矣
盡衆生之願門等者第八成就行願並
謂菩薩發心化盡生界生界若盡大願方
終生界無窮大願無盡故十地品云若衆
生界盡我願乃盡而衆生界不可盡故我
此大願善根無有窮盡今生界雖無有盡
而等有經卷故普開之要令盡無盡之衆
生為大願矣言塵塵行滿者菩薩大悲不
可盡故心量難思為一衆生於一塵中經

無量劫修行萬行而心不疲倦塵塵皆爾
生生盡然方顯願行無窮盡也故文殊讚
喜財云汝遍一切刹微塵等諸刹修行普
賢行成就菩提道

真可謂常恒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
談一乘之要軌也

第八真可謂下結歎宏遠於中二先當相
顯勝後對他顯勝今初四句初句明常常
恒之說前後際而無涯故二通方之洪規
者明遍無有一國不說此法故明是通方

不同隨宜之教有說不說三稱性之極談者顯深一一稱理故一文一句即不可盡故普賢語善財云我法海中無有一文無有一句非是捨施無量轉輪王位而求得者等四一乘之要軌者明要謂於一乘中

授四

去

是別教一乘不共之旨圓因之門成佛之妙故

尋斯玄旨却覽餘經其猶杲日麗天奪眾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群峯之高

尋斯玄旨下二對他顯勝先法後喻 文

有二喻初其猶杲日麗天奪眾景之曜者智明映奪喻初昇之日謂之杲日麗者著明也此經猶如杲日杲日既昇眾景奪曜景明也謂星月等光即大明流空繁星奪曜斯經大闡眾典無輝 後須彌橫海落群峯之高者即高勝難齊喻須彌即是此經群峯即是餘教設有七金鐵圍方餘高廣比妙高之出海並落其高以俯望群峯如培塿故培塿上薄回切又音部下力狗切培塿小阜也

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大賢闡揚於東夏顧
惟正法之代尚匿清輝幸我像季之時偶斯
玄化况逢聖主得在靈山竭思幽宗豈無慶
躍

第九是以菩薩下感慶逢遇於中二一弘

搜四

七

闡源由二正明感遇今初謂龍對菩薩五
百年外方入龍宮搜求得斯典事如別
傳及纂靈記言大賢闡揚於東夏者正取
覺賢兼餘大德謂智嚴法業日照實義等
闡揚斯典言於東夏者謂葱嶺之東地方

救千里謂之神州大夏而上云是以者由
上深妙故搜之闡之故龍對入於龍宮廣
見無數偏誦此經者以玄妙故故智論詔
為大不思議經而諸大德皆見此經一文
一句竭海墨而莫盡一偈一光破地獄之

劇苦故盡命弘傳耳△顧惟正法之代等
者二正明感遇於中亦二先對昔自慶後
對今自慶今即初也謂五百年前即當正
法斯經清輝隱匿龍宮之內時人不聞何
幸像法垂末之年遇斯玄微之化生居像

末應合悲傷反顧前不聞經未慙正法之
代故自慶也此依不滅正法一千年故今
鳥像未以今去大即涅槃一千八百六十
年故又案大集月歲分第一五百年解脫
牢固第二五百年禪定牢固第三五百年

多聞牢固第四五百年塔寺牢固第五
百年闢諍牢固今居塔寺之末將隣闢諍
之時翻闢難思之經碎身莫酬其慶况
逢聖主下第二對今自慶此慶有三一慶
時二慶處三慶修初即况逢聖主謂明時

難遇今值聖明天子敷陳五教高闡一乘
列刹相望鐘梵交響使得閑居學肆探贖
玄門斯一幸也二得在靈山者慶處也清
涼靈山三千之最文殊大聖諸佛祖師金
色雖在東方住處即為金色大聖雖周法

釋曰

六

界攝機長在此山應感普周若百川影落
清涼長在猶素月澄空萬聖幽贊於五峯
百祇傳慶於千古况大乎靈鷲標乎聖寺
之名一介微僧得在居人之數此之慶幸
爰媿多生斯再幸也三竭思幽宗者慶所

修也大方廣佛華嚴經即毘盧遮那之淵
 府普賢菩薩之心曾一切諸佛之所證一
 切菩薩之所持包性相之無遺圓理智而
 特出不入餘人之手何幸捧而持之積行
 菩薩猶迷何幸探乎幽邃亡軀得其死所
 場思有所歸幸之三也豈無慶躍結上
 三也其猶溺巨海而遇芴舟墜長空而乘
 靈鶴慶躍之至手舞何階故感之慶之唯
 聖賢之知我也
 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無盡修多羅之

總名世主妙嚴品第一者即衆篇義類之別
 目

第十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下畧釋名
 題者以下第九門廣釋故此云畧於中三
 先雙標經品二雙釋二目三雙結今初上

釋四

十九

標經目謂從畧至廣展演無窮難思教海
 不離七字故云無盡修多羅之總名後世
 主妙嚴品第一即衆篇義類之別目者標
 品目也衆篇即三十九品品者義類不同
 今當其一故云別目

大以曠兼無際方以正法自持廣則稱體而周佛謂覺斯玄妙花喻功德萬行嚴謂飾法成人經乃注無竭之涌泉貫玄疑之妙義攝無邊之海會作終古之常規

大以曠兼下二雙釋二目先釋總題後釋

品目今初下有十門釋其七字字各十義今但畧舉當字釋之然此七字畧有六對一經字是教上六是義即教義一對二嚴字是總上五是別即總別一對三華為能嚴上四皆所嚴即能所一對四佛是所嚴

成人上三是所嚴之法即人法一對五廣者是用上二是體即體用一對六方者是相大者是性即性相一對故此七字即七大性大者體大方者相大廣者用大佛者果大華者因大嚴者智大經者教大則七

字皆大七字皆相等今各以二義釋之大以曠兼無際者曠兼明其包含約廣遍釋大故涅槃云所言大者其性廣博猶如虛空下經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

也二無際者約其豎論則常故名大涅槃
云所言大者名之為常下經云法性無作
無變易猶如虛空本清淨諸佛境界亦如
是體性非性離有無然淵府不可以擬其
深妙故寄大以日之實則言慮斯絕下經

復四

干

云法性不在於言論無說離說恒寂滅諸
佛境界不可量為悟衆生今畧說耳方以
正法自持者有亦二義一方者正也二方者
法也並持自性通上二義謂恒沙性德即
是相大並無偏偽故稱為正皆可執持目

之為法下經云凡夫無覺解佛令住正法
諸法無所住悟此見自身廣則稱體而周
者此即用大用如體故無不周遍然亦二
義由體有二義故一者能包二者能遍猶
如虛空包含萬象遍至一切色非色處今

用稱體一稱體之包則一塵受世界之無
邊二稱體之通則刹那彌綸法界而無盡
上之三字即體相用無有障礙為所證之
法界也佛謂覺斯玄妙者亦有二義一者
能覺佛陀梵言此云覺者故二者所覺即

大方廣斯為玄妙之境故云覺斯玄妙斯
 即此也即此上大方廣耳若別說者覺上
 用者覺世諦也覺上體者覺真諦也覺上
 相者覺中道也三諦相融三覺無碍為妙
 覺也花喻功德萬行者此亦二義一感果

復四

三

花喻於萬行成佛果故或與果俱或不與
 俱俱如蓮花表因果交徹故不俱如桃李
 花不壞先因後果故二嚴身花喻諸位功
 德必與修果俱故下經云神通等法如花
 開敷眾相如花具三十二嚴謂飾法成人

者嚴亦二義一以萬行飾其本體即嚴上
 大方廣如瑩明鏡鏡雖本淨非瑩不明二
 以萬行功德成佛果之人若琢玉成像又
 飾本體如鑄金成像以行成人如巧匠成
 像經乃注無竭之湧泉下唯經舉四義然
 亦唯二謂貫與攝涌泉即是所攝義味常
 乃通於上三一注無竭之涌泉此言猶通
 諸教二貫玄凝之妙義以總就別別貫花
 嚴玄妙義故凝謂凝湛嚴整之貌也三攝
 無邊之海會者即是攝義無邊海會局此

經來棟餘衆故四作終古之常規者即是
常義餘處釋云常乃道軌百王今亦以通
就別別屬此經法眼常全無缺減故常恒
之說非隨宜故終古無忒可得稱常釋總
題竟

佛及諸王並稱世主法門依正俱曰妙嚴
分義類以彰品名冠群篇而稱第一

佛及諸王並稱世主下釋品名此釋世主
世謂世間即三世間謂衆生世間器世間
智正覺世間主謂君主即諸王及佛地神

水神主林主山等神即器世間主天王龍
王夜叉王等即衆生世間主如來即是智
正覺世間主亦總化上二遍統前三故云
並稱世主法門依正俱曰妙嚴者此嚴亦
說三世間嚴法門為能嚴唯局於主依正

俱四

主三

所嚴通三世間衆生及佛俱稱正故謂諸
世間主得別法門自嚴已衆即衆生世間
嚴並用嚴佛亦智正覺嚴佛成正覺是自
法門是故能令其身充滿一切世間其音
普順十方國土菩薩衆中威光赫奕等即

智正覺世間嚴其地堅固金剛所成上妙
 寶輪及衆妙花清淨摩尼以為嚴飾等即
 器世間嚴器世間嚴通二法門一佛力令
 嚴是佛自嚴二感者觀見是衆海法門嚴
 是故總云法門依正俱曰妙嚴三世間嚴
 並勝餘教故標妙嚴以為品目用當諸經
 之序分也餘如下說
 斯經有三十九品此品建初故云大方廣
 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後斯經下雙結二目用當諸經序分餘如

下說

上來大分中初總序名意已竟
 自下第二歸敬請加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義鈔卷第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四 穆五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歸命十方極三際 塵刹圓明調御師
法界功德大悲雲 毘盧遮那大智海
所住甚深真法性 所流圓滿脩多羅

穆五

一一塵方佛會中 普賢文殊諸大士
我今欲以一毛智 測量無邊法界空
願承三寶同體慈 句句冥符諸佛意
俾令法眼常無缺 盡衆生界如普賢
迴茲勝善洽群生 速證菩提常樂果下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第二歸敬三寶請威加護有十六句大分
為三初有八句正歸敬三寶次有六句請
威加護後有二句迴施衆生初中初句總
明餘皆別顯今初歸命二字顯能歸相三
業普周歸向依託無盡三寶但云命者以
人所寶重莫過身命今將仰投十方已下
所歸分齊十方橫遍三際豎窮極通橫
豎塵刹圓明下就別顯中三寶即為三別
初三句歸佛次二句歸法後二句歸僧初
中又二二句總歸諸佛一句別歸本師初

中塵刹有二義一所依處謂一一塵中諸刹土故佛所嚴刹等塵數故又塵約微細刹通塵細二即塵數如來圓謂圓寂明謂智明即菩提涅槃亦無德不圓無法不照故上二自利調御師者通利自他十號之

一法界亦二義一成上依處上云塵刹似當約事今云法界義兼事理佛身充滿於法界故又充滿法界無窮盡故二者該後稱法界之功德大悲雲故功德者亦圓明中別義即十力無畏百四十不共無盡之

德大悲普覆無心含潤故喻於雲毘盧一句別歸本師承恩重故四字標名三字讚德上云功德總該無盡今云大智別語最勝順於光明遍照義故大智深廣故喻於海又諸佛舉悲本師語智影畧以明悲智

釋五

二

深廣故悲亦稱海大悲深廣故智亦如雲含潤兩法故又前云功德此云大智成二嚴故無盡功德不出二故二所住下二句歸法言所住者躡前起後所以躡者顯同體故但歸別相不會理故然三寶有三一

同相二別相三住持相今通依之且別相者即如前科佛則橫該一切豎徹十身法則通四畧舉理教僧雖該攝偏語大乘法性是理脩多羅是教言同相者此有三義一約以事就義門則別相之上各有三寶

佛體之上有覺照義名爲佛寶軌持義邊名爲法寶遠諍過盡是名僧寶即以無漏界功德爲體二法上三者法有性覺即是佛寶軌持即是法寶法體無遠即是僧寶三僧上三者觀智爲佛寶軌持爲法寶在

衆無遠又不違衆生故名爲僧寶今舉佛所住以明法者即約佛上論同體也理是佛所住教從佛所流兩重相依二約會事從理門三寶皆依真故今舉佛法皆歸真性畧不言僧三約理義融現門心性本覺

釋五

三

即是佛寶恒沙性德皆可軌持即是法寶此恒沙德性相不二冥合無遠名爲僧寶由此一門故令如來住真法性若無此者何所住耶三門雖異並稱同體淨名云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

空等是故若就覺義並稱佛寶執持而言
無非法寶冥符和合莫不皆僧義說有三
不可爲一然無別體豈爲異耶故云同相
三住持三寶者十身之中有力持身及形
像等即住持佛其脩多羅即住持法住持

之僧含菩薩中然三三寶通於諸乘含有
勝劣以義料揀歸勝非劣一理統之三三
無異故並歸敬顯敬無遺三一一下二句
歸僧初句明處一一微塵中有一切諸佛
菩薩衆圍遶故況一一佛所難思普賢住

普賢位莫不皆爾下句舉人偏舉二者以
是海會之上首故表理智故諸言不一則
無所不該第二我今下請威加護六句分
三初二句請歸之意意欲釋經故然通顯
歸意乃有衆多總相言者三寶吉祥一切

衆生最勝良田有歸依者能辦大事生諸
善根離生死苦得涅槃樂故又一切經初
有六成就令物信故佛滅度後凡諸弟子
所有著述皆歸三寶示學有宗不自專已
雖過失故請威加護令契合故上句自謙

智劣等被一毛下句讚法廣深同真法界
一毛度空乍可知量凡智測法何能盡窮
次願承下二句願加護相上句明加下句
辨益今初未能深入三昧外感佛加但請
同體之慈希霑勝益下句益中句句冥符

視五

四

願始末無違而言真者亦謙詞也未得顯
加且希冥契使凡心凡筆暗合聖心三俾
令下二句著述所爲使令法眼圓滿化盡
舍生故賢首品云彼諸大士威神力法眼
常全無缺減也第九迴向不願成佛唯願

等於普賢者良以普賢故因徹果佛前佛
後皆悉有故普賢即是諸佛根本故法界
體故故金剛頂經十方諸佛禮普賢者亦
斯義矣然著述所爲但願大法弘通衆生
利樂即悲智大意曲論別爲乃有多緣以

斯經乃諸佛所證根本法論諸教標準此
方西域無不仰遵而聖后所翻文詞富博
賢首將解大願不終方至第十九經奄歸
寂滅苑公言續而前疏亦刊筆格文詞不
繼先古致今後學輕夫大經使遮那心源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道流莫挹普賢行海後進望涯將欲弘揚
遂發慨然之歎若有過不說是非混同豈
唯掩傳者之明實乃擁學者之路若指其
瑕顛出彼乖差豈唯益是非之情寔乃黷
心智之境故撫心五頂仰託三尊不獲已

櫻五

五

而爲也以斯別意畧有十馬一聖旨深遠
故二顯示心觀故三扶昔大義故四剪截
浮詞故五善自他宗故六辨折今古故七
明示法相故八廣演玄言故九泯絕是非
故十均融始末故初一爲總後九爲別意

指昔瑕然跡中欲掩是非傳者須知得失
諸徒誠請難以逮之長時弘宣不繁數述
恐迷宗滯迹競作是非耳第一聖旨深遠
者此爲總意謂佛法沖深隨人智慧有淺
深故斯亦爲遮外難恐有難言世路以多
歧七羊學者以多途喪真淳源莫二枝派
轉多舊跡新章益汨真性何以屋上架屋
牀上安牀昔已有之何要改作故下十意
皆通此疑今之初意正答斯難特由聖旨
深遠隨見不同各呈其能以光法施昔可

尚也安更有詞故五百比丘各說身因佛許無非正說三十二菩薩共談不二異見同歸下經之中無邊海會各入解脫之門境界萬差同趣如來智海故海慧菩薩云如來境界無有邊各隨解脫能觀見是以

西域東夏釋論釋經經有多家論文論有多師解釋如析金杖金體不殊總收百川溟渤彌大故或登地菩薩或加行賢人或當代時英或如來懸記皆思拔群位智出衆情而所見不同並傳於世各申其美共

讚大猷依之脩行無不獲益今亦仰攀勝德用盡專精以管窺天滴流足海復何恠焉第二顯示心觀者以經雖通詮三學正詮於定皆是如來定心所演故經云汝所說者文語非義我所說者義語非文況華

報五

六

嚴性海不離覺場說佛所證海印三昧親所發揮諸大菩薩定心所受昔人不叅善友但尚尋文不貴宗通唯攻言說不能以聖教爲明鏡照見自心不能以自心爲智燈照經幽旨玄言理說並謂雷同虛已求

宗詔為臆斷不知萬行令了自心一生驅
 驅但教他實或年事衰邁方欲廢教求禪
 豈唯抑乎佛心亦實翻誤後學今皆反此
 故製茲疏使造解成觀即事即行口談其
 言心詣其理用以心傳心之旨開示佛所
 證之門陶南北二宗之禪門撮台衡三觀
 之玄趣使教令亡言之旨心同諸佛之心
 無遠教理之規暗蹈忘心之域不假更看
 他面謂別有忘機之門使彰乎大理之言
 疏文懸解更無所隱難可具陳第三扶昔

大義者謂晉譯微言幽旨罔博玄義全盛
 賢首方周故講得五雲凝空六種震地而
 判定記主師承在茲雖入先生之門不曉
 亡羊之趣徒過善友之舍猶迷衣內之珠
 故大義屢垂微言將隱破五教而立四教
 雜以邪宗使權實不分漸頓安辨析十玄
 之妙旨分成兩重徒益繁多別無異轍使
 德相而無相入相作即用之體不成德相
 不通染門交徹之旨寧就出玄門之所以
 但就如明却令相用二門無由成異以緣

極五

七

起相由之玄旨同理性融通之一門遂令法界大緣起之法門一多交徹而微隱如斯等類其途寔繁非是重古輕今不欲欺誣亡歿今申上古之義新疏翻多有同刊定之文皆是古義今同用耳第四剪裁浮

詞者且文華尚猶翳理繁言豈不亂心科文過碎已雜塵飛重疊經句但盈紙墨等閑會於梵語無益經文次第數於經文更無理觀如煙鬱於火雲翳長空今並裁而削之若長風卷霧然經多十句若過半已

上難者則具釋之難則曲盡而非繁易則畧陳而不闕若五六句已下難者則擇句而釋之易則不釋若文義全易者大科而已若文易意難者總相收束文難意易者但細消文若文義俱難者出意而後釋使

質而不野簡而必詣是本心也第五善自他宗者謂昔人所引經論及破他義無問性相多不窮始末輒引輒破或多用法相而復盡呼爲權引權釋實又不分通局疑誤後學或以昔正爲非或復以權爲實今

亦反此若破若引先示彼宗使性相無虧
盡其意態後申此理對決分明使學者不
滯迷宗不謬非古義亦無勞周覽更復傍
求第六辨折今古者謂探玄本記但釋晉
經大旨雖同在言有異但引彼疏須觀所
釋如發心品晉經云以是發心即是佛故
唐經云以是發心當得佛故即當既別豈
得引昔之即釋今之當觸類皆爾然昔人
十行已前多依賢首新脩畧疏迴向已下
並用探玄三地已下多唯錄古二經小異

外乎相叅文亦非一第七明示法相者然
性之與相若天之日月易之乾坤東夏西
方分宗開教學兼兩轍方曰通人是釋
經事須明示然此經法相名義兼廣或有
名無義或有義無名昔人苟見一名廣引
論釋隨名解義義乃無窮如釋淨行品百
四十一願以諸門料揀釋梵行品四果廣
引婆沙問明品貪瞋之名全抄唯識十向
品三倒廣據諸宗雖則皆是法門而甚深
觀行驚於名相今皆畧陳而已古人若有

義無名則莫知所以今則引諸經論以名
管之使經中法相昭彰於衆論至如昇梵
率品二十一種功德則有義無名離世間
品初則有名無義今於梵率品廣引經論
而委釋之至離世間品畧陳而已又如離

世

九

世間品具含諸位一一位內攝義無遺或
名異義同或前後廣畧然於四十二位次
第無差今並具引六會經文對而釋之昭
然可見使七卷之經句句有據翻驗昔解
臆說尤多然性相二宗法相有同有異如

五眼十眼六通十通等並各示之使無餘
惑如初卷歎德釋以十身則法性宗之法
相也釋智入三世廣引四智即法相宗之
法相也以衆海解脫之門釋衆海之名則
法性宗之法相也以九門六度釋經十度
即法相宗之法相也如十通十忍會六通
與五忍十身十智融三身與三智十門涅
槃以會通四種涅槃十種佛智而一智融
於四智即性相二宗無違之法相也觸類
非一又諸經所明法相多是傍來如法

華經但云如來知見力無所畏禪定解脫
二昧深入無際斯乃通讚佛智深遠達力
一字立十力章無所畏字立四無所畏章
禪立四禪定立八定解脫三昧各立章門
若此之流千章萬章釋一卷經亦不得盡

若為成種智之境應須更學多聞若取法
花玄宗但示等有知見先所出內是子所
知非是十章五章能盡其妙若華嚴經有
異於此如十度十力一經數十處明故須
總撮一章頓曉其旨如十地品內以法相

為觀門不了三聚豈知離垢之名不曉八
禪寧知發光之行四地道品成無生之慧
光五地諸諦窮真俗以化物六地般若要
觀緣生星羅十門月滿三觀研窮性相般
若現前非是懸指昔三中乘所見七地窮

櫻

十

一切菩提分法權實雙行八地七分該羅
方見無功之道九地居法師之位藥病須
知不將四十辯才何以廣能化物得第十
地方盡種智之深玄四十二位之昭彰並
稱觀行九會五周之因果佛道方圓故若

相若性若因若果無不成觀無不契真依
經脩行並是聖意若不了法相豈唯不知
聖旨亦非弘闡尋文自知第八廣演玄言
者謂經多有玄言妙旨昔不廣明或指在
別章或畧陳不具今應具者畢在疏文

易意深廣申體勢如始成正覺以諸宗始
成以會之智入三世以二智三智四智而
釋之如幻喻中共引兔章以盡之如影之
喻分三影以別之第七迴向刹平等出
諸句以揀之第八迴向歷境起願以橫豎

次位而彰之三天偈讚離相迴向以般若
等深經中百等論玄妙而通之九會五周
皆以性相而廣之普賢三昧窮妙中之妙
出現一品盡玄中之玄至如法界花藏之
深觀旨歸關脉之妙章盡關鍵之幽微窮

稷五

十一

義理之分齊如關中繫表三玄格言有美
斯經必盡其奧亦有指別章者皆非正要
知與不知無乖弘讚耳第九泯絕是非者
昔人勝負氣高是非情厚上古妙義用而
不言先賢小瑕廣申破廣如破娑婆形如

虛空便云良由譯人不閑經論謬預譯場
誤累聖教一朝至此先師在其譯內斧鑿
太深纖芥在於珠中何須擊破又如十行
品釋不住中流廣申異釋晉經失旨致古
釋詞枝今文分明何須敘昔若斯之類其

事頗多終日是非豈合大道凡破義者其
猶毒蛇螫手不得不斬毒樹生庭不得不
伐若邪解亂轍事須決之若易知其非畧
而不述若似正不正則並決使明如欲識
真金須知鍤石蓋不獲已情忘是非設有

破席須存禮樂不得自尊已德下視先賢
須知草創者難因脩者易縱有舉非顯是
不是自衛自媒故今疏文是非全少第十
均融始末者然造疏大體皆初重後輕若
更廣開門庭消文踈畧至於弘闡聖旨多

沉今以大經九會始末深玄達義即明不
揀初後但初已釋後不重明故義科章門
落落星布使初中後善始末可觀也畧述
製疏有斯十意故忘軀靈境仰述玄猷本
意皆爲衆生得同普賢諸佛耳迴茲勝善

下第三二句迴施衆生者前之二句作疏
所爲爲於衆生此段通迴歸依之益及所
成德製疏之功儻一句冥合聖心盡爲衆
生得大覺圓明涅槃常樂耳

將釋經義總啟十門一教起因緣二藏教所

釋五

十二

攝三義理分齊四教所被機五教體淺深六
宗趣通局七部類品會八傳譯感通九總釋
經題十別解文義

將釋已下第三開章釋文十門之內前八
義門後二正釋以經題目即是文故亦可

九皆義門題目通一部故十門生起者夫
聖人言不虛發動必有由非大因緣莫宣
斯典故受之以教起因緣二者因緣既興
有所起教佛教雖廣不出三藏十二分教
未委此經三藏教等何藏教攝故舉藏教
之總含攝華嚴之別教故受之以藏教所
攝三已知此經脩多羅攝具十二分然其
藏教皆通權實揀權取實唯圓教收未知
圓義深淺寬狹故受之以義理分齊四既
知圓義包博冲深未審此深被何根器故

受之以教所被機五既知深義正被圓機
 未知其銓何為體性故受之以教體淺深
 六能所文義已知該羅未審所宗尊崇何
 義故受之以宗趣通局七既知旨趣冲深
 未委能詮文言廣狹故受之以部類品會

八既知部類廣則無盡畧乃百千未知傳
 譯何年有何感應使宗承有緒知勝益可
 歸故受之以傳譯感通九大旨既陳隨文
 解釋先明總目包盡難思故受之以總釋
 經題十總意雖知在文難曉使沉隱之義

彰乎翰墨宗通之理見乎百千故受之以
 別解文義

初因緣者夫聖人設教必有由致若須彌巨
 海大因方為搖動今搖如來融金之德山動
 深廣之智海非小緣矣故下經云非以一緣
 非以一事如來出現而得成就出現本為大
 華嚴故

初因緣者下疏文有二一生起大意二先
 因下開章別釋前中有三一正釋二引證
 三解妨物中又三初法次若須彌下喻後

今提如來下合如來合山智慧合海此文
意出智論今轉勢用之智論中問曰佛以
何因緣故說般若波羅蜜經諸佛不以無
事及小事小因緣而自發言譬如須彌山
王不以無事及小事小因緣故動今以何

等大因緣故說般若波羅蜜經此中論意
即以說般若為動須彌今開須彌約能說
人智海通能所說動能說之佛智說如來
之智海並即不共般若又於經中廣說佛
身及與佛智故佛及智並通所說言故下

經下二引證也言出現本為下三解妨也
有伏難云非一緣等乃明出現之緣今證
說經豈為愜當故今通云出現本為一大
事因緣一大事因緣即華嚴佛智明知出
現之緣即華嚴緣也

釋五

十四

先因後緣各開十義以顯無盡

先因後緣各開十義者此下第二開章別

釋於中三謂標釋結標可知

因十義者一法應爾故二酌宿姻三順機感
四為教本故五顯果德故六彰地位故七說

勝行故八示真法故九開因性故十利今後故

因十義下雙釋先因中三初列次釋後因

上十義下結屬會釋

言法爾者夫王道坦坦千古同規一乘玄門

諸佛齊證故一切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常轉如是無盡法輪令諸衆生返本還源窮未來際無有休息

言法爾者下釋也即為十段今初法爾疏文分四一正釋二引證三結釋四解妨初

文可知

故不思議品中明一切諸佛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頭一一頭化爾所舌一一舌出爾所音聲乃至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無有窮盡

按五

十五

故不思議下引證此即第四十七經第五大那羅延幢勇健法云佛子一切諸佛能於一身等乃至已下中間應云法界衆生靡不皆聞一一音聲演爾所脩多羅藏一一脩多羅藏演爾所法一一法有爾所文

字句義如是演說盡爾所劫盡是劫已復更演說盡爾所劫如是次第乃至盡於一切世界微塵數盡一切衆生心念數未來際劫猶可窮盡如來化身所轉法輪無有窮盡所謂智慧演說法輪斷諸疑惑法輪

照一切法法輪開無碍藏法輪令無量衆生歡喜調伏法輪開示一切諸菩薩行法輪高昇圓滿大智慧日法輪普然照世智慧明燈法輪辯才無畏種種莊嚴法輪如一佛身以神通力轉如是等差別法輪一

切世法無能爲喻如是盡虛空界一一毛端分量之處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一一世界中念念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化身一一化身皆亦如是所說音聲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

其中衆生皆得解了而佛言音無變無斷無有窮盡是爲諸佛第五大那羅延幢勇健法今疏畧引耳上鈔中爾所字經中皆是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字斯則處以毛端橫該法界時以刹那豎窮劫

海處則頓起時則常起不待別因

斯則下三結釋也結釋經文成初正說於中物二句正結後處則下覆釋法界齊起為頓如月入百川非從東向西等故長時不斷曰常無暫間斷故既常既遍故不待

積五

十六

別因也

但隨見聞說有初成九會之別諸慈悲者於無盡中畧此流傳

但隨見聞下四釋妨謂有伏難云既橫豎該羅說窮時處何有初成之始九會之終

故為此通於中二先正解妨可知
令尋於此見無邊法

後令尋於此下重通再難難云畧本至少安窮無盡之理故為此通以見理圓融故見少能窮無盡有法喻合

如觀牖隙見無際空而此時處即同無盡以

一處即一切處一時即一切時故
以一處下釋成上義時處既一多相即法
豈一不含多

二醉宿因者

二 酬宿因等者疏文分五一標舉章門
何以法爾如是轉耶宿因深故

二 何以下躡前起後

夫根深則果茂源遠則流長宿因既深教起亦大

搜五

七

三 夫根深下標因深廣

深大云何我佛世尊創躡玄蹤棲神妙寂悲智雙運行願齊周是以妄想弗剪而廓徹性空靈鑑匪磨而頌朗萬法乃以無障礙解脫闡斯妙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四 深大云何下釋成深廣

宿因雖多畧有二種

五 宿因雖多下開章別釋於中先標章

一者大願力故現相品云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兜率偈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示現自在法諸會佛加皆言願力及餘諸文誠證非一二者昔行力故謂無量劫依願起行行成得果方能頓演故主山神偈云往脩勝行無有邊今獲神通亦無量法門廣闡如塵數

悉使衆生深悟喜

後別釋可知

三順機感者

三順機感者文中分六一標章

謂昔因法爾雖能常遍約可流傳皆由機感

離機說法無所用故

二躡前起後

其猶上有白日下資澄潭潭清影現機感應生

三其猶下約喻顯相

故兜率偈云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十方諸佛告功德林言及諸菩薩衆善根力故解脫月云此衆無諸垢志解悉明潔等皆是機感

四故兜率下引經證成

釋五

大

廣顯機感如第四所被機中

五廣顯下指畧在廣

然此機感通於現未諸會當機即是現在今之聞者是未來機

六然此下揀定於機言今之聞者是未來

機者望說經時是未來故發心品中十
方法慧白佛言我等悉當護持此法令未
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亦是
未來機也
四為教本者

四為教本者文三初標章次總彰大意二
然亦有二下開章別釋

謂非海無以潛流非本無以垂末

大意中初二句立理故出現品云譬如大
海潛流四天下地有穿鑿者無不得水彼

喻佛智普入衆生身心今借用之斯即喻
也非本無以垂末者法說如無海本不能
流末無其本月無影入於百川無有法身
豈能垂於應化故無有根本之法何有隨
宜之談

緣五

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五

釋六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

將欲逐機漸施末教先示本法頓演此經

後將欲下兩句正釋為本之義故天台指

為乳教乳是酪等諸位本故

釋六

然亦有二一為開漸之本出現品云如日初

出先照高山故

出現品云等者彼文云譬如日出先照須

彌山等諸大高山次照黑山次照高原然

後普照一切大地日不作念我先照此後

照於彼但以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如

來應正等覺亦復如是成就無邊法界智

輪常放無碍智慧光明先照菩薩摩訶薩

等諸大山王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照決

定善根衆生隨其心器示廣大智然後普

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亦皆普及為作未

來利益因緣令成熟故而彼如來大智日

光不作是念我當先照菩薩大行乃至後

照邪定衆生但放光明平等普照無碍無

障無所分別釋曰始成便說花嚴是照菩

薩山王此明先大後小

二為攝末之本

二為攝末之本者於中二初標名華嚴末有末之可攝以法華攝末歸本歸華嚴故故為本也

如日沒時還照高山故

言如日等者二義取出現經意以證而無此文即是法華所明先小後大及三時五時之教後後勝於前前法華涅槃唯明一極為照菩薩

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

無不從此下三雙證上二先引攝論後引

法華初引攝論從法界流即證開漸之本

無不還歸此法界故即證攝末之本此以

義證教謂論所明報化身等皆從法身生

櫻六

二

還歸於法身法身等即義今以法身類於

華嚴故云義證教也

法華亦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

如來慧此漸本也次云除先脩習學小乘者

即開漸也又云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

慧即攝末歸本也

法華亦云下引法華證故下吉藏引此立三種法輪第一名根本法輪第二名枝末法輪第三名攝末歸本法輪文中便引便釋三節具也

斯則法華亦指此經以為本矣

言斯則下結成本義若自立為本恐義未明法華指此為本本義方顯始見入於佛慧既即華嚴亦令得聞法華入於佛慧豈非指初為本又法華第一云於一佛乘分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別說三亦是從本流末即指華嚴為一佛

乘分別說昔之三三即鹿野四諦等既不指華嚴為本鹿野之前以何為一乘耶

五顯果德者謂此本法中顯佛勝德令諸菩薩信向證故不實寶玉不得其用不知此德

契

三

安能仰求

五顯果德者疏文分二初總明大意有法

喻合可知

然果德有二一依果謂華藏世界海等二正果如來十身等此二無礙以為佛德

後然果德有二下開章別釋於中亦二先

正釋可知

然依正無礙通有六句一依內現依如塵中
刹海二正內現正如毛孔現佛三正內現依
四依內現正五依內現依正六正內現正依

其文非一

後然依正無碍下融通於中三初約用乎
在以明六句次約體相相即以明四句後
隨舉一門下雙結體用言然依正無碍通
有六句至其文非一者初約用也初二指

事令曉餘但列名然即相入相在之義義
分齊中廣明而相入各有分圓若約圓說
應言刹中有刹今欲顯勝舉塵毛之分以
攝刹身之總也言其文非一者謂第六經
法界普明慧菩薩偈云佛刹微塵數如是

諸國土能令一念中一一塵中現即第一
句依中現依也成就品云一微塵中多刹
海處所各別悉嚴淨如是無量入一中一
一區分無雜越亦第一句也現相品云如
來一一毛孔中一切刹塵諸佛坐菩薩衆

會共圍遶演說普賢之勝行即第二句正
內現正也迴向品云一毛孔中悉明見不
思議數無量佛一切毛孔皆如是普禮一
切世間燈僧祇品云於一微細毛端處有
不可說諸普賢如一毛端一切爾如是乃
至遍法界皆第二句也又云於一微細毛
孔中不可說刹次第入毛孔能受彼諸刹
諸刹不能遍毛孔即第三句正內現依也
現相品云如來安坐菩提座一毛示現多
刹海一一毛現悉亦然如是普周於法界

亦第三句也第五經普賢偈云如於此會
見佛坐一切塵中悉如是佛身無去亦無
來所有國土皆明現即第四句依內現正
也現相品云一切刹土微塵數常現身雲
悉充滿普為衆生放大光各雨法雨稱其
心亦第四句也又云一一塵中無量身復
現種種莊嚴刹一念沒生普令見獲無碍
意莊嚴者即第五句依內現依正也僧祇
品云一微塵中能悉有不可言說蓮花界
一一蓮花世界中賢首如來不可說亦第

五句也世界成就品云一毛孔內難思刹
 等微塵數種種住一一皆有遍照尊在衆
 會中宣妙法即第五句正內現正依也現相
 品云一切諸佛土一一諸菩薩普入於佛
 身無邊亦無盡成就品云一切刹土入我
 身所住諸佛亦復然汝應觀我諸毛孔我
 今示汝佛境界皆第六句也
 又有四句一或唯依佛即刹故二或唯正刹
 即佛身故三俱四泯思之可知
 又有四句等者第二約體四句也相即乎

亡故無有六一佛即刹者佛體即是法性
 土廢已從他佛體虛故土外無法性無二
 故二刹即佛者刹體即是法性身故廢他
 從已刹體虛故佛外無法性無二故由性
 無二以性融相故身刹相即三俱者謂有
 身有土不壞相故若無身土無可相即故
 四泯者謂佛即刹故非佛刹即佛故非刹
 以乎奪故
 隨舉一門即攝一切並如下說
 隨舉一門者三雙結體用以即入二門無

二體故體外無用唯相即故用外無體唯相入故如無鏡外之明明外之鏡故言並如下說者即指義分齊中六彰地位者為顯菩薩脩行佛因一道至果有階差故

六彰地位者疏文二初總彰大意後開章別釋前中二先順明來意

夫聖人之大寶曰位若無此位行無成故後夫聖人下立理反成聖人之大寶曰位者即周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之大寶曰位注云夫無用則無所寶有用則有所寶也無用而常足者莫大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也言若無此位行無成者即反成湏位也

此亦二種一行布門立位差別故

此亦二種下二開章別釋也於中三一正釋二會融三引證初中先釋行布言行布者行列分布階降淺深如第二會明信三明住四明行五明向六明地七明等妙前

非是後後非是前故言行布

二圓融門一位即攝一切位故一一位滿即

至佛故

後釋圓融言圓融者圓滿融通疏釋有二
初正釋二引證前中自有二義一者疏云

一位即攝一切位故者此總辨相攝謂四
十二位之中隨舉一位即攝一切如初發
心住即攝餘九住及行向地等二者疏云
一一位滿即至佛故者此別明五位攝
如初注攝於初行初迴向初地第二住攝

第二行第二迴向第二地等第十住滿則

攝十行滿十向滿十地滿第十住滿稱灌

頂位第十地滿亦灌頂成佛十行智度圓

十地智度滿海幢比丘頂出諸佛說法灌

頂住後即明佛者即其事也前唯約理行

搜六

七

圓融此兼明行證相似

初地云一地之中具攝一切諸地功德信該

果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

初地云下二引證也文有三節一云一地

之中具攝一切諸地功德者此約當位之

中自一攝十也以一例諸位位皆然上正引文二云信該果海者此明五位攝如賢首品中乃至則得灌頂而昇位等此即義引為證三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正明以初攝後通於二義若住滿成佛即是當

位以初攝後若究竟成佛即異位相望以初攝後如四十二字門初阿具後茶也上來總有三義一舉一總攝五十二位二舉一位攝五位三舉初攝後復應有以後攝初初後攝中中攝初後一攝一切一切攝

一一攝一切攝一切如理思之上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是正引經文梵行品云若諸菩薩能與如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疾得現前初發心時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一切法

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今畧引耳然此二無礙以行布是教相施設圓融是理性德用

然此二無礙下會融也於中二初辨定其相二正明會融前中有二對行布圓融以

教對理以相對性下正圓融但融相性初對謂約能詮教道則行布不同約所詮之理則圓融無礙第二對就所詮中約相則深淺不同約性則融通無二言德用者即德相業用也

撰六

相是即性之相故行布不礙圓融性是即相之性故圓融不礙行布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為無量行布不礙圓融故無量為一無量為一故融通隱隱一為無量故涉入重重相是即性之相故下正明會融文有三番

第一番直明無礙第二番則互相成謂無量本是約相行布圓融本是一理平等今圓融既不礙行布故成無量之德下句反此可知第三番從無量為一故融通隱隱下明相成而不失本相無量為一故融通而不失本相故隱隱然似有一為無量故重重不失一相故能涉入故世親以六相圓融上下之文非一故世親下第三引證此引論證即總同成別異壞由此故得舉一全收至下廣明次

云上下之文非一者雙引經跡若望經則
唯是下文若望跡文通指一經上下耳
七說勝行者欲登妙位非行不階故君子不
患無位患已不立

七說勝行者疏文亦二先明大意後開章

釋

九

解釋前中初二句依內教正釋後二句引
外事證成即論語第四彼下二句云不患
莫已知求為可知也包氏注曰求善道而
學行之則人知己今引證此求為可知及
所能立皆是行也上兩句行成得位下兩

句行成得名今為證位故但引前耳

行亦二種一頓成諸行一行一切行

行亦二種下開章釋也先釋後融前中明

頓成中先正明

故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等普賢行品

說一斷一切斷等故

故十住下後引證言一斷一切斷等者等

取一障一切障一脩一切脩一證一切證

故普賢行品初說十句若成此十則頓成

五十種行一念真心起百萬障門生故偈

中云不可說諸劫即是須臾頃莫見脩與短究竟刹那法皆以圓融故妙嚴品云一法門中無量門無量千劫如是說所演法門廣大義普運光天之所了

二遍成諸行此即行布謂自大菩提心體相

功德乃至等覺中行

二遍成諸行下釋行布從始迄終故云乃至則五位所行皆此攝也菩提心為始體即三心謂一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二深心樂脩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救護一切

苦眾生故七十八經云菩提心燈大悲為油大願為炷光照法界光即直心炷即深心多以三心為體上求下化照理起行不出此故言相者即無相為相同法界相無分量相無齊限相也言功德者無德不收

釋六

十

故發心品十種大喻百門校量亦不及少分七十八一卷廣以喻歎亦不能盡賢首品云若有菩薩初發心誓求當證佛菩提彼諸功德無邊量不可稱量無與等發心品云發心功德不可量眾智共說無能盡

又云菩薩發心功德量億劫稱揚不可盡
以出一切諸如來獨覺聲聞安樂故等皆
發心功德也又云欲見十方一切佛欲施
無盡功德藏欲滅衆生諸苦惱宜應速發
菩提心此上三事皆是菩提心爲萬行之

本故首明之即此發心便名爲行

此二無礙例如位說

此二無礙下第二融通可知

八示真法故者欲成行位須解法理不體理
事行亦非真故堯率偈云不了法真實故諸

佛與世此亦二種一顯事理無礙法二顯事
事無礙法並如義分齊說

八示真法下文亦有二先總明後開釋文
含多義不異義分齊中教因總該故此畧
舉義深理要故別爲一門

投六

上

九開因性者謂上因果理事皆由衆生性有
若性非金玉雕琢不成寶器

九開因性者文亦二先總後別總中先躡
前起後

良以衆生包性德而爲體依智海以爲源但

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令知心合體達本情
亡故談斯經以爲顯示

後良以下總相解釋於中有三初明因義
本有恒沙性德本覺佛智無二體故以此
爲因二但相變下覆彼因義是須開示所

以相變體殊者迷真如以成名相故情生
智隔者失正智而成妄想故上對約境下
對約心五法具矣三今令下正明開義知
心空寂則即名相而合如體達本無住則
妄想亡而正智生真本不可以功成要亡

功而本就深源不可以行得必行盡而源
成若寐照雙流則因性開矣性即知見知
見性相並皆顯現故談已下結成開義
亦有二種一以言顯示令其知有二使其脩
行悟入顯現

亦有二下別釋以言顯示令其知有者唯
明示義如示貧女宅中寶藏未見未證使
其脩行義通開示不知令知名之爲悟未
證能證稱之爲入顯現之言對於開義
如下破塵出經卷等

如下破塵下引證下經云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佛智亦如是遍在衆生心妄想之所纏不覺亦不知諸佛大慈悲令其除妄想

稷六

十三

如是乃出現饒益諸菩薩等即其義也

亦如法華經云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衆生等有故言唯一

言唯以一大事因緣故者即引他經大乘

法師但云事物體事事義道理隨應皆得今畧釋之無二無三故名爲一佛因佛果故稱爲大因果幹能令物解脫並稱爲事言因緣者如來因此緣此故出現耳又因緣者屬於大事正因佛性爲因緣因佛性

爲緣了因所了爲因生因所生爲緣斯則大事通因通果因緣但語於因因即種性之義故彼經云佛種從緣起萬行爲緣起斯佛種成菩提故言所謂開示下義引彼經具云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諸佛世尊
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
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
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入
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廣釋如別畧釋如

櫻六

十三

下言衆生等有故言唯一者隨難唯解一
字耳

十利今後者既等有其分故廣利無邊

十利今後者文中亦二先躡前總辨

此亦二種一利今即佛在當機二利後即今

之聞見發心品云我等諸佛護持此法令未
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

後此亦下開章別明文分爲三初約時分
二可知次此益復二下約行分二後又此
利益下對前辨異

此益復二一令得見聞爲堅種故出現品云
如人食少金剛終竟不銷等

二中疏云終竟不銷等者等取餘經餘經
云要穿其身出在於外何以故金剛不與
肉身雜穢而同止故於如來所種少善根

亦復如是。要穿一切有為諸行煩惱身過。到於無為究竟智處。何以故此少善根不與有為諸行煩惱而共住故。

二、今起行成證入故出現。又云設有菩薩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脩集種種

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為真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聞此法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乃至深入如來無礙境界。良以有作之脩多劫終成敗。

壞無心體極一念便契佛家賢首品云。十剎應數如來所悉。皆承事盡一劫。若於此品能誦持其福最勝過於彼等。

二、今起行成證入故下文二初正釋後良以有作下釋成。今初疏云。乃至深入如來

等者中間經云。隨順一切如來境界具足。一切諸菩薩法安住。一切種智境界遠離。一切諸世間法出生。一切如來所行通達。一切菩薩法性於佛自在心無疑惑住無師法深入如來無礙境界故云。乃至

又此利益別對前九成十種益謂一聞法爾則知常遍成見聞益二聞本行願學佛發興成發心益三聞機感知法由善起成造脩益四聞為本知其義圓成頓得益五聞果德則信樂願齊成滅障益六聞位期心證入成攝位益七聞行發意脩行成起行益八聞法決須解了成稱性益九聞因知一切皆同成轉利益十總具前九成速證益故前九因皆為今益

又此利益下對前辨異所以辨異者亦為

揀濫故以利今後義似順機感機感亦有二世機故故上又明約行分二已是異前但約時故又順機多約於所利益多約於能又順機但是別義利益通於十義即總別之異故對前九別成斯十益也於中二

標

十五

先別對前後亦可已下通申本義今初此十種益出於旨歸但次第不同耳彼次第云一見聞益二發心益三起行益四攝位益五速證益六滅障益七轉利益八造脩益九頓得益十稱性益此依從淺至深自

利利他等而爲其次今疏順前九門展轉相生後能成前以爲次第耳然見聞等實通十因欲顯別義隨便逐勝以別配耳一以法爾常說遍說便能觸目對境一切時中常如法見所引經文如前總中又出現

品云佛子譬如雪山有藥王樹名曰善見若有見者眼得清淨若有聞者耳得清淨等佛子如來應正等覺無上藥王亦復如是能作一切饒益衆生若有得見如來色身眼得清淨若有得聞如來名跡耳得清

淨等又云佛子我今告汝設有衆生見聞於佛業障纏覆不生信樂亦種善根無空過者乃至究竟入於涅槃上雖明見佛佛是華嚴佛故舌眼嘗法味故賢首品云此法希有甚奇特若人聞已能忍可能信能

受能讚說如是所作甚爲難等兜率偈讚品云設於念念中供養無量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爲供養若聞如是法諸佛從此生雖經無量苦不捨菩提行一聞大智慧諸佛所入法普於法界中成三世導師明知

見聞其益深矣言發心益者若不聞此不能發心設有發心不得尊勝以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故如前引言造脩益者謂聞此普法便能造脩一行一切行故如前引出現品云多劫脩行不聞此法非真脩故

櫻

六

言頓得益者如下六千比丘言下獲於十眼善財童子一生能圓諸位法界品初菩薩頌證等並如教迹中引言滅障益者即一斷一切斷如隨好品天鼓教以等法界三業悔過結云若如是知是真實懺悔一

切罪惡悉得清淨說此法時百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兜率陀諸天子得無生法忍又諸天子以香花等供佛而成大益又云其諸香雲普雨無量佛刹微塵數世界若有衆生身蒙香者其身安樂譬如比丘入第四禪一切業障皆得消滅若有聞者彼諸衆生於色聲香味觸其內具有五百煩惱其外亦有五百煩惱貪行多者二萬一千瞋癡等分亦然了知如是悉是虛妄如是知已成就香幢雲自在光明

清淨善根等皆滅障益也言攝位益者如
前位中具明言起行益者如普賢行品云
菩薩摩訶薩得聞此法少作方便疾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一行一切行故如
前行中具引言稱性益者謂依此普法一

婆

七

切衆生無不皆悉稱其本性佛果海中舊
來蓋竟故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
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
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若不
稱性豈得然耶言轉利益者如第一重地

獄天子得益竟展轉成三重之益後二即
轉利益也如上滅障即第二重亦是轉利
益所望慶別故爲滅障第三重云若有衆
生見其蓋者種清淨金網轉輪王位一恒
河沙善根佛子菩薩住此轉輪王位於百
千億那由他佛刹微塵數世界中教化衆
生乃至云若有雙得遇斯光明必獲菩薩
第十地位以先脩行善根力故皆轉利益
言速證益者如前教迹中一生圓曠劫之
果中辨言故前九因皆爲今益者結也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五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六 稷七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亦可前一門皆成十益可以意得

亦可前一門皆成十益者此第二意却

是正意上但隨宜耳

釋七

因上十義故此教與發心品中有十所因彼云以佛神力故世尊本願力故等因緣相參對會因緣可以意得

因上十義故此教與下第二結屬會釋也

此上結屬下會釋經文彼經具云其說法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者同名法慧悉以佛神力故世尊本願力故為欲顯示佛法故為以智光普照故為欲開闢實義故為令證得法性故為令眾會悉歡喜故為欲開示佛法因故為得一切佛平等故為了法界無有二故說如是法十因舉二故有等言言因緣相參者神力是緣餘皆是因故云相參今畧舉二即有因緣以疏對彼因緣易知故云可以意得

第二明說經緣者一切經首說時方人等皆

是緣起

第二明說經緣等者疏文分二先引例總明後今有十緣下開章別釋前中謂六成就中信開二種屬於阿難在佛滅後結集時安不為經緣餘四成就為經緣起說必

依時要有方處人通說聽即佛及眾四義足矣問智論云說時方人令生信故何以今言為緣起耶答六中初二唯屬證信後四義有兩兼阿難引之為生物信當時無此教不得典故為緣起今十緣中具有此

四

今有十緣一依時二依處三依主四依三昧五依現相六依說者七依聽者八依德本九依請者十依加者

今有十緣下開章別釋中二先列後釋今

釋

二

初依時下釋疏文分四一大意二開章三融會四廣如肯歸一句出法源

今初依時夫心冥至道則潭一古今法界無生本亡時分下經偈云如來得菩提實不繫於日

今初分二先拂迹顯實後就德顯圓前中
言夫心冥至道則混一古今者此約人顯
實法界下約法顯實心與理冥契則無今
古之相故肇公云古今通始終同窮本極
末浩然大均生公法花疏云古亦今也今
亦古矣言法界無生等者就法顯實也有
生則屬三世便即有時無生則無三世刹
那安有時分故出現品云真如離妄恒寂
靜無生無滅普周遍等言下經偈云下引
經證畧舉人證耳即堯率實懂偈也被具

云衆生如是說某日佛成道如來得菩提
實不繫於日法界品云菩薩智輪遠離一
切分別網超一切障礙山不可以生死中
長短染淨劫數顯示等其文非一
况無涯之說念劫圓融哉

稜七

三

况無涯之說等者第二就德顯圓無涯之
說豎約長時故旨歸云常恒之說前後際
而無涯念劫圓融者約一念即不可盡一
念即無量劫無量劫即一念等故云爾也
一念即多劫何定時之長短哉

今以無時之時略顯十重時別

今以無時之時畧顯十重時別者此下第

二開章解釋也就中三初上二句標次初

唯下釋後於前下結

初唯一念二盡七日三遍三際四攝同類劫

五收異類劫六以念攝劫七劫念重收八異

類界時九彼此相入十以本收末謂以非劫

為劫故

二釋中初唯一念者謂於一刹那頓遍無

盡之慶說無邊法二盡七日者謂初成道

一七日中自受法樂第二七日頓說此經

言三遍三際者謂盡前後際各無邊劫常

恒周遍演說此經初無暫息上三易故疏

但列名而已言四攝同類劫下以義稍隱

故並加字音歸但云四攝同類五收異劫

六念攝劫七復重收八異界時九彼此相

入十以本收末今加一字義則易見故並

不釋唯釋第十耳言攝同類劫者於前無

邊劫各攝同類如長劫唯攝長劫短劫唯

攝短劫等言五收異類劫者謂長劫攝短

劫等言六以念攝劫者於一念中即攝無
邊同異類劫念念皆爾言七劫念重收者
此上念念所攝劫中各以念成彼一一念
亦各攝諸劫是則念念既其不盡劫劫亦
復無窮如因陀羅網重重無盡也言八異

釋七

四

類界時者上之七重且約一類世界如今
娑婆一類今辨樹形江河形等無邊異類
之刹刹既同處而有不同時亦同時而各
別分齊盡彼時分常說此經言九彼此相
入者即彼異類界所有時劫亦各別相收

或同異類界時互相攝入若念若劫重重
無盡同前四五六七於彼諸時常說此經
言謂以非劫為劫者第十難見故以此句
釋之以非劫為本劫即為末言非劫者離
分限故如花藏世界以非劫為劫劫即非
劫念等亦爾以時無長短離分限故以染
時分說彼劫故以時無別體依法上立法
既融通時亦隨爾故離世間品云菩薩摩
訶薩知一切劫即是非劫而真實說一切
劫數是為第六無等住故云非劫為劫

於前十時恒演此經

於此無量時劫常說花嚴

又此十種隨一圓收

又此十種者此下第三融會也於中三初

此上二句正融會

經七

五

依此說時則無始終

二依此說時下通妨難此上牒疑情既無

始終何有初成之始九會之終

亦隨見聞說初成等如前法爾中辨

亦隨見聞下會釋也疏指前通又此一部

即是無邊法海以下皆結通無分齊故一

部即是一切說故

若依此時則迥異餘教而餘教時不出於此

或說三七六七等隨見聞故

若依此時下三顯勝能於中又三初揀他

顯勝次而餘教下會他顯勝後或說下再

通妨難難云彼有三七等殊云何不出於

此故今通云皆是此經之時隨見聞故

廣如旨歸

廣如下四出法之源

第二依處者夫智窮真際能所兩亡假說依具而非國土

第二說經處疏文有四第一總彰大意第二叙昔順違第三句數圓融第四別明處異初中有三初拂迹顯實二融通顯圓三

依義建立今初至而非國土即拂迹顯實謂既亡能所何有能依之佛所依之處普賢三昧品云普賢身相如虛空依真而住非國土猶是假說以真無能所無可依故況剎塵即入染淨叅融圓滿教之普周難以

分其處別

況剎塵即入下第二融通顯圓無能所依尚通實頓二教實教頓教尚離處所況於圓教耶剎塵即入即下通局交徹二四句染淨叅融即下淨穢無礙二四句圓滿教

下總結難思

然真非事外不壞所依以上無時之時通此非處之處

然真非下第三依義建立不壞相故不妨立時然肯歸約處先已有依此說經後辨

其時疏家欲順六成就之次第故先明時耳

然有言此經在穢土說居摩竭等故有云處淨土說在花藏故有云如實義者二種身土無定異處即於一處見聞異故

然有言下第二敘昔順違於中二先正敘後上之下決斷前中第一師云既七虜九會人三天四並居娑婆欲界之中明是穢也第二師云說此經時花藏世界六種震動又言其地堅固金剛所成娑婆土石諸

山豈得將此為穢第三師但合上無礙謂感娑婆者對花藏而見娑婆感花藏者對娑婆而見花藏亦如螺髻所見自在天宮身子所見丘陵坑坎花藏品云譬如見導師種種色差別隨衆生心行見諸刹亦然

釋七

七

上之三義後一近宗

後決斷言後一近宗者且知刹該淨穢即二四句中之一句未窮玄妙故云近宗然說此經處淨穢無礙通局交徹各二四句然說此經處下第三句數圓融於中有三

一雙標二雙釋三以嚴例細初標可知
初淨穢中謂或唯染或唯淨如前二義或俱
花藏內娑婆故或俱泯染淨相盡同一法界
故

初淨穢中下雙釋先釋染淨二四句前一

四句以本刹末刹相望成四句花藏爲本
刹世尊脩因所嚴淨故刹種所持世界爲
末刹應衆生有故然末刹則狹本刹則寬
末通淨穢本刹唯淨若寬狹相望自屬通
局今論淨穢故但取末中染刹前二句可

知第三句雙明本末故得稱俱不同前二
說花藏即不言娑婆說娑婆即不論花藏
今要明花藏之內娑婆如一莊嚴城中舉
一小室耳上三皆約事明第四句唯約理
說若理事相望則前三句皆末第四句獨
爲其本故花藏品云花藏世界海法界等
無別莊嚴極清淨安住於虛空等
又或唯染摩竭等覆淨相故或唯淨其地金
剛染相盡故或俱隱顯無礙故或俱非各相
形奪二相盡故

又或唯染下第二四句隨取一刹即有四句不論本末淨淨今正約娑婆染刹上論四句也即前三約淨穢虧盈後一約相盡理現若約機說者染就劣機見故淨就勝機見故俱約二人同見故刹體自在故俱

非約頓機故亦唯約體故

次明通局交徹二四句者

次明通局二四句等者先標後釋

謂或局此一界故或通該十方故或俱即此即遍故或泯二相盡故

釋中前四句約一重平漫以論後四句約重重相攝以說又前四約以人望處論通局後四唯約說處論通局前中初二句唯約相說一謂此界七處說經二謂十方諸刹齊說三以相隨性故即一能遍如光明覺品彼云如此處見佛世尊坐蓮花藏師子之座十方一切諸世界中各有百億閻浮提百億如來亦如是坐此明一會即遍一切非是彼處各別有佛四即歸理平等又或局此界攝一切故或通此入一切故或

俱即攝即入故或泯形奪相盡故

後四句中初一約廣容門事攝於理無礙
故令一界即理能攝一切二約普遍門事
如理遍令此一界隨所依理入一切刹三
廣容即普遍故正攝之時便能遍入以此

稷七

二門無異體故四泯同平等門法界之中

九

俱不可得故

又以一塵例刹亦有四句可知

又以一塵下三以簾例細也引文如前依

正融通中說

若從狹至寬略顯十處

若從狹至寬略顯十處下第四別明處異
中文分為六一標數二初此下別釋三然
上下總結四然說十住下釋妨五十餘佛
同者下隨難重釋六又上十處下總融十

義

初此閻浮七處九會而周法界如昇須彌品
二周百億同類一界亦遍法界如光明覺品
三遍異類樹形等刹四遍刹種五遍花藏六
遍餘刹海若種若刹七遍前六類刹塵皆有

同異類刹八盡虛空界容一一毛端之處各有無邊刹海九猶帝網十餘佛同

二中然其十名與旨歸小有不同旨歸云初此閻浮二周百億三盡十方四遍塵道五通異界六該刹塵七歸花藏八重攝刹

九猶帝網十餘佛同今疏所以不同彼者以歸花藏即前滌淨無礙故不立之故旨歸文云事盡理現染相盡故其該刹塵與遍塵道並皆是塵故第七中攝八重攝刹者亦明花藏中塵一一攝餘刹海亦不異

於第六別塵故並畧之而加四五六以成十義彼三即此八彼五即此三此亦賢首畧疏之中光明覺品中意叅而用之耳言如昇須彌品者此文爲證七處而周法界之言文云爾時世尊不離一切菩提樹下

稷七

十

而上昇須彌向帝釋殿下云十方世界悉亦如是法慧偈云一切閻浮提皆言佛在中我等今見佛住於須彌頂十方悉亦然如來自在力皆遍法界之文也七處皆爾文中但三賢三天言不起而遍義如下疏

言如光明覺品者此證百億遍法界法界
皆有同類一界言同類者同有須彌大海
鐵圍四洲二十八天各有百億故名同也
故彼經云如是無數無量無邊無等不可
數不可稱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說盡法界

虛空界所有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
復如是彼一一世界中皆有百億閻浮提
乃至百億色究竟天其中所有悉皆明現
彼一一閻浮提中悉見如來坐蓮花藏師
子之座十佛刹微塵數菩薩所共圍繞棟

唯閻浮故云百億棟下異類故云同類一
界言三遍異類樹形等刹者上二皆畧釋
下八唯列名而已而言等者等取江河廻
轉形等經列二十形結有不可說不可說
佛刹微塵數異類一一派類皆遍十方虛

釋七

十一

空法界與前須彌界等互不相礙各於其
中轉斯法輪言四遍刹種者向明異類且
舉百億中異類故今方明刹種然異類言
雖通花藏言總意別言遍刹種者即取最
中無邊妙花光香水海中普照十方熾然

寶光明世界種其中攝二十重佛刹微塵數結有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於中市列今遮那亦遍其中言五遍花藏者謂遍花藏一界有前十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種既皆如來脩因之所嚴淨故常處其中而演說法言六遍餘刹海若種若刹者即花藏之外十方無間窮盡法界之刹海例如花藏也如第六卷現相品說花藏世界海東有世界海名清淨光蓮花莊嚴南名一切寶月光明莊嚴藏西名可愛樂寶

光明北名昆瑠璃蓮花光圓滿藏東北名閻浮檀金玻瓈色幢東南名金莊嚴瑠璃光普照西南名日光遍照西北名寶光照曜下方名蓮花香妙德藏上方名摩尼寶照曜莊嚴結云十億佛刹塵數等是也言七遍前六類刹塵者前之六段各是一類此上諸刹皆以塵成一塵中皆有佛刹如來於彼塵內刹中說經故花藏品云花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尚見何況刹耶又云一一塵內難思刹隨衆

生心各別住又云如於此會見佛坐一切
塵中悉如其文非一言八盡虛空界容
一一毛端之處各有無邊刹海者此不論
成刹之塵但取容塵之處遍於空矣如二
界中間空無有物亦是容塵之處今取遍

搜七

七

法界虛空界有利無刹有塵無塵但可容
塵之處即有無邊同類異類一切刹等如
來於此常轉法輪何僧祇品云一一毛端處
所有刹其數無量不可說盡虛空量諸毛
端一一處刹悉如是彼毛端處諸國土無

量種類差別住有不可說異類刹有不可
說同類刹不可言說毛端處皆有淨刹不
可說種種莊嚴不可說種種奇妙不可說
如是等文其證非一而言於中說法者彼
次頌云於彼一一毛端處演不可說諸佛
名出妙音聲不可說轉正法輪不可說於
彼一一法輪中演脩多羅不可說於彼一
一修多羅分別法門不可說於彼一一法
門中又說諸法不可說於彼一一諸法中
調伏衆生不可說等言九猶帝網者彼一

一微塵既各攝無邊刹海即此刹等復有微塵彼諸塵內復有利海是則塵塵不盡刹刹無窮如帝釋殿網重重重重不可說其分量而毘盧遮那亦重重重重無盡無盡常演說法言十餘佛同下文自釋

釋七

十三

然上十類一一各遍法界而前九正是遮那說法之處

然上十類等者第三總結也由上十門初二有遍法界之言從三至十皆畧此言故今總結皆遍

然說十住等處雖復各遍法界乃至塵毛為門不同亦無雜亂

然說十住下第四釋妨謂有問言若忉利天說十住法既遍虛空周於毛道未知夜摩天等亦說十住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

若彼不說則說處不遍若彼亦說處則雜亂何以經中唯云忉利說十住法夜摩天處說十行等耶故為此通於中三初總答前問次重通再難後一一會下以一例餘初中即隱顯門一門顯時餘門則隱如以

十住爲門唯言十住遍十行爲門唯明十
行遍等故云爲門不同亦無雜亂

若約十住與十行等全位相攝則彼此互無
各遍法界若約諸位相資則彼此互有同遍
法界

若約十住至彼此互有同遍法界者即第
二重通再難謂更有問言若約爲門不同
爲互相見不若相見者還成雜亂若不相
見何以知遍今答此問明有見不見謂若
約相即則不相見若約相入則許互見言

若約十住與十行等全位相攝則彼此互
無各遍法界者是相即門謂若以十住攝
於餘位則唯有十住餘位如虛空以餘位
廢已同十住故餘位亦爾十住遍時非十
行等遍故云各遍法界言若約諸位相資

稜七

十四

則彼此互有同遍法界者是相門以約
力用互資不壞自他如兩鏡相照故東鏡
動時鏡中之影亦動故得同遍法界而有
主伴故非雜亂如十住爲門帶十行等同
遍法界時但名十住遍不名十行等遍若

十行等為門亦然則有力能攝者為主無力被攝者為伴前相即門中正十住遍時不妨餘遍但隱顯不同耳十住遍時十行等即隱十行遍時餘隱亦然依相即門亦名為純遍周法界塵毛唯有十住等故後相入門亦名雜門以諸位一時相資遍故則十住中有十行等餘義至義分齊中廣辨

一一會品准此知之十餘佛同者此佛既爾餘佛例然故諸會結通皆云我等諸佛亦如

是說
 十餘佛同者下第五隨難重釋中二先正顯同遍後然主主下釋通妨難前中以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佛佛德用說法皆同故故經云三世諸佛已說今說當說疏中引

從七
 經我等諸佛亦如是說即橫論也即證法佛言也十地經云我不見有諸佛世界彼諸如來不說此法即金剛藏說法菩薩言也

然主主不相見伴伴不相見主伴伴主則互

相見若互不相見即各遍法界互相見故同
遍法界亦無雜亂亦無障礙

然主主下二通難中謂有問言餘佛說處
與遮那佛爲相見不設爾何失二俱有過
謂若相見即乖相遍若不相見即乖主伴

故爲此通謂見與不見二義俱成二互相
見主伴義成見與不見遍義皆成但各遍
同遍以爲異耳文具四句言主主不相見
者遮那爲主持十方餘佛但得爲伴不得
爲主若餘佛爲主遮那亦即爲伴不得爲

主故云主主不相見二伴伴不相見者如
諸佛爲遮那伴時遮那更不得爲伴故云
伴伴不相見非謂彼諸伴佛自不相見言
主伴伴主則互相見者即第三第四句也
三主伴得相見者如遮那爲主見餘伴佛
伴佛亦見遮那故四伴主相見者如遮那
爲伴餘佛爲主則得相見然三四二句義
則不異但約一人互通主伴故成四耳言
無雜亂者結爲門別故言無障礙者約常
融攝故

又上十處共為緣起舉一全收以一一稱法性故而隨前一一時皆遍此諸處又隨一一處皆具前時頓說此經此猶約器世間說若約智正覺及衆生世間即一一佛身肢節毛孔皆攝無盡重重之利普賢衆生一一皆爾

搜七

去

並是遮那說經之處

又上十處下第六總融十義於中分三初正顯十義融通次而隨下對時顯處後此猶約下通顯甚深謂上十重但是器世間耳未說佛毛及衆生毛孔中事一一皆悉

重重無盡言普賢衆生一一皆爾者普賢若望如來亦名衆生世間若望衆生亦名智正覺世間又舉普賢則攝一切菩薩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七 稷八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第三依主者夫真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窮源莫二執迹多端一身多身經論異說

第三依主疏文分五一總彰大意二今說此經下假問徵起三故說此經下總相會通四今先明下開章別釋五是知或說下會通餘教今初謂如來唯一無障礙身隨機教異耳言夫真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

者若以法界為身法界即身不言合體今以無障得智智如冥一故言合體故金光明云唯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則以如智共為真身既智合如則令色相佛身功德無不合如言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者體既合如如無不在如無不包故令佛身亦無不包矣萬化云云即是法身大用而言齊者以如來得一切法量等身故假言齊耳上二義明佛之體用同法界體用故混萬化即真會精蘊一致圓融無碍也故次

疏云窮源莫二謂若據本以適末則萬流有異派若尋流以討源則千途無異轍若三江之浩淼並源出於岷山也執迹多端者即據本適末不知多端是應迹耳言一身多身經論異說者出執迹之由也由經

論中一多異說故經隨物異論逐經通人隨教執若識其源一多無碍故光明覺品云一身為無量無量復為一了知諸世間現形遍一切此身無所從亦無所積聚衆生分別故見佛種種身即其義也言異說

者或說唯一如此經云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等或說二身佛地論說一生身二法身謂法身實報皆名法身實功德法故他報化身俱名生身為物生故智度論中意亦同此又般

若論說有二佛一真佛二非真佛初是法身後是報化下經之中亦多說二文云諸佛真身本無二應物分形滿世間又云佛以法為身清淨如虛空所現衆色形令入此法中等或分為三即法報化亦言法報

應應即化也或說四種楞伽經說一應化佛二功德佛三智慧佛四如如佛初是化身中二是報身後一是法身金光明經又說四種一化身非應謂為物所現龍鬼等形不為佛身名化非應二應身非化謂地前菩薩所見佛身依定而現非五趣攝名應非化即四善根所見一大千界一應身也三亦應亦化謂諸聲聞所見佛身見相備成故名為應人見同類故名為化四非應非化謂佛真身前三並是化身後一法

報二身佛地論中亦說有四一受用非變化謂自受用身二變化非受用謂變化身化地前類三亦受用亦變化謂他受用身化十地菩薩四非受用非變化所謂法身是則前金光明約三身上論四合法報而釋六開化身今約三身論四三身俱開復重開於報故故雖有四義理全異或說五身如大通經說然廩公維摩疏釋云所謂法性生身亦言功德法身變化法身實相法身虛空法身詳而辨之一法身也何者言其

生則本之法性故曰法性生身推其因則是功德所成故言功德法身就其應則無感不形是則變化法身稱其大則彌綸虛空所謂虛空法身語其妙則無相無爲故曰實相法身所以能妙極無相大包虛空遍應萬化無感不形者可擬儀而明何者三有之形隨業而化故有精麤大小萬殊之差如來法身是妙功德果功德無邊果亦無邊功德無相果亦無相功德方便果亦方便無邊故量齊虛空無相故妙同實

相方便故無感不形是爲如來真妙法身陰界不攝非有非無以有此身爲萬化之本故得於中無感不應如冥室曦光隨孔而照光雖萬殊而本之者一所謂真法身也若直指功德實相名爲法身此乃以法之謂假名爲身非色像之謂也上皆五身義若以三身攝之初二是報次一是化後二是法又有義說有於九身以三身各三故法身二者一真法界以爲法身本有三身故爲三耳脩成爲報身報身三者真智

所證故名法身智德圓滿即是報身同體
大用故曰化身是為報身三也應身三者
化必有體即是法身故經云吾今此身即
是常身法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脩因
所成即是報身感而必形即是化身故為
化身三耳或說有十自有二義一約十地
所得十身如勝天王經說一平等身二清
淨身三無盡身四善脩身五法性身六離
尋伺身七不思議身八寂靜身九虛空身
十妙智身二約佛身之上自具十身即如

下明故疏云一身多身經論異說畧示異
義無厭繁文

今說此經佛為真為應為一為多

今說此經下第二假問徵起於中二先問
起後若言真者下徵難今初但有兩對已

舍前後諸義

若言真者何名釋迦居娑婆界人天同見若
云應者那言遮那處蓮花藏大菩薩見見佛
法身

徵難中二先難真應後難一多初中有三

一約名二約處三約機

若云一者何以多處別現若云異者何以復言而不分身

若云一者下二難一多言多處別現者如

光明覺品云如此處見佛世尊坐蓮花藏

傳八

師子之座十佛刹微塵數菩薩所共圍遶

九

彼一一世界中皆有百億閻浮提百億如

來亦如是坐等是也又云如於此處見佛

坐一切塵中悉如是佛身無去亦無來所

有國土皆明現等何以復言而不分身者

出現品云譬如梵王住自宮普現三千諸

梵處一切人天咸得見實不分身向於彼

諸佛現身亦如是一切十方無不遍其身

無數不可稱亦不分身不分別

故說此經佛並非前說

故說此經下三總相會通也於中二上即

遮非

即是法界無盡身雲

後即是法界下顯正於中三初總相顯示

次對難會融後結成難思

真應相融一多無礙

真應相融下第二對難會融於中分二先此二句雙標

即盧遮那是釋迦故

後即盧遮那下雙釋亦二先釋真應後釋

一多前中先此兩句唯釋真應通前約名為難謂餘教遮那是真釋迦是應故經云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今既相即明是真應相融故名號品云或名毘盧遮那或名釋迦牟尼但名

異耳又花藏品中明第十三重有世界名

娑婆其佛即是毘盧遮那故知相融也

常在此處即他處故遠在他方恒住此故

言常在此處等者二有二對正明真應兼

顯一多而含有身土對前約處為難初真

釋六

六

應者以約應故在此約真故周遍法界故

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眾生前

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初句

即真餘三皆應第四句常在此處餘三句

即他處也言兼顯一多者在此處即一在

他處即多如不起一處遍一切處處此菩提座一也普現衆生前多也言含土者此處即娑婆他處即遍華嚴也

身不分異亦非一故

身不分異下二釋一多也不分異故非多

多不得一也亦非一故離一一不得多也

上唯釋一多

同時異處一身圓滿皆全現故

言同時異處等者二正釋一多兼該真應

言一多者以一身全現故非一非多也一

身現多故一不得多多現而常一故多不

碍一如上已引一身為無量無量復為一

了知諸世間現形遍一切等又云唯一堅

密身一切塵中見等出現品云如來於一

成正覺身普現一切衆生數等身成正覺

後

等而言同時異處者若異時異處容許一

身次第遍遊今明同時異處決是多身而

是一身全現故非多矣其猶一月一刹那

中百川齊現即一即多又普現故非一一

月故非多故智幢菩薩偈云譬如淨滿月

普現一切水影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是也故下光明覺品疏中明有同時同處見異時異處見同時異處見異時同處見同異時處一人頓見等言兼該真應者一身圓滿即是真身皆全現故即是應身又言全現者非分現也言分現者如一身中現多頭頭中有佛普現仙人等即分現也今言全現者即此佛身即一切身即諸類身全菩薩身是佛身等一切菩薩不能思故

一切菩薩下結難思也兼對前約人爲難菩薩尚不能思况人天能見耶以離心緣相故故二十二種功德中有無能測身第八十經云如來清淨妙法身一切三界無倫匹以出世間言語道其性非有非無故雖無所依無不住雖無不至而不去如空中畫夢所見當於佛體如是觀由非真非應非一非多故不可作真應一多等思也故光明覺品云佛身無生起戲論非是蘊聚差別法故難思也又云無染無所著無

想無依止體性不可量見者咸稱歎其文
非一既云菩薩不思明唯佛境

今先明十身後彰無礙

今先明十身下第四開章解釋也於中三
初上二句標次言十下釋後以此身雲下

後

八

總結周遍

言十身者自有二義一約融三世間為十身
者一衆生身二國土身三業報身四聲聞身
五緣覺身六菩薩身七如來身八智身九法
身十虛空身二就佛上自有十身一菩提身

二願身三化身四力持身五相好莊嚴身六
威勢身七意生身八福德身九法身十智身
廣顯其相如第八地及離世間品辨

廣顯其相等者第八地中明前十身各有
十相第二十身即是前十中第七如來身
之十相又明前十身相作謂隨衆生心樂
能以衆生身作自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
身獨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
身如上教迹中引及一一釋相並在下文
言離世間品者彼五十三中有十佛即前

第二十身而名小異彼亦會釋言十佛者
 所謂成正覺佛願佛業報佛住持佛涅槃
 佛法界佛心佛三昧佛本性佛隨樂佛第
 五十八中又明十種見佛即見前十佛文
 云所謂安住世間成正覺佛無著見願佛
 出生見業報佛深信見住持佛隨順見涅
 槃佛深入見法界佛普至見心佛安住見
 三昧佛無量無依見本性佛明了見隨樂
 佛普受見然無著等復各十義並至下當
 明

釋八

九

言無礙者畧有十義

言無碍下後彰無碍二初標數後列釋今
 初標也

一用周無礙謂於上念剎剎塵等處遮那佛
 現法界身雲業用無邊悉周遍故經云如於
 此處見佛坐一切塵中亦如是等其文非一
 一切塵中等者等取下半云佛身無去亦
 無來所有國土皆明現此即第五經普賢
 菩薩偈也言其文非一者遍於一經如第
 六經云毘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

土中恒轉無上輪又云一一微塵中能證一切法如無所碍周行十方國又云佛演一妙音周聞十方國衆音悉具足法雨皆充遍等如是等用無量無邊謂或現攝生威儀或現八相或三乘形或五趣形或

六塵境差別名號業用多端不可稱說法界微塵無不皆遍故云用周也

二相遍無礙謂於上差別用中各攝一切業用故

二相遍無碍等者如上所明攝生威儀行

住坐卧如不思議品云如來一坐食已結跏不動遍於十方經一切劫今明即此坐中便具行住及卧也又如前現八相遍者嵐毘尼林神說如來受生云善男子當我見佛於此四天下閻浮提內嵐毘尼園中

授八

十

示現初生種種神變時亦見如來於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四天下閻浮提內嵐毘尼園中示現初生種種神變亦見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塵中無量佛刹亦見百佛世界千佛世界乃至十方一切世界一一塵中

無量佛刹如是一切諸佛刹中皆有如來
示現受生種種神變如是念念常無間斷
者但是一重之遍今此明一一相中皆具
八相如三千一經云菩薩在母胎中自在
示現一切法界道場衆會甚微細菩薩在

母胎中示現一切佛神力甚微細又離世
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甚微細
趣何等爲十所謂在母胎中示現初發菩
提心乃至灌頂地在母胎中示現住兜率
天在母胎中示現初生在母胎中示現童

子在母胎中示現處王宮在母胎中示
現出家^八在母胎中示現苦行在母胎中示
現詣道場成等正覺在母胎中示現轉法
輪在母胎中示現般涅槃在母胎中示現
大微細謂一切菩薩行一切如來自在神
力無量差別門佛子是爲菩薩摩訶薩在
母胎中十種微細趣釋曰母胎一相八相
皆具萬德斯圓故云相遍也又上示三乘
今一乘具三上示五道今一道具五例可
知也

三寂用無礙無私成故

三寂用等者若取義顯應作思惟之思今用無私隱之私不偏爲故亦以無心於物故謂常在三昧爲寂無方利物爲用即定即用故云無碍如摩尼天鼓無心兩寶及出聲故不思議品云一切諸佛於一念中悉能示現一切三世諸佛教化一切衆生而不捨離諸佛寂滅三昧是爲諸佛不可思議境界又第一經云身遍十方而無來往第三經云如來境界不可量寂而能演

遍十方第四經云廣大寂靜三摩地不生不滅無來去嚴淨國土示衆生此樹花神之解脫等

四依起無礙無心頓現海印力故

四依起等者謂雖寂用無心不妨皆依海印之力故又正依定即起用故賢首品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及以阿脩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令見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神通力等

五真應無礙應即同法一味平等故

五真應等者釋迦遮那無二佛故吾今此
身即法身故第五經云真如平等無相身
離垢光明淨法身智慧寂靜身無量普應
十方而演法又云如來真身本無二應物

校六

三

分形滿世間光明覺品云如來非以相為
體但是無相寂滅法身相威儀悉具足世
間隨樂皆得見等

六分圓無礙一一身分即具全身故

六分圓無碍者支分不碍全身全身不碍

支分謂遮那一一身分手足眼耳乃至一
毛皆有舍那全身法界品云如來一一毛
孔中一切刹塵諸佛坐妙嚴品云佛身一
切相悉現無量佛普入十方界一一微塵
中以一毛之性不異全身故故出現品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應知如來一毛孔中有
一切衆生數等諸佛身何以故如來成正
覺身究竟無生滅故如一毛孔遍法界一
切毛孔悉亦如是等又如來眼等皆遍法
界若分與圓異分既有多應有多箇法界

合成一身以分圓無碍故一遍一切遍也

又法界品中普賢毛孔支節亦然

七因果無礙不礙現因故

七因果等者謂一一毛孔現自遮那往昔
本生行菩薩行所受之身及所成事亦現

稜八

三

十方一切菩薩身雲及下經中眉間出勝
音等塵數菩薩等又第一經云三世諸佛
所有神變於光明中靡不咸覩第五經云
佛以本願現神通一切十方無不照如佛
往昔脩治行光明網中皆演說第六經云

一一佛身中億劫不思議脩習波羅密及
嚴淨國土如是等文其處甚多

八依正無礙不礙現依故

八依正無碍等者如上說因中釋又此身
雲即作一切器世間故經云或作日月遊

虛空或作河池井泉水又或時作地水或

復作風火相入相即六句四句並如前釋

九潛入無礙

九潛入無碍等者文中二先標章後入衆
生界下解釋

入衆生界

釋有二義一明佛入衆生二又亦攝下明衆生入佛皆衆生不知故云潛入今初有三初一句正釋次如如來藏下引喻後故出現下引證

如如來藏雖作衆生不失自性故

喻中衆生真心名如來藏隨無明等緣作諸衆生流轉三界而此真心自性不失故勝鬘經云不染而染難可了知染而不染難可了知若轉以喻顯者如大海水因風

成波而不失濕性佛亦如是隨衆生感萬類殊形而如來身不失自性此以衆生自法身作自衆生喻如來真身入一切衆生故出現品云佛智潛入衆生心又云衆生心中有佛成正覺等

證八

古

故出現下引證引其二文初佛智潛入者此以智身通證佛身佛身隨化文處蓋多今取潛入之義故引出現耳彼經云譬如大海其水潛流四天下地及八十億諸小洲中有穿鑿者無不得水而被大海不作

分別我出於水佛智海水亦復如是流入
一切衆生心中若諸衆生觀察境界脩習
法門則得智慧清淨明了而如來智平等
無二無有分別但隨衆生心行異故所得
智慧各各不同今所引者正取潛入之義
耳又云衆生心中等者亦是彼品前文已
引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七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八 稷九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又亦攝一切衆生在一毛孔善化天王云汝應觀佛一毛孔一切衆生悉在中等

又亦攝下上辨潛入今明攝他正攝他時

不碍入他故稱無碍

稷九

十圓通無礙謂此佛身即理即事即一即多即依即正即人即法即此即彼即情即非情即深即廣即因即果即三身即十身十圓通等者文中二先別明後總結今初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以遮那佛融大法界而為其身故無不即不待現身方名即事等以法界之體無不包故無不即故令身亦然若指相別說者佛身色相即事也全同法身即理也即一即多乃有二義一法身為一應化為多真應既融故相即也二此一處應即多處應亦以體融又即此一應為多應故故光明覺品云一身為無量無量復為一了知諸世間現形遍一切此身無所從亦無所積聚衆生分別故見佛種種身等即依即正

亦有二義一以法性身土融無二故二者有國土身故即依有智正覺等身故即正即人者證法成人故即法者佛以法爲身故即此即彼者不離菩提樹而遍一切處故既亦不離一切處而坐菩提樹可言即

彼即此也二義小異彼此相即是同又即此佛是他佛故他亦是此即情者異木石故即非情者同色性故作河池等故非情即佛體故即深即廣者蘊界入等若虛空故深無不包含故廣又量同空故廣離空

相故深故問明品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出現品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如來亦如是等廣也非至非不至深也又如虛空寬廣非色而能顯現一切諸色等皆深廣也

釋元

又妙嚴品云佛身普遍諸大會充滿法界無窮盡廣也寂滅無性不可取深也爲救世間而出現具深廣也即因即果者因無異果之因果無異因之果故十身之中有如來身有菩薩身故即三身即十身者若

以佛身上十身者菩提身願身化身力持
身意生身即三身中化身攝也相好身威
勢身福德身義通報化法身即法身智身
義通三身局唯法報故即三是十即十是
三若約融三世間十身即三者如來身通

三身智身亦通三身法身虛空身即法身
餘六通法化法身體故隨物應國土等故
同一無礙法界身雲

同一無碍等者二總結也即以無障碍法
界爲體含四法界何所不具故無不即耳

則未有一法非佛身也

以此身雲遍前時處常說華嚴

以此身雲下第三總結周遍也

是知或說報身在色究竟約攝報說

是知等者第五會釋餘教也文中三初別

釋九

三

會二總非三揀濫今初畧會五文一會起
信唯識等文起信論云又是菩薩功德成
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謂
以一念相應慧無明頓盡名一切種智自
然而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藏

和尚疏引地論釋云故地論云一者現報利益受佛位也二者後報利益摩醯首羅智處生故自問云何故他受用報身在此天者一義云以寄報十王顯別十地然第十地寄當此天王即於彼身示成菩提故在彼天餘義如別說天宮抄釋餘義云云二即四智圓滿唯識即實報成佛此示高大身即他受用唯識爲引二乘令知菩提樹下非是報身且指彼爲實報也疏今亦指二文之意及十地經文通之故云約攝

報說

或說報身在餘淨土約引攝說

別說報身等者即第二通涅槃央崛等經也涅槃二十四高貴德王菩薩品明十功德中第四功德末高貴德王難云若有菩薩脩大涅槃悉作如是十事功德如來何故唯作九事不脩淨土佛答具脩末云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三十二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嚴嚴之事悉皆

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爲化衆生故於此界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

釋九

四

脩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釋曰既言爲化衆生居此閻浮無勝國土是我嚴淨明指報身在餘淨土言央崛經者經文

稍廣今畧義引謂佛答央崛云我住無生際而汝不覺知等央崛難云若住無生際何以生於此土佛答云東方有佛汝往問之當爲汝說央崛文殊同往問佛彼佛答言彼釋迦者即是我身大意明餘淨土中佛是證無生際者今生娑婆是化現耳故言在餘淨土而疏言約引攝說者不言嚴淨花藏及周法界帝網之刹不言此身周滿法界而言在於東方等明是隨宜引攝娑婆雜惡衆生令脩淨土之行耳

或說舍那坐千葉花攝二地說

或說舍那下第三通梵網等經彼云我今
盧舍那方坐蓮花臺周而千花上復現千
釋迦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等者即以
蓮花臺上為本源盧舍那千葉釋迦復是

釋九

五

大化一釋迦更有百億方為小化者亦不
言其身充滿一切世間普賢蓮花有不可
說葉量周法界十地菩薩之花尚量等百
萬三千大千世界況如來耶明知亦是他
受用身攝二地耳以二地戒度圓滿故為

說戒以初地化百佛刹則有百葉之花二
地化千佛刹故花有千葉若至三地應見
萬葉四地億葉五地千億六地百千億七
地百千億那由他八地百千萬三千大千
世界微塵數九地百千萬億阿僧祇國土

微塵數十地十不可說百千億那由他佛
刹微塵數據上十地百萬三千尚猶畧說
故知非顯真極之身

或說登地方見約勝機說

或說登地下第四通他受用身登地之機

爲勝機耳前別約二地今通約十地

或分三異從體相用說

或分三異下第五通三身也若直說者法
身約體報身約相化身約用然起信立義
分云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一者體大謂一

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
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
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藏和尚釋相
大云二種藏中唯取不空如來藏用大者
謂隨染業幻自然大用報化二身微細之

用令諸衆生始成世善終成出世善也釋
曰依此解者以不空之藏脩成方顯爲真
報故用大中報他受用故顯勝名報
俱非此經真實之義

俱非等者第二總非也以十身圓融爲實

釋元

六

義故

設分三十不同亦權實對說若不融前義亦
失經宗

設分三十等者第三揀濫也云何揀耶
相約教而說三身爲權十身爲實若不知

三身即是十身為不顯前權外立實故失
經宗

第四依三昧者夫動靜唯物聖豈然乎示軌
後徒明將有說必須靜鑒前理受諸佛加從
定起而發言言必真當故受者之心自然篤

矣

第四依三昧疏文分二先立理正明後對
文畧釋今初有二先別顯後結成初中下
十住疏明入定意總有六義一此三昧是
法體故即十地論意二非證不說故若不

證而說則是生滅心行說實相法三顯法
非思量境故明要亡心方契上義前約顯
實此約遮過然上三義後後釋於前前大
同小異四觀機審法故要須藥病相當方
可說故五為受佛加故上四內因此一外
緣因緣和合方能說故六成軌儀故即一
向為生上五自利此一利他今疏含具初
之二句總相立理非唯入定為物出定亦
然宜見出者則出宜見入者便入故云唯
物聖無定亂故云聖豈然乎故淨名云不

定不亂示軌後徒下別顯入意也此即第六意明將有說必須靜鑒前理者含前四意靜者離思量也靜鑒者證法體也靜鑒前理者觀機審法也前字兼機故佛加可知從定起而發言下明非證不說亦總顯

前六之勝用也

故於諸會多明入定爲說經緣

故於諸會下總結成也九會說經八入三昧第二不入故名爲多第一會普賢入毘盧遮那如來藏身三昧第三會法慧菩薩

入菩薩無量方便三昧第四會功德林菩薩入菩薩善思惟三昧第五會金剛幢菩薩入智光三昧第六會金剛藏菩薩入菩薩智慧光明三昧第七會如來自住刹那際三昧第八會普賢菩薩入佛華嚴三昧

第九會如來自入師子頻申三昧二不入者未入位故有云蓋文漏耳說世間法尚須入定况十信耶若約所表前義無失有不入者至文當說其所入定皆盡法源業用難思

有不入者下第二對文畧釋不入之義已
 如向說其所入下顯勝超劣寄位優劣所
 入不同人法俱勝故一一三昧皆盡法源
 底非如入初禪時不入二三等故以盡法
 源故並感諸佛三業加等

第五依現相者謂法性寂寥雖無諸相無相
 之相不礙繁興

第五依現相疏文分四一總明大意二顯
 相不同三別明放光四料揀同異今初應
 有四句一者隨相二者無相三者無相不

碍相四者相即無相法性寂寥即第二句
 無相之相即三四句下別明中有初一句
 故應莫執無相以廢諸相也故下經云如
 來非以相為體但是無相寂滅法身相威
 儀悉具足世間隨樂皆得見十地云佛住
 甚深真法性寂滅無相同虛空而於第一
 實義中示現種種所行事所作利益衆生
 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與無相無差別入
 於究竟皆無相等即其義也
 起敬多端相非一准或放光動刹或花雨香

雲皆為發起

起教多端下第二顯相不同也由所起教異故能起相殊如說法華以放光動地雨花為相將說涅槃以聲光通告為相如說般若以散金花為相今經具有諸相花藏

櫻光

九

世界六種震動雨於花雲香雲蓋雲鬘雲瓔珞雲等皆其相也

故諸會之內將欲說法多先放光通表智光以被物故然有二種一不壞次第光隨位增微故二圓通無礙光隨一一光皆結通故隨

處放異總有十光各有所表至文當知

故諸會下第三別明放光於中文三初總明次然有下別顯後隨處放異下重釋隨相言十光者第一會放於二光謂現相品初於如來衆齒之間放種種光二亦於此品放眉間光第二會放足輪光第三會足指放光第四會足上放光第五會膝輪放光第六會亦眉間放光第七會初不放光而出現品放二種光謂放眉間光加於妙德放於口光加於普賢第八會總不放光

第九會亦放眉間白毫光明初七各二八不放故九會有十言各有所表者初面門衆齒放者表教道遐舒金口所流從佛口生是真佛子故以是光初故於總處放也又表咀嚼法味滋法身故等眉間放者通

表一乘中正之道足輪最下表信四義一自下而上信最初故二最早微故三為行本故四信該果海已滿足故足指安住故足上依行故膝輪屈伸可迴向故十地眉間表所證十如之中道故出現眉間表出

現中道不住生死涅槃之二邊故口放表佛口生真長子故第八會不修行依解發依解光故或畧無故第九會眉間表證窮法界之中道故廣如下疏故云至文當知其動地等多在說後則但是慶間如十地中

雖是慶前義稷九兼起後則是教緣十

其動地等下第四料揀同異慶前起後二義不同故取起後不取慶前言如十地等者九地初云說此菩薩入地時如來現大神通力震動十方諸國土無量億數難思

議等既牒八地明是慶前讚竟便請九地
故義兼起後

第六依說人者法無廢興弘之由人

第六依說人疏文分二先總顯來意後開
章別釋今初先立理然法有四種教理行

果理法湛然故無廢興龍宮教海亦多長
在脩行尅果則在於人故般若論云法欲
滅者脩行滅故然弘有二義一者自行二
者傳化今取傳化

下文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

下文云下二引證也即第十六勝慧菩薩
偈具云譬如閻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
人說雖慧莫能了故說者如燈能照衆生
心寶

今此能說通三世間

稷九

十一

今此能說下開章別釋於中三初總明說
人次指文顯說後說儀不同今初總有四
重一明有三二開爲五三開五爲十四開
十爲無量

開即爲五謂佛菩薩聲聞衆生及器

開即爲五者開三世間中智正覺一爲三乘故衆生世間及器世間仍舊不開故爲五也

更開爲十謂加三世微塵毛孔器及有情各有分圓故毛孔微塵即是分說此上諸說通

三世故故普賢行品云佛說衆生說及以國土說三世如是說等

更開爲十等者以三世爲三微塵說爲四毛孔說爲五器及有情各有分圓下出爲十所以直語世界說是器家之圓若言微

塵說即器家之分但言有情說是有情家圓若云毛孔說即有情家分言有情者即含前佛菩薩聲聞衆生也此上諸說通三世故者上之七說並通三世謂過去佛說現在佛說未來佛說等故普賢下引證言

如是說等者等取下句種種悉知也亦等餘文

廣即無量法界品中類非一故

廣即無量等者法界品中畧明五類法界皆有說義五類之內一一復多故云無量

言五類者一法法界二人法界三俱融四
 俱泯五無障礙物中有十門一事法界二
 理法界三境四行五體六用七順八逆九
 教十義二人法界亦有十門一人二天三
 男四女五在家六出家七外道八諸神九
 菩薩十佛又事有多事天有多天神有多
 神百一十城三千知識等故云類非一也
 如僧祇隨好即是佛諸餘會多菩薩說法界
 品初有聲聞說諸善友等多菩薩說亦名衆
 生說菩提樹等即器界說至文當知

釋九

三

如僧祇下指文顯說言菩提樹等即器界
 說至文當知者經云其菩提樹恒出妙音
 說種種法無有盡極而言等者等取餘文
 師子座說等又等取塵毛之文如善慧地
 云或時心欲放大光明演說法門或時心
 欲於其身上一一毛孔皆演法音或時心
 欲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形無形
 物皆悉演出妙法言音乃至云或時心欲
 令不可說無量世界地水火風四大聚中
 所有微塵一一塵中皆悉演出不可說法

門如是所念一切随心無不得者上之所引即器界塵毛等說也

其能說人用法不同或用音聲或用妙色等如教體中辨

其能說下三明說儀不同但指下文耳

釋元

十三

第七依聽人者子期云喪伯牙較絃若無聽者終無有說

第七依聽人疏文有二先明大意

即下諸衆畧有十類至文當明除當機衆餘皆是緣

後即下諸衆下畧指類別子期云喪等者列子云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云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善得其意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捨琴而歎曰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於吾心也吾於何以逃聲哉莊子加云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文選云士為知己者用
女為悅己者容明人之道術在遇知音知
音即聽者

第八依德本者川有珠而不枯山有玉而增
潤內無德本外豈能談然唯約說者前入此

法故

第八依德本文三初標大意次畧有二類
下正顯示後若感者下揀疑濫初中疏川
有珠下二句喻次內無下合後然唯約說
者下揀定劉子云山抱玉而草木潤焉川

貯珠而岸不枯焉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
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紫玉精歌曰風淒
淒雪容容水潺潺兮不息山蒼蒼兮萬重

覽

古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八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九

稷十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畧有二類一者智慧最為首故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及由汝智慧清淨故告金剛藏言亦是汝勝智力故二者餘行願力故十方諸

稷十

佛告普賢言亦以汝脩一切諸行願力故十方諸佛告法慧言及汝所脩諸善根力令汝入是三昧而演說法

次畧有二類下正顯示也

若感者善根若化主行願皆屬說因

後若感者下揀疑濫

第九依請人者若約慈悲深厚亦有無問自談若約敬法重人要須誠請後說初心識昧未解諮求上智慈悲騰疑啟請

第九依請者文二先舉無顯有

然有二類一者言請二者念請諸會有無現相品當辨

後然有二下別示請儀

第十依能加者夫聖無常應應於克誠

第十依能加亦二先總明大意後然若佛

下別釋所以今初先立理後指陳前中借尚書意故彼第四云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心冥至極故得佛加

心冥至極下以入定契理指陳也耳故下

文中以三抹力故佛加感十方諸佛現前等

然若佛自說則不俟加如第七會因人有說要假上加其第八會行依法脩不異前故畧無有加又不入定故無有加餘皆具有

別釋中四一總彰有無二所以加者下出加所以三若爾僧祇隨好下釋通妨難四加有下就類彰別

所以加者

二中先徵後釋

釋十

欲顯諸佛同加即同說故一說一切說故亦顯果海無言故因相可說故

釋有云顯諸佛同加即同說故者即第一意意言欲若佛自說不可言加則但名自說耳今由同加皆與智勸說即顯同說也

一說一切說故者第二意也上顯通方之法此顯圓融之教然一經中總具四句今但舉一以順同加義故言四句者一者一說是一說如僧祇等二一說一切說如向所明三一一切說是一說如一切處文殊同

遍法界同聲說偈顯法無異故四者一切說是一切說如十方來證皆自叙云我等諸佛亦如是說餘三不順同加故疏不明耳亦顯果海下第三意也佛表果海菩薩表因故故十地經云此處難宣示我今說

少分論經云一分論釋云果分不可說但說因分因分於果為一分耳

若爾僧祇隨好應非一切

若爾僧祇下三釋通妨難於中三初設難二釋難三遮難今初也

表微細難知故超出因果故

釋十

三

表微細下二釋難也畧舉二意對前三意言微細難知者對前同說及一切說前菩薩說以受加故表佛同說今以僧祇數量重重微細唯佛能知隨好光明功德一好

一光能破地獄三重頓圓故亦難知唯佛
能了故佛自說言超出因果故者對前果
海不可說也前難中意云若以菩薩表因
今佛自說應可表果可說故今答云對果
說因言因可說因無果外之因沒同果海
故因亦叵說如鳥跡同空跡亦叵說因既
非因果亦非果欲拂前因果之相故佛自
說

然施設不同不應一准

然施設等者三遮難也恐有難言若今佛

說即表微細餘應是蘊此言超出前應繫
著故此遮云聖教施設千差萬別各取一
表不應尅定受加表於同說亦非線非著
佛說表細顯超亦不碍於同說約表小異
大旨全同何不亡言觸途生滯故云不應

一准

加有二種一者顯加具於三業二者冥加但
與智令說

加有二種下第四就類彰別於中二先顯
別後指文前中顯加具於三業者口業勸

說以益辯意業與智以益智身業摩頂以增威然意與智雖則是冥以與身語同時此二顯彰以少從多故三皆稱顯冥唯與智故有不同

普光法界無顯有冥餘皆具二顯必有冥故

楞十

四

餘至下明

普光法界等者後指文也普光攝三會謂二七八也法界即是第九故此四會並唯有冥由二七兩會不入定故故無顯加而文殊師利普賢菩薩皆言承佛神力故是

冥加第八會普賢雖入三昧無有加分但有作用發起故無顯加亦言承佛神力故有冥加法界品如來自入三昧不可有加第七普賢第二文殊有說無定故闕顯加皆承佛力能說能證故有冥加言餘皆具二者即餘五會顯必有冥者釋具所以冥即未必有顯顯即必有於冥以如來有力有慈常冥加故未定緣闕不容有顯故唯有冥顯加之時冥常不捨又有意加故言必有言餘至下明者謂冥顯加相有多義

門隨文具顯也

教起因緣竟

結前十因十緣也

第二藏教所攝中二先藏攝後教攝前中亦
二先藏後攝今初藏謂三藏二藏通稱藏者

釋十

以舍攝故世親攝論第一莊嚴論第四皆云

彼三及二云何名藏答云由攝故謂攝一切

所應知義攝即包含

第二藏教所攝今初下跡又分二先總後
別總中亦二先總科後通稱藏者下牒釋

總名引世親攝論者然攝大乘論本論即
無著菩薩所造釋有多家此方有二即世
親無性二菩薩也大唐三藏俱譯二本各
有十卷梁朝真諦譯世親釋有十五卷今
稱梁攝論是釋義大同小異疏家隨便引
之恐濫三本故各以異名揀之然依古德
多引梁論若今自取多引無性世親言謂
攝一切所應知義者即彼論自釋攝義所
應知者然論無別釋下廣顯論所明即十
勝相謂一應知依止勝相二應知相勝相

三應知入勝相等十相皆言應知即理事等法皆應知也攝即包含者疏家轉將攝義後釋於含以前標云以含攝故故牒釋也

言三藏者一脩多羅藏二毘奈耶藏三阿毘

達磨藏

言三藏下第二別釋分二先三藏後二藏前中三初總列次初中下別釋後然此三藏下總顯所詮初中先辨名後顯相今初亦名脩妬路亦名

素咀纜此皆梵音楚夏

二中三藏即為三別皆先標後釋今初亦名下釋也於中四一會梵音二敘古譯三敘古破四會順違今初言梵音楚夏者秦洛謂之中華亦云華夏亦云中夏淮南楚

稷十

六

地非是中方楚洛言音呼召輕重今西域梵語有似於斯中天如中夏餘四如楚蜀西來三藏或有南天或有北天或有中天東西各異素咀纜者唐三藏譯云是中天什公多譯為脩多羅亦云脩妬路多通諸

天什公是龜茲人近於東天實入三藏于
閩國人多近東北然什公亦遊五天隨時
所受小有輕重語其大旨理則無乖然前
後三藏多云脩多羅也

古譯為契經

古譯等者第二叙古譯也於中五一標名

智論之中名為經藏

二智論下引證

契謂契理契機經謂貫穿攝化

三契謂契理下釋義

即契理合機之經依主受名契經即藏持業
釋也

四即契理合機下會六釋以契對經即名
依主以契經對藏便名持業

復云正翻為線線能貫花經能持緯此方不

貴線稱故存於經

段十

五復云下會傍正

有云案五印度呼線席經并索聖教皆曰脩

多羅則經正是敵對廣於古德經非敵對

有云等者第三叙古破此古即是靜法苑

公刊定記中義也但言有云即是刊定記
主若云古德多是藏和尚亦有此前諸德
此中總舉先古諸德又此中疏撮畧刊定
之意耳刊定已叙古義竟便云今詳諸論
及以梵言良恐不爾所以者何此中通辨

有三失故一敵對翻名失二以義爲名失
三總別不分失今疏所明即第一失謂脩
多羅一名既含四實線既敵對經何得非
經是敵對言非敵對故云敵對翻名失故
疏云序於古德經非敵對二以義爲名失

者意云經字是名契字是義以經有契理
合機之義故借契義以助經名而呼契經
兩字全作名者即是以義爲名失也若全
名者應云欲底脩多羅欲底之言有其三
義一者契義一順古所行三依正道理今

取契義既無欲底之言明知名無契字也
又舉例云如質多名心集起爲義詎翻集
起亦作名耶意云集起既非心名契理豈
是經目也三總別不分失者彼云但藏部
立名各有兩重總別一謂三藏十二部爲

總名脩多羅等為別稱二謂脩多羅為總
 號毘柰耶應頌等為別自古來相傳唯辨
 前門不論於後今脩多羅依藏部中總相
 業用而立其名餘藏部名依藏部中別相
 業用所以者何脩多羅業能貫攝故餘藏

餘部所詮所化由此貫攝彼方成故故涅
 盤十五云始從如是我聞終至歡喜奉行
 一切皆名脩多羅故釋曰刊定記文猶似
 難見今更為釋言各有兩重總別者如三
 藏中兩重者一云三藏是總經律論為別

二云脩多羅是總稱調伏對法為別稱故
 三藏中脩多羅即是總名雖標總稱即受
 別名故云今脩多羅依三藏中總相業用
 古人不知此從總相得名但謂為別故云
 總別不分失也如十二部亦有兩重總別
 者一云十二部經總也謂脩多羅祇夜等
 即為別稱二云脩多羅是總名祇夜等十
 一為別稱不取修多羅以修多羅為總故
 亦雖標總稱即受別名是則三藏中修多
 羅通於三藏十二分中修多羅通餘十一

故若不通者修多羅既稱契理合機餘無
此名應不契理合機既俱契理合機明知
修多羅是從總相立名耳三藏十二部皆
有兩重總別故云各有也判定之意亦有
理在今謂若十二部中修多羅則通十一

搜十

九

及於三藏若三藏中修多羅名唯通十二
不通二藏二藏之中有契合者自屬十二
分中修多羅耳思之以非畧要故疏畧不
叙唯明初一恐欲知根本故鈔具敘耳彼
復破於遠公三修多羅至十藏品當說

今更詳之若一名四實皆為敵對則古如所
破

今更詳之者第四會順違也於中三初全
縱次半奪後出古意今初言古如所破者
經線俱為敵對而言線是經非故如所破

若兼順義經自屬於席經敵對應名聖教故
梁攝論譯為聖教彼論云有阿毘達麼非是
聖教為成聖教故加修多羅名

若兼順義下二半奪也縱其經是敵對奪
其不名聖教故一名含於多實應須順義

立名如仙陀婆一名四實若譯經中五味之處應譯為鹽若譯經中王之所乘仙陀婆者應譯為馬不可言水言器今譯佛經云修多羅合名聖教也言線言索非全慳當故云經自屬於席經敵對應名聖教梁

攝已下引文為證即第一論然此所引上兩句全是論文為成聖教下乃取義釋以彼本論云攝大乘論即阿毘達磨教及脩多羅釋論云此言大乘者欲揀小乘阿毘達磨何不但說阿毘達磨名復說修多羅

名有阿毘達磨非是聖教故此中意云若但言阿毘達磨揀濫不盡故加修多羅言揀異凡夫所造之論明是聖教之論故今引意者本論假修多羅釋論之中乃云聖教明是譯修多羅為聖教也

核十

十

古德見此儒墨皆稱為經遂借彼席經以目聖教則雙含二義俱順兩方借義助名更加契字揀異席經甚為允當

古德見此下出古意也席經不順本義是故借耳儒即儒教夫子為主墨即墨教墨

翟爲主以亡身益物是其所宗如夏禹之勤用斯意也儒有九經五經等皆稱爲經經者常也典也聖人之言方得稱經此方既以聖人之言爲經故譯聖教亦名經也言雙含二義者即聖教及經緯義也俱順

兩方者順此方夫子等經順西域經緯聖教之經也恐濫席經故加契字以揀之耳古人既以敵對爲線明知言契經半從義耳故爲允當

二顯相者西域四名所目雖殊意義相似故

同稱修多羅而聖教多含具上三義

二顯相下此中大意取其一名四實以會雜心五義便是顯修多羅之相文中三初舉總包含二故雜心下正會五義三總上五義下以義貫通

段十

十一

故雜心云經有五義一曰涌泉二曰出生三曰顯示四曰繩墨五曰結髮涌泉則注而無竭出生則展轉滋多義同并索有汲引故顯示正定聖教顯事理故繩墨則指疋正邪亦是繩之爲經能持於緯同席經義結髮同線

緣能貫花結成髮故

二中即雜心第八修多羅品云修多羅者凡有五義一曰出生出生諸義故二曰涌泉義味無盡故三曰顯示顯示諸義故四曰繩墨辨諸邪正故五曰結髮貫穿諸法

故如是五義是脩多羅義今疏引初二義不次者依古疏引取義便耳

總上五義不出貫攝

總上五義下三以義貫通於中二先總釋貫攝後彰所貫攝前中有三初標義二引

證三釋所引

故佛地論第一云能貫能攝故名爲經以佛聖教貫穿攝持所應說義所化生故

故佛地下二引證也全引論文更無所少而次下對所詮云應知此中宣說佛地饒

益有情依所詮義名佛地經如緣起經如集寶論意云皆從所詮也

此或貫攝道所說所化或貫穿法相攝持所化

此或貫攝下三釋所引論也釋有二義一

通二局上即通也言二義通所說者謂貫穿所說之法攝令不散故故下引喻伽云攝取聖語言二義通所化者貫穿所化衆生心行攝取不捨故局義可知

又世親攝論釋貫穿云謂能貫穿依故相故

釋十

十二

法故義故

又世親攝論下第二彰所貫攝之法於中二初引攝論正釋後例同指餘前中即彼論第一文中亦二先引論總標

依者謂依於是處由此爲此而有所說相者

謂世俗諦

相勝義諦相法

者謂蘊界處緣起諦食靜慮無量無色解脫勝處遍處菩提分無礙解無諍等義者隨順密意說等

後依者下引論別釋釋標四義則分爲四初釋依中舉其三事一於是處者即說經處如佛在摩竭提國等二由此者即說經因緣即所被機等如十地經由十方佛加解脫月請等三爲此者即說經意如發心

品云為欲顯示佛法故為以智已普照故
 為欲開闡實義故等故梁論云是處是人
 是用言相者謂世俗諦相勝義諦相者謂
 世尊說法有何相貌諸佛唯依二諦為眾
 生說更無餘相言法者謂蘊界處等者即

從十

十三

所詮法門軌持之法一一皆通二諦蘊即
 五蘊界即十八界處即十二處緣起即十
 二因緣諦即四諦食即四食如世親論第
 十初說靜慮即四靜慮無量即四無量無
 色即四無色解脫即八解脫勝處即八勝

處遍處即十遍處音提分即三十七品等
 無碍解即四辨才無諍即無諍三昧等者
 等餘法數並下經文廣有其相言義者隨
 順密意說等者義名所以世尊說法或顯
 了說或密意說如說一切皆空此就第一

義說凡夫不解謂無俗諦等亦如四意趣
 四隨等梁論釋義云義者所作事故名義
 生道滅惑是事此意云佛所說經但令眾
 生生道滅惑以為其義耳亦佛之意趣也
 瑜伽二十五顯揚二十大同此說餘義至十

二分中當明

瑜伽二十五下二例同指餘先例同謂彼
二論皆云素怛纜者謂佛世尊於彼方所
為彼有情依彼所作諸行差別演說無量
蘊相應語乃至廣說結集法者攝取聖語

為法久住以美妙言次第結集貫穿縫綴
能引義利能引梵行真妙實義是名素怛
纜餘義至二分中當明者下有異名異
名有四一依仁王二諦品名為法本二依
梁論名為聖教三依成論名直說語言四

依智論第二但名為經四中疏文已有二
四初三二名在十藏品文局十二分中修
多羅故此不釋又遠公立三修多羅一總
相二別相三畧相刊定記破於後二並在
十藏品中救之云餘義等

稷十

十四

第二毗奈耶藏初名後相

第二毗奈耶藏疏文分二初總科後前中

下別釋

前中亦名毗尼梵言之畧耳此翻為調伏謂
調練三業制伏過非調練通於止作制伏唯

明止惡就所詮之行彰名即調伏之藏或能
詮藏有調伏之能即有財釋契經藏中類有
此釋

後前申下別釋於釋名中二先正釋後辨
異名今初疏此翻為調伏者准判定記云

義翻為調伏若敵對翻正稱為律若素律
師疏云梵曰毗尼或云鞞泥迦毗那耶鼻
那夜此等皆由梵音輕重不同傳有訛畧
不得正名正曰毗奈耶此云調伏
毗尼或翻為滅滅有三義一滅業非二滅煩

惱三得滅果

毘尼或翻下二辨異名於中有四今初名
滅者東塔又云毘膩多也云已調伏當其
滅義故母論第一云滅諸惡法故名毘尼
釋曰若依此釋則毘尼是毘膩多之言畧

從十

十五

耳則與毘奈耶調伏之義有乖而上又云
毘尼鞞泥迦等皆梵音輕重則毘尼亦是
毘奈耶畧稱含其調伏與滅二義耳故疏
云毘尼或翻為滅滅有三義等者釋義一
滅業非者不煞盜等故律中有犯毘尼有

諍毘尼二滅煩惱者是發業之本故律云
為調伏貪等令盡是故世尊制增戒學三
得滅果者即無為果故戒經云戒淨有智
慧便得第一道

或名尸羅具云翅怛羅此云清涼離熱惱因

得清涼果故

或名尸羅等者第二名也即雙從因果得
名

亦名波羅提木又此云別解脫此就因得名
然有二義一揀異定道名之為別二三業七

支各各防非故名為別亦翻為隨順解脫此
據果立隨順有為無為二種解脫果故

亦名波羅提木又等者第三名也言揀異
定道者非是定共道其二戒是遠離羈縛
業緣名為解脫亦翻為隨順解脫者即第

三名中別義也故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
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又又相續解脫經
云五分法身名解脫梵云毘木又若涅槃
解脫梵云木又依此亦可雙從因果得名
隨順是因故又刊定記云離過無障名為

才又業用無碍名毘木又云復有異名
名優波羅又此西域外道律名亦名縵又
亦名刺闌你地地音田夷反又音提字也
此西域王法律名

亦名性善如十誦律亦名守信如昔所受實

能持故後顯相者前名之中已含止作即毘

尼相

後顯相者下顯相文二先指前總說謂制
伏過非及滅惡等即是止行訓練三業性
善守信等通於止作毘尼以止善為宗律

宗其唯持犯故以止作總為顯相

若別說者世親攝論云毘奈耶有四義謂犯
罪故等起故還淨故出離故廣如彼論

若別說者下二引論別釋言廣如彼論者
論云犯罪者謂五眾罪等起者謂無知故

放逸故煩惱盛故不尊敬故而犯諸罪還

淨者謂由意樂不由治罰如受律儀出離

者有七種一各各相對說悔所犯二誓受

治罰謂受學等三等有妨害先制學處後

由異門還復開許四別立止息謂僧和合

還捨所制五轉依謂苾芻苾芻尼轉男女
形故捨不共罪六由真實觀謂作殊勝法
盟陀南諸行相觀七由法爾得謂由見諦
法爾得無小隨小罪應知毘奈耶復有四
義一補特伽羅故世尊依彼制所學處二

撰十

十七

制立故謂告白彼補特伽羅所犯過已大
師集僧制所學處三分別故謂制學處已
更廣解釋先所畧說四決擇故謂於此中
決判所犯云何有罪云何無罪然明了論
釋無小隨小罪自有二說一云小謂第二

篇罪隨小謂二種方便罪一云小謂性罪
隨小謂諸戒中制罪問今明大乘那引小
教有答云理實三藏大小不同今且就引
接教說古來同此今更一解謂持心雖異
名意大同故得引小又上所引論名分明

易曉故又上云如受律儀者梁論云如本
受持對治

第三阿毘達磨藏阿毘名對達磨云法法有
二種一勝義法謂即涅槃是善是常故名爲
勝二法相法通四聖諦相者性也狀也二俱

名相

第三阿毘達磨藏文中三初名次相後異名初中二先得名後釋名前中先釋法後釋對前中即取俱舍意釋故論云能持自性故名爲法若勝義法唯是涅槃若法相

法通四聖諦是善是常故名爲勝即釋彼

論也相者性也狀也二俱名相者亦釋彼論也以四聖一滅諦是理而皆云因者

滅諦之相即體相也餘三約相即相狀也

法既有二對亦二義一者對向謂向前涅槃

二者對觀觀前四諦

法既有二下二釋對亦二初釋對義亦取論意彼論云此能對向或能對觀故爲此獨之

其能對者皆無漏淨慧及相應心所等由對果對境分二對名故慧但是對而非是法非

稷十

六

所對故

其能對者下出對法體亦取論意故論頌

云淨慧隨行名對法論曰慧謂擇法淨謂

無漏淨慧眷屬名曰隨行如是總說無漏

五蘊名爲對法由對果對境分二對名等

者釋疑云唯一淨慧何有二對之名故
爲此通慧但是對而非是法非所對故者
棟濫此是古德解棒意云爲分能所故言
慧但是對若據法持自性慧何非法故下
棟云非所對故

言對法者法之對故對法藏特名慧論舊
譯爲無比法以詮慧勝故

言對法者下二釋名也即會六釋法之對
者依主釋也故對法藏特名慧論者若據
所對所依應名法論慧依於法慧爲其主

故名慧論故所詮中詮於慧學舊譯已下
出其異名兼成上慧義

世親攝論云阿毘達磨有四義謂對故數故
伏故通故

世親攝論云下第二辨相於中二先總標

稷十

對義同前數者於一一法數數宣說訓釋言
詞自共相等無量差別故伏者由此具足論
處所等能勝伏他論故通者此能通釋素恒
纒義故

後對義同前下別釋數者數字通去八二

聲此取去聲數數宣說者數即入聲自相者如色變碍為相受以領納為相等共相者共有無常苦空等廣如十地疏明論處所等者即喻伽論說論有七例頌云論體論處所論據論莊嚴論負論出離論多所

作法亦如初地中辨言勝伏他論者勝約能立伏約能破政梁論云伏者此法能伏諸說立破二能由正說依止等方便故通者梁論名解由阿毘達磨脩多羅義易解了故

亦名優波提舍此云論義亦名磨怛理迦此云本母謂以教與義為本為母亦云依藏生解藏為解母本即是母亦名磨夷此云行母依藏成行故行之母故

異名可知也門曰三藏前二是佛所說後

一論藏是菩薩說是則如來不說三藏耶答婆沙最初即有此問問曰誰造此論答佛世尊誰問誰答或云舍利弗問或云諸天問乃至或云化比丘問佛答若爾何以云迦多演尼子造答彼諷誦耳有云亦是

彼說是則論藏有是佛說有是菩薩說取
經中義廣以釋之以本統末亦佛說三藏
耳

然此三藏約其所詮略有二門一者剋性則
經詮三學律唯戒心二學論唯慧學如攝論

視十

二十

說二約兼正則三藏之中經正詮定鬼尼詮
戒論詮於慧兼各通三

然此三藏下第三總顯所詮也如攝論說
者亦是世親攝論第一論云又能說三學
故立素怛纜藏能成辨增上戒增上心學

故立毘奈耶藏謂具尸羅即無悔等漸次
能得三摩地故能成辨增上慧故立阿毘
達磨藏謂能決擇無倒義故梁論亦同言
兼各通三者經中戒慧其又非一毘尼增
三文云云何增戒學所謂增心學增慧學
是名增戒學等

第二明二藏者一聲聞藏二菩薩藏

第二明二藏等者疏文有四一標

即由前三藏詮示聲聞理行果故名聲聞藏
詮示菩薩理行果故名菩薩藏

二即由前下釋

故莊嚴論第四云此三藏由上下乘差別故復為聲聞藏及菩薩藏攝大乘同此

三故莊嚴下引證

此就二乘理果同故合之

釋下

主

四此就二乘下出所以於中分三初正出

為二所以

若約教行別故即開三乘以為三藏如普超等經

次若約教下出三乘三藏不同

又由緣覺多不藉教出無佛世佛在世時攝屬聲聞故但分為二即是大小半滿不同

後又由緣覺下重成二藏之義言即是大小半滿不同者諸經論中多以大小相對故分大藏之中大乘經律論小乘經律論

別華嚴般若等為大乘經藏菩薩戒善戒經等為律喻伽智度等為論小乘四阿含等為經五部律為戒婆沙等為論故大小三藏迥然不同言半滿者即出涅槃此經第四如來性品文云善男子譬如長者唯

有一子心常憶念憐愛無已將詣師所欲
令受學懼不速成尋便將還以愛念故晝
夜慙慙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
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等下合云所言
一子者謂一切衆生如來視於一切衆生

猶如一子教一子者謂聲聞弟子半字者
謂九部經毘伽羅論者所謂方等大乘經
典以諸聲聞無有慧力是故如來爲說半
字九部經典而不爲說毘伽羅論方等大
乘善男子如彼長者子既長大堪任讀學

若不爲說毘伽羅論可名爲藏乃至云我
今亦爾爲諸弟子說於半字九部經已次
爲演說毘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存不變上
即經文半滿是喻大小是法餘可知矣又
西方三藏之外加一雜藏謂陀羅尼五明

禪十

二十三

論等爲四藏大小俱有則有八藏若六波
羅密經說有五藏小乘三藏及雜藏菩薩
大乘爲一藏故若大開爲三則有七藏三
乘各三便是九藏加一雜藏便爲十藏三
乘各四應十二藏

第二明所攝者此經三藏之中正唯備多羅
 攝兼詮餘二十藏等品廣顯戒故問明等品
 顯論議故若就修多羅中以義揀教則唯十
 藏攝具足主伴顯無盡故教義融故二藏之
 中唯菩薩藏若分權實但菩薩藏一分所攝

權不攝故

第二明所攝下文中有二初明彼攝此經

若約此攝乃至聲聞亦此經攝此能包含無
 量乘故揀於權實至下立教中明已辨藏攝

竟

後若約下明此攝彼藏文並可知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九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 稅一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第二明教攝者教有二種△一者通相十二分教亦分大小至下十處口辯△二者諸宗立教不同今當畧釋

稅一

一

二者諸宗立教等者內前經處有權實等故有此門於中三一標舉將說二總辨深玄三開章別解今初可知

夫教海冲深法雲彌漫智光無際妙辯巨窮夫教海冲深下二總辨深玄有標釋結今

初教海總含深廣文畧語深法雲智光畧明其廣下經云一切諸佛雲雨說法唯下地菩薩能安能受能攝能持佛刹微塵法門海故雲雨說法故夜摩偈讚品勝林菩薩云譬如孟夏月空淨無雲翳赫日揚光輝十方靡不充其光無限量無有能測知有目斯尚然何況盲冥者諸佛亦如是功德無邊際不可思議劫莫能分別知故云智光無際妙辯巨窮者法華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是法不可示言詞相寂滅

故四辨八音不能談其狀也

以無言之言詮言絕之理以無變之變應無窮之機

以無言之言等者二釋即出巨窮所以全依體上起大用故非是無言非在言故然

能說之妙謂無言之言所說之深謂言絕之理故經云了法不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說如響遍世間法華云以方便力故為五比丘說等以無變之變者能說多端故下經云一法門中無量門無量千劫

如是說所演法門廣大義普運光天之所了等應無窮之機者所感非一故故九地云如是乃至不可說世界所有衆生一剎那間一一皆以無量言音而興問難一一問難各各不同菩薩於一念頃悉能領受

稅

二

亦以一音普為解釋各随心樂令得歡喜等菩薩尚爾何況如來出現品云如來音聲亦復如是普入一切處一切衆生一切法一切業一切報中而無所住者即無變之變也又云佛子如來隨一切衆生心行

欲樂無量差別出若干音聲而轉法輪者
即應無窮之機也廣如下說是知如來教
法能深能廣能高能遠其猶大海周天雖
涉而難越孤峯四絕可仰而巨昇也
極位所承凡情難挹

極位所承等者三結成難思唯十地菩薩
位極能承故十地經云譬如娑伽羅龍王
所灑大雨唯除大海餘一切處皆不能安
不能受不能攝不能持如來祕藏大法
明大法照大法雨亦復如是唯除第十地

菩薩餘一切衆生聲聞獨覺乃至第九地
菩薩皆不能安不能受不能攝不能持第
五經云佛子衆會廣無限欲共測量諸佛
地諸佛法門無有邊能悉了知甚爲難唯
精進力夜神云諸佛法海無有邊我悉一

祝

三

時能普飲等證上可知

今乘理教之力畧啟四門一大意離合二古
今違順三分宗立教四總相會通

今承理教下第三開章別解也於中先標
後釋今初應有難云既極位方知何以凡

情輒窺大教故云依憑教理聖教許故故
涅槃經云具縛凡夫能知如來秘密之藏
毘盧遮那品云如因日光照還見於日輪
我以佛智光見佛所行道即因佛教能了
教也即仰推之智信解而知耳

今初且西域東夏弘闡之流於一代聖言或
開宗分教或直釋經文以皆含得矣故耳
今初且西域下釋第一門於中三初雙標
開合次且不分下雙釋開合後以斯多義
下雙結開合今初也西域開合者如龍樹

之釋大品無著之解金剛等皆合而不分也
智光戒賢各分三時皆開而不合也東夏
開不開者如僧肇之解淨名僧叡之釋思
益等皆合而不分也生公之立四輪智者
之分四教等皆開而不合也故諸德見開
有失則合見合有失則開不應局執也
且不分之意畧有五馬△一則理本一味殊
途同歸故不可分也二一音普應一兩普滋
故三原聖本意爲一事故四隨一一文衆解
不同故五多種說法成技流故

殊途同歸者周易云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謂若千逕九達玉城不二九流百氏大道寧差今疏借用乃通三義一約教始隨機異故殊途終歸顯實故一致二約機則異就理常一三體外無權權即是

稅一

四

實故殊途同致也二一音普應一雨普滋者一音即是淨名一雨即法華藥草喻品謂三草二木不同同承一雨之潤五性三乘不一法雨一味無差故彼經云如來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

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等三原聖本意爲一事故者亦是法華中意故彼經云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爲衆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等又云我此九部法隨順衆生

說入大乘爲本以故說是經皆爲一事也四隨一文衆解不同者此是通明諸經如經說一無常或有解者以生滅代謝故云無常或云無彼常故名爲無常或云不生不滅名爲無常或即無法可常也或云

真如一法隨染淨緣轉變不常故名無常
 或聞無常便知對常以說無常非常非無
 常以為中道等明知隨人解不同也又苦
 集滅道四名則同隨機解殊乃有四種又
 涅槃云十二因緣下智觀者得聲聞菩提

稅
五

中智觀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者得菩薩
 菩提上上智觀者得佛菩提又如中論偈
 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即有多人解不同也或云既
 言因緣所生那得即是空要須析因緣盡

方乃會空呼十方空為即空亦為是假名
 者有為虛弱襲天獨立假眾緣成賴緣故
 假非施權之假亦是中道義者離斷常故
 名為中道非佛性中道者作此解者雖三
 句皆空尚不成即空况即假即中此生滅
 四諦中義也或云因緣所生法不須破滅
 體即是空而不得即假即中設作假中皆
 順入空何者諸法皆即空無主我故假亦
 即空假施設故中亦即空離斷常二邊故
 此三番語異俱順入空退非二乘析法進

非別圓乃是三獸渡河之意耳或謂即空即假即中三種迤邐各有異三種皆空者無主故空虛設故空無邊故空三種皆假者同有名字故假三種皆中者中真中機中實故謂空名中者約真諦故假名中

者就機設化不住化不化故中名中者約一實諦之中道故此得別失圓或謂即空即假即中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不相妨礙三種皆空者言思道斷故三種皆假者但有名字故三種皆中者即是實相故但以空為名即具假中

悟空即悟假中餘亦如是是知隨聞一法起種種解圓機受教無教不圓偏機受教圓亦偏矣既隨一文異解何須分判不同五多種說法成枝流者上義亦傍該諸經今正引當經立理法界品云法欲滅時有千部異千種

稅一

六

說法等何不尋條以得根便欲派本而為末混淳源之一味成澆薄之支流

以斯五義故不可分分之乃令情構異端是非競作故以不分為得

以斯五義下三總結也夫子云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何得執異迷同是非競作

其分教者亦有多義一理雖一味詮有淺深故須分之使知權實

其分教者下釋分教中乃有十意前五對前五義後五顯過於前今初一理雖一味

等者謂今欲分教非欲分理迷於權實寧契佛心

二約佛雖則一音就機差而教別

二中一音但是教本非即是教教乃在機隨機不同今分彼教故淨名云佛以一音

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今分隨所解耳

其猶長風是一百竅異吹豈以一風不殊便謂百竅齊響一雨亦就佛說三草即就

機殊今分三草教殊非析一雨令異故經云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

差別以一音一雨義相不異故但說一音

三本意未申隨他意語而有異故

三中本意未申者如佛本爲一事出現於世四十餘年未顯真實今分一代時教豈妨判有淺深言隨他意語者佛有三語一

隨自意語說自所證一實等故二隨他意語一向方便引衆生故三隨自他意語半稱自證半隨機故今分後之二語不分初一隨自意也

四言有通別就顯說故

四中言有通別者如前所引此通隨聞異解有不通者就此分之如說人空法有斯即小乘不可名大若說二空此可名大不得名小說有五性非是一性說一性處非是說五如是等文無容異解故須分之

五雖分權實須善會佛意有開顯故

五中有二義故雖分權實不成枝流一善會佛意所說權教乃是隨宜所說實者稱理究竟二有開顯者說彼權教是方便門說於實教是真實相不隨方便爲真實則

方便門開知實理之普周則真實相顯故法華經云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今就開顯故不滯枝流約佛施張故須分權實又王之密語所爲別故不識權實以深爲淺失於大利以淺爲深虛其功故莊嚴聖教令

深廣故諸聖教中自有分故諸大菩薩亦開教故

又王之密語下有五意顯過前不分此初一也涅槃第九說先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器三者水四者馬釋中一水二鹽

此一

三器四馬故彼文云如是四種皆同此名有智之臣善知此名若王洗時索先陀婆即便奉水若王食時索先陀婆即便奉鹽若王食已將欲飲漿索先陀婆即便奉器若王欲遊索先陀婆即便奉馬如是智臣

善解大王四種密語是大乘經亦復如是
有四無常大乘智臣應當善知若佛出世
為衆生說如來涅槃智臣當知此是如來
為計常者說無常相欲令比丘修無常想
或復說言正法當滅智臣應知此是如來
為計樂者說於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
或復說言我今病苦衆僧破壞智臣當知
此是如來為計我者說無我相欲令比丘
修無我想或復說言所謂空者是正解脫
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正解脫無二十五

有欲令比丘修學空想以是義故是正解脫則名為空亦名不動謂不動者是解脫中無有苦故是故不動是正解脫為無有相謂無相者無有色聲香味觸等故名無相是正解脫常不變易是解脫中無有無

我

九

常熱惱變易是故解脫名曰常住不變清涼或復說言一切衆生有如來性智臣當知此是如來說於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諸比丘若能如是隨順學者當知是人真我弟子然彼經疏不釋不次所以但

案次配釋而云前四彰權隱實後一彰實隱權今謂前別喻中即無常苦空無我而為其次以水方圓任器是無常故鹽是味故苦器是當其空有器之用故馬由人策不自在故合中無常苦無我是三修法屬

生死故四合空者是正解脫故而解脫中空無我苦不淨及無常即是常故故一空 中明有四義並以器喻而最後佛性彰其妙有即合前馬然空中四義遮無常等佛性義顯是真常亦應具說我樂淨等舍在

正解脫中不動是樂無相是淨無變熱惱
即是常義馬又我義是則此中具彰八行
由於生死無常等中密顯常等故爲密語
又初標中鹽在初者亦是苦空無常無我
而爲其次如常所明故此釋不同古師之

義然引此文意令隨所說言須善得意豈
可混然不分權實言不識權實以深爲淺
等者第二意也如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而謂但是如來方便說者是以深爲淺也
不能止修高推聖境即不能速證無上菩

提故云失於大利離世間品云修此法者
少作功力疾得菩提等言以淺爲深虛其
功者由如世尊爲止亂想令數息看心爲
厭苦者令出三界衆生不了耽味爲真勤
苦不已多用功力所獲至微不得涅槃一

稅一

十

日之價故云虛其功故即虛廢功力也言
莊嚴聖教令深廣故者第三意也謂分析
權實空有取捨偏圓遲速方知佛法微妙
深玄無不包攝譬猶不泛大海豈識邊涯
不識木石安知真寶故智論釋法施云依

隨經論廣作義理為立名字皆名法施又
若不分權實則謂三教大同今明大乘尚
有權實何況小耶小乘比大猶若螢光方
於日照故小是佛教尚彼席訶况於儒道
比之佛法則天地懸隔矣以此重重揀之

方知佛法深奧言諸聖教中自有分故者
第四意也如解深密立三時不同解節金
光明立三輪之異涅槃自分半滿又約五
味之差皆佛自分也言諸大菩薩亦開教
故者第五意也若無著之扶五性及與三

時龍樹之判四門共與不共皆揀權實有
取捨也

以斯多義開則得多而失少合則得少而失
多但能虛已求宗不可分而分之亦何爽於
大旨故今分之

以斯多義下第三雙結離合而捨合從離

第二古今違順曲分為二先叙此方後明西
域今初諸釋雖眾畧叙數家勒為五門

第二古今違順中一一師中多分為二先
叙昔義後辨順違

一立一音教謂如來一代之教不離一音然
有二師一後魏菩提流支云如來一音同時
報萬大小並陳二姚秦羅什法師云佛一圓
音平等無二無思普應機聞自殊非謂言音
本陳大小故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
生各各隨所解△上之二師初則佛音具異
後則異自在機各得圓音一義然並爲教本
不分之意耳

一音中疏上之二師下辨順違先出彼意
言各得圓音一義者言含縱奪縱之則順

下出現品明如來圓音有其十義十義之
後復六句融通今但得十義中之一耳初
師即順善口天女一聲之中與百千種樂
而共相應則佛一音之中有多音也後師
即順如水一味隨器成異則如來本無多

音故云各得一義耳又此二義若不會釋
敵體相違互不相許則齊楚俱失並應奪
之若取各自所宗故各得一義而與之耳
然並爲教本下又都奪耳

第二立二種教自有四家一西秦曇牟識三

藏立半滿教即聲聞藏爲半字教菩薩藏爲
滿字教隋遠法師亦同此立

隋遠法師亦同此立者彼涅槃疏初云聖
教雖衆畧有二種一聲聞藏二菩薩藏是
也

耗

十二

斯則文據涅槃蓋是對小顯大通相之意未
於大中顯有權實亦含半滿

斯則下順違先明其順順於至教涅槃半
滿前已廣引言蓋是對小下辨違上言順
者但順通相之意未知佛之深旨半滿之

言顯在小大密意復有以權爲半以實爲
滿則大乘中有半滿矣亦猶緣覺聲聞開
之有異則成二乘合之有同總稱爲小權
實亦爾開之有異權可稱半合之大同故
並稱滿是則實教唯滿小教唯半權大乘
者亦半亦滿也

二隋延法師立漸頓二教謂約漸悟機大由
小起所設具有三乘故名爲漸若約頓機直
往於大不由於小名之爲頓△此雖約機說
有漸頓而所說法不出半滿

此雖約機下辨順違直出立意不離半滿
半滿順違即此順違也言不出半滿者頓
即前滿漸具半滿以具有三乘二乘是半
大乘是滿故以機就教有直有曲故分漸
頓耳

稅一

十三

三唐初印法師亦立二教△一屈曲教謂釋
迦經以逐機性隨計破著故如涅槃等二平
道教謂舍那經以逐法性自在說故如花嚴
經△又此二教畧有四異一主異謂釋迦化
身與盧舍那十身異故二處異謂娑婆界木

樹草座與花嚴界中寶樹寶座等異故三衆
異謂為聲聞及菩薩說與唯菩薩及極位同
說異故四說異謂局處之說與該通十方之
說異故

三唐初印法師下第三師先叙昔義中有

三初總標二一屈曲下正立三又此下揀
異

此約化儀以判

此約化儀以判下辨順違先順後違順中
三初一句總出立意第二遮破釋成第三

結成昔義今初第一半滿約所說法立第二漸頓約機以立今此一師約化儀立謂佛以法化生有曲直故即化法儀式不同耳然花嚴雖有隨諸衆生各別調伏皆是稱性善巧一時頓演涅槃等雖說一極或對權顯實

或會異歸同一切如米或說不說故云屈曲然花嚴下第二遮破釋成謂刊定記不許此師立義先破總名後破四異今爲昔通則遮其破耳文即分二先救總名後救四異今初至故云屈曲此是救其破於總名

彼疏破中先牒義竟云若爾涅槃法華維摩楞伽密嚴勝鬘佛藏經等皆釋迦說應不明於如來藏性實相法界等此破屈曲以有平道故花嚴梵網既舍那說何故花嚴說於四諦普賢行等品中皆云隨諸衆

稅一

十四

生所應調伏作如是說又問明淨行梵三賢十地離世間入法界等諸品之中不應皆說對治行法等此破平道以有屈曲故今疏云雖有隨諸衆生各別調伏此牒其破平道教中有屈曲之文言皆是稱性一

時頓演者釋成是平道之義以稱性之巧
 無邊差別皆是平道又一時頓演不同屈
 曲說權之時不說實說實之時不說權說
 四諦唯為小乘說六度唯被菩薩故一切
 並陳尤顯平道又說隨眾者說於世尊

餘處隨機非此經中是隨機說言涅槃等
 雖說一極者此牒其破屈曲教中有平道
 之文或對權顯實下釋成是屈曲之義言
 屈曲者非是有真如法性即非屈曲但取
 隨機隱顯為屈曲耳此上一句是約法華

明是屈曲昔權今實破三顯一明權則未
 說實說實又破廢於權不同花嚴權實齊
 顯一時頓用故名屈曲或會異歸同下約
 涅槃經以明屈曲涅槃會昔有餘之義同
 歸一味涅槃先異後同亦成屈曲不同花

稅

十五

嚴若同若異空不空等一時頓演又云一
 切如來或說不說者古德共云如日月燈
 明佛晨旦說法華中夜便滅度則法華之
 外非是別時更說涅槃謂人根利故聞法
 華竟不復須說涅槃則涅槃或說不說或

有國土唯說三乘究竟不破或有國土唯說一乘無三可破則知法華亦有說不說不同花嚴我不見有一佛國土其中如來不說此法明是平道

約釋迦為主則未顯十身十身為主必且釋迦

約釋迦為主下第二救破四異彼疏破云又四異中衆處兩異皆違經說七處並是娑婆界故上破處異又云出現品云十方諸佛讚普賢言能說此法今此會中有佛刹微塵數衆生發菩提心故發心品中亦

同此說準此故知有地前器上破衆異是故此師所立多違教理甚難依也此結破也彼破二異今疏通二異後一是救判定破處異初一是遮有餘師破其主異謂恐有破云下經既云或名釋迦牟尼或名毘

盧遮那明知二主不異何言主異故今通云釋迦為主但是三身中化身遮那為主則十身具顯化身乃是十身之一故云必具釋迦是則總別異也何言不異娑婆之處未融花藏花藏之處必融娑婆

娑婆之處未融花藏花藏之處必融娑婆者此通刊定破處異也餘處王城舍衛未言即是花藏娑婆今云七處自有二義故同花藏一約本末分歧七處即是花藏界中第十三重之內二約淨穢該徹則摩竭

稅一

十六

提國其地金剛說初品時花藏世界六種震動彼疏序云刹該淨穢娑婆震而花藏動豈不花藏之處融耶故知破其處異自違已說也所以不救破眾異者由刊定破最不當故彼眾異中但云釋迦經中通被

三乘遮那經中唯被菩薩則通局之殊而破彼義乃引凡夫發心豈非菩薩之器况此經發心又甚深故其說異一種他又不破故此不救

畧云四異異實有多誠如所判

畧云四異下第三結成昔義言異實有多者更舉十條一教門儀式異於中復有多義謂全依海印曾無出入一時頓演與前後次第不同放光集眾一多通局請答言念現相等殊道場莊嚴勝劣不等故云教

門儀式異也二所詮理致異圓融歷別多
義不同十法門有多差別如義分齊中
三成佛遲速異謂或唯一念或無量劫念
劫圓融長短自在不局三祇及應化故四
見佛通局異無論凡聖許見十身不局地

稅一

七

前地上之別故五說教時分異始成即說
時有十重念劫圓融不局三七等故六化
境寬狹異地獄天子六千比丘肉眼遠徹
周法界見不局三千有分限故七因果行
位異具足圓融行布性相交徹故八立乘

多少異或說一乘或無量乘不局三乘五
乘定故九利益勝劣異地獄天子三重頓
圓塵塵刹刹無盡利益故十流通付囑異
盡未來際長流不斷諸佛親護非小乘故
歷別細求過此更有故云異實有多誠如

所判者結成昔義也

但於屈曲之內未顯法之權實耳

但於下第二辨違既不判屈曲之淺深便
令多法混同無別不能令人善識權實故
不依之

四齊朝隱士劉虬亦立漸頓二教謂華嚴經名為頓教餘皆名漸始自康苑終於雙林從小之大故

四齊朝隱士等者於正立中約於化儀及時以立漸說頓說即是化儀頓在始成漸

有五時即約時說

然此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即是頓義慈龍降雨以證漸義於理可然△漸約五時次下當辯

然此經下辨順違先順後違順中由依化

儀故成順理便引當經為其證成所引二喻並出現品文前來已引漸約下辨違以約時局教有諸妨難故成違理指在後破第三立三種教亦有三家

第三立三教中二先總標

說二

六

一南中諸法師同立三教諸於前漸頓加不定教

後一南中下別說三師初即諸師同立於叙昔中二先總明後別明漸義前中分三初正立

田漸中先小後大而夾崛經六年之內即說
為遮此難故立不定

次由漸中先小下立三之意

謂別有一經雖非頓攝而明佛性常住即勝
鬘金光明等是為偏方不定教也

後謂別有下出不定相言偏方者謂大體
而言漸中先小後大而不妨說小之時亦
有說大如人十年弘律不妨私房時說大
乘故曰偏方不定指經云如勝鬘金光明
者勝鬘經初云波斯匿王末利夫人信法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未久既言未久明是初說金光明經既非
第一頓教又非第二漸中末後而明常住
明是不定言佛性常住者勝鬘經說二種
如來藏即佛性也又歎佛三身即今梵音
之文云一切法常住是故我歸依即常住
稅
義也金光明經三身品中廣說法身常住
故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一 稅二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漸中開合諸師不同

漸中開合下第二別明漸義開漸成別自

有四重從二至五

稅二

或但分為二即是半滿△或分為三即武丘
山岌法師謂十二年前見有得道名有相教
十二年後齊至法花見空得道名無相教最
後雙照一切衆生佛性闡提作佛名常住教
於分三中自有三師初一師正立

此與唐三藏三時之教大同至叙西域中說

後二師指同即唐三藏及真諦三藏初云

武丘即蘇州山寺

真諦三藏依金光明立轉照持三輪之教亦

大同此

於第三師中二先指同初師

而時節小異謂七年前說四諦名轉法輪七

年後說般若具轉照二輪以空照有故三十

年後具轉照持以雙照空有待前二故

後而時節下指異別立疏文稍畧彼云謂

佛二月八日成道四月八日於波羅捺摩野苑中為聲聞眾轉四諦法輪後於成道第七年中在舍衛國去祇園五里智慧江邊為諸菩薩及二乘眾說般若等經此時具二謂轉照法輪又於成道三十年後未

涅槃前在毘舍離國鬼王法堂為真常菩薩說解節等經此時具有轉照及持三種法輪也

或分為四△即宋朝岌法師謂於前三時無相之後常住之前指法花經為同歸教以會

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故

宋朝岌者第三分四中疏家不欲繁文故但於前師之外加其異名應具列之

或開為五然有二家△一道場慧觀等於無相之後同歸之前指淨名思益等為抑揚教

禮二

二

△二者即前劉公不開抑揚而有教之初取從胃經為人天教

道場慧觀者即上元道場寺僧言五教者

一有相教二無相教三抑揚教四同歸教

五常住教言抑揚者謂抑挫聲聞褒揚善

陸故劉公五者一人天教二有相教三無相教四同歸教五常住教

上來諸師皆於漸中約時開異若不加不定之教則招難尤多以初有大故雖加不定猶有妨難畧顯五時之妨餘可例知

上來諸師下第二辨順違於中三第一總明順違第二別破違理第三結成違順初中以上來諸師從二至五皆先小後大故不加不定招初有大乘之難雖加不定猶有妨者加不定免初有大乘之難而於所

立名義之中皆有難也言畧顯五時之妨者從後破之既破五時四三二時皆已破竟故云餘可例知

初明十二年前為有相者自違成論成論云我今正明三藏中實義實義即空

從二

三

初明十二年等者第二別破別破二家五時即為二別今初破道場五時即分為五言成論云我今正明三藏中實義實義即空者破第一時引其三文此即第一引小乘論以成實論意云我今成立小乘中實

義故云成實以三藏即小乘教故既言實
義即空明小乘已說空竟何言見有得道
不可不見實義而得道也

又阿含中云無是老死即法空也無誰老死
即生空也

又阿含中云下第二引小乘經然經文相
續云無是老死無誰老死此即明十二因
緣人法空義是老死者指老死法體誰者
即人也故無是老死即老死法空無誰老
死即主老死我人空也然諸經論多明小

乘但有人空未明法空者有二義故一從
多分少分說小乘多分但明人空二從顯
了不顯了說雖說法空未全顯了故言不
說法空耳若從不顯了說及少分說則亦
明法空今從此義

又智論云三藏中明法空為大空摩訶衍中
明十方空為大空

三藏中明法空為大空等者第三引大乘
論彼釋十八空揀二宗大空之異今但取
三藏明法空之言三藏亦即小乘教耳

皆顯小乘已有二空

皆顯已下結上三文

若云第二時說空者十二年後方制廣戒豈
唯說空

若云第二時下破第二時於中三一破說

稅二

四

空二破不明常住三結立正義初中又二
第一引制戒明十二年後說有故戒經云
善護於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此
三業道淨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此是
釋迦如來於十二年中為無事僧說是戒

經從是已後廣分別說明知十二年後始

制廣戒廣戒即是明有

又智論云從得道夜乃至涅槃常說般若豈
前不說空

又智論云從初得道下第二引論通說般

若明十二年前已說於空非局十二年後
般若明性空之智故

若云第二時中未顯常住者實相般若豈無
常耶

若云第二時中下第二破不明常住於中

文四初反質破實相即常故

涅槃亦說佛性亦名般若

涅槃亦說下第二顯正破上即理量此即

聖言量般若既即佛性佛性是常般若營

矣

疏二

五

是知實相般若即是王因佛性觀照即爲了

因

是知下第三會義破謂會釋二經使第二

時同第五時以義同故謂二種般若即二

佛性在名則異在義不殊言實相爲正因

者即第一義空名爲佛性第一義空即實相異名觀照爲了因如燈了物

又般若離四句何曾存空般若不壞四句豈無妙有

又般若離四句下第四縱奪破先奪則拂

迹入玄理絕百非言亡四句若但以空爲

般若者非真般若也故經云般若非有相

非無相亦非有無相亦非非有無相離一

切諸相何得存空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

爲離於有見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言

般若不壞四句豈無妙有者此即縱也縱其是空亦須是有尚是四句何况有耶故般若經云般若若不壞色不壞受想行識即不壞有也餘文可知故智論云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

則四句皆實又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即中有遮有表即下二句是知失意則四句便成四謗得旨則四句即是四德下說正義躡此而起

是知小大各有四門而但言初有次空者各

得一門之意耳

是知小大下第三結立正義也此則縱而奪之縱其初有次空則各得一門之意奪其不識四門之意則初有次空之旨全乖言四門者小乘以阿毘曇明有門毘曇即

說二

六

今之俱舍遵一切有部故成實即是空門實義是空故毘勒論即亦有亦空門其非有非空門未見論文即惡口車匿見此入道有云犢子部亦計我非有非無恐未指定大乘四門者如涅槃云一切衆生皆有

佛性如乳有酪性等斯即有門也又云石
 無金性乳無酪性眾生佛性猶如虛空迦
 毘羅城空大涅槃空即空門也又云眾生
 佛性亦有亦無何以爲有一切眾生悉同
 有故何以爲無從善方便而得見故即亦
 有亦無門又云眾生佛性即是中道非有
 如虛空非無如兔角百非斯違斯即非有
 非無門也若取經論唯識多明有門掌珍
 多說空門辨中邊論多顯亦有亦空門中
 論多辨非有非空門

若云第三時中但名抑揚亦非常者
 若云第三時中下破第三時文二先雙標
 淨名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如觀身實相觀
 佛亦然豈無常耶

後淨名云下雙破先破第三時中不明常

批三

七

義可知

般若亦云二乘智慧猶如螢火菩薩一日學
 智如日之照豈非抑揚

後般若亦云下破獨得抑揚之名以第二
 時中亦抑揚故二乘螢光抑也菩薩如日

揚也

若云第四時中但顯同歸亦未明常者壽量
品云常住不滅又方便品云世間相常住等
豈無常耶

若云第四時下第四破第四時但破不明

常住不破同歸之義

五以涅槃為常住者當救可爾而涅槃之時
亦有小乘之見如阿含中說如來涅槃之相
故

五以涅槃為常下破第五時許其涅槃是

常住義責其涅槃無有小乘以至涅槃皆

有大小故如阿含中說如來涅槃之相者

彼說如來於純陀家乞食旃檀木耳羨後

患春痛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逆順出

入超越三昧於第四禪中入火光三昧燒

身滅度唯留舍利為人天福田身智俱滅

入無餘涅槃是也

若以人天為初者提胃雖說戒善得道皆通

三乘故彼經云提胃得不起法忍又達密迹

經中第二七日說三乘故

若以人天爲初下破第二家即劉公之義
言提胃雖說戒善等者彼說如來在樹王
下成道於七日中無人知佛得阿耨多羅
二藐三菩提唯提胃波利此二居士明究
陰陽鑽龜易卜知佛成道名爲樹神提胃

北二

獻麩四天王奉鉢如來受已始爲提胃說
世間因果此約小乘相不妨爲大謂彼經
又云五百賈人得受五戒先自懺悔五逆
十惡謗法等罪得四大本淨五蘊本淨六
塵本淨五根本淨提胃長者不起法忍

三百賈人得柔順忍二百賈人得須陀洹
果四天王得柔順忍三百龍王得起法
忍自餘天等無量衆生發無上菩提心又
普曜經云第二七日提胃等五百賈人施
佛麩蜜佛與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皆
同一字名曰齊成明知非獨人天也然提
胃塔現在土火羅國上所引經皆明初時
已說大也言又違密迹經中第二七日說
三乘故者既第二七日已說三乘那言最
初唯人天教此經即大寶積密迹力士會

第三卷當第八是初竺法護譯

然上五時等皆以約時剋定則有所乖揀去不定從多分說亦有理在

然上五時等者第三結成違順也上結前違而言等者等取四三二時也言揀去不

稅三

九

定從多分說亦有理在者結成順也有二義故得順理一揀去不定則無剋定之失不違密迹等經二從多分說不違自所立義故有理在

二後魏光統律師承習佛陀三藏

二後魏光統等者第二師先正立中二先明所承後顯立義今初言承習佛陀三藏者佛陀是西域人同學五人四皆得道思欲亡身求之友曰道須緣會不可強也汝與東土有緣彼有二弟子汝若度得必當

得道佛陀初至於此當後魏孝文始在雲州投之見重初於一康家供養夜見火光云云及移都洛陽陀亦隨之彼為立少林寺知後為則天所取遂指水令西山透隴而流其二弟子一是稠禪師得道二是光統

故云稠公解虎於東谷佛陀指水而西流也

亦立三教謂漸頓圓初為根未熟者先說無常後方說常先空後不空等如是漸次故名為漸二為根熟之輩於一法門具足演說常

無常空不空等一切具說更無由漸故名為頓三為於上達分階佛境之者說於如未無疑解脫究竟奧德圓極秘密自在法門故名為圓

亦立三教下顯立義也於中漸約不具頓

約具說不同延公大小相望成頓漸也言具說者即如涅槃說空者所謂生死不空者所謂大般涅槃等又云若空不空若常無常等皆令廣聞即是頓也三圓教者即是花嚴

稅三

十

此亦約化儀說有前後耳

此亦約化下辨順違此師所立義多順理故不辨違於中先出立意後解妨難今初此亦約化儀說有前後者頓中化法無異漸中別時說空不空即名為漸同時說空

不空即名為頓故是化儀其第三亦約化
法揀異前二從多分說故云此亦約化儀
意明今時堪受頓者必昔曾受化故云根熟
上達之言義熟地前分階佛境即謂地上於
理亦通

意明今時下二解妨難也謂判定記主有
其二難一合難漸頓二別難於圓第一難
云若漸根生熟俱漸頓根生熟俱頓則漸
頓可分既云未熟名漸已熟名頓則此於
一漸根但生熟為異無別頓義或應彼一

有漸頓二根生必至熟熟必從生故或應
一切皆是漸根無有不從生至熟故釋曰
此第一難其漸頓自有三難第一漸頓不
分難第二一根具二難第三無有頓根難
初一是總後二是別今為此一通三難皆

說三

十

遣如第一難判定以根定於漸頓則有此
難今不以根定於漸頓何有此難謂為其
根生漸說法門名之為漸為於根熟頓說
法門則以為頓何得以生熟俱頓難耶則
第一難過矣既不約根何得以生必至熟

熟必從生等難耶則第二第三難過矣又
爲此難違下自所立義彼立四教云第三
教當初心菩薩第四教義當終心識如來
藏者又自通云言初心者約機勝劣名其
初終非約修行初終時位汝既以根勝劣

爲初終何妨此師亦以根勝劣爲生熟耶
故爲此難失古意也上達之言義兼地前
等者通彼第二難於圓教彼難云既云分
階佛境則地前無有堪聞此經則違出現
品佛刹塵數衆生發菩提心釋曰彼以上

達分階佛境合爲一義故有此難今爲此
通則上達爲地前分階佛境爲地上故不
違出現品文亦不失於大理况初發心時
便成正覺豈非分階佛境之人

三隋末唐初言藏法師依法花第五立三種

法輪一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
來慧即根本法輪二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即
枝末法輪三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
即攝末歸本法輪

三隋末唐初下第三師先正立中依法華

經第五即從地踊出品以彼中踊出菩薩
問訊云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所應度
者受化易不令世尊生疲勞耶故佛答
云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
惱諸衆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

疏二

十二

何是諸衆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
去諸佛供養尊重種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
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
先修習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
聞是經入於佛慧今疏引經便以義隔成

於三輪此師以根本法輪是花嚴經始成
正覺頓宣說故其枝末法輪是以根本化
之不得便於一佛乘分別說三爲枝末即
指花嚴已後法華已前皆爲枝末三即法
華以爲攝末

此判全約化儀據法但有大小然法花爲於
一類開顯本末若將定判一代聖教收義不
盡以法花之前亦有大故豈般若等皆爲枝
末又無量義云佛一切時說大小故

此判全約等者第二辨順違於中此句出

彼立教所依依化儀立非是約法及約根
 等而言全者對前光統光統三教一約化
 儀二約化法三皆對根今此師立唯約化
 儀據法但有大小下正辨順違唯有大小
 則無殊半滿亦攝義不周然法華為於一

化三

十三

類開顯本末者此段會通經意以釋妨難
 恐有難言依於法華立義乃是一極之說
 如何不依故今釋云自是立教之人不得
 法華之意法華別為一類滯小之人故為
 此說謂執三疑一執小疑大故為開方便

門顯真實相真實相者唯是佛慧執小乘
 者是方便門非欲會通一代聖教若以法
 華之前皆為枝末法輪則般若淨名勝鬘
 等經皆在法華之前並為枝末則抑諸大
 乘又經但云除先修習學小乘者明知經
 意不指般若等為枝末也又無量義下上
 引法華破之今引他經破之既云一切時
 中皆有大小則先後非獨大中間非獨小
 也此皆直破而不收之者下開宗立教之
 中收於此義故此畧無又先出經意已是

究竟

第四立四教者畧有四家△一梁朝光宅法師依法華第二立四乘教謂臨門三車即是權教三乘四衢等賜即實教大乘

第四立四教有四第一光宅中二先叙昔

後順違前中三初正立二出所以三結成初中四衢即四諦餘可知

以臨門牛車亦同羊鹿俱不得故並無體故諸子皆索故

以臨門牛車下二出所以有三所以故三

乘是權而義勢連環亦同羊鹿俱不得故者羊鹿是虛指出門不上車牛車若是實出門即合上牛車亦不上明三皆虛指約法而說者昔指三乘三界門外二乘出三界無有真實證菩薩出三界豈有真實證

說三

十四

俱無實證名不上車明知三乘皆是權設二並無體故者既不得車明皆無體以無可得故長者虛指三車實無界外三乘明是方便盡智無生智是二乘車體文六權智是牛車體二乘之智既非真實文六權

智豈有實耶然上不得約人就法今明無體直就法明三諸子皆索故者復成上義向若有體即不合索諸子皆索明皆無體不見羊麻故索羊麻今索牛車明無牛可見故彼經云爾時諸子各白父言父先所

許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既索牛車明同無體故牒索耳索車是喻約法云何古有多釋畧要有二一者機索二者口索言機索者三乘之人以佛教門出三界苦謂為究竟不解索乘已被陶練一

乘機發機宜叩聖義言索耳佛知機熟靈山集會為說法華一極之旨即是各賜諸子等一大車二口索者已集靈山三乘三根皆悉啓言求法求記即是索車為說與記令其修證即是等賜彌勒序品陳四衆

稅三

十五

疑徵佛定因已是索義文殊云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為除斷令盡無有餘已許等賜方便品初告諸聲聞衆及求緣覺乘我今脫苦縛遠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衆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

已是開權又云舍利弗當知諸佛語無異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世尊法又後要當說真實即是顯實開權顯實已是畧賜亦是許與身子三請法說索車譬喻品初騰疑白佛請說喻車踊出品中彌勒陳疑

請說果車開示知見說佛壽量等即是等賜三車求記即是索車佛皆與記即是等賜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即是歡喜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皆是賜義故合喻云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

薩及聲聞眾乘是寶乘直至道場由是故知三乘皆索三乘皆賜是知三皆虛指以為方便

是知等者三結成上義也由上三段展轉相成以證三乘皆是方便無有寶體故古

人云虛指三車而群子競馳火難既夷乃無有二豈令有三實以為一又殊走而異獲哉故經云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無有

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明三皆虛指也由

花二

十六

皆虛指即無體故後得大車並非本望若昔大是實今得牛車何非望耶

此則前三是三乘後一是一乘無乖教理

此則前三下辨順違於中有四一總辨順理二明其有違三會通教旨顯違順之由

四結成昔義四乘無失今初可知若唯說法花爲實則抑諸般若及諸大乘了義之經

若唯說法華下第二明其有違所以違者以抑昔大乘了義之經皆成權故

是知昔大亦有權實法花但會昔權故說三皆虛指昔實不滯方便故不會之

是知下會通教旨於中文三一明會不會昔之意二明會三之意三明取昔廢昔之意上三段展轉通難謂初有難云既

許昔三皆權何言抑諸聖教故今釋云非
不許其四乘但昔大不分權實故成抑諸
實教耳

若約會權歸實即是會三為一若破小顯大
即是會二歸一

稅二

七

若約會權下第二會二會三之意謂有問
言若爾為是會三為是會二設爾何失二
俱有過若會三歸一昔應無實若會二歸
一昔應無權無權則四乘之義不成無實
乃不抑昔時聖教此是光宅之意若作此

宗難者應云昔既有實會二歸一義則明
矣故為釋云會二會三二俱有理昔之權
實二義亦存故云爾耳

若開權顯實則三是一更無別一

若開權顯實下第三明取昔廢昔之意謂

有問言若會三歸一者為會昔三而為一
耶為會昔三歸今一耶故今釋之明具上
二義先明會三為一則會取昔三後明會
於昔三歸今之一以廢昔三立今一故故
約會取昔小亦取况昔大耶以其理不可

分行是佛因故若約廢昔則昔大亦廢况於小耶以其約教虛設果亦虛指故並廢也然開廢等言有通有局若約局者約教則廢三立一三教虛設故約理則開三顯一言有三理覆於一極開無三理一極自

彰故約行則會三為一三乘之行皆佛因故約果則會三歸一三乘之因同歸一乘故三乘之果非究竟故若約通者唯廢一種則約於教開會等言並通四種今疏從此言若開三顯一則三即是一者若約理

者昔說三理謂各別證今示法身是同更無異味昔言有三方便門則開於一實今云無三則一理自顯故云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若約行者昔說三乘之行各不同諦緣度等隨脩各異今並得為佛

秘三

十八

因謂三行別則方便之門閉於一實今會為一則方便門開一實顯矣故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若約果者昔說三果不同是方便門閉於一實今云三果虛設唯有極果無上菩提心生歡喜自知作佛則實相

顯矣今疏先明會三爲一於中二先正明
故彼經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先所出內是
子所知

後故彼經云下引證引二文證一引藥草
喻品證小行即是佛因二引信解品證大

行是其所有良以小乘昔有二下劣心一
謂自行不成佛故法華云我等同入法性
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又云金色
三十二十力諸解脫同共一法中而不得
此事皆明小行不得佛也故今引藥草以

會之二謂大行非已分故淨名云一切菩
薩聞此法者應大欣慶一切聲聞皆應號
泣聲振三千又云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
此大乘已如敗種皆明大行非已分也故
今引信解以示之今初引藥草喻中文云

批二

十九

迦葉當知以諸因緣種種譬喻開示佛道
是我方便諸佛亦然今爲汝等說最實事
諸聲聞衆皆非滅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釋曰諸聲聞等皆非
滅度者是廢小果漸漸修學悉當成佛是

歸實義今但引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會行之言者欲明三即是一之義若約果者三果皆成佛因而非佛果不得云三即是一又皆非滅度是下廢權之意耳言先所出內是子所知者即第二引信解品文云

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某城中捨吾逃走於嶼辛苦五十餘年其本字其

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釋曰此上即委付家業當說法華經也一切財物即萬行功德先所出內者指於前

文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此即喻慧命須菩提說般若取與即是出內以法外化名之爲出化功歸已故稱爲內即自利利他之行皆如般若等中今法華中但示如來知

見是其所有不廣諸行今疏欲會三因爲
一因故引二文皆明會行餘畧不引

三

千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二 稅三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若廢權立實義說為四如攬三點以成一伊
點別非伊伊具三點昔三既別實不兼權今
一全兼成四無爽

稅三

若廢權立實下第二明會於昔三歸今之
一於中二先會昔成今二彰今異昔前中
有法喻合法云義說為四者以但廢昔三
教言三是權一實便顯三外無別一實之
法故云義說為四但三為別一為總耳如

攬三點下喻即借涅槃第二三點成伊喻
彼喻三德以成涅槃闕一不可故彼經云
摩訶般若亦非涅槃解脫之法亦非涅槃
如來之身亦非涅槃三法若異亦非涅槃
如世伊字此喻至出現品當廣分別今借

其喻不取其法謂以三點喻於三乘以成
一伊喻為一乘別說三乘三皆是權合三
為一故得稱實非三點外更有一伊合云
昔三既別實不兼權此合上點別非伊縱
昔日有實實亦不兼於權今一全兼者合

上伊具三點成四無爽者結成正義三別有三總合為一故成四也豈差通途三虛既廢故成一實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又云吾從成佛以來種

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明昔皆方便也

若依昔未顯說一切具有如來知見根敗之種今並說成則今昔有異

若依昔未顯說下第二彰今異昔前但今

三為一一無別法以成四乘今辨一乘別有法門則四義昭著是為昔所未說而今說之聞所未聞未曾有法也謂昔日雖有大乘亦說如來藏性涅槃法身真常之理未曾顯說一切衆生皆悉具有如來知見

稅三

二

唯為一事出現於世不為於餘則一乘三乘昔權今實於理昭著故叡公云至如般若諸經深無不極故道者以之而歸大無不包故乘者以之而運然其大畧皆以適化為本應動之門不得不以善權為用權

之為化悟物雖弘於實體不足皆屬法華
固其宜矣言根敗之種今並說成者引淨
名經證大迦葉自責云譬如根敗之士其
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
佛法中無所復益斯則二乘自知不成佛

也豈非不兼權耶又云我等何為永絕其
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此顯煩惱已斷不
能生也佛名經云我等今者猶如敗種雖
逢春陽無希秋實並是聲聞不作佛義今
法華三根聲聞皆與授記一切聲聞不在

此會令轉宣說一切眾生皆是吾子則唯
實非權故言今並說成則今昔有異上云
根敗之種乃有二意一即根敗兩字收淨
名根敗之士二即敗種二字雙收淨名及
佛名二經敗種之義

稅三

三

於文有據義亦極成

於文有據下第四結歸昔義也

二陳隋二代天台智者承南岳思大師

二陳隋下天台四教中二先叙昔後順違

前中亦二先師宗後立教師宗言陳隋者

故天台傳云陳隋二代三帝門師謂陳朝一帝即是後主隋有二帝即文帝煬帝煬帝爲晉王即請爲菩薩戒師終於煬帝之時故云陳隋二代天台山名舉處辨人僧名智顛而言智者者帝爲立號美其德也承南岳者故韋虛舟傳云自佛教東流祕密斯闢思大師之所證智者大師之所私故思大師一見便云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又入道場呈心云非汝不證非我不識師資傳方故並叙耳

立四教云一三藏教

立四教云下立教中二先正立四教後通相料揀前中四教即爲四別每教皆有三節一立名二所詮三所被其四教所詮即四種四諦一生滅四諦二無生四諦三無

量四諦四無作四諦廣如四諦品今初一三藏教者立名至下當釋

此教明因緣生滅四真諦理

此教明因緣下辨所詮理其因緣之言通於四教因緣故主滅因緣故即空因緣故

假名因緣故中道因緣為主故四教皆帶
之言生滅四真諦理者苦以逼迫為義集
以增長生死為事道以除患為功滅以累
盡為名有苦可知有集可斷有滅可證有
道可修迷則苦集生而真道滅悟則苦集

教三

四

滅而正道生有可生滅故云生滅四諦苦
定是苦等故得名真

正教小乘傍化菩薩

正教下明所被廢苑初轉法輪俱隣五人
見諦成道等但有小乘得道未有大乘得

道故名正教小乘言傍化菩薩者智度論
云佛於阿含中雖為彌勒授記亦不說種
種菩薩行故菩薩為傍也

二者通教通者同也三乘同稟故

二者通教等者文分為三初正立二引證

三解妨初中亦有三段初名即以同釋通
故法華云我等同入法性肇公云三乘同
觀性空而得道也即三獸渡河一水無二
義耳

此教明因緣即空無生四真諦理是摩訶衍

之初門

此教下辨所詮從緣生法無性即空非色
敗空不要析破故云即空若約中論偈四
句初教即因緣所生法此教即我說即是
空第三亦為是假名第四亦是中道義故

悅三

五

此云因緣即空言無生四真諦者第二重
四諦也謂解苦無苦名為苦諦解集無和
合名為集諦解滅無滅解道無道四諦性
空本無生滅不同初教有可生滅言是摩
訶衍初門者揀非深極言初門者以空遣

有未彰妙有中道義故

正為菩薩傍通二乘

正為菩薩下所被機雙明二空故云正為
菩薩言傍通二乘者初以空門遣蕩小乘
執心令漸通泰故云傍通

大品云欲得聲聞乘當學般若波羅密等

大品云下引證此雙證名及所被機既三
乘當學故是通教三同稟也二乘既學即
傍為也云何欲得三乘當學般若如云了
法無生名般若者聲聞學無生便云一切

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
無爲如是思惟於嚴土利他不生喜樂但
欲趣寂故成聲聞乘若聞無生知從緣生
故無生從緣滅故無滅無生無滅因緣之
理如是學者成緣覺乘若聞無生便知一

切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即生滅而無
生滅故不礙於生滅滅惡生善悲智兼濟
成菩薩乘同學一無生而成三乘故若欲
成自乘當學無生般若又如無所得是般
若羅漢得之實無有法名阿羅漢緣覺得

之不得緣相菩薩得之心無罣礙以無所
得能得菩提故言三乘同稟般若以此義
推則二乘人同學二空也而云等者具云
欲得緣覺乘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菩薩
乘當學般若波羅蜜此名般若若能成一切

稅三

六

道果也

然教理智斷行位因果皆通淺深不同於共
般若唯共於淺

然教理智斷下解妨難謂有難云此通別
教名依智論共般若不共般若以立何不

二名共教三名不共教而云通別耶故今釋云通則上通別圓下通二乘遠近俱通共但共小得近無遠故名通耳別有二義不名不共次下當釋又言皆通者上之八字字各一義一教通二理通等一教通者

三乘同稟因緣即空之教二理通者同見偏真之理三智通者同得巧度一切智四斷通者菩薩界內惑斷見修同也五行通者見修無漏行同也六位通者從乾慧地乃至辟支佛地位法同也七因通者九無

礙同也八果通者九解脫二種涅槃果同也通義雖八因教方知故名通教餘教例知

三別教別即不共不共二乘人說故

三別教下文分二先正釋後不名下通

批三

妨難初中亦三立名可知

此教正明因緣假名無量四真諦理

此教下明所詮因緣假名當中論第三句

無量四真諦理即第三四諦言無量者苦

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集滅道各

有無量相等

的化菩薩不涉二乘故聲聞在座如聾如盲
的化菩薩下明所被機即花嚴法界品意
不名不共而云別者兼欲揀非圓故以一因
迥出一果不融歷別而修不得因果圓融故

不名不共下二通妨難初牒疑情謂有難
言既言別即不共便是智論不共般若何
不名爲不共教耶兼欲下解釋以別有二
義一不共二乘義如上說二歷別不融故
名爲別若云不共不無後義故云兼欲揀

非圓故以一因下出非圓之相一因迥出
者對他顯別不同通教三乘通修今一道
出離迥超二乘亦離二邊以顯中道故一
果不融下當法明別一果不融者果別謂
三德三身各不融故不能一德一切德等

故歷別而修者當體以明因別修布施時
非戒等故初地不知二地功德等故不得
因果圓融者因果互望不融不能因該果
海果徹因源故

四圓教圓以不偏爲義

四圓教下文亦二先正立後對前結成
前中又二先釋義後引證前中亦三節釋
名可知

此教正明不思議因緣二諦中道事理具足
不偏不別

我三

八

此教下辨所詮畧無無作四諦之言言不
不思議因緣二諦中道者即中論第四句
亦是中道義而言不思議者佛性中道故
又因緣即空故不可作因緣思即假故不
可作空思即中故不可作二思即一而三

即三而一為不思議因緣二諦即真俗二
諦中道即中道第一義諦三諦義也又融
二諦即是中道不似通教多約真諦別教
多約俗諦言事理具足者通多約理別多
約事圓中舉事乃是即理之事舉理乃是
即事之理無理不明無事不具言不偏不
別者不偏者謂非偏真又不滯一邊故不
別者謂不歷別必須融攝故餘義如前大
意合離中辨
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為圓

但化下三所被根也最上利根即圓融之機

花嚴經云顯現自在力為說圓滿經無量諸衆生悉受菩提記等

花嚴經云下引證即晉經今當七十三經

說三

七

云佛為說修多羅名圓滿因輪偈中云彼佛知衆根將熟而來此會化群生顯現神變大莊嚴靡不親近而恭敬佛以一音方便說法燈普照修多羅無量衆生意柔軟悉蒙與授菩提記義則大同名有小異耳

別則教理等皆別圓則教理等皆圓

別則教理等者對前結成謂別圓各有教等八事別教八者一教別謂恒沙佛法別教菩薩不通二乘二理別者藏識有恒沙俗諦之理也三智別者道種智也四斷別

者塵沙無知界外見修無明斷也五行別者歷劫修諸波羅蜜自行化他之行也六位別者謂三十心伏無明是賢位十地發真斷無明是聖位是位別也七因別者無礙金剛之因別也八果別者解脫涅槃四

德異二乘也圓教八義者一教圓者正說
 中道言教不偏也二理圓者中道即一切
 佛法也三智圓者一切種智也四斷圓者
 不斷而斷無明惑斷也五行圓者一行一
 切行也六位圓者從初住一地具足諸地

功德也七因圓者雙照二諦自然流入也
 八果圓者妙覺不思議三德之果不縱不
 橫不並不別也故云圓則教等皆圓

又此四教由三觀起從假入空析體異故有
 初二教從空入假從假入中有別教起三觀

一心中得有圓教起

又此四教下第二通相料揀於中三一立
 教所因二彰其所釋三用四儀式今初然
 依中論三觀之偈而用此偈有三重不同
 一則一教之中各成三觀如前大意離合

就三

十

中辨二四句各配一教如向立教中明三
 離合用之以成四教如今文是如云從假
 入空義同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從空
 入假者義同亦為是假名以連第二空句
 故從假入中者義同亦是中道義以連上

假名句故今合初二句成初二教通用四句爲別圓兩教言從假入空析體異故者謂觀因緣假有之法皆悉空寂云何知空若云色者唯五根五境及無表此十一色合成色蘊故色蘊空又於此中一一推微

謂一眼色從八微生假合成色析至極微都無實色故曰色空此名析法成藏教也若云因緣所生即無自性舉體即空不須析破故淨名云色性自空非色滅空體達此色有來即空故云體法明空有通教起

也言從空入假等者即三觀迴遷故成別教謂先觀真諦本來空寂出觀入俗涉有化生淨佛國土等故云從空入假由入俗故又多流散次觀中道動寂無二遠離空有動寂二邊三觀不在一時故名別教言

稅三

十一

三觀一心中得有圓教起者即空即假即中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先非後非一非三亦如前大意離合中第四義說又此四教不局定一部一部之中容有多故又此四教不局下第二彰其所釋揀異餘

師餘師或云般若若是空教法華是中道教
涅槃是常住教此是圓教此是偏教局定
一經今則不爾故云一部之中容有多故
而言容有者不必具多或一或二或三或
四故彼師云二藏但謂但明小故方等對
謂呼淨名等為方等教對小說大般若帶
謂帶小說大花嚴兼謂兼別說圓法華無
復兼但對帶唯說圓教但者唯一教對則
具四如淨名云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
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等即藏教也

迦旃延章云不生不滅是無常義等即通
教也富樓那章云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無
以瑠璃同彼水精大非小分即別教也如
須菩提章云不斷姪怒癡亦不與俱不壞
於身而隨一相不滅癡愛起於明脫等皆

即圓教故具四也般若部中唯有三教無
前藏教已被訶破不為彼故花嚴兼者以
寄位修行行布羅列兼斯一分故法華唯
此一事實故更無餘教而涅槃十仙果證
羅漢者具於四教若爾寧異方等雖有四

教而皆知常住故得異前垂入涅槃意欲
普收故得具四如文思之

又更以四種化儀收之謂頓漸不定秘密頓
漸同前爰公後二謂一音異解若互相知名
為不定互不相知即名秘密

九三

十三

又更以四種化儀第三用四儀式復成八
教謂一頓教二漸教三不定教四秘密教
初即花嚴經初成頓說故二即始從廢苑
終至雙林三乘一乘並稱為漸若約化法
頓教攝二謂圓及別漸教具四謂藏通別

圓然此二教本是劉虬所立以南中諸師
加於不定三教漸中初開有三即是爰公
故云漸頓如爰公後二即於不定教中開
出而與前不定不同謂從一音異解中分
成此二寶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
各隨所解普得受行獲其利斯則神力不
共法釋曰各聞不同即說不定謂聞大者
知彼聞小聞說小者知彼聞大即名不定
故云若互相知名為不定若聞小乘不知
彼人聞大聞大乘者不知此人聞小即名

祕密故云互不相知謂聞大不知彼聞小
 小即於聞大者為祕密聞小不知彼聞大
 大即於聞小者為祕密此之二教所說化
 法俱通藏通別圓故頓中唯二化法餘三
 具四教法是故以化儀取法花嚴之圓是

觀三

十三

頓中之圓法華之圓是漸中之圓漸頓之
 儀二經則異圓教化法二經不殊大師本
 意判教如是又詔圓教亦名為頓故云圓
 頓止觀由此亦謂花嚴名為頓頓法華名
 為漸頓以是頓儀中圓頓漸儀中圓頓故

此師立義理致圓備△但三藏教名義似小
 濫以餘三教亦有三故

此師立義下第二辨順違於中復二初總
 明順違後別為會釋今初先順後但藏教
 下辨違以名濫故故靜法與作四種過一

濫涉大乘失以大乘亦有三藏應名三藏
 教故二大無三藏失以彼不名三藏故三
 特違至教失彼云不得親近小乘三藏學
 者有小乘言揀異大乘故明知三藏不唯
 屬小四有不定失以小乘諸部有不立三

故如經量部但立經律二藏故有立五藏
成實三外立於雜藏及菩薩藏故以此
四失故總許其破故云名似小濫正許初
失然下皆為通之

所以爾者良以智論之中多詔小乘為三藏

故成實論中亦自說云我今欲說三藏中實
義故

所以爾者下別為會釋於中三初別釋藏
教難次總通四教難後重通圓別定其去
取今初文有四節以通五難謂上四失之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外第五云何不立小乘難言四節者一出
三藏名之所據二立三藏所以三明後三
不名三藏所以四明不名小乘所以今初
出其所據通達至教之失及濫涉大乘失
謂大小乘論同立此名故濫涉之失不在

稅三

十四

於已若有難言智論之內小乘之名隨自
宗語三藏之稱隨他宗言非共名也者故
今釋云智論是隨他名成論小乘云何亦
名三藏豈隨他宗耶即由上義不違至教
以羅什譯經多依智論小乘三藏為欲成

文二言雙舉小乘之過不在三藏但責其
小心耳故訶小乘不責所詮三藏

初對舊醫戒定慧故立此三事迥然不同異
後三教

初對舊醫下第二明立三藏所以以四教

之初敵對舊醫之三故須特立三藏三又
迥然不同故無濫涉大乘所以偏從立號
亦猶五塵皆色而色獨得總名故三藏雖
通標總名便為小乘別教言舊醫者即涅
槃第二新醫舊醫之喻舊醫即喻外道外

道戒定慧者然各有二一邪二正舊醫邪

戒者謂狗牛等正戒者謂十善道舊定邪

者九十五種所說鬼神之法或能知世吉

凶現神變相也正者即四禪四無量四無

色發五通是也舊慧邪者因身邊見心發

從三

十五

諸邪智撥無因果食糞裸形等也正者即

是因身邊見發諸世智說有因果諸善法

也今佛說三藏教所明戒定慧即是新醫

從遠方來曉八種術如來所說一戒者即

五種得戒發一切律儀無作有作如五部

毘尼是也二定者即依八背捨入九次第定等發六神通是也三慧者即是生滅四諦破身邊二見六十二見發真無漏成一智三無漏根是也此戒定慧一切外道尚不聞名况有其分故云初對舊賢等言

三事迥然不同者上對舊賢下對通別圓教由不同故立三藏名即由此義諸部多名三藏從多立名非不定失

通教意融三故別教依一法性而顯三故圓教三一無障礙故

通教意融三故下第三明後三不名三藏所以即正通大無三藏失謂大乘雖有三藏各有融拂等義故不立名非無其體言通教意融三者融至空寂故法句經云戒相如虛空持者為迷倒若學諸三昧是

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無智無得方名真智般若無知如智雙寂等皆是意融三也言別教依一法性而顯三者以一法性統之亦不得迥然有別一一法門不離法性故論云以知法性離五欲過

故隨順修行尸波羅密以知法性無亂想
故隨順修行禪波羅密以知法性本有智
慧光明無癡暗故隨順修行般若波羅密
等言圓教三一無障礙者即三而一即一
而三非唯一體統之一學之中攝三皆盡

优三

十六

一行尚具一切何況三耶

所以不名小乘教者此教亦有大乘六度菩
薩三十四心斷結成真佛故

所以不名小乘下第四明不名小乘所以
通第五難謂有難言何以不名小乘強立

三藏而招多失故今通云以有大乘故不
得名小彼教之中立有菩薩謂是大乘大
乘之中望之皆稱三藏小教言六度菩薩
者謂三僧企耶別修六度各有滿時皆是
有漏未入見道以無常狼伏貪愛羊令煩
惱脂消功德身肥直至菩提樹下三十四
心一時斷結以見諦十六心八忍八智及
非想一地修惑分爲九品各有九無間九
解脫成其十八故有三十四耳廣如俱舍
等言成真佛者大乘說此斷惑成佛乃是

八相化身小乘謂為實成故屬小教故涅槃中詔執此實以為二乘曲見

故藏通別圓之義四教互有而覈其定實餘三不成唯成當教中義耳

故藏通別圓之義下第二總通四教難謂

校三

十七

有難言藏教亦有通別圓義乃至圓教亦有藏通別義何以不得互名而局定耶故今答云四教雖皆四義互有餘三義傍不成本義如三學大德禪師雖有戒慧但成禪義以禪長故餘但無故不盡妙故不名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律法餘二亦然言互有者三藏教中亦有無常三乘同稟亦別為菩薩說四弘六度亦為菩薩說一切種智故故藏教有三矣通教有三者亦說三藏故應名三藏亦說道種智故應名別教亦說一切種智應名為圓別教具三者亦說三藏故亦說無生空理故亦說中道一切種智故圓教亦說三藏故亦說真空之理故亦說歷劫階位修行故亦應得餘三名故總答云雖則四教各傍兼有覈定不成云何不成初藏教

通等不成者雖有同稟無常二乘一生得發真斷結菩薩三祇不證故通義不成雖為菩薩別說四弘六度不詮別理不斷別惑由約生滅四諦而起於見豈得稱別雖說一切種智菩薩因中不得即具種智又

此種智唯照二諦不照中道豈得稱圓是則覈後三義不成但成當教三藏義耳通教三不成者雖說三藏一相無相故又已得故雖說道種智只照界內俗非照如來藏恒沙功德故雖說一切種智只照二諦

非照中道不思議二諦故故覈三教之義不成但成通教義耳別教三不成者雖說三藏恒沙佛法無量戒定慧異生滅三故雖說無生空理是不可得空非是但空二乘同見故雖說中道一切種智非初住發

經三

十八

心即具一切種智故故藏通圓三義皆不成但成別義耳圓教三不成者雖說三藏皆約真如實相佛性涅槃故雖有真空之理即佛性真空二乘不知何况得入雖說歷別階位法門無不與實相應一攝一

切故是則藏通別三義皆不成但成圓教
義耳故云覈其定實餘三不成但成當教
中義耳

但判花嚴兼於圓別以就登地已上約寄位
行布為別義故名異義同亦無大過

但判花嚴下第三重通圓別二教定其去
取以彼判諸經云花嚴兼謂兼別教是則
迷其行布謂為別教但取圓融以為圓教
雖成二教各失一邊合而融通方成了義
順花嚴宗由行布圓融二互相攝故如前

行位中辨若與之者則名異義同故無大
過若奪之者則失花嚴本意故今不取是
故此段名定其去取餘義廣在四教要畧
已備

三唐初海東元曉法師亦立四教一乘三別

卷三

十九

教如四諦緣起經等二三乘通教如般若深
密經等三一乘分教如梵網經等四一乘滿
教如華嚴經等

三唐初海東下二先正立後順違前中二
先正立

然三乘共學名三乘教於中未明法空名別相教說諸法空是為通教不共二乘名一乘教於中未顯普法名隨分教具明普法名圓滿教

後然三乘共學下解釋是則未明法空成

別非四諦十二因緣等別具明二空為通不取三乘共學故前二依天台而小異以不共釋一乘非合三為一

然此師大同天台但合別圓加一乘分耳△自言且依乘門畧立四種非謂此四遍攝一

切故無有失

然此師下辨順違先出本義自言下正辨順違良以自謙非攝一切故得無先若有別理推在攝不盡中故

四賢首弟子苑公依寶性論立四種教△論

云有四種衆生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辟支佛四者初心菩薩言四教者一迷真異執教當彼凡夫二真一分半教當彼二乘三真一分滿教當彼初心菩薩四真具分滿教即當彼識如來藏者

△初教謂諸外道迷於真理廣起異計二謂小乘於真如隨緣不變二分義中唯說生空所顯之理故名爲半如涅槃半字三謂但得不變不得隨緣故名一分而雙辯二空故名爲滿四由具隨緣不變二義故名具分△廣

稅三

干

如彼說

賢首弟子下亦二先正立後順違前中五
一總以標舉二論云下引論爲據三言四
教下正明所立四初教謂下別示其相五
廣如下結廣從畧彼疏又明此所立教依

所詮法性以顯能詮初教法性全隱次一
法性分顯三即分隱四即全顯法性雖一
顯有不同故成四耳若約乘收其第二教
即是小乘三即三乘中大乘四即一乘此
亦多同光宅四乘

然今判聖教那魯邪說若對教主應如此方
先立三教或如西域分內外及六師等
然今下辨順違中先別破後結非前中又
二先破初一後破後三今初有邪正混雜
過若對教主下遮救謂恐有救言若不識

邪安能知正邪正對辨則皂白分明今故
遮云若欲爾者應總分邪正然後於邪正
中方可分其大小等耳故為立式應如此
方先分三教於儒教中方辨九流七經於
道教中方論道德之別於佛教中方說小

凡三

三一

大權實則無混濫不然即如西域先分內
外外中方分六師或十宗等等者等取內
教之中分大小等言六師者淨名有名一
富蘭那名也迦葉姓也二末伽梨名也俱
奢梨母名子三刪闍夜名也毘羅胝母名

子四阿耆多名也翅舍欵婆羅弊衣名也
五迦羅鳩馱名也迦旃延姓也六尼捷陀
名也若提母也于此六各起一見如第六
地引

又依涅槃為半滿者後二既滿不應復有一
分之言既但得不變一分豈名為滿又涅槃
半滿豈唯約二空豈彼不說妙有而訶空耶
又依涅槃為半滿下破後三教然彼師意
以真如有二分具說二分為具分唯說不
變為一分但明生空為半具顯二空為滿

今難半滿乃有二義一若約第二義已稱
為滿不合唯得一分若滿中有一分義者
涅槃滿字亦唯一分則亦未滿故云不應
復有一分之言一分之言意在第三教也
二有救言涅槃但約二空論半滿不約真

如等者則違涅槃涅槃既云空者所謂生
死不空者所謂大般涅槃何得言唯約二
空論半滿是知二空猶是涅槃半字雙照
空不空方為滿耳故彼經云聲聞之人但
見於空不見不空菩薩見空及與不空故

疏云彼豈不說妙有而訶空耶
故其所立未為允當

故其所立下結非也

第五立五教畧有二家△一波頗三藏立一
四諦教謂四阿含等二無相教謂諸般若三

說三

三二

觀行教謂花嚴經四安樂教謂涅槃經說常
樂故五守護教謂大集經說守護正法事故
一波頗三藏者案般若燈論序云中天竺
國三藏法師波頗蜜多羅唐言朋友學魚
半滿博綜群詮喪我怡神搜玄養性遊方

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杖傳身舉煙召伴
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渡沙河時積
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歲次姬
訶十一月二十日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
秦徵童壽苦用戎兵漢請摩騰遠勞蕃使
詎可方茲感應道契冥符家國休祥德人
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其年有勅安置
大興善寺仍請譯出寶星陀羅尼經般若
燈論莊嚴論等云云言阿含者具云阿笈
摩此云教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三 稅四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第二明西域者即今性相二宗元出彼方故名西域謂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一名戒賢二名智光

稅四

第二叙西域中文分為二先正叙後順違前中即賢首起信論疏初義理分齊中叙之於中二一總叙源由二雙釋所立今初然真諦笈多波頗三藏皆是西域而躬親在斯分教故屬此方所收下二大德本是

西方分教故云西域耳那爛陀者此云施無厭然案唐三藏傳似智光乃戒賢弟子而今云同時者或恐名同人異或是師資不妨立義所宗復異又准無行禪師書亦云西方有二宗並行一宗無著天親一宗

龍樹提婆龍樹之宗玄奘纔舉則無著牽羊翎羽翹騰則陳那亂轍則同時定有二宗又案西域記唐三藏初遇龍樹宗師欲從學法師令服藥求得長生方能窮究三藏自思本欲求經恐仙術不成幸我夙願

遂不學此宗乃學法相之宗若藏和尚義
 分齊云法藏於文明年中幸遇中天竺國
 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於西太原
 寺翻譯經論躬親問之故有憑矣
 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陀

戒賢遠承下第二雙釋所立即為二別二
 中文皆有五一師資相承二所憑經論三
 正顯所立四彰了不了五結成所憑今初
 戒賢中初師資中彌勒位極此為上古無
 著初地此為中古護法難陀未有得聖之

文但是當時英彥化世未久故曰近踵
 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

依深密等者二所憑經論深密等經等取
 佛地等經瑜伽等論等取對法顯揚等法
 相之論餘並可知

悅四

二

立三種教以法相大乘而為了義即唐三藏
 之所師宗

立三種教下正顯所立於中先總後別總
 中以法相大乘為了則顯法性為不了唐
 三藏師宗者具如西域記及三藏傳廣說

謂佛初於鹿野轉四諦小乘法輪說諸有為法皆從緣生以破外道自性因等又緣生無我翻外有我然猶未說法無我理即四阿含等是第二時中雖依遍計所執而說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依他圓成猶未說有即

諸部般若等經第三時中就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等方為盡理即解深密經等

謂佛初下別顯三教即為三別一一教中各有三定一時定謂初時等故二法定謂有空等故三經定謂指阿含等故三性等

義至下當辨言具說三性三無性等者此有兩重一約三性則初時約依他說有二約遍計說空三具說三性則遍計是空依圓是有以為中道二者約三性皆有約三無性皆空第一時中說三性皆有第二時

悅四

三

中總說諸法皆悉無性者約三無性密意說耳故唯識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性後有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謂若顯了說則雙明三性三無性方是中道故

為盡理

是故於彼三時初墮有邊次墮空邊俱非了義後時具說遍計性空餘二為有契會中道方為了義

是故於彼下第四明了不了然二宗義別

下說十重且就深密略有四義一約三性三無性二約心境空有三約一乘三乘四約成佛不成佛即五性一性義此中且約三性空有論了不了前第三時含約三性三無性論餘二門略不明之下別會中隱

顯而出

此依深密所判

此依深密下第五結成所憑

二智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辨

二智光下疏文亦五同前初師宗文殊對

彌勒龍樹對無著青目清辨對護法難陀

護法難陀注唯識論青目注中論清辨亦

注中論造掌珎論

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

依般若等下二所憑經論般若等經等取

涅槃法華等中觀等論等取門百智論等亦立三時教以明無相大乘為真了義

亦立三下第三正立可知

謂佛初鹿野說小明心境俱有次於中時為彼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唯識道理以

統四

四

根猶劣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後第三時為上根說無相大乘辯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為真了義

又初漸破外道自性等故說因緣生法決定是有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故說依他

似有以彼怖畏此真空故猶存假名而接引之後時方就究竟而說緣生即空平等一味

又初漸下第四明了不了上約心境空有以立三時之教今約三性空有以明了不了義蓋影略耳言以彼怖畏此真空者小

乘聞空謂無物為空如空澤之空則畢竟都無恐成斷滅若必無者何有因果生死涅槃徒事勤修復何所益故經云寧起有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如芥子許故生驚怖今存假名但除其病而不除法故存依

他之假有以接小心之劣機後時下第三時教緣生即空者緣生即依他依他即空不存依他空遍計也平等一味者空有一味非空外說有有外說空空有相即故無異味見空即是見有見有即是見空空有

稅四

五

二體既同何要偏留依他但空遍計

此三次第如智光論師般若燈論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

此三次第下結成所憑般若燈論本頌即中論五百偈題云分別明菩薩釋分別即

智明即是光人譯異耳釋論稱為般若燈者照了般若般若無此不可見故又體即般若照物如燈大乘妙智經未見經本但依賢首引耳或云即般若經般若是智摩訶是大亦可妙故

然此二三時並不能斷一代時教以各有據手相違故各別為於一類機故

然此二三時下第二辨順違然藏和尚起信疏問云此二三時可和會不自答云無會無不會言無會者各各為人悉擅並是

聖教隨緣益物和何湏會之故云無會言
無不會者即可會也今會此義有其二門
一約攝生寬狹言教具闕以明了不了二
約益物漸次顯理增微以明了不了初門
有二一約攝生寬狹者深密宗中初唯為

小次唯為大此二時中狹故非了第三時
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寬故為了二約言
教具缺者初唯說小次唯說大各有所闕
故非了義於第三時具說三乘具故為了
第二門內亦二初約益物漸次者謂妙智

經意初唯益小故非了義次雖益通大小
不能令趣寂二乘得大菩提故非了義第
三時中普得大益方為了義二顯理增微
者初說緣生實有次說假有故非了義第
三時中顯理至空會緣相盡故為了義依

稅四

六

此會釋二宗各有了不了義此賢首意謂
約初門則法相宗為了法性宗非了若約
後門則法性宗為了法相宗非了既皆二
義了二義不了於理則齊今觀賢首之意
多明法性何者有二義故一以攝生寬狹

對益物漸次則攝生寬為了不及益物唯大為了以言教具闕對顯理增微則言教具為了不及顯理盡為了思之可知二者言中雖云各有二了有二不了深密宗中二種了義亦成不了何者如攝生中以第二時唯攝大為了第三時具攝為了者則得純金何如雜鐵純菩薩衆何如凡小同居法華唯為菩薩如何昔日被三是故應云唯攝大機為了總攝三根為了又如言教具闕中以第二時不具為了第

三具說三乘為了者言皆關典應為不了雜以無稽應當是了純賣真金應為貧士瓦木雜貨應為富商法華唯說一乘何如昔開三異是故應云唯說一極方為了義雜說三乘即為不了上二本是法相為了稅四今皆成不了後二又成法性是了則四不了皆屬前宗四種了義皆在法性恐法相者是非心生故疏不引之乃別為和會耳疏文分二先總明順違後各別會釋今初分三初總非前立謂既俱聖教不可受一

非餘二乎相違不可二文雙取故云並不
能斷

深密經意為於一類論般若者聞平等空撥
無因果不了空有無二故第三時為其分析
不一法上空有之義其妙智經則以一類聞

說三性迷唯識者未能忘心觀緣起者定謂
似有故令總忘心境即事而真

二深密經意下會釋二經恐有問云若並
不許其如二經有文何故今為顯二經之
意各有所為不可偏執偏執則互相違

得斯意者則不相違

三得斯意下結成和會若得經意二家俱
得受一非餘則二家俱非故離之則兩傷
合之則雙美

然欲會二宗須知二宗立義有多差別略叙

數條一者一乘三乘別二一性五性別三唯
心真妄別四真如隨緣凝然別五三性空有
即離別六生佛不增不減別七二諦空有即
離別八四相一時前後別九能所斷證即離
別十佛身無為有為別

然欲會二宗下第二各別會釋於中三初標列章門次廣會初二後通略會釋今初十對句各一對皆先明法性後辦法相如云一乘三乘別則一乘是法性三乘是法相餘九例知初二次下廣明後八義分齊

批

中具顯

且初二義者由性有五二不同故令乘有三一權實

且初二義下第二廣會初二也於中二初雙標二義後別顯二相所以雙明者以初

二義乎相成故謂若立五性為了則三乘為了之義自彰以有聲聞緣覺二定性故則成二乘有菩薩性成菩薩乘不定性人通成三乘無種性人三所不攝則人天乘收則五乘亦具若以一性為了則一乘義

成等有佛性故名一乘無不成佛故故涅槃云佛性者名為一乘

如法相宗意以一乘為權三乘為實

如法相下第二別顯二相者先法相宗中二先標所宗

故深密三時教中初皆不成次一向成是為
若過若不及皆非了義第三時中有性者成
無性不成方為了義故云普為發趣一切乘
者又初二卷中皆云一乘是密意說故知是
權

後四

九

後故深密三時教下引文成立總為二段
一明三乘為了一乘不了後明五性為了
成前三乘前中引其二經初引深密雖明
有性無性意成三乘言初皆不成者小乘
中說獨佛一人有大覺性餘不說有故皆

不成佛次一向乘者是第二時中唯說一
乘一切衆生皆得成佛為一向成盡成則
太過盡不成則不及故皆方便並為不了
以初未堪聞大一向抑故第二時中勸令
欣佛一向揚故第三時中依理正說有性
皆成佛非不及也無性不成佛非太過也
故稱實為了上明三乘是了之證又初二
卷下證一乘是權
又勝鬘經以一乘為方便故
後引勝鬘亦但證一乘是權耳

大般若五百九十三中善勇猛菩薩言唯願
世尊哀愍我等為具宣說如來境界智若有情
類於聲聞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能證得
自無漏地於獨覺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
依自乘而得出離於無上乘性決定者聞此

法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情類雖未已
入正性離生而於三乘性不定者聞此法已
皆發無上正等覺心

大般若下第二明五性為了成前三乘則
顯一性一乘皆非了也於中總有五段引

經而三論附出即分為五一引般若說有
五性雖無第五前四既有無性必然前三
可知第四云雖未已入正性離生者謂不
定性人未入見道則容不定若入見道則
名正定聚不容不定如入聲聞見道終無

稅四

十

迴心作菩薩人言離生者見惑過患如生
食在腹若入見道能離彼生故云離生至
下更釋

深密第二大意同此

深密第二下引深密經於中二初指同前

文

又云一切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蒙諸
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終不能令
當坐道場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後又云一切趣寂下證有趣寂若有趣寂

則五性義成

又十輪第九亦說三乘各定差別皆以性定
五故

又十輪下第三引十輪明定有三乘以成
五性若無五性無三乘故

故楞伽中佛告大慧有五種種性一聲聞乘
性二辟支佛乘性三如來乘性四不定乘性
五者無性大莊嚴論及瑜伽論皆同此說

故楞伽下第四正明五性莊嚴瑜伽二論
例同

我四

十一

善戒地持雖但說二種性一有種性二無種
性亦云無種性人無種性故雖復勤行精進
終不能得無上菩提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
之無性瑜伽亦同此說

善戒下第五引善戒地持立有二性以成

前無性故彼論云種性有二一有種性二無種性彼論釋云種性者無始法爾六處殊勝展轉相續等而言亦云者全同楞伽以前不引彼經所釋故今例釋不欲繁文耳

右法性宗意則以三乘是權一乘為實

若法性宗下疏文亦二先標所宗

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又云初以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

後法華下引證成立長分十段一引法華雙立一乘一性二引涅槃明乘性相成三重引法華明無趣寂四引涅槃第九明無無性五釋引經論結成正義六廣引諸經遮救定性七引涅槃遮救無性八引法華

遮救趣寂九釋勝鬘會一乘方便十以法華結成破立今初分二先正立一乘後立一性釋成一乘今初十方佛土中等者即第一方便品偈上三句正立第四句釋疑言無二亦無三者古有多說大乘師云二

即第二三即第三以菩薩乘勝故為第一
此即生公意而未盡其旨生公云二者第
二乘三者第三乘亦應無第一第一不乖
所以大故不無之既無二三一亦去矣意
云今日一乘深有玄致稱所以大所以大

稅四

十二

者義理深也昔三乘中大乘據未融餘二
則立為權若約悲智萬行不乖今日之一故
云不乖所以大故不無之言既無二三一
亦去者昔說有三二既不立大豈獨存以
不收二乘又權指故亦同羊鹿俱不得故

如光宅四乘中說若天台等意無二者無
有聲聞緣覺之二乘無三者總無昔日三
乘以皆非實故宗說不同任情去取若望
經意但立一實為真趣舉二三皆悉不許
不論大小如說世中此人獨立更無與比

非要別指張王二人下句釋疑云若唯
有一昔何說三又華嚴經云或有國土說
一乘或二或三或四五如是乃至無有量
故今釋云若如來方便則多少皆得十方
國土及昔說有三方便耳非真實也又

次下經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又云
初以三乘等者此引第二經重成三皆是
權若具引者經云如彼長者初以三車誘
引諸子然後但以大車寶物莊嚴安隱第
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復如是

批

十三

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
大乘而度脫之釋曰此文皆明先三是權
後一為實縱饒會二歸一亦是三為方便
唯一為實耳
以性唯一故故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

又第三云一相一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
以性唯一下引其二文明唯一性證成一
乘此句總以一性成一乘若有多性容有
多乘既唯一性並同作佛故唯一乘耳故
云諸佛兩足尊下引證初引第一未來佛
章故彼偈云未來世諸佛雖說百千億無
數諸法門其實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
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是法住
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便說
今但引兩句顯諸法無性成一性義耳然

上三偈諸釋不同今直解經文初一偈明當佛開權終歸一實故云其實為一乘次偈釋說一乘所以唯性故謂若有二性容有兩乘既唯性故說一乘耳知法常無性者知即證知法謂所證知法即色

心等一切法也常無性者所證之理也即真如無性之理云何常無性謂色心等從本已來性相空寂非自非他非共非離湛然常寂故曰無性而言常者謂有來即無非推之使無故曰常無性耳佛種從緣起

者然有二義一約因種因種即正因佛性故涅槃云佛性者即是無上菩提中道種子此種即前常無性理故涅槃云佛性者即是第一義空無性即空義也緣即六度萬行是緣因佛性起彼正因令得成佛是

說四

十四

故說一乘者唯以佛性起於佛性更無餘性故說一乘稱理說也體同曰性相似名種故關中云如稻自生稻不生餘穀此屬性也萌幹花粒其類無差此屬種也二果種性關中云佛報唯佛其理不差即性義

也說法度人類皆相似此種義也果之種性緣真理生故云從緣起故釋此偈云佛緣理生理既無二是故說一乘耳意云證理成佛稱理說一此中知法常無性偈全同出現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

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云知一切法皆無性故得一切智大悲相續救度衆生謂知無性佛性同故准於下經以知無性尚得一成一切皆成况不說一乘

而度脫之後偈云是法住法位等者重釋前偈言是法者即前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正位故由緣無性緣起即真由即真故上云無性言法位者即真如正位故智論說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

稅曰

十五

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謂因垂常理成三界無常若解無常之實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與無常二理不偏故涅槃經況之二鳥今於道場證知一切世間無常即真常理猶懸鏡高堂萬像斯鑒二而不二

不可言宣以方便力假以言說一尚假說
況有二三故知前偈即一性之文疏中畧
要但引一句耳又第三下此引藥草喻品
證一性義彼經云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
有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碍如彼卉木藜

林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
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
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今但畧引
二句以此證知則明三乘之人不知差別
即一唯佛究之三即無二言一解脫者真

解脫也故第二經偈云為滅諦故脩行於
道離諸苦縛名得解脫是人於何而得解
脫但離虛妄名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
脫釋曰一切解脫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
是一解脫味故無二味安有三乘又云常

寂滅相即性淨涅槃是上世間相常住也
故皆一性

涅槃亦云佛性者名為一乘師子吼者名決
定說決定宣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是有
心定當作佛三十三又云一切衆生同有佛

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露
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

涅槃亦云下第二引涅槃明乘性相成非
但由唯一性故說一乘經明一性即一乘
也即第二十七經云善男子畢竟有二種

私

十六

一者莊嚴畢竟二者究竟畢竟一者世間
畢竟二者出世間畢竟莊嚴畢竟者六波
羅蜜究竟畢竟者一切衆生所得一乘一
乘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我說一切衆生
悉有佛性一切衆生悉有一乘以無明覆

故不能得見釋曰以皆有佛性故唯一乘
又佛性者即是第一義空之理運運亦載
即是乘義耳言師子吼者名決定說者亦
即第二十七經師子吼品釋曰若不宣說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則是野干鳴設千萬
年在於佛法終不能作師子吼也三十三
又云下引證佛性即是一乘非但因同果
亦同也亦師子吼品波明海有八德下具
合之此合第三一味義經中但加標云三
者一味餘如疏文一甘露者正顯一味甘

露以喻涅槃

又法華第三云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菩薩所行趣寂義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

稅四

十七

土求佛智慧得聞是經唯則無趣寂以佛乘而得滅度等

又法華第三云下第三明無趣寂既無趣寂則無定性二乘一乘之義亦已顯矣疏引三文謂法華智論及法華論今初即化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城喻品結會世尊所化弟子經云爾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衆生者汝等諸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聲聞弟子是也我滅度後下疏全同言餘國者有云隨舉娑婆之外一國即是若天台云餘國者方便有餘土也彼立四土一凡聖同居土即法相中變化土也二方便有餘土三實報無障礙土即是法相中報土通自他受用四常寂光土即法性土方便一土法相所無天台依憑智論而立即下所引九十五文論云

阿羅漢先世因緣所受身必應當滅住在何處而具足佛道答得阿羅漢更不復生三界有淨佛土出於三界乃至無煩惱之名於是國土佛所聞法華經具足佛道如法華經說有阿羅漢我於餘國等引文全

同前疏又云若爾羅漢受法性身應疾得菩提何以稽留答云以捨衆生捨佛道故又復虛言得道雖不受生死於菩提根鈍不能疾得不如直往菩薩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三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四 稅五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智論九十五亦同此說明知趣寂決定迴心

釋曰智論之文昭然與法華符會定知雖

出三界不趣寂也故疏結云決定迴心

稅五

法華論中四聲聞內決定及增上慢此二根未熟故菩薩與記方便令發心

法華論中下引論成上無趣寂義先引後

釋今初然論云言聲聞授記者聲聞有四

種一者決定聲聞二者增上慢聲聞三者

退菩提心聲聞四者應化聲聞二種聲聞

如來與授記謂應化聲聞退已還發菩提

心者若決定者增上慢者二種聲聞根未

熟故如來不與授記菩薩與授記菩薩授

記者方便令發心故疏文畧引耳言退菩

提心得記者即如身子二萬佛所已曾教

化又次下云我今還欲令汝等憶念本願

所行道故則非獨身子又四大聲聞自陳

捨父逃逝明已先化第三周中引大通智

勝佛所曾已廣化皆是退菩提心言應化

者如富樓那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又言是故諸菩薩作聲聞緣覺又阿難自憶本願偈云方便為侍者羅睺羅偈云羅睺羅密行唯我能知之現為我長子皆是應化聲聞也故知夫能對揚聖教影響其迹

靡不是權而獨言富樓那是應化者亦抑法華諸羅漢耳言菩薩與記者論主次前自云如不輕品中示現禮拜讚歎作如是言我不輕於汝汝等皆當作佛者云諸眾生皆有佛性故此上皆論而安國法師不

許此義云何有昔時菩薩預記今日會上聲聞即諸弘法菩薩謂藥王等當與記也釋曰既是論主自言菩薩與記亦論自釋何得不依

既云未熟明必當熟方便令發即菩提心不

稅五

二

可不順已宗判為論錯

既云未熟下釋上所引論文若決定聲聞定不成佛則應言餘二聲聞根不熟故佛不與記既言未熟非永不熟也若大乘云合言不熟譯者之誤言未熟耳故疏結彈

云未可才字不順已宗定有趣寂便判論
文錯耶又上言方便令發心者彼論次前
有問曰彼聲聞等為實成佛故與授記為
不成佛與授記耶若實成佛者菩薩何故
於無量劫修集無量種種功德若不成佛

者云何與之虛妄授記答曰彼聲聞授記
者得決定心非諸聲聞成就法性故如來
依三平等說一乘法故以如來法身與彼
聲聞法身平等無異故與授記非即具修
功德行故是故菩薩功德具足諸聲聞人

功德未具足釋曰由此論文故上云方便
令發心耳言三平等者一乘平等無二乘
故二生死涅槃平等三身平等今即第三
平等

入楞伽第二第四第七皆同說二乘無實涅

稅五

三

槃但是三昧力故後必當得無上菩提法華
論中意亦同此皆是假說涅槃故云三昧勝
鬘亦云言諸二乘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又無
上依經實性佛性二論皆說入寂二乘於三
界外更受變易密嚴經中二乘必無灰斷永

滅

入楞伽下亦成無趣寂義言入楞伽者即後魏菩提留支所譯十卷世尊入楞伽王城故云入也同引三卷經文皆說無實涅槃明知定無趣寂若爾何以言得涅槃望

其當分謂是無餘涅槃以大乘望之但是三昧深入三昧沉空多時假云涅槃以引劣器耳法花論中意亦同此者同無實涅槃也論釋七譬喻中第四為有定人說化城喻論云四者實無而有增上慢人以有

世間有漏三昧三摩跋提實無涅槃而生涅槃相如是顛倒取對治此故為說化城譬喻應知釋曰既言無實涅槃明知是假說耳故與前同次引勝鬘亦成上來涅槃不實耳又無上依經等者無上依經第一

說云阿難一切阿羅漢辟支佛大地菩薩為四種障不得如來法身四德一者生緣惑二者生因惑三者有有四者無有何者是生緣惑即是無明住地生一切行如無明生業何者是生因惑是無明住地所生

諸行譬如無明所生諸業何者有有緣無明住地因無明住地所起無漏行起三種意生身譬如四取為緣三有漏業為因起三種有何者無有緣三種意生身不可覺知微細墮滅譬如緣三有中念念念老死

枕五

四

無明住地一切煩惱是其依處未斷除故訶羅阿漢及辟支佛自在菩薩不得至見煩惱垢濁習氣是穢究竟滅盡大淨波羅密因無明住地起輕相惑有虛妄行未滅除故不得至見無作無行極寂大我波羅

密緣無明住地因微細虛妄起無漏業意生諸陰未除盡故不得至見極滅遠離大樂波羅密若未能得一切煩惱諸業生難水盡無餘是諸如來為甘露界則變易生死斷續流滅無量不得至見極無變異大

常波羅密阿難於三界中有四種難一者煩惱難二者業難三者生報難四者過失難無明住地所起方便生死如三界內煩惱難無明住地所起因緣生死如三界內業難無明住地所起有有生死如三界內

生報難無明住地所起無有生死如三界
內過失難應如是知阿難四種生死未除
滅故三種意生身無有常樂我淨波羅密
果唯佛法身是常是樂是我是淨波羅密
汝應知釋曰據上經文明於二乘及自在

稅五

五

菩薩皆受變易三界之外有業惑苦甚焉
昭著如何斷言永滅無餘下疏明四種生
死可檢於此論下文又廣說常樂我淨之
相亦可知所歸下言實性佛性二論者大
意同無上依經實性論當第二佛性論當

第二此卷亦廣說四種生死

如是經論其文非一永寂聲聞必無明矣

如是經論下結成無定性聲聞也

涅槃第九菩薩品中廣明闡提斷善不能發
心當文即云彼一闡提雖有佛性而為無量

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蚕處繭此則有而非
無又云或有佛性闡提人有善根人無等即
知無有無種性人

涅槃第九下第四明無無性彼經廣說闡
提無善根竟即云復次善男子譬如蓮花

爲日所照無不開敷一切衆生亦復如是
若得見聞大涅槃日未發心者皆悉發心
爲菩提因是故我說大涅槃光所入毛孔
必爲妙因彼一闍提雖有佛性而爲無量
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蚕處蠶以是業緣

不能生於菩提妙因流轉生死無有窮已
上皆經文今疏但取中間意在雖有佛性
之言既言雖有則非無也但未得其用耳
故疏結云此則有而非無言又云或有佛
性闍提人有等者即涅槃第三十六南經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三十二皆迦葉菩薩品具有四句今但引
第一句者是證闍提有佛性經云善男子
或有佛性一闍提有善根人無或有佛性
善根人有一闍提無或有佛性二人俱有
或有佛性二人俱無善男子我諸弟子若

我五

六

解如是四句義者不應難言一闍提人定
有佛性定無佛性若言衆生悉有佛性是
名如來隨自意語如來如是隨自意語衆
生云何一向作解此一設經迺遠皆釋大
同小異今依薦福彼疏云今准經明佛性

畧有五種謂善不善無及理果等今言一
 闡提有善根人無者此是不善佛性也然
 善根人有其二種一是離欲善根人離欲
 斷一切不善故二是五住已上五住已上
 無不善性故此之二人俱無不善性也善
 根人有闡提人無者此是善佛性也闡提
 斷一切善故云無也二人俱有者理及無
 記性也二人俱無者俱無果性也此中有
 若是現有非曾當也然有人執此經文謂
 一分善根人及一分闡提無有佛性以經

說有善根人及一闡提無故善根人無者
 是無性不斷善人闡提人無者是斷善無
 性二人俱有者俱是有性二人俱無者俱
 是無性此釋違經故涅槃上文云如來佛
 性則有二種一有二無有者所謂三十二
 相乃至無量三昧是名為有無者所謂如
 來過去諸善不善無記業因果報煩惱五
 陰十二因緣是名為無乃至一闡提佛性
 亦爾是則上從乎佛下至闡提皆有有無
 二性無全無性由善根人與一闡提有無

稅五

七

二性異故得有四句此中明佛性多種有無不同不明衆生多種有性無性所以得知經云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闡提人無等故不言或有善根人有佛性闡提性所無佛性故談文尚不識顛倒何能解義今此善

不善因果理性無一衆生悉俱一切無一衆生悉無一切始末以明一切衆生具一切也佛與闡提亦有四句佛有非闡提者謂果性闡提有非佛者謂無明諸結性二人俱有者是理性二人俱無者善因性故

闡提決有佛性又上經云若言衆生中別有佛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衆生即佛性佛性即衆生直以時異有淨不淨解曰生之與性既二互相即明有衆生即有佛性矣

況前引楞伽五性自迷其文彼經第五性云五者無性謂一闡提此有二種一者梵燒一切善根即謗菩薩藏二者憐愍一切衆生界即是菩薩若有衆生不入涅槃我亦不入大慧白言此二何者常不入涅槃佛言菩薩常

不入涅槃非焚燒一切善根者以知諸法本
來涅槃不捨一切諸衆生故

况前引楞伽五性自迷其文等者破其所
引不曉經意彼之所引證無性義今釋其
所引還成有性非無性也何者以彼經言

我五

八

非焚燒一切善根者常不入涅槃則有入
義也

此意則明菩薩入而不入既云菩薩常不入
非闡提者則明闡提後必入矣

此意則明下疏釋經意

况經自云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耶
况經自下引經結成

莊嚴第五無性亦有二種一是時邊二者畢
竟時邊謂暫時之無即前闡提畢竟謂永無
即大悲菩薩

莊嚴下引論重成同前楞伽非畢竟無性
是知前來所引大般若深密等經皆是未說
法華之前就其長時云定性無性非永定永
無

是知前來下第五釋引經論結成正義於

中有二初釋般若深密經意明長時定性長時無性多劫之外定性迴心多劫之外無性說有故云非永定永無非永定者結上聲聞非永無者結闡提也

諸論隨佛方便成立故云定無耳故寶性佛

稅五

九

性等論皆說以一闡提謗大乘因依無量時說無佛性非謂究竟無清淨性

諸論隨佛下二通妨難謂有難言諸大菩薩造論釋義言永定永無豈是菩薩不了佛意故今釋云菩薩能知隨教弘闡耳故

世親造於小論則無預大乘說般若宗則性空寂滅建立唯識則性相歷然及釋法花一乘昭著解十地論則六相圓融餘諸菩薩例此可知佛隨衆生機緣立教菩薩隨佛亦顯淺深故次下引寶性佛性則符

一性

若謂法華是第二時教為引不定二乘故說一切悉皆成佛而猶未說定性不成故名究竟非了義者

若謂法華是第二時下第六引諸經謂遮

救定性於中二先正牒破後結成前非今
 初又二先牒救詞後何以下正難今初言
 是第二時者彼不立為第二時教由謂一
 乘是密意說義當深密第二時故又以法
 花盛破三乘說於一乘故當第二時耳言

為引不定者彼引攝論第十偈云為引攝
 一類及任持所餘由不定種性諸佛說一
 乘等者彼有十意此偈有二一為引攝一
 類不定性聲聞故二為任持不定性菩薩
 恐退精進故今但取初意故云為引不定

性故一切悉成即一乘義既未說定性不
 成故是密意若作此說者
 何以自判法華為第三時教

何以自判法花為第三時教者彼法花疏
 引經云我等今日得未曾有非先所望而

教五

十

今自得即第三時教也又下結云為顯第
 三時真實之教故說此經據上文則判
 法花為第三時約明一乘是密意說則成
 法花復屬第二一宗自立義語相違
 誰敢判於法華為不了耶

言誰敢下即遮救也恐彼救言設依密意
為不了者復有何過故便難云誰敢判為
不了以判不了即是謗經謗經即恐招極
苦報但由不信皆當作佛即是謗經豈要
不信文字經卷故謗不輕但由不信汝等

皆當作佛言耳

妙智經中及梁攝論成立正法中皆以一乘
居三乘後故真諦三藏部異執記云三十八
年後說解節經等無量義云四十年後說法
華經明知法華居後故經云臨欲終時

妙智經等者此雙引經論妙智經者即上
西域三時教中第二時中明於三乘第三
時中即明一乘故言一乘居三乘後次引
梁論成立正法中者即第八卷末論曰佛
說正法善成立釋論釋曰一切三世諸佛

稅五

十一

共說此法所說理同不相違背故名正法
又欲顯說者勝故言佛說由所說道理勝
及所得果勝故名正法如來成立正法有
三種一立小乘二立大乘三立一乘於此
三中第三最勝故名善成立解曰既彼論

亦云第三最勝居士乘後則三非了矣言
 真諦三藏部異執記者即宗輪之異名耳
 言故經云臨欲終時者即引法華第二信
 解品文經云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以通
 泰成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

子并會親族國王大臣剎利居士皆悉已
 集即自宣言諸君當知此實我子我
 之所生乃至吾今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
 有先所出內是子所知斯即會無性定性
 父知子意明法華會中一切聲聞皆佛真

子臨欲終時者喻臨涅槃時也第三經末
 亦云若如來自知涅槃時到等明皆臨涅
 槃時也

若不信法華居後涅槃臨終居然可信豈不
 亦以一乘一性破三五耶

若不信下又遮其救恐彼救言雖言臨終
 說於法華臨終言實容後更說其餘經故
 若作此救且置法華涅槃既云二月十五
 日臨涅槃時晨朝唱滅中夜涅槃斯為最
 後居然可信此後必定不說別經而涅槃

亦說一乘以破三乘一性破五則一乘一性亦居最後矣那言居第二時為不了耶若以般若為第二時法華為第三時於理即適復自為深密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以法華破三故

稅五

十一

若以般若為第二時下復重遮救恐其救云我對般若為第二時故立法華為第三時以般若但明於空法華顯中道故若作此救且縱可尔以從多分一義說故即自違於深密三時深密三時三乘為了破第

二時說皆成不了故今說法華以一破三豈得同於第三時教

明知深密三時不能定斷一切聖教以未居最後故且約顯一類義故分三耳義如前說若將法華望之應有四時以一乘教破前三

乘故

明知深密下第二結成前非欲將深密三時定斷一切佛法理不盡故言以未居最後故者以約時判不是窮終之極唱故如世後勅破於前勅涅槃法華居於最後故

能決了有餘義耳若爾不言深密豈不謗於深密經耶故下釋云深密別為一類之機故非無理以諸餘經雖未終極各隨一類皆不相違義如前說者如前敘西域中最後會通也

後五

十三

若謂佛性有二一者理性二者行性理性定有行性或無斯言可爾故涅槃云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闍提人無即是行性或有佛性二人俱有即是理性

若謂佛性有二下第七遮救無性於中二

先牒救詞後辨差當今初彼法華疏云然性有二種一者理性勝鬘所說如來藏是二者行性楞伽所說如來藏是前皆有之後性或無故今許云斯言可爾故涅槃云下引經為證

然涅槃依於理性明其等有故云凡是有心定當作佛不言凡是有行定當作佛若謂理性定有容趣寂不成則違教理

然涅槃依於理性下第二辨其差當涅槃明有心作佛有心未必有行既皆作佛明

約理性若有理性何以趣寂定不成佛有
心定當作佛豈得相成

走知闡提不作佛者以作佛非闡提故乃抑
揚當時耳

是知下結示正義謂闡提實不作佛今言

闡提作佛者以發心之後方能作佛從其
未發心前名闡提耳故云以作佛非闡提
故亦如女身不得成佛今言龍女作佛者
龍女能作當佛正作佛時忽然之間變成
男子豈是女身作耶闡提成佛亦復如是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此約成佛若約佛性理本有之抑揚當時
者言闡提無者抑挫令其發心未作闡提
令其莫作若言闡提有者顯揚理性令不
自欺若已作闡提令速迴心若速發心得
佛無異是故言有未必總有果行言無未

九五

十四

必總無理等故生公云抑揚當時誘物之
妙豈可守文哉以釋法顯翻六卷泥洹經
云除一闡提皆有佛性生公云夫稟質二
儀皆是涅槃正因闡提含生之類何得獨
無佛性蓋是此經度未盡耳由唱此言被

擯武丘後大經既至聖行已下果云一闡
提人雖彼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公輕舟
迎接請唱斯經每至闡提有佛性之文諸
德莫不扼腕何以至今猶存無義

若謂法華入滅後信一乘即是變化權聲聞

者

若謂法華入滅下第八遮救趣寂於中先
牒救詞謂彼救云上法華第三云我於餘
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
於涅槃而於彼土得聞是經入於佛慧者

是應化聲聞非定性入滅聲聞者
權必化實無實化誰

權必化實下後正破也於中二先總奪化
有無用之失如有不定性聲聞故菩薩化
為聲聞誘令回心此則化而有益今汝宗

釋五

十五

中定性決不迴心何用化為定性受一乘
耶故無所化之機能化便成無用

又豈不悞於一類怯弱好滅眾生

又豈不悞下縱有其化化翻成損言悞於
一類怯弱等者謂一類人厭生死苦又聞

佛道長遠心生怯弱常欲且趣寂滅若知一滅永沉彼則不敢趣滅今見變化之者從滅得起此怯弱人便謂有真趣滅得起便即趣滅希後得起汝宗一滅決定不起便成悞彼令其永沉故云爾耳

是知趣寂皆是法華前意耳

是知趣寂下結成正義法花已前有二意故說有趣寂一為好滅之者且順其心謂彼念言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動莫先於有智故絕智以淪虛智以形

患形以智勞輪轉修途疲而弗已不知寂滅諸患永亡故順彼機言有永寂二者為欲恐怖不定怯弱菩薩謂有菩薩倦於廣利且欲息心既聞永寂聲聞一沉涅槃永不復起便生怖畏懼見小乘由此策心

還行大道有斯二益權說有之不曉隨宜執為究竟故法花之會廣破昔非三根聲聞皆與記別不在此會亦為宣陳若實是聲聞必信一乘之說若不信者增上慢人第一周中猶云除佛滅後現前無佛以佛

滅後解一乘義者難得其人故許不信及
第三周即言餘國決定受化明文若此何
用偏執故言皆是法花前意耳

又勝鬘經云若如來隨彼所欲而方便說即
是一乘無有二乘二乘入於一乘一乘者即

卷五

十六

第一義乘△此意明隨欲方便而說二乘明
知即是一乘無有二矣△不曉此意將上方
便連下一乘而讀之輒斷一乘以為方便惑
之甚矣

又勝鬘經云下第九會一乘方便之言意

云若隨欲說不是方便是真實者即定有
三乘既隨欲說是方便說非真實者則明
唯有一乘故云即是一乘即是隨彼所欲
而方便說便為一句此是一乘所以云
即是一乘無有二乘正顯一乘之義諸公

錯讀乃云而方便說即是一乘故謂一乘
而為方便斯定誤矣若以名中一乘大方
便者此是巧化攝物運濟方便非是無實
假設方便故生公云理本無言假言而言
即是方便

又彼經中廣破二乘云無涅槃又云此經斷一切疑決定了義入一乘道△豈說一乘以為方便

又彼經中下更引勝鬘餘文證成一乘真實可知

稅五

七

設有方便之言尚在法華之前況復無耶

設有方便之言者復縱破之莫論勝鬘無一乘方便之言設縱有一乘是方便之言者亦是法花之前方便說耳及至法花亦須破三歸一也况復經無此言何須強執

法華云此經難信難解佛現在世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誠哉斯言若保執三乘五性不信一乘一性者深為可愍

法花云此經難信難解下第十結成破立意云以四十餘年皆說三乘唯至法花獨說一乘故難信解此即法師品文云佛告樂王我所說經與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此法花經最為難信難解藥王此經是諸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諸佛世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

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
 況滅度後今疏畧引言已說者法花之前
 謂般若等言今說者即無量義經言當說
 者即涅槃等所以方諸不及法花難信解
 者以法花是會三之始歸一之初信解者

難耳昔經雖妙猶帶三乘曾未明言說唯
 一實涅槃之中雖明一極法花在前已破
 三故彼說一極便易信受法花猶如先鋒
 涅槃同於大軍先鋒已破於賊後軍用力
 不多耳又破三顯一法花如收穫涅槃如

拾穗故涅槃三十六云昔於靈山說法華
 經八千聲聞得受記別如秋收冬藏更無
 所為即其義耳若依難信之義設將已說
 該著華嚴若比法華亦為易信始成正覺
 便說一極上根所受不對昔權故此法華

稅五

十六

誠易信耳誠哉斯言者結定前經若保執
 下結成破立三乘五性即是所破一乘一
 性以為所立

故百喻經第二中王改聚落五由旬為三由
 旬喻以喻方便於一說三後人但信於三不

信於一即其事也

故百喻經下更引他經證成一義彼經第一云昔有一聚落去王城五由旬村中有好羨水王勅村人常使日日送其羨水村人疲苦悉欲移避遠此村去時彼村主語諸人言汝等莫去我當為汝白王改五由旬作三由旬使汝得近往來不疲即往白王王為改之作三由旬衆人聞已便大歡喜有人語言此故是本五由旬更無有異雖聞此言信王語故終不肯捨世間之人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亦復如是修行正法度於五道向涅槃城心生厭倦便欲捨離頓駕生死不能復進如來法王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為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法十九故是一十九道以信佛語終不肯捨如彼村人亦復如是此經即是金口良斷權實顯然可息諸說耳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卷第十四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五 稅六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上約二宗各別所據則互相違反若會釋者亦不相違

上約二宗下第三通會二宗令不相違然

稅六

此會者恐於後學宗計是非以生過患故復會通雖復會通權實不失於中先總標謂就機則三約法則一新熏則五本有無二若入理雙拂則三一兩止若約佛化儀則能三能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後謂就機下正會言約法則一者非佛化
法化法亦有權說三乘故今言法者佛之
知見一乘可軌之法耳言新熏則五本有
無二者然准法相立新熏者亦說有五立
本有者亦說有五今借其言不依其義謂
衆生遇緣熏習三乘種性及不定無性故
有五耳何者唯習近聲聞成聲聞定性習
近緣覺成緣覺定性故法華安樂行中不
許親近聲聞者恐被熏習成其性故若唯
近菩薩則成菩薩性若俱習近三乘則成

不定性人亦如今人偏習禪戒等即成定
性三學俱習成不定性不定偏執故若都
不習近三乘則成無性卒難教化故知熏
習成五種性依其長時故說各別言本有
無二者本有佛性理不容差故說有心定

當作佛非是本有五種性也言若入理等
者真理寂寥不屬諸數借一以遣三三止
而一遣言窮慮絕何實何權體本寂寥孰
三孰一故法句經云森羅及萬像一法之
所印此以一遣多也又云一亦不為一為

欲破諸數淺智著諸法計一以為一此以
非一遣一也故須三一兩止若約佛化儀
則能三能一者隨物機宜則說三乘陶練
已久則便說一故下經云或有國土說一
乘或二或三或四五如是乃至無有量釋

稅六

二

曰尚有無量況三一耶

是故競執是非遠無違諍大集五部雖異不
離法界涅槃各說身因佛許無非正說餘義
次下當會古今違順竟

是故下令摠除執常說權實亦莫執之此

即求那跋摩遺文偈也謂有偈云諸論各異宗修行理無二競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亦如脇尊者對迦膩色迦王云如折金杖況以爭衣爭衣則衣終不破折杖則金體無殊是故依之修行無不獲益耳言大

集五部雖異者謂五部僧故涅槃三十二亦云五部僧互生是非沒三惡道涅槃各說身因者即第三十五經云善男子如我所說十二部經或隨自意說或隨他意說或隨自他意說云何名為隨自意說如五

有比丘問舍利弗大德佛說身因何者耶舍利弗言諸大德汝等亦各得正解脫自應識之何緣方作如是問耶有比丘言大德我未獲得正解脫時意謂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復有說言大德

我六

三

我未獲得正解脫時謂愛無明即是身因作是觀時得阿羅漢果或有說言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飲食五欲即是身因爾時五百比丘各自說已所解已共往佛所稽首佛足右遶三匝禮拜畢已却

坐一面各以如上已所解義向佛說之舍
 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是諸人誰是正說誰
 不正說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
 無非正說舍利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言
 舍利弗我為欲界衆生說言父母即是身

因如是等經名隨自意說言釋曰意取各
 隨自說者為隨自意今疏所引不取隨自
 意義但取皆正說言五百雖異皆為正說
 二宗小別並合佛教故不應是非故海東
 曉公云如言而取所說皆非得意而談所

說皆是則貴在得意亡言耳餘可知矣
 第三立教開宗分二一以義分教二依教分
 宗

第三立教開宗中疏文分二先標章

今初以義分教教類有五即賢首所立廣有

別章大同天台但加頓教今先用之後總會
 通有不安者頗為改易

後今初下別釋分教於中三初總辨源由
 次言五教下正立五教後着約所說下約
 詮辨異

言五教者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

二中二先列名

初即天台歲教

後初即天台台下解釋初小乘教易故不釋

釋

四

以見天台立名招難故改名小乘所攝法

門不異於彼故指同也

二始教者亦名分教以深密第二第三時教

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故今合之總為一

教

二始教等者文二先正立後釋名今初言

二乘俱不成佛者其言猶略應云闡提二

乘皆不成佛故下終教有二乘闡提皆成

佛言以趣寂難成故偏舉耳

此既未盡大乘法理故立為初有不成佛故

名為分

此既未盡下二釋名也謂何名初教復稱

分即由合二三兩時皆未盡理故言未盡

者第二時中但明於空空是初門第三時

中定有三乘隱於一極故初教名並從深

密二時以得云何空為初門法鼓經中以空門為始以不空門為終故彼經云迦葉白佛言諸摩訶衍經多說空義佛告迦葉一切空經是有餘說唯有此經是無上說非有餘說故若爾彼第三時既不明空何

核六

五

得名初以未顯一極故特由此義加分教名故云有不成佛故名為分

三終教者亦名實教

三終教等者疏文有三初立名次定性二乘下立理釋名後上二下結前生後

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立為終以稱實理故名為實

二中亦對第二教二義由前定性二乘及一闡提皆不成佛故名為分亦名為始今既盡理所以名終立實教名雙對前二非

唯說空復說中道妙有故稱實理既非分成亦名稱實

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故總名漸△四頓教者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

四頓教等者初正立次釋名後解妨今初

言一念不生即名為佛者即心本是佛體
妄起故為衆生一念妄心不生何為不得
名佛故達摩碑云心有也曠切而滯凡夫
心無也刹那而登正覺下經云法性本空
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立為頓

不依地位下二釋名先正釋

如思益云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
地楞伽云初地即為八乃至無所有何次等
後引二經思益經文文顯易了楞伽經語

畧而未周謂彼經第四先長行云大慧於
第一義無次第相續說無所有妄想寂滅
法頌中有七偈後二偈明不立地位云十
地則為初初則為八地第九則為七七亦
復為八第二為第三第四為第五第三為

釋六

六

第六無所有何次解曰初之七句約義配
同最後一句據理都泯十地則為初者同
證如矣初則為八地者初地不為煩惱所
動同不動矣第九則為七者第九同第七
無生忍矣七亦復為八者純無相觀與八

同矣第二為第三者同信忍矣第四為第五者同順忍矣第三為第六者第三地中獲三慧光第六地中得勝般若同慧義矣無所有何次者頌上經文於第一義無次第相續等今疏上句略舉約義同中一句

之要下句即據理都泯義已略周正意在於下句而言等者餘經文

不同前漸次位修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故立名頓

不同前漸下上約當法立名此下對他受

稱不同二三之漸不同第五之圓故立此名則圓頓義異不同天台圓即是頓

頓詮此理故名頓教

頓詮此理下解妨難此有二難一者判定稅六記難和尚云上七引所經當知此並亡詮顯理

復何將此立為能詮若此是教更何是理今為通此故云頓詮此理故名頓教謂所詮是理今頓說理豈非能詮夫能詮教皆從所詮以立若詮三乘則是漸教若詮事稅六事無碍即是圓教豈以所詮是理不許能

詮為教耶何得難言更何是理迷之甚矣
又復難言若言以教離言故與理不別者
終圓二教豈不離言若許離言總應名頓
何有五教若謂雖說離言不碍言說者終
圓二教亦應名頓以皆離言不碍言故今

既不教者以賢首不如此立何用教耶但
用一句之言諸難皆破故知形雖入室智
未昇堂亦由曾不參禪致使全迷頓旨
天台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
今乃闕者頓顯絕言別為一類離念機故耶

順禪宗

天台所以不立下通第二難謂有問言此
之五教模搭天台初即藏教二即通教三
即別教第五名同天台既不立頓何用此
中別立故今釋云若全同天台何以別立
有少異故所以加之天台四教皆有絕言
四教分之故不立頓賢首意云天台四教
絕言並令亡詮會旨今欲頓詮言絕之理
別為一類之機不有此門逗機不足即順
禪宗者達摩以心傳心正是斯教若不指

一言以直說即心是佛心要何由可傳故
寄無言之言直詮言絕之理教亦明矣故
南北宗禪不出頓教也

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
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

此

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如此
經等說

五圓教下先正立後指經既是當經義理
分齊一門廣說故不釋耳又亦大同諸師
圓教故

若約所說法相者

若約所說法相者下第三約所詮辨異然
賢首義分齊內第二卷廣明今但略說於
中上一句標下皆別釋
初小乘中但說七十五法

初小乘中四一約法數多少二約二空差
別三約所依根本四結成有餘今初言七
十五法者謂五類法中有多少故謂色法
十一俱舍頌云色者唯五根五境及無表
二心法一即是意識三心所有法四十六

謂大地法有十俱舍頌云受想思觸欲慧
念與作意勝解三摩地遍於一切心大善
地法有十頌云信及不放逸輕安捨慚愧
二根及不害勤唯遍善心大煩惱有六類
逸怠不信昏掉恒為深大不善有二謂無

九

九

慚及無愧小煩惱法有十頌云忿覆慳嫉
惱害恨諂誑憍如是類名為小煩惱地法
不定有八謂悔眠尋伺貪瞋并慢疑上之
六類有四十六四者不相應行法有十四
一得二非得三同分四無想異熟五無想

定六滅盡定七命根八生九住十異十一
滅十二名十三句十四文故頌云得非得
同分無想二定命及生住異滅并名句文
身五者無為有三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
空總上五類之法合七十五法比於大乘

欠二十五次下當明

但說人空縱少說法空亦不明顯

但說人空下明二空差別以其根劣未堪
聞說二空真理故故智論三十一云小乘
弟子鈍根故為說眾生空起信云法我見

者依二乘根鈍故如來但為說人無我等
縱說二空少未明顯

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深淨根本故阿含云貪
恚愚痴是世間根本等

但依六識三毒下明所依根本然小乘計

生死根本雖有多義略舉其三一計識心
如順正理論第八說經部師計以現在色
心等為深淨因意云如大乘中第八為所
熏故二者三毒為因義如大乘能熏故今
引阿含但證三毒耳而云等者謂以三毒

為因緣故起於三業三業因緣故起於三
界是故有一切法中論十二因緣品云眾
生痴所覆為後起三行以有此行故識受
六道身等即其義也三者合取上二義同
有能所熏方流轉故若爾焉異大乘然似

枕六

十

於經意而不同者但六識非第八為所熏
縱說賴耶但有名字能熏又非七識故全
不同

未盡法源故多諍論部執不同

未盡法源下第四結成不了可知

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少說法性所說法性即法相數

二始中下疏文分二初總次別後結今初分二先對後彰劣後對前顯勝前中以相多性少故言法相宗言所說法性即法相

數者說真如法性乃是百法之中六無為數

說有百法決擇分明故少諍論

後說有百法下對前顯勝言百法者謂色有十一心法有八心所有五十一心不相

應行有二十四無為有六故成百數於前七十五中加二十五謂心法加七小乘唯一意識故心所加五不相應行加十無為加三並如彼說

說有八識唯是生滅依生滅識建立生死及

涅槃因

說六

十一

說有八識下第二別明文有九節即前會二宗中十對之內法相宗中十義而皆如次對前唯第一當第三第二當第一及第二者以第三唯心真妄為對六識三毒為

所依故今初第一云何對前說有八識為所依故說八過前唯是生滅明其劣後依生滅識建立生死及涅槃因者不同前教以三毒六識為因不同終教生滅與不生滅和合故攝論第一云無始時來界一切

法等依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界即因義謂種子識等下文廣說

法爾種子有無永別是故五性決定不同法爾種子下即第二對一性五性別中五性之義含前第一對一乘三乘別中三乘

之義以乘性相成故但明五性則有三乘而三乘但是化法非所詮中別義故略不明含在五性之中言法爾者此明本有揀異新熏故瑜伽云種性畧有二種一本性住二習所成本性住者謂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也展轉傳來法爾所得等習所成者謂先慣習善根所得顯揚論云云何種性差別五種道理一切界差別可得故五中前四為有後一為無故云有無永別

既所立識唯業惑生故所立真如常恒不變
不許隨緣

既所立識等者第三明真如隨緣疑然別
中凝然義上一句躡前生滅識起言業惑
者以現行第八名異熟識由過去煩惱及

稅六

十二

業熏習成種招此識果酬引業故其前六
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
熟有間斷故其八識皆業惑生故所立
真如下正明不變之義若識從真如如來
藏起則有隨緣之義識既業惑辨生明知

真如不變故唯識釋真如名云真謂真實
表無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若隨緣變
豈得稱如

依他起性似有不無非即無性真空圓成說
經空義但約所執

依他起性下第四三性空有即離別中不
即之義言三性者一遍計所執性二依他
起性三圓成實性△故唯識論第八云由
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
無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圓成實

於彼常遠離前性△此中二頌初一釋遍
計次二句辨依他後二句明圓成△初中
有多師義今從護法初句能遍計次句所
遍計後二句明所執其能遍計正義唯六
七識所計有多故云彼彼△其所遍計正

稅六

十三

唯依他為親所緣依展轉說亦通圓成為
疎所緣故此非凡境故非親緣其所執性
△若安慧師三界心及心所由無始來虛
妄熏習雖各體一而似二生謂見相分即
能所取如是二分情有理無此相說為遍

計所執二所依體實託緣生此性非無名
依他起△若護法師一切心及心所由熏
習力所變二分從緣生故亦依他起遍計
依斯妄執定實有無一異俱不俱等此二
方名遍計所執△二句依他起性者衆緣
所生心心所體互相見分有漏無漏皆依
他起依他衆緣而得起故△頌言分別緣
所生者應知且說染分依他淨分依他亦
圓成故△或諸染淨心心所法皆明分別
能緣慮故是則一切染淨依他皆是此中

依他起攝△二句圓成者二空所顯圓滿
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顯此遍常體非
虛謬揀自共相虛空我等△釋曰釋遍圓滿
常釋成就體非虛謬釋實性義此一體言
貫通三處遍揀自相常揀共相非虛謬言

揀於空我△若爾淨分依他體非常遍如
何亦是圓成實耶 故次論云無漏有為
離倒究竟勝用周遍亦得此名然今頌中
說初非後△釋曰此中離倒名實究竟為
成勝用周遍以釋圓義是則圓成有其二

種一約理說二約果德故論揀云今此頌
中說初非後以約三性通一切故△上來
論文方釋圓成實言△次釋餘文云此即
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前遍計所執二空
所顯真如為性△說於彼言顯圓成實與

既六

十四

依他起不即不離常遠離言顯妄所執能
所取性理恒非有前言為顯不空依他性
顯二空非圓成實真如離有離無性故上
來所釋一依唯識△今疏語意揀法性宗
法性宗中依他無性即是圓成則依他無

性無性即空空即圓成今言似有不無非
 即空也語則但釋依他影出圓成名耳說
 經空義但約所執者三性之中遍計所執
 此一則空二性不空故云但約
 既言三性五性不同故說一分衆生決不成

佛名生界不滅

既言三性下第五生佛不增不滅別中之
 義此但義別而言全同不同前後一乘三
 乘但取三乘之義等謂五性之中無種性
 人決不成佛故有此衆生守衆生界如何

可滅

真俗二諦迥然不同△非斷非常果生因滅
 真俗二諦下第六對二諦空有即離別中
 離義於中含有二義一但明二諦別二無
 明中道別言二諦別者依唯識第九有四

我六

十五

種勝義一世間勝義謂蘊處界等二道理
 勝義謂苦等四諦三證得勝義謂二空真
 如四勝義勝義謂一真法界依瑜伽六十
 四有四世俗一世間世俗謂軍林等二道
 理世俗謂蘊處界等三證得世俗謂預流

等四安立世俗即安立真如以四世俗對
前四種勝義則有四重二諦一世俗世間
二諦謂軍林為世俗蘊等為勝義二事理
三諦謂蘊等即為世俗苦等為勝義三四
諦勝義二諦苦等為世俗安立真如為勝
義四安立非安立二諦謂安立真如為世
俗非安立真如為勝義又真俗各四便成
八諦世俗四者一假名無實諦二隨事差
別諦三方便安立諦四假名非安立諦謂
二空理依詮而說但有假名不得體故勝

義四者一體用顯現諦二因果差別諦三
依門顯實諦四廢詮談旨諦然上八諦名
則小異義不殊前又四重中初一世俗唯
世俗後一勝義唯勝義中間六諦各通世
俗勝義如第一勝義望前為勝義望第二
為世俗故既四重二諦一一差別故云迥
然不同不同法性二諦相即言非斷非常
果生因滅者於二諦門中曲開此義此則
於俗諦中明非斷常不同法性二諦互融
明非斷常言果生因滅者因滅故不常果

生故不斷故成唯識第三解阿賴耶識恒轉如瀑流云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等意云若因不滅遷至於果則名為常若果不續因無所生則墮斷滅今常相續故無常斷廣如唯識

我矣

十六

同時四相滅表後無

同時四相下第七四相一時前後別中前後義也成唯識第二云然有為法因緣力故本無今有暫有還無表異無為假立四相標也本無今有有位名生生位暫停即

說為住住別前後復立異名暫有還無無時名滅別明前三有故同在現在後一無故在過去揀異小乘生在未來餘三現在如何無法與有為相難也表此後無為相何失總答生表有法先非有滅表有法後是無異表此法非凝然住表此法暫有用別釋表義故此四相於有為法雖俱名表而表有異此依剎那假立四相結也今疏但舉滅者唯此一句異於法性不許同時故

根本後得緣境斷惑義說雙觀決定別照以
有為智證無為理義說不異而實非一

根本後得下第八能所斷證即離別中不
即義也△因明斷證復說緣境根本緣真
後得緣俗△義說雙觀者亦言了俗由於

契

十七

證真二智雙觀真俗△以其宗中二智不
融二境不即故正雙觀時而常別照△言
斷惑別者根本智斷迷理隨眠後得不斷
△護法云不親證故無力能斷迷理隨眠
而於安立非安立相無倒證故亦能永斷

迷事隨眠△故瑜伽說於修道立中有出
世斷道世出世斷道△相傳釋云正體能
斷迷理迷理二種隨眠後得但斷迷事隨
眠△斷迷理時即觀理境斷迷事時即觀
事境故不即也既云根本有雙斷義故說

雙觀後得既不斷於迷理還成別照△不
同法性一斷一切斷也△此中疏文影略
若約斷惑應云義說雙斷而實別斷△言
以有為智證無為理者唯約根本斷惑而
說△上明斷惑此辨證理△前緣境斷惑

但就所觀以論不即今此證理就能所證
心境相對明不即義△能證之智則是有
為所證之理即是無為故不即也

既出世智不生滅識種故四智心品為相所
透佛果報身有為無漏

既出世智下第九明佛身無為有為別中
有為義也佛地論第三云大覺地中無造
功德畧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無為
功德淨法界攝淨法界者即是真如無為
功德皆是真如體相差別有為功德四智

所攝無漏位中智用強故以智名顯一切
種心心所有法及彼品類若就實義一一
智品具攝一切功德法門若就鹿相妙觀
察智攝四念住等明知四智皆有為也唯
釋第十云四所轉得此復有二一所顯得

稅六

十六

謂大涅槃又云二所生得謂大菩提此雖
本來有能生種而所知障碍故不生由聖
道力斷彼障故令後種起名得菩提起已
相續窮未來際此即四智相應心品乃至
云故此四品總攝佛地一切有為功德皆

盡以斯二論明皆有為今疏初兩句出有
為所以以後種種生則有為況能生識體
是生滅所生之智安非有為既是修生有
為必有有為之相謂生住異滅故云為相
所遷四智攝於三身大圓鏡智成自受用

故說報身有為無漏

如是義類廣有衆多具如瑜伽雜集等說

如是義類下結也

三終教中少說法相多說法性所說法相亦
會歸性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三終教中等者疏亦有三初總次別後結
今初對前始教乎有少多可知言所說法
相亦會歸性者如說五蘊五蘊即空空即
法性下文云三世五蘊法說名為世間彼
滅非世間如是但假名又云有諍說生死
無諍說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等
又如說心心即離念法界一相花藏世界
海法界無差別等其文非一故此宗中非
不有相宗意顯性以為玄妙令物達此速
證菩提故

視六

十九

所立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

所立八識下別明文亦九段如次對前成十對義亦第一當其第三以對前次故今初即唯心真妄別中明具分唯識真心成

故然法性宗十義即此經同教中義至下廣引本文釋之今且畧引他經釋耳通如來藏者如來藏即不生滅揀異前教唯生滅識故楞伽第一云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風起洪波鼓溟壑無有斷絕時藏識海常

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識浪騰躍而轉生既言體即常住明非唯生滅常住即如來藏言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者即起信論又彼論具云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識既二和合名阿黎耶則知

黎耶非獨生滅謂唯真不生純妄不成真妄和合方成藏識廣如問明品辨

一切衆生平等一性

一切衆生下即第二明一性五性別中一性義無一乘義對前五性三乘廣如前說

但是真如隨緣成立

但是真如下第三真如隨緣不變別中通
隨緣義也楞伽經云如來藏為無始惡習
所熏名為識藏又云如來藏受苦樂與因
俱若生若滅皆明隨緣成一切法也起信

稅六

二十

亦云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成其染心
等而躡云但是者躡上而起謂上眾生但
是真如隨緣成也由此成立不失一性對
上始教但說疑然故云隨緣非謂此宗無
不變義由不變故始能隨緣由隨緣故方

能不變何者謂若變自體將何隨緣如失
濕性將何隨風而成波浪即由此義經中
說言真如隨緣若不能隨緣體則不遍緣
中緣中既無何成不變是以二義反覆相
成故勝鬘經云不染而染難可了知染而
不染難可了知此經二對一對即不變隨
緣下對即隨緣不失自性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五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六 稅七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

依他無性下第四明三性空有即離別中相即之義謂依他是因緣生法緣生無性

稅七

無性故空空即圓成更無二體此中無性即無遍計之性法相宗中無餘遍計無即是空故但空遍計法性宗中則依他性上無遍計性故依他即空空即無性之理無性之性即是實性故密嚴經云名為遍計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性相是依他起名相二俱遣是為第一義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一因緣上三義具足無前無後故即有即空不相捨離若釋三性之名大意不殊前教但融不融故分性相之二宗耳

一理齊平故說生界佛界不增不減

一理齊平等者第五生佛不增不減別此但義異名乃不殊謂法性既同設一切衆生一時成佛生界不減佛界不增以生佛

界即是法性不可以法性增法性喻如東方虛空是衆生西方虛空是佛不可以東方虛空添西方虛空今東減西增不增不減經大般若等經皆約一性平等而說
 第一義空該通真妄真非俗外即俗而真故

第一義空下第六明二諦空有即離別中相即義也雖有不即不離對前成即故仁王二諦品云波斯匿王言第一義諦中有世諦不若言無者智不應二若言有者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事云何佛言汝今無

聽我今無說無聽無說即為一義二義七佛偈云無相第一義無自無他作因緣本自有無自無他作法性本無性第一義空如諸有本有法三假集假有有無本自二譬如牛二角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即於

悅七

二

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通達此無二真入第一義涅槃十三云文殊師利白佛言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世尊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如其無者將非如來虛妄說

耶善男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世尊若爾則無二諦佛言有善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衆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以上二經對前二論二宗有殊前教則入諦區分初一唯世俗後一唯勝

義中間六諦上下相望各通二義而皆約事今第八諦獨居事外今此二經仁王則雖有二諦智照無二涅槃則本唯一諦解惑分二斯則二而不二不二而二一二自在為真二諦故昔人云二諦並非雙恒垂稅未曾各即其義也三生公云是非相待故有真俗名生一諦為真二言成權矣即涅槃經意也梁論亦云智障甚盲瞑為真俗別執然法相務欲分析法性務在融通各據一門勿生徧滯然疏云第一義空該通真

妄者真妄俱空非獨真空妄有妄空真有也而言第一義空者非無物為空乃即妙有之空也真非俗外者明不異也影取俗非真外即俗而真者明相即也影取即真而俗而不云俗非真外即真而俗者一則

影取如上所明二則以妄必是真亦有真非妄故如波即濕有濕非波即靜水故即佛已證故但言隨順觀察世諦即入第一義諦無有隨順觀察第一義却入世俗故故上涅槃中文殊雙徵如來但云世諦即

第一義

雖空不斷雖有不常

言雖空不斷等者由上二諦既融令不斷常中道如旨不唯約事此即中論及智論文且約空為真諦有為俗諦者空是即有

之空故雖空不斷斯則即俗之真也不同始教如龜毛兔角方說名空雖有不常者有是即空之有故此有非常斯則即真之俗也若有定是有便墮常見故中論云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是故有智者不應

著有無非斷非常即是中道若滅故不常
續故不斷但俗中一義耳上則不壞有無
而離有無有之與無非一非異故成中道
若其一者有無之義俱壞若其異者便墮
斷常何者若法定有有相則終無無相如

聖七

四

說三世有者未來中有遷至現在轉入過
去不捨本相是則為常又定有者應不從
緣不從緣者墮無因常若法定無先有今
無是則為斷若不融二諦明空有者決不
能祛斷常之見

四相同時體性即滅

四相同時下第七四相一時前後別中一
時義也以性滅為滅故得同時故楞伽云
初生則有滅不為愚者說一切法無生我
說剎那義淨名云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
滅故又云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無住
三世皆空故體性即滅乃會相歸性也故
起信論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
滅以無念等故而實無有始覺之異以四
相俱時而有皆無自立本來平等同一覺

故前教假立四相故一不同時此教以所
相法體隨法性而融通故能相之相亦生
滅而無碍

緣境斷惑不二而二有能所斷二而不二說
為內證

我七

五

照惑無本即是智體照體無自即是證如非
智外如為智所證非如外智能證於如

緣境斷惑下第八能所斷證即離別中即
義故十地經云非初非中後論云是斷結
相此智盡漏為初智斷為中為後答云非

初智斷亦非中後偈曰非初非中後故若
爾云何斷耶論云如燈焰非唯初中後前
中後取故謂唯取一時則不能斷三時總
取方說能斷假三時假則無定性何者初
若能斷不假中後後若能斷不假初中既
假三時故知無性一一推徵三皆不斷是
故經言非初非中後由三時無斷方能斷
結是故論云前中後取故論主總取三時
方顯三時無斷經論言及意乃相成經則
約性論則約相性相無碍方能斷結大意

如此而疏有二節初總明無斷之斷後別明內證之相今初文亦影畧若約緣境應云不二而二有能所照二而不二即智證如今且約斷惑不二而二有能所斷者以能斷是智所斷是惑惑體智體無二體故

故名不二故涅槃云明與無明其性無二愚者謂二智者了達知其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不壞相故有能所斷即名爲二△二而不二說爲內證者以能合所故惑即如故△照惑無本下別明內證之相謂

二智各有二能一能斷惑二能證理上說斷惑今明證理言照惑無本即是智體者尋此妄惑都無根本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三世推求都不可得從無住本顛倒妄生既以無住而爲其本則無本矣無住之本

札七

六

即實相異名故此惑本便是智體智體惑體無二體也言照體無自即是證如者即此智體本唯無念不能自立因惑說智智不自名智無自性即是如體無心存智是日證如若以智會如非證如矣非智外如

為智所證下反成上義智即是如如即是
智法界寂然曰如寂而常照曰智豈雖寂
外別有智耶上二句舉智收如智外更無
如矣下二句舉如收智如外豈有智耶若
智外有如智則收法不盡若如外有智如
則不遍智中舉一全收不容相並此即迴
向經文更有文云無有少法與法同住則
顯法性無容並真二既不存一亦奚立如
斯斷證唯實教宗不同前宗決有斷證
世出世智依如来藏始本不二則有為無為

非一非異故佛化身即常即法不墮諸數况
於報體即體之智非相所遷
世出世智下第九佛身無黨有為別中無
為義也文中先出所以若法相宗從生滅
識生則是有為今依如来藏所依常故能
依亦常始謂始覺本謂本覺本覺理有衆
許是常始覺修生義同無常今以始同本
無復始本之異豈無常耶若是無常何得
而言無有始本之異以一常一無常故今
言不異明即是常言則有為無為非一非

者以約依生義同有爲全同藏性故即
無爲本覺義同無爲始覺即是有爲今說
始本明其不一始本無二明其非異故佛
化身已下正顯無爲化身最劣尚是常住
報身更勝安得無常化身即常涅槃經文
故彼經云吾今此身即是常身法身恐人
謂言但是不斷之常非疑然常疑然常者
即是法身今云即是常身法身明知化身
即是法身疑然常也不墮諸數即淨名經
弟子品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以訶阿難

謂佛化身有小疾故上舉二經明化身常
下況報體安得不常言即體之智者若體
外有智體常智無常即體之智體既四相
不遷智亦無能遷矣智若可遷體亦可遷
以相即故故涅槃第二云若善男子欲護

正法勿說如來同於諸行不同諸行唯當
自責我今愚癡未有智眼如來正法不可
思議是故不應宣說如來定是有爲定是
無爲若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爲何以
故能令衆生生善法故生憐愍故如彼貧

女在於恒河為愛念子而捨身命善男子
護法菩薩亦應如是寧捨身命不說如來
同於有為當言如來同於無為以說如來
同無為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彼
女人得生梵天何以故以護法故云何護
法所謂說言如來說七同於無為善男子如是
之人雖不求解脫解脫自至如彼貧女不
求梵天梵天自至乃至云文殊師利外道
邪見可說如來同於有為持戒比丘不應
如是於如來所生有為想若言如來是有

為者即是妄語當知是人死入地獄如人
自處於已舍宅文殊師利如來真實是無
為法不應復言是有為也如是等文諸經
皆有涅槃中意初則為與無為二俱雙遣
後於此二中寧說無為不應宣說是有為
也今明三身既得相即為與無為本融如
是解於如來是為真實觀佛餘義至下當
明
如是義類亦有衆多次第對上如楞伽等經
起信等論若會上二宗廣如別說

如是義類下結廣從畧兼示法源令知有據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辨真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界唯是絕言五法與三自性俱空八識及二無我

稅七

九

雙遣訶教勸離毀相泯心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無不佛無生無不生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辨真性等者意云但諸經中一向辨真性處即屬頓教言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

亦無八識差別之相等者八識心王尚無差別況心所變豈當有耶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故疏云一切所有唯是妄想言一切法界唯是絕言者又拂前真性辨離言真如故起

信論次文即云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故疏云皆是絕言也言一切法界

者界者性義以一切法性皆離言故亦通四種法界皆不可說故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故理本無言故事理交徹不可作事理說故事事相即不可作一多等說故說名名不盡不可以一名詔故理圓

言徧言不及故無有一法非實相故言五法至雙遣者皆如楞伽雖明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五皆空寂何者謂迷如以成名相妄想是生悟名相之本如妄便稱智則無名相妄想唯如智矣智因如立智體

性

十

亦空如假智明本來常寂故並空矣況八識約事皆緣生性空因有我法說二無我我尚匠得無我寧存故中論云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故雙遣也言呵教者謂以心傳心不在文

字故勸離者乃有二義一令離教成上呵
教二令離法法雖無量不出色心離心心
如離色色如故令皆離則契心體離念矣
毀相約境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泯心約
智了境扣空假稱為智相既不有智豈有

真心境兩止則皆泯絕心無心相即是安
心故說生心即妄不生即佛言生心者非
但生於餘心縱生菩提涅槃觀心見性亦
曰生心並為妄想念相都盡方曰不生寂
照現前豈不名佛故達摩碑云心有也廣

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登正覺言心
無者非了心空不生於了耳故下經云一
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解諸佛
常現前言如是解者如不生解而無解相
非謂空解於不生耳言亦無佛無不佛無

我十

十一

生無不生者重拂前迹為迷衆生言即心
即佛既無衆生何曾有佛故經云平等真
法界無佛無衆生執佛言無佛非謂是無
佛故云無不佛矣則遣之又遣之若少所
得皆是妄想故佛藏經第一云舍利弗乃

至於法少有所得者則與佛諍與佛諍者皆入邪道非我弟子又只詔無佛以為真佛故言無不佛耳故下經云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若有生心生心是妄故說不生佛尚不有何有無生作無生解還被無生之所纏縛故云無不生矣又一切法不生則般若生故云無不生矣則生與不生及覆相遣亦反覆相成唯亡言者可與道合虛懷者可與理通冥心者可與真一遣智者可與聖同故引淨名嘿住以顯不二

是也然淨名第二入不二法門品前有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後問文殊言何等是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

詰言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為真入不二法門然此經意前後相成共顯深旨若辨優劣或三重四重言三重者一

諸菩薩以無二遣二則是以言顯法似有
不二可說便是對二明不二非絕待也二
文殊以言遣言明無不二可說今亡言會
旨三維摩詰以無言顯理謂本自無言不
須更遣故為三也而言四者文殊師利以

十一

十二

言印彼又明言即無言非要離耳若言合
者然後三段反覆相成但為一義初文殊
以言顯無言次淨名以無言印無言後文
殊以言印無言三段二人共顯言絕之理
故前三十二菩薩以無二遣二後二大士

也

以無言遣言則但有二節若更合者若無
諸菩薩以言遣二空有絕言何由顯理是
則前諸菩薩假言顯理後二大士以無言
顯理言與無言雙亡皆真不二矣故雖三
節一致無違今取最後故云如淨名嘿住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
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
細相容主伴無盡十法門各攝法界義分
齊中常具宣說

五圓教等者義廣理深非畧可盡故彰其
宏奧別立一門然在立教之終故須畧舉
言十法門者一一法中多明十故十身
十忍十眼十通十種玄門出十所以表義
無盡彰異餘宗故文之中多皆十句一

控七

十三

一十句六相圓融方顯教圓廣如下辨

二依教開宗宗乃有十如經宗中辨△第四
總相會通曲分為二先通會諸教後會化儀
前後

第四總相會通中文多易了隨難則釋

今初諸德立教各自所據今雖立五亦會取
諸說畧有五重△一或總為一謂唯是如來
一大善巧攝生方便一音所演則前之二師
立一音者不失道理△二或開為二此更有
三一對小顯大初是半字後四皆滿則無違
二藏等言△二對權顯實則前二是三乘後
三為一乘則不違法華四乘△三者三四二
教雖則泯二異前而對三顯一曲巧順機後
一直顯本法一向不共如智論說此同印公
平道屈曲

言三者又三四二教雖則泯二異前者三
即終教四即頓教此之二教俱明一乘故
云泯二則異前始教存三乘也而言雖者
雖明一乘由是對三顯故同前二教亦入
屈曲之數則前四教皆屈曲收後之一教

方是平道故順印公

三或分為三初一小乘次一三乘後三一乘
或唯後一是不共一乘智論指此以為不共
大品等經共二乘說故此三亦順四乘又梁
論第八云如來成立正法有三種一立小乘

二立三乘三立一乘第三最勝故名善成立
此亦同妙智經真諦三藏部異執疏第二卷
中亦同此說

此三亦順四乘者初一小乘次一三乘此
二皆是三乘教攝以初小乘即三乘中之

拔七

十四

小乘故後三是一乘故為四乘也又梁論
下證成三一之義前會三乘一乘中已引
及妙智部異執並如前引

四或分為四此亦二門一中間三教存三泯
二別故開之為四一別教小乘如四阿含等

二同教三乘如深密等三同教一乘如法華等四別教一乘如華嚴經

一中間三教存三泯二別者始終頓三名為中間以初有小乘後有圓教故曰中間而始教存三故別為一教終頓二教泯二

是同故合為一教下列四中云三同教一乘即合終頓二教也

二約歷位無位開漸及頓故分為四總合二三以為漸教餘皆如名

二約歷位無位等者始終二教皆悉歷位

頓教不歷故合始終以為漸教餘皆如名者一小乘教二漸教三頓教四圓教則漸是漸加餘三如本名也

五或分為五如前所立以漸中有始終故△然取多分畧指教經實非局判以一經中容

釋

十五

多教故

然取多分下遮外難恐有難云既破昔人不許指於一經以為一教如何前立教中亦云如法華等故今通云從多分說所以畧指實不局判一經以為一教故下出所

以云以一經中容多教故上來開合遍收
理無不盡依此亦可總判教言若唯為一
難見淺深非判教也△若欲判者當漸開
之且分為二一方便教二真實教△故法
華云開方便門示真實相△亦即半滿又

方便即隨他意語真實即隨自意語又方
便是三乘真實是一乘△然諸經中對小
顯大即以二乘為方便大乘為真實△若
對權顯實則以三乘為方便一乘為真實
△則於方便之中更分為二一小乘二大

乘入就真實中亦分為二一行布二圓融
行布即始終之教圓融即是圓教△又小
乘居然易別△大乘之中有多差別一直
顯一乘如華嚴二開權顯實如法華三會
權歸實如涅槃四席權讚實如淨名思益

五權實雙明如諸般若六帶權說實亦如
般若七帶實明權亦如般若勝鬘小似法
華央掘小似涅槃於上七中有似其類之
經各以類攝△若就大乘分宗亦可有四
一法相差別宗多說相故二相想俱絕宗

多約性故三性相無碍宗事理相即故四
圓融具德宗以理融事故△故如来聖教
意趣無邊不可局執今且依古勢故如踞
明耳

第二化儀前後者今辨如来一代時教畧啓

我

六

十門一本末差別門二依本起末門三攝末
歸本門四本末無礙門五隨機不定門六顯
密同時門七一時頓演門入寂寞無言門九
該通三際門十重重無盡門△初中本末同
時始終一類各無異說

本末同時下本是一乘末即小乘三乘然
非前後從初得道迄至涅槃此三類教同
時並行故云本末同時言始終一類者若
小始終俱小若三始終俱三若一則始終
俱一故云始終一類各無異說

然有三位一若小乘中則初度陳如後度頹
跋中間亦唯說小益小如四阿含經及五部
律二若約三乘則始終說三通益三機如密
迹經等三若約一乘則始終唯為圓機說於
圓極如華嚴經等其中不通小乘復攝九世

該於前後更無異說

次然有三位下別出其相

然此三類依於此世根性定者常開如上一類之法故佛所演各通始終更無前後

然此三類下揀濫謂恐有執言小乘始終

十七

十七

定者豈非定性聲聞故揀之云謂非一人

多世同聞一類以容轉根器故非定性亦

非通取不定性人要約一世一類定者

二依本起末門此有五類謂初為菩薩說大

二為緣覺三為聲聞四為善根衆生五為邪

定如出現品日照高山及三千初成喻中廣辨其相皆明先大後小

如出現品下文甚分明此應廣引

約法名從本起末以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故十八本二皆大乘出故約機各是一類之機

非約一機前後大小

約機等者揀濫也非是一人先大後小故

若一人身則明先小後大乃攝末歸本門

中有之故攝末歸本門中有二類人一

者一人備歷小大如四大聲聞等二者先

稟小人未必後時稟大以小性定故而聞
後時說大故異前始終俱小後稟大人未
必要從小來以有頓悟機故而知先來說
小故非始終俱大

三攝末歸本門者依無量義初時說小火說

中乘後時說大故法華亦云初轉四諦深密
妙智雖復二時三一不同皆先小後大

法華亦云等者即第二經諸天說偈偈云
昔於波羅柰轉四諦法輪分別說諸法五
眾之生滅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此法

甚深奧少有能信者等

四本末無礙門者謂初舉照山王之極說明
非本無以垂末後顯歸大海之異流明非末
無以歸本故本末交映與奪相資方為攝生
之善巧矣是故通論總有五位一根本一乘

位七

十八

如華嚴經二密意小乘三密意大乘四顯了
三乘上三如深密五破異一乘如法華△上
之四門圓通無礙是則前後即無前後無前
後之前後耳

上之四門者通結上也所以此中結者前

之四門義已畧周歲和尚立但有前四今
疏順彼且將畧畢故此結之下之六門復
傍收異義以顯玄奧

五隨機不定門者此上四門初門明三類機
始末常定次門明五類機異時常定第三門
明一類機自淺之深第四門明二類機初機
聞頓後機從淺至深更有一類不定之機或
從小乘次入三乘後入一乘亦從小直入一
乘或多類機隨聞一句異解不同
更有一類機下上來條例前之四門生起

第五明第五門非前四攝也

六顯密同時者若異聞互知是顯不定

六顯密同時者是天台八教中祕密不定
之二教也

若互不相知即是祕密△密顯同時亦無前

後七

十九

後△七上來諸門一時頓演

一時頓演者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

契經海無論大小三一顯密一刹那中皆

具演耳

八從初得道乃至涅槃不說一句

八從初得道等者即寂寞無言門謂涅槃楞伽等經皆有此說涅槃二十六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大般若四百二十五云我從成道已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五百六十七云生各各謂佛獨為

說法而佛本來無說無示淨名第一云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佛藏經第一念佛品云佛告舍利弗不能通達一切法者皆為言說所覆是故如來知諸語言皆為是邪乃至少有語言不得真

實上所引經但明不說未出不說所以若楞伽經無出所以故第三云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當說不說是佛說大慧白佛言世尊

如來應正等覺何因說言不說是佛說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作如是說云何緣自得法若彼如來所得我亦得之無增無減緣自得法究竟

境界雖言說妄想離文字二趣云何本住
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等性法界常住若
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城
道譬如士夫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正
道即隨入城受如意樂偈云我某夜得道

我七

十

至某夜涅槃於此二中間我都無所說緣
自本住故我作如是說彼佛及與我悉無
有差別有云佛無色聲總有五義一遮過
顯德二真俗二諦三傳古非作四悲願所
成五本質影像初者為遮過患故云不說

非顯實德故說非無如十卷楞伽第八云
如來不說墮文字法若人言如來說墮文
字法者此即妄語佛性論第二云如來無
有色聲麁相功德可得堯率偈云色身非
是佛音聲亦復然亦不離色聲見佛神通
力此上皆顯有過失之色聲則佛非有無
過失之色聲則佛非無二真俗二諦者真
諦離相故明無說俗諦隨機故非無說仁
王觀空品云若有修習說聽即無聽無說
如虛空法同法性一切法皆如也三傳古

非作者謂佛所說但是傳述古佛之教非
自製作般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無所說
此義云何無有一法唯獨如來說餘佛不
說故四悲願所成者謂佛所有無盡三業
應眾生者皆是曠劫悲願為因順眾生感

稅七

三一

非自所有故說佛果無有色聲然即以此
為他為自故亦有說下文云如來不出世
亦無有涅槃以本大願力顯現自在法亦
此意也五本質影像者謂佛三業平等普
應無彼差別影像色聲故說非有然即與

彼差別聞見為增上緣因實有影故說非
無下經云諸佛無有法佛於何有說但隨
其自心謂說如是法由上五義會諸聖教
說點無碍皆悉有理然上五義判定記有
而引文雜亂今上所引頗為改易所以疏
不引者以不出楞伽二因故謂初二即緣
自得法自所得法即是證道證法在已離
過顯德次二即緣本住法本住即古先聖
道二即所證三四即教道傳古非作即古
先聖道悲願所成即蕪因果耳其本質影

像但通相說本質無者順自所證故影像
有者順占聖人即體用故故云宗通自修
行說通示未悟不出此二故畧不明但引
不說之文即知有不說之義耳小有異相
故今敘之上雖說默之由皆兼有說之意

故思益第三云如佛所說汝等集會當行
二事若聖說法若聖默然何謂說法何謂
默然答云若說法不違佛不違法不違僧
是名說法若知法即是佛離相即是法無
為即是僧是名聖默然又善男子因四念

處而有所說名聖說法於一切法無所憶
念名聖默然斯皆正說之時心契法埋即
不說耳明非緘口名不說耳餘門可知
九此上諸門盡通三際△十上之九門隨處
隨時重重無盡皆無前後△後之二門正是

釋七

十二

華嚴境界融取前八亦不離華嚴之用
上來藏教所攝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六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七 稅八

清涼山大華嚴寺沙門 澄觀 撰述

第三義理分齊已知此經總屬圓教未知圓義分齊云何

第三義理分齊中跡文分二先總明大意

其

後今顯別教下開章別釋前中分三初結前生後二總顯深廣三結屬所攝今初兩句前句結前謂前教攝中不別明攝者以五教第五指於此經義當已攝況諸師立教皆以華嚴為圓故知圓攝後未知下一

句生後

然此教海宏深包含無外色空交映德用重聖語其橫收全收五教乃至人天總無不包方顯深廣

然此教海下第二總明深廣有法喻合今初至方顯深廣法說也初二句總標宏大也即是廣義色空交映德用重重釋深也然言合法喻如海傍無邊涯連天一色空徹海底海映空天即下四門之二總攝歸真並皆空淨理事無碍即交映色空色不

碍空空不得色也德用重重即唯明深具
 十玄門重重無盡即事事無碍如海十德
 牙相周遍語其橫收下釋上廣也如下二
 地中說人天十善等即其文也總無下雙
 結深廣

其猶百川不攝大海大海必攝百川雖攝百
 川同一鹹味故隨一滴迥異百川

其猶下喻明可知

前之四教不攝於圓圓必攝四雖攝於四圓
 以貫之故十善五戒亦圓教攝尚非三四況

初二耶

前之四教下法合以四教合於百川圓教
 合於大海於中先正合後解妨今初言尚
 非三四況初二耶者合前故隨一滴迥異
 百川即舉勝顯劣三即終教四即頓教約

稅八

二

二即小乘及與始教雖有戒善是圓教戒
 善尚不同終頓之勝以彼不能事事無碍
 故況初二之劣以彼尚不得二空及事理
 無碍等故其猶大海尚異江河況於溝洫
 斯則有其所通無其所局

斯則等者二釋妨也謂有難言先則總收後則總揀二義天隔何以會通故為此釋總收者約其所通如圓教中有小乘戒善四諦因緣有始教十地十如八識四智有終教中事理無碍有頓教中言思斯絕等如海有百川之水水義同也後總揀者約無其所局如小乘唯人空自利始教五性三乘終教不說德用該收頓教一向事理雙絕等如彼百川不同鹹味不具十德海則無之

故此圓教語廣名無量乘語深唯顯一乘
 故此圓教下結屬所攝於中三初總顯深廣次一乘有二下別釋深義後通妨
 一乘有二一同教一乘同頓同實故二別教一乘唯圓融具德故
稅八
 二中言同教者謂終頓二教雖說一性一相無二無三不辨圓融具德事事無碍故非別教而別教中有一性一相事理無碍言思斯絕同彼二故
 以別該同皆圓教攝

以別該同下三通妨難謂有難言既同頌
同實何異頌實故此通云即此同中必有
別義如事理無碍必即事事無碍耳猶彼
江水入海亦鹹

今顯別教一乘略顯四門一明所依體事二

總攝歸真實三彰其無礙四周遍含容各有
十門以顯無盡

今顯別教下第二開章別釋中二先標章
初中十者一教義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
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應感

後初中下依章別釋釋初章中三初具列
次略釋後結廣從略

教即能詮即前五教乃至光香等義即所詮
即五教等一切義理理即生空所顯二空所
顯無性真如等理事即色心身方等事

言教即能詮下二略釋也但釋二對言乃
至光重等者謂諸法顯義但能詮理並為
教體如下教體中明有以光明而為佛事
等是也義即所詮一切義理者如前立教
中約所詮教別七十五法八識等義十對

法等皆是義也言理即生空等者具五教
理生空所顯是小乘教理二空所顯是始
教理無性真如是終教理而言等者等餘
二教之理謂頓教理亦即無性真如體絕
安立如性雙遣亦不離如圓教之理總融

稅八

四

諸法無有障碍耳言事即色心等者等取
其餘事類如身廣有多身謂六道四聖等
若事門中無不此攝
餘可思准

餘可思准者即餘八門謂三境智者即五

教所觀之境能觀之智總收不出二諦二
智別即初小乘四諦涅槃為境無漏淨慧
為智及他心等十智始教亦通四諦二諦
等為境加行根本後得等智終教則是三
諦等境權實無碍等智頓教則無境為境

絕智為智圓教則無盡之境無盡之智四
行位者五教修行不同得位差別位通因
果因果自乎不通如七方便等為因須陀
洹等為果等覺已下皆因妙覺為果等依
即國土正即佛身等體則法報等用則應

化等人則覺者等法則菩提等逆則婆須
無厭等順則觀音正趣等應即赴感佛及
菩薩等感即當機菩薩衆生等各隨五教
以辨差別諸教具有故云可思又此十對
物一為總後後漸略若辨次第者如來說

說六

五

能詮之教詮所詮之理則無法不盡法有
教理行果行果並在所詮理中故二就所
詮理雖復衆多不出事之與理即性及相
無法不攝三理該下八上置而勿論就其
事中不出境智四智觀於境便有造修之

行所成之位五行位未極總屬因收極則
為果六果中多法不出依正因亦有之七
隨依正中皆有體用如正中體者法報用
者應化依中體者法性等利用者應物隨
現交入無碍因門例然入正中自有人法
不同以法成人以人知法九於人中逆化
順化十人之逆順必有感應宜逆化之感
則婆須等應之宜順化之感則文殊等應
之若依後後開一成三則法彌多矣謂如
果分依正為二因亦如之則有四矣正有

體用依亦如之則成八矣如是相望展轉成多不必全爾故不爲此釋耳又此十對就其正意總相該收以爲十玄所依體事若以義取隨一事上即有十對如下勝音蓮花處說故下但約一塵即具十對

第二總攝歸真實者即真空絕相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亦有十義如法界觀

第二攝歸真實者疏文有三初標章次即真空絕相者即指法之本後經云下引文

證成二中杜順和尚法界觀中總有三觀一真空絕相觀二事理無碍觀三周遍含容觀即今疏後之三門總攝歸真即真空絕相於中自有四句十門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色空無碍觀四泯絕無

稅八

六

寄觀此爲四句前二各四故爲十門初句四門者前三同言色不即空以即空故釋則不同一明不即斷空以即真空故二明青黃不即真空以青黃無體故即是真空三空中無色可即空故云不即空以會色

歸空無有體故即是真空上三以法揀情
四色即是空以無性故如色既然萬法皆
爾第二明空即色觀亦有四門前三門唯
前言同釋別但翻云空不即色以即色故
亦有三義一斷空不即色以真空必不異
色故二以空理非青黃故非色非青黃之
真空必不異青黃故云即色三空是所依
故不即色必與能依為所依故云即色也
上三揀情四空即是色凡是真空必不異
色故第三色空無碍觀者謂色舉體是真

空故色不盡而空現空舉體不異色故空
即色而空不隱故無碍一味第四泯絕無
寄觀者謂此真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即
空不即空一切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
亦不受迥絕無寄言解不及以生心動念
乖法體故以前八門揀情顯解第三門解
終趣行第四門正成行體由解成行行起
解絕上皆法界觀義所以疏中不廣引者
以第三色空無碍濫於第二事理無碍觀
故彼所以立者以第四泯絕無寄泯前三

七

七

故故名真空絕相今但取一門總意亦即
泯絕無寄又欲令四門成四種法界故初
門即事此門即理三即事理無碍四即事
事無碍故

第三彰其無礙然上十對皆悉無礙今且約

事理以顯無礙亦有十門

第三事理無碍觀中疏文分三初總標二
一理遍於事下別釋三上之十事下總結
今初言十對皆悉無碍者謂一教義無碍
二理事無碍三境智無碍乃至十應感無

碍今且約事理無碍者事理是所詮法由
之總故又諸處多明理事無碍故為成四
法界故

一理遍於事門謂無分限之理全遍有分限
事中故一一纖塵理皆圓足

一理遍於事下第二別釋十門即為十別
一一門中多先正釋後會前義即前性相
不同中十對之義或一門會一義或二門
同會一義或一門以會多義至文當知又
十對中唯會法性以是同教一乘義分齊

故如前云三乘一乘別今但會一乘五性
 一性別但會一性十對皆然今初第一門
 不會至第二門一時會故疏中三初標門
 次謂無分限下正釋謂理不可分故無分
 限事隨緣別故分位歷然而不相離故得

梵

相遍今明理不異事故通事中後故一一
 織塵下結成遍義若不舍通則理可分事
 不全攝亦不即理如一織塵事事皆爾正
 遍此時不妨遍餘故亦非餘處無理全此
 全彼亦非二理

二事遍於理門謂有分之事全同無分之理
 故一小塵即遍法界

二事遍於理門者文中二先正明後會前
 前中所以要全同者以事無別體還如理
 故若不全同則不如理色不異空義不極

成然相遍二門超情難見何者謂事既有
 分理即無分如何得遍若塵遍法界塵應
 非小理遍同事應如小塵今明由事與理
 有非一非異義故以非異故全同以非一
 故不壞分無分別則事理兩分如海與波

一沙全遍大海以同海故大海全在小波
以海無二故全在一波亦全在諸波同一
海故

由上二義字該徹故皆同一性

由上二義下二會前義於中分二先會一

稅

九

性後會一乘前中三初明一性無性二明
成佛不成佛三明無性即佛性初中先正
明後引證前中謂事有分限理無分限五
性約事一性約理今理遍於事則一性之
理全在五性之中事遍於理五性即是一

性故云乎該徹故皆同一性

故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
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
皆同一性所謂無性

故出現下二引證此文釋通二義一正是

事事無碍義以衆生及佛皆是事故今取
釋文皆同一性之義故證事理無碍由理
遍事故生隨理而在佛中

理遍事故一成一切成事遍同理故說都無
所成

理通事故下第二明成佛不成佛義謂理無二實故該多事而皆成也理如虛空故事同理而無成矣

經云譬如虛空無成無壞

經云譬如下引證亦出現品成正覺中義

引之耳文云佛子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即無所成義由上二義欲成則念

念常成欲不成則十方三際無成佛者故成與不成自在無碍

一性無性即是佛性故涅槃云佛性名第一

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

一性無性即是佛性者第三會佛性義先

稅八

十

正會後故涅槃下引證以第一義空即無性故大意祇爾欲窮法源故復略引然止經二十七師子吼品問於佛性總有六問經云何為佛性一問體相以何義故名為佛性二問名義何故復名常樂我淨三問

性德若一切衆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見一切衆生所有佛性四問衆生不見所以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了見佛住何法而了了見五問住法差別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見六問用

眼不同答中答第一問經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無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云無我者即是生死

我者謂大涅槃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爲佛性以是義故佛性常恒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衆生不能得見薦福釋云然佛性有二一性得二修得佛

性

十一

性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者即性得中道智慧覺性如密嚴云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常住無始終離四句言說亦如華嚴經無相智無碍智具足在於衆生身中等非是從緣智慧名智慧也有性

自遍照法界光明義故名智慧也從所言
空下明修得性修得覺性觀第一義空不
見空與不空離有無相故從智者見空下
明見中道人智者即佛菩薩也從空者下
明空有等法也空即遍計依他不空即圓
成實性下文云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
滅處即是第一義空等故知第一義空是
不空如來藏非空如來藏諸佛菩薩真俗
雙觀有無齊照故名中道又准下文云佛
性云何爲空第一義空故云何非空以其

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與善法作種子
故准此經文第一義空不是空如來藏上
即薦福意亦有深理今正釋者與上少異
初云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
智慧者即雙標空智以第一義空該通心
境故明即是智慧揀異瓦礫非情從所言
空者下經自雙釋二義所言空者牒上第
一義空以空有雙絕方名第一義空故云
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下釋
上智慧經文稍畧若具應云所言智慧者

能見於空及與不空故此中者字非是人也祇是牒詞此中言見非約修見但明性見本有智性能了空不空故若無本智誰知空不空耶我無我等亦爾約修見者自在下經卷第五六問中及無明覆下方論

稅八

十二

見不見耳今以即智明空故名第一義空即空之智方是常恒智性不生故常不滅故恒古德引下經空等二文證成第一義空非空如來藏今觀所引正證是空如來藏義云何非空已下方證名爲智慧義空

智相成方爲真佛性義則知二藏亦不相離以佛性妄法不染故名爲空具恒沙德故名不空要空諸妄方顯不空之德故不相離思之又言第一義空者第一義諦上論空故明知空性智性無二性也故初言

即是第一義空又云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爲佛性若爾雙見方有佛性不雙見時應無佛性故知一切空不空等言含於能所約其所見空與不空即是中道佛性約其能見若不雙見不識

佛性若見中道名見佛性餘如彼經及疏
又出現云無一衆生不具如來智慧無不有
者即一乘義也

又出現云下第二會一乘無不有者釋成
一乘義若有一人無智慧性即有二乘三

稅八

十三

乘耳

三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理成如攪
水成波故

三依理成事門中二先總釋後會前前中
言要因理成者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

無性理事方成故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成又離真心無別體故

於中又二一明具分唯識變故覺林菩薩偈
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陰悉從生無
法而不造此明唯心義也何以得知是具分

耶次頌云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應知佛
與心體性皆無盡既是即佛之心明非獨妄
心而已

於中又二下第二會前會上二義由前離
真心無別體故成初具分唯識由前無性

理成故成真如隨緣義今初言具分者以
不生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阿黎耶
識即是具分以具有生滅不生滅故不生
滅即如來藏即會前唯心真妄別中通真
心也若不全依真心事不依理故唯約生

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質為半頭唯識
質影俱影為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
分耳次引證言覺林偈即夜摩宮中偈讚
品先有喻云譬如工畫師分布諸彩色虛
妄取異色大種無差別等疏所引偈即合

上半初句合譬如工畫師下三句皆合分
布諸彩色次引證具分偈亦合分布彩色
並如夜摩偈讚品釋

二明真如隨緣成故問明品文殊難云心性
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即緣性相違難覺

我

十四

首答云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即真如隨
緣答又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明隨緣
不失自性即同勝鬘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
來藏有涅槃等

二明真如等者即會前真如隨緣疑然別

中隨緣義也緣從真起故依理成離如來
藏一切諸法不可得故如問明品釋

四事能顯理門謂由事攬理成故事虛而理
實

四明事能顯理門中分二先正明後引證

前中謂由事攬理成者躡前第三門也故
事虛而理實者由攬理成離理無體故事
却虛理則實也以事虛故能顯實理事若
有實實理則隱以事虛故全事中一之理挺
然露現如波相虛令水現也以波攬水成

故波虛水實故波能顯水若離波說水即
有外明空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如波相虛令水現故

依他無性等者釋成上義即是會前依他
空有即離別中即義既云依他無性即是

稅六

十五

圓成明非但無遍計性別有圓成是所顯
理

夜摩偈云云何說諸蘊諸蘊有何性蘊性不
可滅是故說無生分別此諸蘊其性本空寂
空故不可滅此是無生義衆生既如是諸佛

亦復然佛及諸佛法自性無所有又十忍品云譬如谷響從緣所起而與法性無有相違須彌頂偈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如是等文遍於九會

後夜摩下引證總引三文初夜摩偈即力

林菩薩偈三偈連綿二引十忍品即如響忍三引須彌偈即勝慧菩薩偈下半云如是解法性則見盧舍那此前有一偈反釋云迷惑無知者妄取五蘊相不了彼真性是人不見佛其中深旨如隨經疏文

五以理奪事門謂事既全理則事盡無遺如水奪波波相全盡

五以理奪事門等者於中分二先正釋後會前今初言事既全理即事盡無遺者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故斯則水存以壞

波矣

故說生佛不增不減

故說生佛下二會前也於中三初正會次引證後非約一分衆生下揀異權宗出現品云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

無增減何以故虛空無生故諸佛菩提亦復如是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何以故菩提無相故乃至云設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亦無有異皆以無相平等故

總

十六

出現品云下引證畧引二經初引出現言乃至云設一切等者其乃至中合云菩提無相無非相無一無種種故佛子假使人能化作恒河沙等心一一心復化作恒河沙等佛皆無色無形無相如是盡恒河

沙等劫無有休息佛子於汝意云何彼人化心化作如來凡有幾何如來性起妙德菩薩言如我解於仁所說義化與不化等無有別云何問言凡有幾何普賢菩薩言善哉善哉佛子如汝所說設一切衆生下同疏末後云皆以無相平等故者義引合云等無有異何以故菩提無相故若無有相則無增減
不增不減經亦同此說非約一分衆生不成佛者說無增減耳

不增不減經下二引他經言雖小異而文義多同

六事能隱理門謂真理隨緣而成事法遂令事顯理不現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

六事能隱理門者隨緣之中別義以隨緣

教八

十七

成事此事過於真理故事顯理隱也

故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財首偈云世間所言論一切是分別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等

故法身下引證即法身經言財首偈云者

即問明品

七真理即事門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空即色故理即是事方為真理七真理即事門者以事必依理虛無體故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為真理如水即波

無動而非濕故水即波也

第七迴向云法性不違法相等故

法性不違法相等故者等字等於餘文具云法性不違相法相不違性法生不違性法性不違生此兩對明事理無違相不違

性生不違性自屬事能顯理及第八事法
即理門故但畧引性不違相一句即第二
十九經

八事法即理門謂緣集必無自性舉體即真
故上之二門正明二諦不相違義如濕不違

波波不違濕舉體相即故夜摩偈云如金與
金色其性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
上之二門下併持七八二門會前五義一
會二諦空有即離別中相即義也濕喻真
諦波喻俗諦夜摩偈者即精進林菩薩偈

彼初偈云諸法無差別無有能知者唯佛
與佛知智慧究竟故次文即云如金與金
色其性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
然法非法有其二義一善法為法惡法為
非法此順標中諸法無差故二者法相為

經云

十八

法法性為非法即金喻法性色喻法相今文
正用後意故證事法即理二諦相即

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展轉無別
此亦喻於下二重會前唯心真妄別中道
真心義即金喻如來藏色喻生死等故密

嚴云如來清淨歲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
環屢轉無差別由前第三門中已會故致
亦言

又由事即理故雖有不常理即事故雖空不
斷

又由事即理下會不斷常亦是二諦門中
開出

又由事理相即故起滅同時須彌偈云一切
凡夫行莫不速歸盡其性如虛空故說無有
盡智者說無盡此亦無所說自性無盡故得有

難思盡等則同時四相不待後無

又由理事相即等者會四相前後一時別
中一時之義事全同理故事即滅也以事
虛無體故引偈即善慧菩薩

亦令究竟斷證離於能所十地品云非初非

稅六

十九

中後非言詞所及迴向品云無有智外如爲
智所入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等

亦令究竟下會能所斷證即離別中即義
然引十地斷惑經文但初一句是斷惑相
三時無斷方說斷故後一句是般若相今

以般若亦爲能斷故因便引之故論釋此句云即是觀行相謂無分別智體絕名言真智內發不同聲聞依聲而悟故既爲真智故可斷惑迴向品云無有智外如等者亦證斷惑能所不二義如前說上所引經

皆至下本文自當曉了

九真理非事門即妄之真異於妄故如濕非動

九真理非事門者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直妄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

即波之水非波以濕非動故是則不異有之真空空在也

十事法非理門即真之妄異於真故如動非濕故慚愧林偈云如色與非色此二不爲一又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

等

十事法非理門者謂全理之事而恒非理以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非濕故是則不異空之幻事事存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演義鈔卷第十七

稅

二十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册

永樂北藏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

第一九一冊